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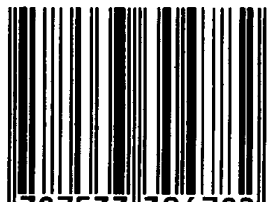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子纂要四卷

〔明〕黎堯卿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續觀感錄十二卷

〔明〕方鵬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張元電刻本

..... 一七三

禱雨雜紀一卷

〔明〕錢琦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 二四三

諸子品節五十卷(一)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四八

諸子纂要

元集

癸丑進士

東川 黎 堯卿

正宗

周子

以周解并通書及朱子所解理窟也一字一句咀嚙深究庶幾了得意義今錄

其本真者便觀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動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氣也五行一理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動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氣也五行一理也

五行之理一其性

如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而知神既起矣五性具於心而善惡分焉事出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君子脩之吉小人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也其至矣

諸子纂要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世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有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無虧幾善惡德愛曰仁直曰義和曰禮通曰知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

而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雖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

無也聞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而難知不乎不行不廓耳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殺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隘為隘為隘為隘為隘為

哭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庸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捷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教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豈多乎哉

千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

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一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

不謂子善也

本中

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教百姓太和萬物成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聲聲淡而不傷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

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索，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朕

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動，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厥彰厥微，匪靈弗登，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焉。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

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己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魯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意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諸子書卷之七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啖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登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入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賊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諸子書卷之八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瘠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係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饋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改吾寧也

正蒙

西銘言乾父坤母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蓋明理一分殊也至若正蒙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國家治亂之經乃橫渠志道精思思而有得或中夜起坐而取燭以書者程子謂其言有過者乃在正蒙龜山又謂得張子書讀之四十年但覺義深旨遠而近世紛紛文字議論殆不足侮過眼所謂過者疑其詞有未達耳二子

之言如此世多寃意於高解通書西銘而忽正蒙何哉余因揭其易曉者于左且綴一二言以為行遠升高之一助云大和所謂道

道為難言故假大和以狀之如孟子因情著性也夫道者理也大和者氣也以野馬網緼交結不足謂之大和似矣專以是為道可乎道兼理氣為倫

客感客形

此謂大虛即氣本無形迹因變化而有聚散之形故曰客形性本至靜寂然不動因物交而有知識之感故曰客感蓋謂氣變化才有形性則感而遂通者也張子以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分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者耳

聖人盡道其間

蓋謂聖人稟天地之清氣全盡此道理成位乎天地之間異乎老佛俱失道焉三極大中之矩

天地人三極也此理無過不及天地自然之矩度也老氏虛無佛氏寂滅皆非也衆人日用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全盡此理也

氣決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

由大虛有天之名有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解見盡心章三註

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應之目

大虛氣也妙應變化也天地間萬物之變化不測神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

兩者陰陽也一者大極也兩維有虛實動靜聚

散清濁之殊實二大極之理流行於其間兩不

立則一無所寓也故曰不可見

立天地之大義

此氣生萬物皆天地為之主宰即萬殊之一本

也大義猶云大本之意

一神兩化

一者理也兩者陰陽也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

處不同辟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一物而

兩在兩在故不測不測故神陽生陰陰生陽兩

箇只管相推故化

地純陰凝聚於天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日月五星

逆天而行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行最速日陽精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

此以下明天地日月星辰五行陰陽動靜之理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

也早曰潮夕曰汐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辰象隨天而遲反成

逆行此理於雲暈月駛可驗

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奮

擊而為雷霆周旋而為風

此一節明風雲雷雨霧露霜雪皆陰陽聚散之

迹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土者物

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此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處

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聖人之神維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而
無隱

此天道篇雜明經書之旨

神天德化天道 神一天下之動

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此神化篇多明易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
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生既盈氣自反而游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

亦氣日至而滋息之意此章多言陰陽屈伸之

理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
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
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
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反者復也明君子上達觀此則橫渠為發明經書
傳可知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有焉
氣質之性君子有性者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右誠明篇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
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
尤爭此蓋論誠明與性與氣質亦難解經書也
觀心能盡性解人能弘道習與性相遠解上智
下愚可見以此類推無有不知者

大心體天下之物

君子大於道

此謂心廣大然後能格物而體之於心與盡心
章同意此章內以釋氏為疑米疑水夏蟲也以
其無識

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道者大中正而已所以貫天下此顏子造大
中至正之極也

德以大中為極 天人一貫 一以貫天下之道
學者四失 大人以天下為度

聖人一聲盡天下之道

此一條明鄙夫章右中正篇多解四書姑錄其
槩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君子樂得其道

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聖人天聰明之盡

聞然脩於德也的然著於外也

此至當篇多雜解

制法興王之道

作者七人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此篇亦雜解

顏子龍德而隱

此三十篇多解語孟

言有教動有法盡有為宵有得忽有養雖有存聚百順以事君親

道身隨道屈

解孟子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

知能不慤而多能辟之豺狼不可近

此有德篇亦雜解

君子公物利於治

此有司政之綱紀章亦雜解

易一物而三和一物而兩體

一物理也兩體陰陽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

一天下之動

此解元亨利貞

顏子求龍德中正 聖人用中之極

右大易篇多解易

君天下必先正己

右樂器篇多明詩書禮此下王禘篇亦明禮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

大虛者氣之體

此乾稱篇蓋言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

橫渠理窟

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

地之仁也

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

大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

崇德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

下不盡其情偽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

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

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

無窮矣

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解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

家語言多可採詳見別集

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

四邑及汶陽之田

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孔子相魯

國家必先以孝

王者不出戶牖而化天下

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

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

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

治民之本也

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

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

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

矣

儒者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

信以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賣金玉而忠

信以為寶

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

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則無

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

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無貧病此賢者也公曰何

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

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

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
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頌得鍾鼓
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
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擐旗執鉞唯由能之夫子曰
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池之野
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
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辨哉顏淵
進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

第十卷

卷九

不同器而藏充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
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
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
原藪家室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
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
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
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
萬民皆治天下順之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命
舟人取之王恠之使使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
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

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
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
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鰥婦夜暴風雨趨往託焉
不納鰥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
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孔子親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第十卷

卷九

無多事多事多惡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
人焔焔不滅炎災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
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存養
尊賢賤不肖

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

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孔子曰忠臣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諷諭
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
從其諷諫乎

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
臣而行為敬敏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翹而跳齊侯怪之
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云云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果有水災

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
神明之主也

治官業若平臨財莫如廉

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
無所不慎焉

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
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
財有時矣而力為本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齊桓以唯
唯而亡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魯子曰
可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懷石若

君視其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舟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
所與處者焉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

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

者為必報也則閔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

也則伍子胥不見赦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

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立哉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

不為窮困而改節

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

必其能容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

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

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絃絃充耳所以掩聰

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治民之至道入官之大統而不離道化流而下帶

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

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黃帝治民以順天地之紀

高辛脩身而天下服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

諸子纂要卷之六

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化民而

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禮先王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周公攝政致大平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
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諸子纂要卷之六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萬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見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守道不如守官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

周程張朱格言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情性謂之乾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

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誠無為無妄之謂誠不欺其大矣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

入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及達道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不為妄動矣

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真而已矣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有求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藏其德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樂人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或性而道義出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極也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爾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

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德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爾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

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醜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失人心亦有所欲

則離道矣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吉古悔吝生乎動應吉一而巳動可不慎乎

類子無形顯過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人之來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權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

子貢之高譏曷嘗規規於貨利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爾

聖王救難定亂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

脩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

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

聖人為能通其變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

化行而風俗美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

萬目亦未盡舉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開闢

聖人制禮以成其德爾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

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

天分不有私心

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

者天資也

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

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

儒者潛心正遠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致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辯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

道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春秋殺盡見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俱稱明道

胡子知言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

不請子集卷九集

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

貴臣于其君以文行矣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

也既汨其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

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

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

可離也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

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大易之說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

安得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孟氏之子生世之大敵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

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

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

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

飲食男女之事而弱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

億之以意飾之以辨傳聞襲見道之置諸茫昧則

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

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脩吾身

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不失成

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

義士也油然而手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萬物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

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

循天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

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推變縱釋不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已成物無可無不可焉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

絳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

鬼神而何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造乎於室而可通於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擇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已而愚民者也聖人

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貪慾不生而天下通焉

仁義服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

淪沒亦不足畏也已君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惧肆

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

生萬物之本陋哉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

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備而和氣應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

之五伯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善為天下者務寢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

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

如是而欲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

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舜智尚術爭

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

言王佐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

之

一虛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

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

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牛馬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猛士莫

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

馬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惠在

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

虞已有不遜則行艱難險厄之咎無所不和失其遜

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耗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天下之臣有三有有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

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

也必忘其性命矣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

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

如何爾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

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

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

桴叙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

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入之所以為

天地也

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

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

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

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

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周流融合於視聽言

動之間可謂盡性者矣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

威力假諸人者也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

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

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厦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息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之術易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人君乎

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折流難順流易是故

雅言難入而謠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附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并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那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者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邪

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

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

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未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受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也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病必知痛發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事之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已今之仕者求利焉

一糸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悖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

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
惠非徇俗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不流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

理明然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
權衡平則萬物治百姓服四海同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
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勤於道義則剛律而日新故身脩家齊國治天下

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矣

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監戒矣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躬而况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
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
人心服天下安

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

之變化具焉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
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正天

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
天下

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
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

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
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王者法天以行其政

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天之子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事畢應從夫

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未矣
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
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

正變

邵子

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王勝之嘗乘
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養得至靜之極能包
括宇宙終始古今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
後顏乎其順浩乎其歸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
經世其花草是詩

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大陰大陽少陰少陽大陽為日大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大剛大柔少剛少柔大柔為水大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

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本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目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

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回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曰革損盈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下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百二十四者相目而為十六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之物為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大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大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效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並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大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乎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亦數也

漁樵問答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

天何依曰依乎地何附曰附乎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難之矣蓋備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

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接武

韓子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而德有凶有吉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

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衆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突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鑿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養其思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抑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助其強梗

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湯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繆寡孤
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
奸瞽叟之舜繇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
之性善惡果混乎

怠者不能脩而怠者畏人脩 事脩而謗興德高
而毀來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
者謂之人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
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
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
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
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
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

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
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占小善者率
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口不
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

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尋墜緒之茫茫獨步
搜而遠紹章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沈沒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
姒準準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大史所錄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

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
傾

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翠乎泰山不足為高龍乎天
地不足為容也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
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矣

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無宿資蓄貨以鈞
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牾以要
權利居則與天子為心脅出則與天子為股肱

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感聰也蒼伯之
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
天下而階大平之治聰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
聰明則聰視不惑公正則不迴諛邪敦大則有以

名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
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
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
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
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
是乎哉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備實任其如流

之美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卷
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
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
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者聖賢之身也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振中庸之正德居陋巷以致
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
鑽仰之為勞

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
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
慮患之道微也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
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
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采衛之郊其
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沉潜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
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
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神鬼藏之為珠璣

寶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閭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
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
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
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正聲韶韶蘊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
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

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楚遲請學
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
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
知事故也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
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茲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
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
之屬皆已脩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
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與笑之出疆必稱棄也所以
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不可
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
之邦矣
耕於菟闕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
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
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
乎其難扒
吹竹彈絲敲金擊石

借聽奏聲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
有見其得者也
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
衣常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累累隨行役逐隊
饑而食飽而嬉者也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
其各有能而不能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
不一其事盡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
彊使爲是故爲下下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德
於下矣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
者好義者也
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
不廢事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
所屈於己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
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則未也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
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
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
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
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紀不世之時
行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平時文賡

其所用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世之齟齬者
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
乎命之窮也

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避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
嗜者至於猶也梁也膾也雋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
愛憐而情不專

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 告我以吾道
吾吾之師也

聖賢發憤責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也

能謀力能任者也君子得福為不幸而小人得福
為恒君子得福為恒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遇
有以取之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
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

楊子雲著大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
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在朝廷者多以遊譙娛樂為事獨執事耿然高舉
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

為王公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
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
之志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過哉赫赫乎流

光乎功業迹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誰呼海
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

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傳來之而已精鑒於已
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
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
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 前古
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歸
於意也

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水有怪物焉蓋非魚非龍
凡介之品莫匹焉也其得水則化風雨上下于天

不難也其不及水處尋常尺寸之間則屈屈焉山
陵崩途絕險為之開隔也然其窟淵不能自容
求為猶擲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
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
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
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者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
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中類變於外不
復自比於人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

年不能入此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
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享而子鼓瑟雖
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
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揚墨交亂而聖賢之
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教禮樂崩而夷狄橫
何其不為禽獸也

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適以至於今微服私議其過也
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無權無勢切訂
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重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
孟氏則皆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
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尤如一髮引千鈞絲
絲延延竄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

天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
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謫也有思其哭也有
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
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
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
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其在唐虞欽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
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
以其歌鳴伊尹鳴放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
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
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弟信矣乎其末也
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天國也其亡也以屈
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
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孫武
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
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行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憚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後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紅

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超超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禮

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焉

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矣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

世守之

顏氏子操瓢與箒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

翹藥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讀書以為學績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

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爾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派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大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高崔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或吾以而觀焉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以望至於海也故其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倫之辭難工而窮困之言易好也存志乎詩書富籍乎詠歌技奇挾怪雕鏤文字與常布里間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矣

舉乎短章春容乎大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非無馬也無良馬也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好則人怒則讞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大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有人之擾擾而未能施其才於朝廷者其故何也

有帝昔關聖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遠遑奇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哉

銘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遠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口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遠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五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賈失其勇嚴家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不狃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有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文起八起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鐔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道合於天地則雷雨動植

國語

先王輝德不觀兵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貨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卿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先王非務武也動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夫下事上小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火是教逆也若曾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無故而科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

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
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
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
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
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
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
東遷

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
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
也鶩鶩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郕

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
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

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

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不烈匿文不昭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
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
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本依
立於溫龍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
善人能受盡言

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流氣火無定燁神無間
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起燁大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潢汚也其竭
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倍亡王其若之
何

何

出令不信刑政紛動不順時民無援修不知所
為各有離心

聚心成城衆口鑠金

夫婦養不過粟粟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
物也

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

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
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

也

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

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

怨府也

咨才為諫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

周君况使臣以大體重之以六德敬不重拜

李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

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

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

怪曰墳羊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

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廢國亦不難乎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偏場無主則民不戒之也

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

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

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諸在中矣

惠難徧也施難報也

得國在亂治民在擾

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

祥罹天之禍

女子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

人罪也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璧以質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

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

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

壞也無日矣

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穀而失人也安

用之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惡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德不絕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

充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

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夫豈不欲其

善不能故也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啓乃心沃朕心

積貨藏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

防大川焉川潰而所犯必大矣

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

有數焉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

吾聞國家將敗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

予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盈縮轉化後將悔之

左傳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

而況君子結一國之信行之以信又為國用風有

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凡愛茅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夫共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

治兵八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

賁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蕞之

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信與仲同崇聚也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

見獲必務進退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

矣乃可以逞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政以綏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

邪邪而誑之將何益矣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

則書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君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

旗靡故逐之

出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妖由人興也人無繫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故有妖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臨禍忘憂憂必及之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
也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男贅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贅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贅是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

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
其惡也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

國將亡木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為能戰

後果

違命不孝棄事不忠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一之謂甚豈可再乎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
濟則以死繼之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國之於也嚴禮之樂也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夫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
背施無報幸災不恤貪食不辭起鄰不義四德皆

失何以寧國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君其無謂邪小寡人有毒而况國乎

天之所啓人弗及也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獨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

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慶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詘

德以柔中剛以威四夷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象失信何以庇之所

宜多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德之則也德義

利之本也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謂也天之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辭順而弗從不祥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

也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

我能往寇亦能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

則其鹿也雖而幸喻急何能擇命之開極亦知亡

矣將悉敵賦以待於條唯執事命之

凡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人雖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覓賊之是往寢門開矣

屨將朝而早坐而假寐寢退而曰言曰不志於

民之生也賊民之主不忠於君之命不信有一

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

子驁謂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門關

雖重天命亦改焉之輕重未可問也

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牛以踐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雖戰之長不及馬鹿夫方授楚未可與爭鋒晉之

強能遠天乎三軍之士皆如提綱

川澤納汙山數歲茂建勳臣國君舍天之道

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也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威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夫山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
乃貧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士之二三猶喪祀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尤
節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善人天地之紀也而善絕之不亡何待
惟生人思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豳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簞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孟敬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不若人有其寶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
南風不競楚必無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
人肆於其上
國多龍而王弱國不可為也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彼謂龍蛇之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惠無所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使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親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讓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憂
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
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夫小人之性隳於勇鬪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
者非國家之利也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
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
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

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君子作法於京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 國將亡必多制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

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

不亦宜乎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正不

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夫有起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遠疆凌弱非勇也衆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

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

芥是其禍也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一順不可失也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烈士皆有饋
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
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

進不見惡退無謗竊

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
其子孫

大極

大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
氣之聚散理亦在焉理未嘗離乎氣大極解先動
而後靜是就起處言之

天地

天地未分時想只有水火水之極成地火之極成
風電日星天周匝無空缺晝夜輒轉地權在中間
氣都從地中迸出日入地下東升西沒通監說有
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脾而天明此地角尖處所經
遮蔽不多故常光明

日月

天氣上動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月常圓如球只
一面受日光初二三日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
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
時日光在地下進從四邊出與月相照今月中有
明處形未可知望以後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

大書全集卷之五

正至晦則復合故暗至朔又遇月常在日下日為
月掩則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
缺所不見曆家則謂日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
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望時恰當其
暗處故月蝕

地

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五寸折
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
萬里此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天之高則未可知
也土圭以土為之量表影底天地中與古不同周
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漢時陽城是中本朝嶽臺

八中想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不同是也

霜露雪

霜是露結雪是雨結高山無霜露者上面風漸清氣漸緊吹散不結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結雪花谷六出者霰被風拉開六者陰數大陰玄消石亦六稜雪為豐年之兆者凝結得陽氣在地米年發達生長萬物

風雷

風隨陽氣生近東之地多風風與天相似不住旋轉雷如爆仗鬱積極而迸發雷只是氣有氣便有形如驟練只是薄雨日照成影尚有形能風水又

山

山西比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則自岷山分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水

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月加子午則潮長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鬼神

鬼神者造化之迹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但人所常見不以為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非正理耳那箇無形影未消理會且就日用處做工夫

易

易本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如今杯珓相似使人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文字可傳至文王周公方作象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又述爻辭之理此爻辭以吉者以中正也所以凶者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至如文言之類是就發明道理非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今學者諱言易為卜筮作須要說為義理作殊不知其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

尚書

書有兩體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傅華所言所行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毛詩

詩只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於妙處不可得而言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英刺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鄭衛詩正是淫奔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作皆以刺忽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惡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義行常之序但見牛羊勿踐履便謂仁及草木咸成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鸝台背便謂養老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

春秋

甫田諸詩無詆譏之意皆以為傷今思古昊天有成命幾曾是非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出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序出於漢儒古本自別作一處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試詩序某作詩傳去小序自作一處盡條舊說詩意方活

卑稱後漸大矣楚會不王春秋之自稱王於魯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衛侯燬滅邪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今只眼前朝報尚未知朝廷意如何況百千載下而欲逆推百千載上聖人之心知命格則知春秋之例矣

小戴禮

若欲觀禮須將禮記截出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人身大節目只是箇容貌言語又以毋不敬為本如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周子大極圖

無極而大極無中自有此理而字輕動而生陽元未有物靜而生陰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漸次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時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

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次
生木金水火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聖人立人極不
說仁義禮智即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
理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

諸子纂要

元集

諸子纂要

亨集

癸丑進士

東川

黎堯卿

纂

餘響

柳子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
令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
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
其有由矣

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

賊防實少使長遠聞親新間舊小加大盜破義六
者亂之本也

於厚當其周時未至幾祀秦有天下已死微子也
去向後村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
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其子

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

嗟矣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哀過于慟哭 庸詎

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以據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
是富而邦以之阜

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
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

為上批

三河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食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重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穎援朋疊足天壤懸壘

堆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象豈非常耶

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

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彥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

木朽而竭中草腐而螢飛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相道得而萬國理

抽黃對白奔啤飛走駢四儼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

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

琅乎璆璜衡牙之響發為璽乎山龍華蟲之采列

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

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滌戟焉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救滌萬物牢籠百態

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神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智可以仕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

務新以為名繼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

周孔之奧詆冒混亂

去亂即治變坤為謠若痿而起若瞶而瞭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故有無兄孟嫂要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

當世康條分明辨別卒尤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

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

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
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
少矣

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
局束者寡

莊周言逍遙蓬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

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

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

為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
而自克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

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

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

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其潔此

吾所以旁排交通而為文也

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
之博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

道而已爾

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

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

有愛錐刀者以舉高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

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

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

守矣與者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迷自濯於清

源

道峻多誘德優見憎

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

霆震於草木未嘗在罪春茲乎壘茶未嘗擇善趾

禍焉而遽孔顏焉而厄大九入形器者皆有然

不能天有形之太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

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

與人交相勝

福可以善取禍可以惡召或賢而尊顯時以

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

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

鳴條之風可以汰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

陸賈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

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

功當思之於身身兼黃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

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惠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誠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畧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點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頗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書章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恐不如此書組織以為文又第六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鉅奸賊之黨考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宣

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無馬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張

雲行則慈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

美文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光其名君子以義

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

舜棄黃金於嶠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滯邪之欲絕琦瑋之情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

懷德者應以福扶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驎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惟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文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遺文王之道

術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深世抱璞者待工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

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思

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振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

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嚴而姦逾熾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一舉措暴衆而用刑大極故也法令者所以誅

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
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
秦繆嬴驕奢靡麗好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
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庠序繕雕
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
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奢
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溢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
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

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
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失

是成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世大名
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湯武之君伊
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

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
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
不聽者惑於邪怪之實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
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
世利口之臣害之也

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
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
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

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
臣之黨存於朝

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鳴之征犬不夜吠
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壯者耕於田在朝者忠
於君在家者孝於親

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
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
一政以繩百姓持一票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
而明一統也

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
纓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

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
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
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
續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

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
麟鳳草木綠化而應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
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是以君子廣思而博
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
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舜禹因

盛而治世孔子承哀而作功聖人不空山賢者不虛生

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色苞日慧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眾星失行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

陽出雷電陰成霜雪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

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立阜生氣四瀆東流而百川無

西

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為曲

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存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頌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嗚呼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抑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

者近也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貨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拜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異哉此書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機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脩則民淫本脩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

由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

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

兵需師以支久長轉輸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非長策也

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
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
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締紵養生送終之具也

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

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

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

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

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脩則國富而民安也

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

耗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

已

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躅之徒無荷頭之富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

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飴鑄金為鉏耰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鑿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索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

鸛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荷頭之富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

利畜而怨積地廣而禍構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有裨諶之草創而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

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

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商鞅以摧毀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

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身死而衆敗

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闕茸之所惡也

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不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

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

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

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與服偕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

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技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

曰河海潤千里威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

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

在位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皆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

士之用亦難矣

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

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

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煩亂聖賢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

欲安其危也是以黃鼎組因拘蘭而致之

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基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

不樂故民流沉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

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

水有獭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羨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

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

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不動
有沒世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
郡為蔽扞也

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
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
子不行無用之地聖人不貪

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
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
離飯牛夫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脩身以俟時
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

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大公屠牛於輔教利
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

式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韮慶
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

晉獻公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嘆知荀
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
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嚴也而不知
魯君之患之也

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耻辱
戎士不愛死力皆為利祿也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饒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

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
伯夷以廉鐵尾生以信死

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方此之時
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
者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

相立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
摘拙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

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

魯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和
和而和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扁鵲不能治和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而和

諫諍之君故桀有閼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
亡商日月之尤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驚而聵

者不能聞
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

吟澤畔曰楚辭曰哀哀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
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齊魯之說盛於道說是

以知聖德掩而說便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
士鐵於嚴穴也

朝無忠臣者政闕大夫無直士者位危

故觸死士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
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鑿而後明
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
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
醜者自以為姣或不飾愚者自以為知或不學
騏驎之輓鹽車重頭於大行屠者持刃而視之
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袒跣而笑之
非文王伯樂莫知賈也
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柳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
鮑叔加之也
師曠之調五音不知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
義為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
立法民知其害莫不忌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
商鞅法行而亡
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禮煩而難
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當世賤所見而
貴所聞
隄防成而民無水當禮義立而民無亂志
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
身循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國
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食
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
如加都也

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
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煩功
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
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
亭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
執經守道之儒非吾徒也
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學哀不博帶竊周公
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
之辭刺譏言涉過管晏之和
鄉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
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
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
者忘近
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
衣服美濃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
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
蠹也
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
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綬探銀龜擅殺
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

必知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
人主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
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

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
忘予者不為患患惡者不為仁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
不言

萬方絕國之君奉贊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
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于戚
昭雅頌以風之

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
不害也

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
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而穹廬
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
中國之康康爾好事之臣永具義貢之禮使中
國于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頌
為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
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
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
舉也

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
匈奴之地廣大而我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
也

利則虎曳病則鳥折

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棄不得意而魯寢災
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伯之老
母也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困乏之憂風雨時
五穀熟填騰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
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政以奉職元元各得
其理也

患賢慕能從容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
之道可及

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
治亂無能以行之

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

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
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
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禹與不能
易也

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遠賢者離俗智士推
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
始

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
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
失和聖人之治倍德

聖人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
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

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
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
中國與邊境猶肢體與腹心也

唇亡則齒寒肢體傷而心惛怛故無手足則肢
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

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
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
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

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

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
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
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
寢以深

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

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
以仁義導之則北陸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
之事矣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颶舉電
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
是猶親蹠蹠而扶猛虎也

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

無韋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
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

古者無過年之征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
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
永美憤懣之恨憂助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

此拔社采薇之所為作也

誠以行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
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
矣

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
廓鄴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

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脩戰強弩之用倉
庫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嬖易上
下無禮

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

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

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

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

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督責急也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龍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信則卑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

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

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蹇蹇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

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

吳越春秋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凄啖以之為美

仁人不因居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者不絕世以立其義

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殆也事未發而聞之者危也

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

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

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

吉者凶之門禍者福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悖違之兆哉

福見知吉妖出知凶

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

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

縱毛燼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

猛獸將擊必耳毛帖伏驚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發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

峻高者墮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

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

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
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

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社

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

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
可留於竹帛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
二十餘萬言茶毖王朗嘗得其書秘之以為己助
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忿憤論
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兩

不讀書者

金主

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見賢窮者未必不肖
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
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導
老子抑殷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
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蟻蝨欲以盡廢
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
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輕重失平如此至其
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說土龍必能致
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
辨虎狼食人非却吏之過矣他人又曰虎狼之來
應政失也凡皆欲更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矯枉過

正亦不自覺其至此也惟其辨說正謬有裨後學
見聞者則取以列下方

操行者有常賢士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
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顯能薄操濁
不可保以必卑賤故遇或抱汚行事於桀之朝
不過或持潔節平於堯之庭

夫能御騏驥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
堯舜也

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

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和

麤頰者危勢豐者虧

貞良見妬高奇見嫉

忠言招患高行招恥

和玉者破石得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橫金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

之知

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弛欲而凶禍到

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

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見逐而歌

君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

文軒之北於故車錦繡之方於經袍其相過遠矣

大器晚成

歌曲彌熾者漸者待採益清文者益鮮

師曠奏白雪之歌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

暴至

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飲牛以酒笑馬以脯不得所欲雖美弗喜也

大羹必有味至寶必有瑕然則辯言必有所屈

通文有所然

不虧不怠不虧不怠不虧不怠

鳥無世鴈屋獸無種麒麟人無相聖賢物無常

嘉珍

世俗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虛華驚耳動心也

民間書

妄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而言則其言順不當

言而言則其言暴不見鍾鼓乎扣之則鳴不扣

而自鳴者人莫不以爲異也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推於大

行而推於康遠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

於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不易其易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之

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

區於飲食服飾者未矣

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我異於俗也

俗異於我矣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殫

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者其唯君子乎小人

則知誘而已矣

知非風不烈風撲火不息非水不行水竭火

則涸國非民不治民忘國必亂

不可雕而病於越鹿金可鑄而病於暹治不

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

以成器不有暴戾無以知麟之仁不存惡鳥無

以知鳳之瑞不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

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忠事萬鍾之祿

不過於一七處萬間之厦卧不盈於一席

和不能棄土而生魚不能棄水而活人不能棄

信而血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

乎天以陰陽化萬物聖人以仁義定萬民故知天

者莫若聖人

讀書記

經傳考

服其庶怪其奢漢王有進死無退生後周戰勝易

守勝難吳猛其吮拊其背劉敬抗塵容走俗狀北

文貂不足狗尾續史木若猿達官怕奉漏甕沃

焦金齊天覆吾地載吾詩必鶴影生繁思生肉獨

鳴早麗鳴夜雅既得隴復望蜀光武奉先思孝接

下思恭書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書孔鷄之晨為家

之索書婦有長舌維屬之階詩非宅是卜惟鄰是

卜善不可失惠不可長哀樂先時務必必到

若不早圖後君並左業居知風穴處知雨其

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半公文王以石洗金以鹽江

貧不學儉早不學恭論白頭如新頃蓋如故陽

傳天下桃李盡在公門飲仁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鱗登魚可化龍凡可入聖劉道知足則樂務食必

幾陳語背道雜學亂道錄要心明者慎微智若識

於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王符得之若寵失之

若驚老仁勝凶邪德勝不神吳百尺之蟲至死

不僵史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氏瑤瑜匿瑕山藪藏

疾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勝之不武不勝為笑

無門惟人所否南風不競楚必無功傳

物志堅為人諱明潔原文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為志府如為楊梯家世大白仙才長吉尼才

時文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儼枕藉六經漁獵百氏

劉德源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悅傳善游者溺善歸

者臨子南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孟傳寧為鷄口無

為牛後傳秦人如帝如憂何為疑行苦黃絹幼婦

外孫蓬白曹娥題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清美婦

翁冰清女濯玉潤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清美婦

聽於親國聽於君地武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魏播

年有基福並有胎喪失之事鵲收之桑薪魏

飛口金積魏鄒骨陽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陽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論和氣致祥和氣致異論

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後揚鳴獸二為友貝三為朋

蟾肪合玉額膳分危非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因

顯福應在德禍應在刑唐常見素爭名於朝爭利

於市張儀甲蟲影伏羽蟲體伏武成高祖御龍光

武御虎云祥孤死首丘豹死首山志廣局都迷旁

觀以審唐元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范邦人喪德玩

物喪志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謝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之五歌子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德懋懋官功

德懋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警投戈講執息馬

戰之王為國器孝弟之子為家瑞省心聲色者敗
 德之具思慮者或知之本制水者必以隄防制
 性者必以禮法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問
 其上並金要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上同觀大節必
 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張九善為國者不謀利
 善持身者不以利明實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
 身之大節馬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
 客謀伎巧為良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妻唐徐賢
 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唐徐賢
 和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怨賢心
 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益事之急
 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陳忠臣過故
 壚而致執孝子入膏室而哀馬竹魏履艱難者
 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論衡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蕭乾蹈危者慮深而獲
 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馮道蜚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韓諺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要益犬
 性獨孤性孤羊性群鹿性羸雅理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左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成德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

御之茂隆寒不哀王傳處者任堂平若在問而寒
楊鄰莫知其門子智若千慮必有一失愚若和
慮必有一得傳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傳海翁忘機矜乃不飛海翁易慮矜
乃飛去李商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公黃石如聖聖者乃惜和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陶侃忠臣之心壯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
劉黃窮遠有命如却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
嬰王陵治國信必德忠臣治家信必睦
其親近侯者謂近偷者賊近處者愚近賢者德
其大公里名勝毋曾予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諸子集要卷一
陽亥之與承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濁混莫辨張
繼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偃瓦不求自下張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楊
文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六
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楊
天下之大開唐爵祿天下之砥石楊兩姑之
間難為婦唐明主愛一頓一笑楊大臣擅
法則雨雹唐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晉忠傳用不
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不臨難不見忠
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內不溺於妻子
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得天

也之至和者為君子稟陰陽之繆戾者為小人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
交並見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蜀善
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鍾仲
臨淵黃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論大功者不錄小過
舉大義者不疵細瑕陽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
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魏操魏曹儒者為
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靈之耳目北史儒者為
振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傳人將疾必先不甘魚
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吳馮牛之
鼎不可處以烹鷄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山
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通云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援居累卵
之危而圖泰山之安論夫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
偽難明晉臣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陽
云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
其賢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云谷忠臣之事
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傳
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唐陸象以銅為
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
得失朕嘗寶此三鑑唐大甚愛必甚費甚譽必甚

毀譽必甚焉必甚焉必甚焉謂行譬如破竹對策
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後才謂語兵處謂兵一謂語分則
民受一分要一文便不致一文謂語去批滓者青
華乃出唐陽嗣如干將莫邪難以與爭鋒但虞傷
缺爾謂李賞罰者君國之紀綱政教之藥石謂
經制不定謂江河而七維楫中流而遇風波
船必覆矣漢賈天下不如意恒亡居七八晉羊灾
異由人而起人無繫妖不自作崔浩望梅生津食
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而汗發
此五液之自內至也見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
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家訓布衣綈履之
士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劉縯
鄭子產為政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鄆民不敢欺交
賤為政民不能欺稽滿堂飲酒一人鄉隅則一
堂為之不樂漢刑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
惡聲索日者大陽之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
天即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
人之如子異子一言而省刑見界氏天地之道倫
於人萬物之道倫于身衆妙之道倫于神神善
為吏者立德不善為吏者立怨非水之精為玉
土之精為羊百歲之虬斷而復續千歲之木伐而

血謂麒麟不能與罷驢為馴鳳凰不能與燕雀
為群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詩彼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謂以桀詐堯譬之以卯投
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既焉焦沒爾事親不孝
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秋胡于責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國必依山山川崩川
竭亡之徵也謂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
基而厚牆亡無日矣文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
侯有道守在四鄰謂析人之珪脩人之爵舊
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
餘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乘公好龍則真龍入
室韓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惟天下之禍史磁石
引鉞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敗麻得漆而湯桂得惠
而執樹得桂而枯青鹽累卵額膳分益物之性有
離合關感如此謂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謂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
為詩書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
子孫官以傳賢聖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
去人主之深戒謂前車覆後車戒謂安任夫之言
二人擇焉謂樂由天作禮自地制謂禮儀當適
知謂如輕如臣之比車載斗量謂不坐衆者

心罔中惟爾之中
施令罔有不臧
兩造具脩師聽五辭
御風而知四國興衰
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
劉向說苑

劉向說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
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
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
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家後令以
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
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
錄死

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舉易從濟省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矣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

適者乎

成王熊桐葉為圭戲叔虞曰以此封汝周公請

擇曰王曰吾戲之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

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

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主

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美

俊而治官

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丁堂而天下治

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

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

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實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言而恐不能

行

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

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

無不可用於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

明君之所賞閭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

獨明君上實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

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

賢者逐

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

未嘗可得小挫則待大挫則走以逃暴怒也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

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

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

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橡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尚之博凡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繫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而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日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

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行之立身者名無顧利害而後成之

然士不辱名信士不墮行

望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掃管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挫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鳥獸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

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乎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動小務故無大怨

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恩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

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

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濟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合行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

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

恭以敬可以懾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吞舟之魚不遊深淵鵠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游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覽夷吾百里奚此霸主之

乘也

國本務本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

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棄迹于其所以安昌則

未有異乎却是而求遠前人也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士所疏也

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

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欲人勿聞莫若不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生

非大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危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樂上地博裕而守以儉

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詭

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交絕

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哀於

妻子

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

至治之極禍反為福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致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致
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致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
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
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
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圖
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
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
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中心之未善
也

出言陳辭身之得矣國之安危也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
慎不敢取夫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
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
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
賜則美足以識之

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
而不聽不賢也
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
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

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
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靜是
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史異並作也
久固祿位者貪也進賢達能者諛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忠也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
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
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至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服衆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諱斯美知所以安利為民則
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修
矣

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鸞設於鑪和設於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行之節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緣生於田而藏於廩聖
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
材足任其其所居要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

將昌必有良子

智莫大於闢行莫大於無悔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謁問折辭勿應惟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富貴驕盈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衆正之積禍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若天報以禍為不善者天報以禍

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

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

蒲且脩繳鳬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暉

坎井無龜鼈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非所言勿說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說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

戒於未成世皆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以耳目導心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金躬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事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冠履不同廉賢不肖不同官尊者憂祿微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然也

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鉅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

可變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銀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
為智曲辨難為慧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季曜眼有時而逾

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

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

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之所去就故雖窮不悔

亡國之勢雖貧不憂行君之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

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

風德聚眾議而定其教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人

成聚聖人不犯

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

是以聖賢罕合論說常與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

圍孔子之舍于路怒奮戟將下門孔子止之曰

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

脩也是血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

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

罷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

皆成夫形非為影也而影隨之乎非為響也而

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

貢曰夫樂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

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

是以雜也

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德

者小人也段居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

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逾無度

則知縱欲則則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

畜聚有數車器有限防亂之源也

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

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

必辱

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

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

不可得也

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

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遠矣遠之謂之重譯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父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孟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焉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亦不可乎

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

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六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

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

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上虞人魏伯陽所造為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也參雜也同通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與諸丹經理通而義合也然則冒周易為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為火候是為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涉焉易學無賴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因為校正其書頒行然求其義則終無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九惑者無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尚乎通書言伯陽將三弟子曰大入山作金丹丹成與犬犬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為伯陽求棺歛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鄰如此且或有之人生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在焉幾何耶乾坤者易之門戶艮卦之父母此篇端大旨也

似亦有理至論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不過神氣而已大要衛生術也難以卒曉然而晦翁嘗云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云今始識得頭緒未知作科孔穴而又以之列於大極先天之後至於感興詩又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脫展世外之意可嘲矣雖然今果誰在邪我惟節慾養吾氣耳

陰符經

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冠藏之所藏也黃帝時南郭氏以為隱國特書經子以告

商宋則周宋世數久遠不得而詳知矣字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太要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鐵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為也得於石室者偽也天發機移星易宿地發機龍蛇起陸人發機天地反覆

戰國策

原缺第五十七葉

手羽不豐者不可以高飛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

快人生勢位富貴豈可以忽乎哉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

者務富其德

聖人不能違時時至則失矣雖賢不過充不得

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

大

大主信行臣之說死不足以為臣忠士不處以

為臣憂深身為厲被髮而獨不足以為臣職百

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為

獲之力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木實繁者枝必披臣強者危其如

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

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

以亂攻治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比干忠不能存殷

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感亂有忠臣孝

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
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

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

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

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

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是以姿色不敵席寵臣不敵節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財不如者勿與持久從人

者飭辭虛辭高主之節行而不言其害願熟計

之

矣夫者易危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強秦之心臣竊危之

見危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捕牢未為遲也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

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變死以成名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

必被廢人之怨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愚者暗於行事智者見於未萌

強夫之樂智者哀之愚者之笑賢者戚焉

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

窮鄉多異曲學多辯

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愚者陳意而智者擇焉

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

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莊國者不襲奇

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襲何禮之傳

民不可遷治不必細襲

難治者易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必

以學義之經也

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

智伯索地於魏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怨重

敵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

敵隣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知復事敵之國不

長矣果貽

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驢牛之

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碇碇類玉此皆似之而非

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

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矣。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哉。乃往。視於是始獵。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此况大事乎。

輕用其地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財者。其財易竭。

王聞老妾事其主。婦者。子長色。輕重嫁而巳。

夜行者。能為。如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

唐雎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

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人不可得而知也。

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弄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

此三子皆布衣士也。懷怨未發。休後降於天。

乘舟舟漏而不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夫學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而已。夫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而已。

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孝如曾參。孝已。不過養其親。信如尾生。不過不欺人。耶廉如鮑焦。不過不竊人之財。耶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

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

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方合而箝其喙。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鵲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亦持漁者得而弗捨也。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不索其後。

厚者。不受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掩人之邪。為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為仁者之道也。

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障蔽。未為通計也。

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老也。驚馬先也。

子思子

終身為車。無一尺之輪。則不可馳。

於樂者重於憂學於義者薄於財

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他在外聖人在上而遷其他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末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規人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非也

魯連子

賄者君之所輕死若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賄士之所重不亦難乎而足之為難而不

持之者眾也自及交前不救源幾不暇也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四時人皆

情羣貌以相欺

隨巢子

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人不如鬼神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膏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尸子

水獺則生春舟之魚土獺則生豫章之和學獺則

生聖賢之心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墮米盜榮辱由中此敬侮由外生樹葱韭者擇之則審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

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買馬不論足力而以黑白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申子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害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燕丹子

丈夫辱於受耻貞女羞於節虧

鬼谷子

抱薪赴火燥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此類相應也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

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任子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月之察不如衆目之明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世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洄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才直士常不容於世富不學耆而耆貧不學儉而儉

傅子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縣千金於市人不取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見爭之者分定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

積薪若小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盃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

唐子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

見其端不可覺

大木百尋根植深也滄海萬仞源流成也深智洞達累學之功也

鷹隼群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秦子

發頭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得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也

針雖小入水則沉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鄒子

欲知其人視其交游慕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稂邪在朝忠直無所用其身

蘇子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燐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惡蛾眉士惡多才由來尚矣

幽求子

表以嚴霜見愛焉以當暑見親
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醜好相招

丁

鷹鷂巢於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
栖是以君子居鄉儉士卑面正士立朝奸雄歛迹

志於貞節者。名不足。以累其志。志於恬泊者。好
爵不可。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于木辭
於陵之聘。
事責審機。行當寡起。大易慎辨早之誠。春秋嚴譴
始之謀。是以蜃壘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
咸憂。
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
技。
五色神芝。育宅靈於朽壤。九苞彩鳳。咲赫鼠之為
隣。
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真。鳥號之子。必由墨方
領其妙。苟徒妄擬而暗投。焉能藏而收。權
地日纔升於上。瑞則流霏斯屏。疾霆或振於后。出
則魑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
適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詔。姬
旦東征。
殷商。父早有倫。而無虞鄭國。晏苗知警。而弗復是
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
可究。
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金馬碧鷄之辨。頗類俳
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
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

義。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
飛而雷厲。
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恒患賢
之壓已。
神符啟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盛
摩。弘參元化。丕叶大和。是以格於讖緯者。詎綿綿
於輕縞。鈔於術數者。量瀛海以玄蠡。
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鱗西戎。羊骨土種。之以成
形。
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靈
真。
琴已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
鳥下翔。
尺薪不能溫鑊。寸冰不足寒庖。辟
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新
竹之囚。
泗濱之梓。不能以為遠。雲夢之竹。不足以為箏。
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絢緼。含三辰之融
益。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亦龍感河而堯生。白
氣貫月而湯降。
是非易執。白黑倒置。是以齊女雖醜。反以醜聞。秦
士雖賤。卒以遇貴。

餐

疑

賢是以屢績用必靈貺斯致故曰長而短人者國
必仇自賢而選人者身必親

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璦璽之朋莫希雲龍之執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中然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章乎無彊

德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綬之乃革茲人依之而建

焉豈雖可充腸茹之則身疲憊邪雖可任事厝之則國亡

淡頰銑舌不合於汙世懸掛癆步卑忙方溺餘去

大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人臣進不阿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
夫德不省則心德有虧矣言不受則人情
盡矣

不進則國空虛矣儉弗守則窮奢極欲矣

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噲興於屠狗古
今若是者何可勝數

道之興廢係諸天學之進退存諸已

君子其動如天其靜如地夫子之動天也
聖人其旋如乾其轉如坤其明如日其燾如雲其

疾如風雨其妙如鬼神

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日
成一晝故為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

分而月一畫始於夏至間和六主而六轉與四
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
金六畫而為申申當十固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

也。陰陽則乾坤用事。夫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

其圓冠方履儒也其堯行舜趨儒也其拔藻擣華
儒也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縹緲

明正致其辱以角而就烹齊以勝而受
者而受羈當今之世士欲以文自著者
者以為戒

茅茨土階視如華棟飛甍之麗采車塞乘視如文
茵飛黃之良兆表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珍藜羹
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醢妻惡妾視如毛嬙西
施之貌則美念不生矣

以刑驅人者殘以勢變人者怨以利誘人者爭以
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
巧則用機用機則逐物逐物則害道矣通則徇世
徇世則喪己喪己則失德矣豈輩衆民夫豈知拙

乃大者乎乃大通者乎

撲滿貯錢陶器也伏類罌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
滿乃撲去故名曰撲滿類情相類也

天下之事或大或小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
異難一也君子以方寸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守而莫過于一故弗與弗與則明明則神神則
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樂寬一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榮辱相峙榮泰相
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知
行遇月者必避食逢鳩者必含懼害已也嚴色嚴
刻為未腊毒則弗之察愚矣知

以文譽名必必應以貨徇身身必亡故無成均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

松窓子
如蟻繫于脂言標以惡而知訕數以苦而不
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
幸不可常勝不可恃知不可玩敵不可侮

水永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
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
聖聖驅虛負蟹以走為其能蓄甘草以食已也非
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

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鬪其聲
聖人者人亦類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
苟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信
抑者知之所趨趨者知之所懼而德者畏之所歸

水滿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至
四處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
勝

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
之相倚伏也則微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
於其所得利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

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脩
截牛之角而呼為不則雖庸必駭漆鷺之毛而指
為鴟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計利思以招天下之
懼掩耳之樂適足以致天下之患
閔閔之子惠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惠不識
禮法之去就

孫子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以
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也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

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
以不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退有愧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備於內者無位而不作窮於道之謂窮
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比其難我亨其利非
廉也

謠唇鼓舌擅生是非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

方其五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

公孫文子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亦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流於河而無維機求安不可得也

陽子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
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
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灾法而可
犯則百姓成害

魏子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難智士擇土而集

魏子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鑄常用而世輕之
薄水當白即聚毛遇烈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在夢則生在芥則死非夢仁而芥賊失於本不
可也

苦躬富貴之梯階

鏡照醜好而民不怨法明善惡而民不懼

雜志

賈誼新書

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與正人
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於楚不能無楚語也

大玄經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
長

新論

相譚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舉
網以綱十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
亦當如此

商君書

以強去弱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
支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
農夫少而遊食者衆則農急農急則治荒

荀悅申鑒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
君子有三鑒鑒乎古鑒乎人鑒乎鏡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治國之風也禮俗
不一廢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
名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

此亂國之風也以割下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
風也上不諄下不諄婦言用內政行此亡國之風
也

思唐虞於上世想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
也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南山乃知穢妄者足
耻也

訓法

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
念已之短好人之長近仁也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

世要

加脂粉則嫫母進蒙不潔則西施斥
伐一樹除一苗猶先看可伐而除之况害人不
詳審也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君子能脩善而未必遇
小人不能善未必不遇

中才之人智隨年長事以學增故年長則智廣學
增則見博

訓義

衣煖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飢非仁也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慰借六合之耳



以聽則八表之音可聞

國無道而大位可耻也國有道而抱關擊柝亦可耻也

遊女見人悅也則自謂逾於西施集紂見人辱也則自謂逾於禹湯

司馬兵法

國雖大如蟻然必亡天下雖平如土如灰必危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軍亂軍容入國則國亂後命尚賞也今尚教

孫子兵法

無敵相好者靡不成與我相惡者靡不傾

四民用國國無備四民用是國家如機

雜說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天道主於生地道主於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攝無為以臨臣臣有為萬物自歸上遠於天下勞於事百廢乃治無為者非謂

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私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為之內不為於有為之外也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知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

不可不勸者農也亢而不可不營者民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與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其勞已富則可與其共之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以濟難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五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典屬以亡然則食無必於生死在人適遇法無必於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遠今之人詐奈何不察人無遠難極治而巳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鋒銳似其常情似其為人私似公觸大臣憾大事似其多所請似其多謀小官辭小禄似高陰其朋似為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

憂樂喜怒一富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長守善則善散則散極氣而不下

樹果得實樹刺得棘樹德得和樹威得怒嗚呼為國者審所樹而免

女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厭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農也。撫之為吾之
人毒之為吾之賊。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施莫嚴於霜雪而松柏青
作清者君守清者臣役清者民臣用其法主威且

造父亡轡馬顛於踐庸人厲策馬為盡力

工圃者飽於茹善邦者美於食
規外求國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涸道衍則聖主不謹戶盜者初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正論確元
見信之臣括囊守秘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

綱維弛於上智士抑鬱於下夫君政變遷如乘敝
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擗之可

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仲尼孟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

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耻鄉
原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鄭孟

印以往揆來亦何容易

圖王不成獎猶足霸圖霸不成獎將如何農和勤
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散耒而雕鏤女工

放抒而利紛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擗不着抗擗而求變治不

可得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穢

潛夫論工符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

過嬰兒病飽貴臣傷痛父歿失於嬖子人君過於
驕臣

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攻玉以
石治金以益濯錦以魚濯布以灰

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若於考
功

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政
一宅同姓相代或言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

免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與貴在人
也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
拘羈之用下有貨賄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賤賤

之貴小有假借之損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君上治世先其本
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則奸慝不生

仲長昌言

建旗伐鼓高峰明曉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
和鑾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
狄之有也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表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
義表至也

典論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
清

詩刺監妻書誠晨婦

大元經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微者者亡強者者折大德者喪大利者缺

中論

孤居而頌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恤年之將
暮而憂志之有倦

物理論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
可得也
畔若春華之並發發若秋蘭之俱茂

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顏閔之徒
也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
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
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
士則有德者未必撓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賞不避賤賤者不避親貴貴者常名而賤不擇富
卑有定位而卑不敢逾

小人耻其面不如于都君子耻其行不如于鄉
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
山神曰螭物精曰魃土精曰獺羊水精曰罔象

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
衆精潛藏

政如水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並
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
曰所謂國壽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

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
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

者先務譽人譽則機譽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
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此其背理者也至
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篚帛有
懷水旱之問謂熊開拜為亞尹常微服而逃則有
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
此後世之區畫也稱彼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
式也稱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倣後世之楚詞而
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
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環其體而鰕鱗為之制
步仞之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狐為之輔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和理
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俗則

小人懷
愚甚則怨生受多則憎惡

同道者相愛同義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

相嫉人情自然也
才多而好譏貪賤而不諱處勞而不為辱貴富

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富之心生而不相

信夫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堯之
罪也史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起不勤

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則吏奉法吏
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以而交相信
矣

水陰冷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旱陽過也
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
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
至矣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
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奸而難知天下難知則
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
勞實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與由官不

得人故也
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朴素益
蔽矣以言論取士則浮談游飾益和而審諤諍

直益晦矣
夫天下大器也帝王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

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避難犯

俗無忌諱則抑開開而歡欣交通知易避難
知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知

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
能為害堯湯是也

人強勝天若人事壞則繼無水旱日益萌蘖

紂之滅豈惟水旱耶

政煩苛則人奸偽政省一則人醇樸

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

辭則人貧

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

令

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

有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害而不覺欲人之就

善也不亦難乎

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怨者非不事神也巧倖

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草薺則為腐樹薺則為蠹人薺則為病國薺則

百患並起危亂不桀

所謂國薺者主德不下官人欲不上達也是故

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失勢塞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

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

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

理人之精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砮石也金之所以難

辨者謂其有鍤石也

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也

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能以買譽

則刑之而不畏世主豈知哉

人作凶德鬼神間禍問

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

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無道者猶天

下賢人必不肖者多是非非賢不求而自至者

多知

知有以明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惡非也

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

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

水火而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

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諸子纂要

利集

癸丑進士

東川

黎

堯卿

蔡

羽翼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為誣誕如序稱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為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可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作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為何賴而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滄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謂河上公坐虛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未嘗幸河上也且史赫河上丈人為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尚在文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又甚矣姑辯其妄而錄老子書之有補於世者于左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何況於人乎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天地道王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知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道者萬物之奧。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水強則其。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有字是說氣。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駭末宇宙。藏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足踪。固千萬世說諧小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之說。可錄者。不過早退自全。莊生之說。錄者。往往明白中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輩。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西晉書為實乎馬融集於深林不遇一技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替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

之聲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

鳴

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

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

為周與此之謂物化

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志一息以待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者心齋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夫事其親者

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

而安之忠之盛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以

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道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入焉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

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
醜窮

堯觀于華封。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堯曰：「辭。」使聖人所欲也。又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居千歲歲。厥世世去而上上仙。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則何憂之有。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
世之亂自此始矣

子貢南遊於楚自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

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
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
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也以
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下為宗以道德為主

帝王之德配天地

富先帝母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亦一類

少得男兒而女後夫尤而嫁後夫尊乎尤優夫
也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耒鑿而

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斤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其運乎也其處乎日月其子於所斲斲主是孰緣繩是意者其有緣繩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虛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絜猶袖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美

義先王之遠廬也

云傳也

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久矣以千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用甚矣夫人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政功并業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閑曠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騷人伏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不衰

久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
夏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渙淳散朴儉
德以行然後附之以文蓋之以博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
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無憂而已知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
盡已順流而東行至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而望洋向海而歎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如吾辨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知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非蛇不可
語於海若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
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
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
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尾閼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而
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愛氣
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水之在大

山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
乎人處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不似毫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遇三王之所行仁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知仰夷之為
知仲尼謂之必為博也其旬多也不似爾向之
知多於水乎海若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
也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
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清
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
騁馳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鷦鷯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歸
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
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
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犬之勇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志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
也由是矣夫吾今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
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
九旱而崖不為加損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
草食之獸不疾易敷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也
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立之
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夫函車之轂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
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
魚鱉不厭深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
于江長弘死於蜀人視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筌者所以存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存兔得
兔而忘蹄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
為樞而甕牖二室揭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難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此謂之要譽也
為人譽以為己仁義之惠與馬之餽不為
也
年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
身任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弦歌鼓瑟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哉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是非必達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交其來矣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入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薄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平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

子何治也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義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上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身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采之至澤畔方將杖桴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立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善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怨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功貢職不義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

民人禮樂不飾財用窮匱人倫不節百姓淫亂
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
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以化齊民
不忝多事乎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
笑不和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
孤犢其可得乎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補遺

莊生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
明內聖外王之道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尅核太
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錄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節而不可不損者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人利物之謂仁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
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惡人謂之慝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
甚矣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河
口也蓬蒿九萬里蕤風也是如雷也

遇物不礙於物也物不礙於我
如木先伐也如土先竭無有所將無有所適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假道於仁托宿於義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川竭而谷虛土夷

而淵實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山木自

寇也膏火即煎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

終身不靈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

賢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以賢下人未有

不得人者也地非不廣且大也人心之不用容

也耳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豐狐文豹不

揚子

楊雄子雲法言十三篇自擬論語夫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雕鏤藻繪而斬頽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訂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遺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常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敢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

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人貴乎聞道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古今所宗仰然楊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楊子之文簡而奧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曰問鑄入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不美。

學者審其是而已知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古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求而不求而得之者也。

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

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
知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是

故惡夫畫也

朋而不心面朋也交而不心面交也
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
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
屢空之內

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
以為樂也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也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漁如孔氏之
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
何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
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藹
矣

揚舟航而濟乎遠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遠者
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道也
或曰有人焉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陞其堂休
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
非也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
尼說鈴也 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
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憚憚也雲政雲世
然後知聖人之為邪邪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
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
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
也

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
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動知命則不憂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
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信

子不動動斯得失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事執輕則招辱好輕則
招淫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則則禮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請韓莊之
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路則引之倚門牆則麾

如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
乎天地則見聖人

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
已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

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
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如
物物刻而雕之焉得加而給諸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而御失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而御失其道則
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知遠之顏淵亦潛心於仲
尼知未達一間耶神在所潛而已矣
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書灝灝爾爾周書噩噩爾爾
抑天地之為萬物邪五經之為衆說邪
君子之說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
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無驗而妄之謂妄也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太山之與蟄垤江海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
與大倭難也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
治則見亂則隱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號
號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與
璠不作器言不文與謨不作經
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

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
不相賊在之以廉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
以禮義則下多德讓君子所當學也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
大器其德規矩準繩乎先印治而後治人之謂
大器
鯀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鯀舞萬民者其號令乎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
者也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
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加楚傲群策而自屈其
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焉故禹湯也惡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
章亦不足為矣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
翰也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
無愧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
可謂社稷之臣矣
君子動則擬諸事則擬諸禮
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補遺

仲存防器有範 仙極希神危自守者即全

大人之學為道 西小人之學為利也

多聞則守之以約 多見則守之以卓

仙樂不可欺 必馬君子不可欺 必人

賞儆則利及小人 刑濫則禍及君子

一聞之市必血也 一書之書必血也 師六經

之治貴於和 亂兵家之勝貴於和 戰

史以天占人 聖人以人占天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 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莫辯乎易 說地莫辯乎書 說休莫辯乎詩

說理莫辯乎春秋

替贖不能齊不齊之耳 狀牙不能齊不齊之口

奎雖曲而通諸夏 則由諸川 雖曲而通諸海 則

由諸

珍其貨而後市 脩其身而後交 善其謀而後動

析人之圭 僭人之爵 懷人之符 分人之祿

列子

列子才穎逸而性冲澹 生亂離而思寂冥 默察造

化消息之運 其靜退以老聃 老聃用陰術而列子

無之其誕漫似莊周 而不為莊周 侮前聖不過愛

身自利其學類楊朱 故其書有楊朱篇 凡楊朱之

言論倫焉而張湛序其書 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

余按列子鄭人而莊馬不以預 傳其書八篇 雖

與劉向校讎之數 合實則與年 渡江後方雜出

於諸家 其皆列子之本真 與使此言果出於列子

不過意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

使此言不出於列子 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

奇影其間為佛張本 爾何參之有哉

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

下為地 冲和氣者為人 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天地無全功 聖人無全能 萬物無全用 故天職

生覆地職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

精地有育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

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通

所宜

天地之道非陰則陽 聖人之道非仁則義 萬物

之宜非柔則剛

貧者士之常也 死者人之終也 處常得終當何

憂哉 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海上之人有好鴈鳥者 每旦之海上從鴈鳥游

其父曰吾聞鴈鳥皆從汝游 汝取來吾玩之 明

日之海上鴈鳥舞而不下也

貨輕者望利薄 任重者責功多

天下有常勝之運 有不常勝之運 常勝之道曰

示常不勝之道曰：獨夫強則國木強則地。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施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頌戴已歟不頌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殺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衣則短褐食則糗糒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士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繆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甘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用與不用無定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而不窮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所益薄可少免乎？

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岐路之中又岐焉
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楊朱
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為貨

補遺

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聖人以智籠群賢
狙公以智籠群狙 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
曉 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文中子

文中子亦六朝流傳爾述其言議多有通理如
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
哀輕施者必多奪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
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
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
無為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死不相往來則習老
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之世人之異於禽
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然後
漸有倫理以趨於治耳且上果無為則下亦烏能
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德與無為而

以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
失謂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
非老莊之罪齊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
則長虛玄矣梁則脩齊戒矣秦果盛詩書乎嗚呼
魯謂文中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耳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
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脩者也後儒不能
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
脩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

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
下矣

聖人遠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
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
其神之所為乎

封禪之實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
乎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

無教之國其刑必平多欲之國其財必削
無和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仁哉樂教善哉其用智哉大初善發其蘊
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

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何以息謗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象 王澤竭而諸侯伏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禮其望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慕焉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夫不為人怨咨而轍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

惡而輟其正身

度德而師易子而教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

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

過莫大於不知恥舉一綱眾目張地一機萬事聽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

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 補遺

天統元氣地統元形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

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

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楊雄氏而止爾及得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

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
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
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
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
之厚也不聞先王之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像其
德內傷此蟲魚枯生蠹息慢忘身禍災乃作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醴酸
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
慎所立乎

慎所立乎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
潤淵生珠而崖不枯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
靜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
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權利不能傾
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
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故良農不為水旱
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耕斷續也士君子不為
貧窮息乎道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
其當之為貴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
冠人之情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
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
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
事之本也

公坐明偏生闇端慙生過詐偽生塞誠信生禍
害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
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
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是榮辱
之大分也

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人之情食欲有
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
積之貴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仲尼之而狀如蒙供周公之狀身如斷葛臯陶

之狀色如削瓜。開天之狀面如見膚。傳號之狀身如植繡。伊尹之狀面無須臾。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人則多詐而無功。

禹行而舜趨。

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邦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導道。

諸伯王之法若辯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

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有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賢不肖不雜。

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馬駭與則君子不安。

莫若平政愛民。知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知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知

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而疆矣。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人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弱。弱則不能勝物。不能勝物。則人不能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

有土分事而士大夫分職。而聽是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讓則天子恭己而已矣。

有治人無治法。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明主急得其人而闇王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玉下。

可以勗。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榮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桀也。桀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公道達而私門塞矣。

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者山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
人生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
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
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伯樂下馬欺
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此明主之道也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聞主妬賢畏能而滅
其功此淵源而魚鱉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
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
賞不欲儲刑不欲濫賞儲則利及小人刑濫則
害及君子若不辛而過寧儲無濫
凡用兵交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
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
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
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好士者疆不好士者弱愛民者疆不愛民者弱
政令信者疆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疆民不齊
者弱賞重者疆賞輕者弱刑威者疆刑侮者弱
齊之田單楚之莊騫秦之衛鞅燕之樂毅是皆
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以德兼人者王以力
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
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樂兩者無一焉而亡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脩其天爵順其天政

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上端誠則下愿慈矣上公正則下易直夫上幽
陰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聖人脩
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衡也夫德不稱
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
淺不足以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龜不可
與語東海之樂
堯舜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
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
化是兆尤舜之過朱象之罪也
禮有三和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繩者直之本也衡者平之本也
規矩者方圓之本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君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飭以
羽旄從以蕭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
俯仰隨還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莫善於樂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
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無陳無
物而中懸衡焉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

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
拘木必將待槩括然後有鈍金必將待礪礪然
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
悖亂而不治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
盈而忠衰於君
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
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奸慝之俗
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
一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
詐而危堯學於君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冠曰褻玩好
曰贈玉具曰含
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流允止於既
更流言止於智者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
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
我者吾不復見
言味者予易邪言音者予師職言治者予三五

飲而不食者殫也不飲不食者殍也
孝已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
淵知而窮於世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為可用不
能使人必用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
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
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
孔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
滿而不覆者孔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
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
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益而損之之道也
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
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
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
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
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

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劓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
其止輟然辭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
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
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君子有三思少思長則學
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
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顏淵
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

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知民
造父無知馬也今東野畢之馬上車執轡銜轡
正夫步驟馳騁朝馳暮馳歷險致遠馬力盡矣
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
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歎獸窮則擾人

窮則詐

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
莫已君者亡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
之位尊者君恨之此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
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

補遺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
之賦麗以淫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以卓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鳥獸失亡其四越月踰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
號踴躍踟躕然後去何況人乎

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
蓋而青於藍水生於水而寒於水
在天者

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
欲觀千歲
則審今日欲知億載則審一二
積土成山風

雨生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與人善言

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天不言而人推高
馬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君若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鵲冠子

余讀賈誼鵲冠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鵲冠子
余往來京師求鵲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
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書
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鵲冠以文飾之非誼有
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
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鵲冠子遷號為博極
居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鵲

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德萬人者謂之德

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臨利而後可以見信

而後可以見勇

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

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

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

人弗獨為也

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

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

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傳也君道知人

臣術知事或臨貨分財使仁犯惡應難使勇受

詔結辭使辯處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實

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遊絕國

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

之功

知忠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者觀其所

不和足以知賢

知者都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甲忘也欲知來者

察往欲知古者察今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

生焉

主有二政臣有二制

堯傳舜以天下為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

以為堯愚湯武放桀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

而好利之人以為賢

合散消息孰識其時盛衰死生孰識其期禍

福之所倚禍之所伏慶者在寧者不知門

烈士狗名貪夫狗財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當數難子產之

法子產卒二十年駟顯乃殺其人而用其書甚我

小有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韓昌黎所斥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此書其言皆嚴酷督責之

行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

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恨其遺毒

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遠樂之士。政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若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雖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為君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必振目托腕。手操鞭朴。而後為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患坐於富。成病始於少。彘禍生於憊。慢孝哀於妻。子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不平。三責。御軍陳而奔北。四責。夫負重者。患途遠。操貴者。憂民難。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難民者。雖勞而不治。故知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開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勝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也。死生有命。貧富有時。怨天妒者。不知命也。怨貧

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憾。達時序也。山崩地陷。死於室中。死於戶而相怨者。無所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夫言禁不若辱。非誠辭也。不得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不用在早。而不在窮。在早。務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釁。一聲而四馬勿追。一言而四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人。詐而多行。

堯立敢諫之鼓。舜立非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

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下交矣。

夫人情。愛言。後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知人之長。不以其拙。知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滌辭

之端

若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如政陳親臣有四。竟受重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為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地。體病者口不能不噍。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也。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蓋其書多晏子答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之說。而能自攻其徒欺詖之語。且尊孔氏。而其文亦蔚乎可觀。賢

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不遇。余謂縱不生齊魯間。亦豈有過世之學哉。

公仲承問黃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惡居而使之耶。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死聖凡之所共也。甚矣世之好譎恠也。

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

華子反自鄆。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君子不妄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執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颭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也。小子行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平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

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

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促。而甚傾之矣。以兩手而偷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

法也者。治世之繩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

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

所必怒者耶

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第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

晏子問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祭也

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
完不能無毀如是則以常華雖永擴之則裂礪石
端堅如之則碎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變其實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裂而不失其次鳳凰奎蒼

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

脩為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祺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無所有也

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
和之不腐以期邇故也尸桓之不壽以其邇
故也

伏羲神農之世其民顓蒙瞑瞑蹢蹢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誣而情不

應蓋先霜嚴以戒表爐者矣

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傳其所以傳則病道

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搖附耳咕咕相為然諾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
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
甚矣心術之善移也

水涵大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
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
必解

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滯

大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瑯之東渤海稽天
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
言也

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為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為上
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為誣然向謂為刑名家者
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其說治國之道以為
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
所寄用群下不可妄婉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
可妄為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為名之心頗切末章

十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
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險澁而
知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
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
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
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詭絕衆之勇不可與征
降

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
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執之

此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皇治世

之術也
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

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及
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
則無用而自治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與窺勢者制法
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為人君者有術而使群
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而使群下得為非勢
之與者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
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
不言君子非好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
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
陣周務而已

雉兔在野衆人逐之知和也鷄狗滿市莫有
志者分定故也物者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
不爭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
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
而樂故驕人此情所易已而弗能已弗可恕矣

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
貧賤者有請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
疎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有施與於已
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
矣

夫喜慙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
心之過也

兩智不相使兩貴不相臨兩辯不相屈力均勢
敵故也嗜欲者性之累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強曉則事必悖
祿薄者不可與經國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

者不可不慎

鄒子

鄒子名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語亦多可參如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忘如曰察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逢行珪釋以為政術之間則非辭矣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

論語集注

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發政施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知善而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鐃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

獄訟者揮鞞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少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為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九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什之類耳

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螭捕鼠不足

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
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非霸王之業也垂策繁用非致遠之術也

離朱之明。察歲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鵠不過濟。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冰駕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瀝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剝。陰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不得須臾平。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

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之一過也。

夫牛蹠之涿。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虎得箴。橫雜道。以偽陰德。以行而巧。故甫三月。室裏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大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

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解

騏驎而求致千里也

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
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亦地令不收則多淫雨
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棄延陵季子不受
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知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
焚者妮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
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躬獻公豔驪姬之寵
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壅胡王
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四君者適情辭錦以

已為慶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
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變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
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
本

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
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都因物
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
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為患者生奸而為暴者生亂奸亂之俗亡國之
風也

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
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
矣

君入之道處靜以脩躬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
擾知儉則民不怨知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
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

有大器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
大功

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
公道通而私塞矣

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
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
離心而君臣相怨矣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
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
義者非能偏利天下之民利一人而天下從風

恭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幾而哀。知聲動矣。

大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

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祿過其功者。其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割。

也。禍福不虛至矣。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

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

禮樂飭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

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廣廈闢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

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源。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

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害。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

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繅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

胡人彈骨。越人挈臂。中國數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

夫待騶騶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待西施毛嫵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

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義。

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嚮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

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

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見利不苟得。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豕。器用競於刻

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訛文者。處煩撓。以為

慧爭為詭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

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聞也

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憊以憊主使罷民而國

不亡者天下鮮矣

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富也不善則吾

讐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

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夫強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以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

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

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

短之分也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

差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

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

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

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君賢相矣

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過

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

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則論人易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

誘也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

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

通而人偽滅也

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

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

知道者不感知命者不憂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

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

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弗能偃也

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

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

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

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捷而卒爭先

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實信而罰明也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而不就藥則悖矣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駁馬以抑死直士以正躬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

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

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至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成也則奮翼凌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翔翔乎忽荒之上雖有勁弩利矰滿且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

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下涪廬經石城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臣之所以事君也

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霜降而樹散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

蒼頡作書宓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後至

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鱖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藺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

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毀

夏之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煥有餘于身也冬之日不用扇者非簡之也清有餘適也聖人量腹而節度形而節于已而已

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知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

嘗欲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

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乎人之思澤使之然也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

君子思義而不應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立節者見難不苟容貪祿者見利不顧身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多為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誦寸而伸尺者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者君子行之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

取小焉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焉于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聞于千里也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途者不可禁于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

文子

文子者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為注與序者唐人然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尔孔子生後於周平王幾一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先能師老子也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即平王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

則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平王時未有
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
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默希
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
化則其崇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
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
陽鞞鼓之變武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之辭文衍
意重淡於嚼蠟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今畧類分
其說稱為惠者生奸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不附
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此兵家
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雜
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
義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
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曰
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
其言之最害理者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
癡惑之原也曰去恩意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禁
奸偽則齊於道矣

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
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
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
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幸於物而繫於俗也

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
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
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殺而萬
物亡此謂神明也

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

夫水濁者魚廢政苛者民彫上多欲則下多詐
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治其本

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火

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為
貴

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
聽音則知其風觀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
化

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
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
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

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於中應於外所以感之矣

名可強功可強成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將相不強功烈不王侯憊息沒世無名

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

星辰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

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

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煩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嗜欲使人之氣溢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氣日耗

形勞而不休即憂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

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或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神清者嗜欲弗誤也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

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

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背道而任已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事不順時

即無功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然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

家典法故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

去而不遲施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

無患者未之有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

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羽翼美者傷其生枝葉茂者害其根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

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

常富貴其寄也

人之情必服於德不服於力

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有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

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戢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入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玉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

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

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莊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莊天下天下之賊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

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豺援狄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末不可以強於本技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鉤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

歸焉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木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矢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

日不並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鸞鳥不雙

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泥沙穢之叢蘭

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猶拙有鄉雀常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水物有不可如之

何君子不留意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

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

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

陽氣高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木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養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

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

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仁莫大於愛人智

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

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

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成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

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已為國之適於已而無功者不施賞焉適於已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

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解於心聖主之

養民非為已用也性不能已也

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凡之將疾也必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

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雲見而黃龍下祥風至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晝晦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

勇者可令進闕不可令持堅愚者可令固守不可令變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於木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莫能與之爭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也

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為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均也

天下之民強凌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懦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自鬻管仲自縛墨突不黔孔席不煖非以貪祿慕

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賸之者未

之聞也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

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

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

諸子要義

卷七

城高地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關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

以天下之目聽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聽而臣情得上聞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繁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賄寸而度之至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慧

河以遠迎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他

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長萬物蕃殖

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射未祭獸且采不得通於野獵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車草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

諸子要義

卷七

巧育孕不殺穀卵不探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

存亡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

德過其位者導祿過其德者凶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

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舉無能不留無功不

無罪不誅其退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言古者以疾令也

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

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

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

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疵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難矣

視其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安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

夫畜魚者必去其蟪獮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

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

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

下先其導民也

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

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

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蒙也

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並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賄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君子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小人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賢聖然也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慎子

慎到與鄒折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為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僞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尔夫豈其性然哉

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

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

百工之子不舉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墮矣古者立天子而責者非以利一人也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

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規祿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美賞下無美財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

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

善以先君矣

夫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群庶孽妻疑立嬪子不使庶妻疑疑則動兩則爭離則相傷害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在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而

太君任法而治則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

曾子

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倣而為之言雖雜而衍然其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而良賈深藏若虛又近於老子殊不類曾子弘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以天圖地方之說為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非

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陳其間意者出於門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醇如曰喜之而觀其不怒誣之而觀其不脩近諸色而觀其不渝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之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見利思欲見難思誦嗜欲思恥忿怒思患

好人之為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

不絕人之懽不盡人之禮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少稱不弟馬耻也壯稱無德馬辱也老稱無禮馬罪也過不能改非也行而不能退耻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固也訖而不能行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違言而飾其辟虛也無益而受享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

其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

於人則知吉與凶

庶人不得恣已為政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為政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為政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為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

天正之

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終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豈可謂有命哉

關尹子

五雲之變可以占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

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變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都可以成德

智之極者知智不足以辯故愚辯之極者知辯不足以喻物故詭勇之極者知勇不足以勝物故悞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詭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悞

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已

諸子纂要

利集

諸子纂要

貞集

癸丑進士

東川

黎

堯卿

纂

傍流

孔叢子

孔叢子者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士
以言不見用託疾而退訪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
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名之曰孔
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大常孔
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十一篇為一卷
附之于木然士大夫號藏書家所得本皆亥豕魚
魯不絕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遺始究集然
此日及求其旨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挫人之
位非問人之骨肉則皆眩惑入之事或大言侈體
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
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
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如左氏傳不可得
失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
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
匡扶其國久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
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魏然
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見於是
戰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易人皆哀其細而造之
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加駟駟而驚之如加
絙重而乘之馬加駟駟而驚之如加
也於深其危必知矣東子貢答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為尚博
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智者
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
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論之切事則足
以懼之

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也受命於人者舜禹
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
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
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
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
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肅
刑可以觀誠通此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
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
故致粟夫子受之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
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

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患且以為禍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患於一人豈若患數百人哉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夫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耳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顏離魯人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馬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受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

子路集卷一

中

所以敬諸侯也

子路集卷一

中

仲子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徵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為免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

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階亂

夫子問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美先舜之遺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孫子安知吾志乎子思對曰伋於進瞻函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詩子集卷五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大公兼利天下者也然聞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寵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孺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

失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僚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也以聖道事仁愛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季孫曰子產死鄭人丈夫含玦珥婦人含珠瑱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嘗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

詩子集卷五

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則有司罰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惡篤之道然也

何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也曰君子之所

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婦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

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妾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有此父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予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曰：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

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改侮，其高遠乎？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飯，一顧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也。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薄守節之士也。

魯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

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猶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抗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之烏之唯雄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馬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死君命臣未敢受也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体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

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邨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以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不善何也子思曰君豈未知之乎厚於才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寡寡婦曰寡妻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辟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暴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迄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

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簋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有半謂之鍾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簾箕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願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從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

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祖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荅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听之當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同乎荅曰驚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糝卞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貴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

無不秘衆之所警政之所是也衆雖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訛也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銳鋸之劍火流之布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刀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流之布若之何對曰周書火流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燭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也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也若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也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謂君亦去其尊貴之色而曰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

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致君安得而臣之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死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体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体成則自然矣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之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知治之至也

陳王波讀國語言申生冤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情也先生以為何如曰王何謂我王曰晉獻惑亂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處于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障得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床策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

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
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
生真聖人之後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
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
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但禮樂哉
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
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子之知足
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抱朴子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

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
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
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大
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勅召鬼神
事皆談誕不可訓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
中下篇言脩煉之術洪乃時與之度不識何也洪
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
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
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
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
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

也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樂之哉惜也
名與朝露皆附體與蜉蝣並化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
化不遠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拔亂
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觀象著而流涕尼父聞偶莖而永歎蓋尋
微以知者有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越託鴟鵂以

告悲類金勝以僅兒

夫漸漬之穴則膠漆解堅浸潤之玉則骨肉乖
折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
成

金雖克和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炮而
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
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
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慕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屣美於赤綈
緼袍嚴於袞服

若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無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淵魚鼈之池則神
虬遷迹則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个
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
瑤華不瑤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
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燭水則不決
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
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
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
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犢括
以受業穽子動夙夜以倍功故能充覽道與窮
測微詁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
何神之相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軌
見三苗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窮幽之
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類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
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
敦和散於雕飾

怒不越法以加靈喜不踰憲以厚違割情於所
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慨而有勞者不遺
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
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
馬極則變態而傾傾惟憂知民困則多難叛其
禍必振矣
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
惡寒諤實珠玉而賤智畧豐綺紈而約惠澤緩
賑濟而急聚歛勤政而忽稼穡重兼井而輕
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
夫納棄妻而論前臂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
器凡人庸知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
也
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
抱其遯世之材秉竿擁篠老死於庸兒之伍而
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騷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
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墮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
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

非也

采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廢績不足

康也

含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駢駟哉

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噎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

諸子集卷之九

卷之九

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推堅速遠大衆難衆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彞倫

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美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燠動不整振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惠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惠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洟

明病之術者杜永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

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乎

夫痼疾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蓋毒也茲黨實繁而不嚴彈遠之制者未見其長

諸子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世之福也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

鷂之搏鳥雀觀亂萌則若雉田之芟蕪歲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其下之孚也

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以多混

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

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皮而流者安能復

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

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
生懷治國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
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

法有招愚令有損化

夫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

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
知已之助也

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
不可不去也

若此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歎免於禍辱交
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火猶火
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

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

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揖忌傷者何必弃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

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張括
脩則狂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

達者知其然也

悟禽不與鷗鷺同枝麟不與豺狼連群清源
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
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
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
賢者亡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負
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蓬儻
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夫龍驤絕勢則無以別乎蹇驂赤刀斷犀則無
以異於鉛刀

如以自衛為不高如以印煤為不貞何必委先
耳之峻標放負祖之干榮哉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驕而紆帶傳說釋桀
而論遼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處器以有術

也知侯有較珍賂為勁強則無高而不矜矣乘朋
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設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
險詭柔也似仁其行汙言索也似惠其好說人

短也似也其不知忌諱也似也其多通焉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
防壅蔽才誠足矣不拘於屠鈞言審可施抽之
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
或拔於捭桔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
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知蕭何曹叅不
涉經誥而優於宰輔
并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素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
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
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衙令則辱命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
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灾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倭雄亂群值嚴時
則敗矣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
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詹所拱則抱鼓趨步
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

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
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
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
雖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
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
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
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
而操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丈之波潰於一
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
明者舉大畧細不攸不和故能取威定功成天
平地豈前稱薪而覺數粒而炊屏晷弃璧拔毛
茹鱗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
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
知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
薄不煩則蒞事者無過知費薄則調求者無苛
知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合鑑錄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焚於

億兆群色會而寂寥衆音雜而韶蕩和也
以磋切之至言為駢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
真偽顛倒玉石混淆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得者繁華之芻狗
筌可以棄而魚和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
道未行則不得無如
廐馬千驥而駢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詔而西
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
宜也官高勢重手足拔而而不能發臺臺之片
言進益時之翹俊也

素嫺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惠養豺
狼而藏驕虞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
不為

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
之常事

夫賸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督者不可責之以
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

術注清聽於九韶都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
大年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

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孽孽於

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
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

處替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
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學五嶽以不遷為群望
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壓深則達惠

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懼叔敖取壻以耳可欲
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歲召殃得失

較然可無鑒乎
暎火夜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擾

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倚頓之樹
者不長處於飢寒

垂餌香則鯁鮪和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
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靡享茅土不

常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
入無階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

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
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
利喪身

味道者以辟飽酣德者以義醒

夫歲多者亡學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遂剖循

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船愈勝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
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
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
辯也

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
外距浸潤於根功也

六國相吞豺虎才言而下道德尚殺伐
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
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

抱螢燭於環堵之內不見天光之煥爛侶鮒

鰕於跡水之中都不識四海之浩沔重江河之
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參稷之收而不覺
秀之者豈壤也

藜藿弥原而芝英不池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
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夥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
虺蜴盈數而虬龍希觚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
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
夫唯不足故刑聲而奸繁

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

斂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
不巢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莫
不秀世俗醜工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
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翮爾歲軌於玄漢之際
乎

登璇璣之耿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嚴
天乃知鷦鷯之可陸

夫搜尋仞之壘求千天之和漉牛迹之和索吞
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
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

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
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
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
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
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仲
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肯密脩其道乎

東萊博義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
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

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

有國者傳之子道也中道也

之淵釣之鼎鳥獲以為常而他人以為勇游千仞
之淵津人以為常而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
効焉是懦夫而舉鳥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
也何往而不敗哉
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
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
觀天池之鯢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由不
足以易吾之真樂況一勺之水乎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
禍之門也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
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
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莊衆之容必
肅於間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
旦失色於堂幕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
之譏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
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
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
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交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
則為肅
地恩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

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
一鬼之野無功而人逐之金在也百人競之
天下之理至難而不與期而勞即至貧不與期
而困即至難而不與期而勞即至貧不與期
權門之良公卿之與期而勞即至貧不與期
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杜欽谷永之德王鳳視
之則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
非治世之賊臣邪
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
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
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弼鼎之諫忠
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周公耳
嫡庶長幼天子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為也聖人制為
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於
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
非事聖人畏天也
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
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都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
原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
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端不必復問其所證之

事也第之終兄者先有終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
終之事也臣之諫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
其所訴之辭也
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
無也君子之深憂婉容望者意消華欲微詆其親
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
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禱而景星
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
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
之異次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
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
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疏之聖
殊不知有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
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刃焉馬
與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
應山之中有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
變也美里之中有殷紂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
心未嘗變也
蟲生於穠而害稼者蠹也蚋生於醴而敗醴者蚋
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曰赫然當
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
之露突然倚空者謂之山岷然際空者謂之海
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禍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
馬之不敢肆足都街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都
法制束之也

陸戰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憤迎光武之
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請井蛙之譏光武之愧而
援悉心焉然則撲邀小禮果非所以待豪傑耶英
雄豪悍之士磊落跌蕩出於天度之外為君者亦

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寬邊幅拊背握手以結其
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謔譴浪以盡其歡慷慨
歌嘯出肺腑以相示然後足以得其死命是非樂
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
器洗以挫點布隨以王者之供幘嫚罵以挫趙將
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
霰於炎熱之時轟雷霆於閑蟄之際顛倒豪傑莫
知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
憎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
易察其奸也

人臣之體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孰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僻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

諸子纂要貞集

閉蟻先濤而徙爲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淪磅礴
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叩券符鑰
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
仰而觀之熒惑德星攬捨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
俯而觀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
玩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

一曰方
二曰功
三曰先

小大脩短咸其自取，樛者曲而撓者跋，夫豈影之

罪知

君舉必書而不貳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
勅史官未有不書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

後以為當然而不思三代之遺意也
一則造父不能御無子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
不能守

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
名胡為可憂邪不經術之鄉民不知有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
之鄉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
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
之志願得矣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
不能一朝居也

諸子集要

寔矣者。親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惡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歸。泥此昔之善規。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草父之野。而見弃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

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心

安体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珠泗被於弦歌形於冠服都乎其文也

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

太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遙起泉湧

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

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技珠璧相照而五胡

之亂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

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荒弊而我獨共絲是以

有放殛之禍天下禁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

之禍

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

也

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讎輩翼競於為

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

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

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

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

人情有所愛必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蔽不

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

之

受欺者其罪小欺人者其罪大

聲之不可並者笑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慍與喜

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

造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各生

○人之外

○近外有心非道也古之學者為己非為人

○也動靜語嘿出入起居未有不為人而

○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邀謗也簡賦省刑

○非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

○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

○聖人之心萬物皆備不見其為外也忠也記

○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和有一物

○居心外者也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玉霸期於

○霸強期於強不以有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

○之孰得而趨之

○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

○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玉不可

○得也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

○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

○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

○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按河

○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風懷鐵封之帛

○致危城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

○三級危臨強不受挫御如晉侯者猶膏羊練馬奔

道路恐干後至之誅

雨暴而沼溢酒暴而厄翻沼之所受有常厄之所容有常人之所期有常其願雖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厄何憂乎千釀之醴威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愧霸功亦蛇蛇之過前耳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加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而窺天理之真

孟子卷之五

金

在於至於居橫逆淫諛之中天理間發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辭也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無適而無道人皆知邪之托辭也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邪之口哉

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邪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其間

一念之妄流金礫石一念之馳奔電走雷

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登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起功利之說與

詩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間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

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美之名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強矣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已也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已也敗者已也極其敗則桀紂幽厲者亦已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

則狂

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邪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豈歟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脩吾政而已

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脩也

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物之相召者接於風雨

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淺者其慮畧，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智愚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露，鍾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

至理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拓。斷編殘簡，呻吟詠誦，越宿已有遺忘。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廢。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

諸子集要卷之九

二帝三王之書，儀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也。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托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勒，其所托者未必真可恃也。

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筆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

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

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

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為格言。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

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

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蜩蟬蠹龜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而辯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辯，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

諸子集要卷之九

四十一

孔子周游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待而窺之。有曰：「顓臾也，項類也，畢陶也，有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遇蟻，毋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猶木託泰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

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邪

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

造化一機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

則黑而津過墳衍則哲而瘠遇原隰則豐而瘠遇

山林則毛而力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思

怨

鵬不以大自夸鴟不以小自憚冥靈不以久

自喜螭姑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

已得罪於鑪錘

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狃同是目也大舜仁而

項羽暴

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

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廢臺之財暮

發鉅橋之粟焉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

列乎

降衷在天秉彜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罔

不脩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

水泮則水流塵盡則鑑微然去則思

明不足以燭奸誠不足以動物

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

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

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

譽共驩者必非佞朋跼蹐者必非庸人許史者必

非正屠索劉者必非忠

獸在阱則思獵當其走獵未嘗知墮之樂也鳥在

籠則思林當其栖林未嘗知林之樂也

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蟾牛心之饌則譽

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

則譽其美

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

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

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微

至五推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自

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

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

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

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

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

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歲
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夫
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
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成之於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雜草其宅也既秋而
不穫維禽其饗之入而獲飽云誰哀之大武開
水泉深而魚鯨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賢
使能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聚解

民至億兆后一而四寡不敵衆后其殆執獨發

於人之依忽欲起於人之依輒心不存焉變之
攸伏以言取人飾言無庸飾言事玉王貌受
之面相誣蒙難至而悔將安及芮良夫解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寧在悔威王佩解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
為秦相時使賓客所著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徒蜀
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即欲死何有賓
客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懣之咸陽市置千
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由此而言必為相時
所著大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來勢市奇貨

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韓非子解
書顯名於後況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
有足取者其節受安死篇識厚莖之弊其勿躬篇
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
卒以是數者儕亡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
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
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骨
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
無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
世之謂嚴酷者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
書書皆詆訾時君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
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
猶寬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搖國乃有恐
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黎莠蓬蒿並
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雹首種不入正月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劫行夏
令則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為害二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行夏令則民多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

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
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
仲夏行冬令則電震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饒行秋
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五月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教人乃遷徙
行秋令則立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
令則寒氣不時厲年早驚四鄙入保六月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个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穀不實行夏
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七月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
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螽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
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八月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歲殃敗民多飢寧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
令則暖氣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九月
孟冬行春令則東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螽蟲復出行秋
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
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
令則虫螟為敗水果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个虫為妖四鄙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瘡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十二月
韓非子
韓非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
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
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
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
非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徵人也君臣
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
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
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充舜湯武乃天下
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
歲樹膏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群臣意是何言歟是
亦足以殺其身矣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
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足而天下
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賢而魯囚之顏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

愛臣大親必危其身人臣大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是故諸侯之恃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

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矣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也

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知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死制於臣矣

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國削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木之折也必通蠹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蟻雖隙無大雨不壞

從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
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
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
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合
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
能則法禁不立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是以有
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
冬之閉凍也不固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
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
衰萬事必有起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
罰
千也之隱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
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
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
慎易以避難微細以遠大也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
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
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

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
罪益信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帶以纆已董安于之心緩
故佩弦以自急
善用入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
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
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使
生一穗逆人心雖貴育不能盡力故得天時則
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勸而自勸固技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而自成若水之
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故曰明
主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
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聚者平量者
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
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
也
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死

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殆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蟻
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
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
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力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
其威勢也

桓公伐孤竹出山中無水屈屈曰蟻冬居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三卷瓠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

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
客也能辯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爭實以假
指物以混是非莫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子嘗
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
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騰蓋不可措
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弗辭
也天下未有言弗辭而能正名實者苟欲名實之
正亟火之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睇之矢以射蛟兕
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
王道子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

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
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者悖先
生脩儒術而非尼仲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
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
與龍會穿謂龍曰穿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
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
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
馬之學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
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
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
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
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

聶陽子

聶陽子二卷蜀人黃睇撰睇宋仁宗時人著歐敬
瑄徵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効楊雄王通二氏而
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
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量似不可執黃氏間采其
語謂二代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
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奉太
振睇獨知辭賦矣乎治具聶陽甚乎倡優確然立

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為之防

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

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

學之而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

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碩友而後行故其失鮮

矣今則亡

嗚呼腐薪不可以撻矢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

老不可以持天下也

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綿年之病九藥

或能救其少死

終日不為惡惡必發矣終日不為善善必怠

是以君子捨此覲彼

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閭

之人慘礪之吏其毒也甚乎鳩趙故為天下者

不可不慎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為醫師曠之善

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曰春以煦之夏以長

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

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顯士不耻

其材之不充而耻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

人偽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

人偽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

戰克對曰以道德為本以仁義為輔

以命令為陣伍以忠信為干戈智以帥之禮以

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

女無妍媚得幸則眾妬之矣士無賢愚得勢則

眾嫉之矣

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伯以生民

為心而生民違之蓋脩與否故也

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

惡之極始終者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

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為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護之

以早廐飼之以芻粟嚴之以漸韁控之以善馭

之遠則遠之之近則近之孰為而弗若也

關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今竭其財以奉

天猶割肉以啗其口

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為至

齊丘子

齊丘子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

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為作張來題其後遂

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

微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

一為乎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
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
氏說也魂魄我血氣醉我七竅我五根役
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性怡兮無所之
無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
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
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垂也實微有見於
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

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力之技蓋威之至
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

至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和發千鈞之弩者由

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光民

悲則雨泣幸則雨涕憤則結瘕怒則結瘕

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接接杏而本強者其

實耳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有不母而生

蟾蜍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

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

六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之
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愚者多死
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
常也

鳳不知美鵠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
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
不暴也衆人皆能爲人之形而不能爲己之形
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
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
使我形同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家則知

其人之性情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

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

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

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

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劉子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

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

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為以異爾東孝政謂

劉勰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

此書非也孝政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勰劉勰

劉孝標所為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
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
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
喜者清神章云萬人礪孤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三復其言為之
出涕

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水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
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
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斃身抱
慾而返自害故蠹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

諸子集卷之六

術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是故
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
抱玉碎質

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心受
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
聯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也
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事興不專也是故學者
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
雖入於耳而不諳於心譬若聾者之歌痴人
之舞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新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
福之門逆者禍之府

后稷雖善播種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
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
雖才藝卓絕不能恃理成行逆人道也

蓬髮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
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其缺耕於墾野夫婦
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不以視之不見而移
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諸子集卷之六

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鉅績茶經害於女工農事
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

充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
旱不聞饑饉相與捐棄溝壑者蓋積多故也數
之所以不積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
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

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饑死者多越王
勾踐好勇而憚閭閻國人為之輕命死者多
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
其所欲者何也後君所好也
唐亮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亮治
帝多也故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人獨治猶曰

紂紂者衆四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者多也齊景大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者衆也

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夏商之衰不更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五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則溺於古律備則拘於舊禮而不識變改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

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使於國者不施罰焉

范蠡犬於大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拜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特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胎機能識而知其智犯難決危乃勉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

連城之璧瑤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

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藏之以金縢若闕以授人則莫相恥以悞按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故也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草志希以遊碧蘿附於青雲以茂凌雲之勢夫以蟲鳥草木猶知因風假霧託於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美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昧則身悴名朽

鷦鷯巢於蓬蒿之壑紈之以絲髮珠圓羅縵雖女工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玄風歟至則常抑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嫫母關雎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知仲尼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矣况世人之能推已耶是以真偽綺錯賢愚雜糅非明哲莫能辨也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異邀泰遇伸不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孰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壅遇

必於伸和壅即通

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山蘇秦推雖
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
言為瓦礫行成狂狗影銷貌悴如駢馬之伏於
盤車玄猿之束於籠屬非無千里之駒萬仞之
捷然而不異羈絆者無所肆其巧也
賢有常節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
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
命運難遇危不必福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
必福賢不必達故患瘁而死生殊途同而榮辱
異者遇不遇也春曰應天而應者不遇秋曰應
地而應者不遇遇不遇也

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
美而無寵慶癯適齊醜而蒙寵遇不遇也
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
命也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
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
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
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頤
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
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

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
相而生者也

充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疑桓公伊管之賢
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間無能即
免於怨謗而無悔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
驪龍之珠亦有微類

高祖棄陳平之小怨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
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王以其小過
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而漢楚之雄
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坑陳平陷身
於賄盜矣

俗之觀士喜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美
彥士有大趣不脩容儀不惜小檢而謂之棄人
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規縛錦一寸
點乃全疋而燬之

牛蜀之靈不生魴鱖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
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才不拘細行何者量小
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

樊灌屠販之堅蕭曹牛臂之吏莫布刑墨之隸
周勃俳優之任皆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
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
勲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

下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
持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乎非不知溫顏下氣
之熒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
也

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工善能運斲故無
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
謂也

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
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
壓覆之害

人語子集卷之五

卷之五

夫龍蛇有翮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
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

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
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

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
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
也

明者納規於未形揀言於志表從善如轉圓遣
惡如去讐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充
立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
王立誠懷之鼓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

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
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邪

揚娥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諂邪之
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諛者謂之盜嫂第
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過婦翁此聽虛而
貴譽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

禍之所生必由積愆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
之來出于意表積愆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
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愆不密而禍害臻焉
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
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

人語子集卷之五

卷之五

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非耐饑而
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

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
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馬慶難踐忠而後貞勇
出焉不用干將矣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矣以
知其勁也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
也彼獨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
資也

大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流則爭起而戰開
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

房天下其後蚩尤孫農好習攻戰銷金為刀割
革為甲而兵遂興矣

夫兵者凶器財用之盡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
弗能拜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
也

萬弩上殺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沙
擁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樂枝之譎雲梯煙浮
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
折強

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
不服之馬般僅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

將不能戰不習之卒
諸子集要卷八

貨章甫者不造閭越術赤舄者不入耽狹知俗
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蔽
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
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

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
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民習
而行亦為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
不顧鄭衛之風好姪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
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

其俗奢侈以誇競

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
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
之理亦以明矣

見不祥而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則
祥還成妖夫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
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
脩德桑穀自枯

帝辛之時有雀生為之妖史占之曰以小
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
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廢人也妖孽不

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為
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
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
敬慎以脩身妖見不為威逾脩德以為務故招
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箕履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
風也纖塵不動而鴻日晦其旦雨也寸雲未布
而蟻蚓移巢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
鳥蟲應之大白蟬芒鷄必夜鳴火猜尤盛馬必
晨驚鷄為亢金金為矢猜馬者雖畜火為武神
干戈旦興介駟將動龜為于野龜應于淵騰蛇

其俗奢侈以誇競

應于上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
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

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
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美
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
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
非劣於董仲舒然而如是者豈非重古而輕今
崇名而毀實耶

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肯六國之印主父無
親友之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
耻必無入秦之志

諸子纂要集

卷七

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
榮周有命困遇有期

管子

管子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
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
偏駁不相嚴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子徒
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取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
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一維

絕則傾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我安存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
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

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利不足以應敵
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
形也故禍不萌

諸子纂要集

卷八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
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
違雖成必敗

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之守
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
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
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士之死節不可得也
一年之訖莫如樹穀十年之訖莫如樹木終身
之訖莫如樹心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桑麻不殖於野五谷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泐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仕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以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

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

而國不亂者未聞也

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改召也

工已巧矣而民不足於用者其悅在玩好農已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

已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是以聖人明乎

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

也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儉乘車

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主上用財母是民用力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專私情行而公法蹶

削上以附下狂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

者衆謀知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而君不聞堂下遠於千里有事而君不聞門庭遠於萬里有事

期年而君不聞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不行謂

之障禁不止謂之逆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

好民必甚焉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

今夫士群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明一者聖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

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諸子集要

卷十一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

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務於其戰者以其國予人也

天下諸侯受命於天子大夫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

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

軌此至正也

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

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

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

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

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擬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

天下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盃而起

曰使公毋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子毋忘其紲在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亦不為一人枉其法

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

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力而土地自辟園倉自實蓄積自多用兵自強群臣無詐偽

百官無奸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猛行過情以過其主矣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諸子集要

卷十一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下離上而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求用矣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而絕於上矣

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先王知衆民墮兵廣地富國之必在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亂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

桓公謂管子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子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

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

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而禍不索人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為行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太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

深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圭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雖用犧牲圭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遠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情則臣下輕之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莊嚴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

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哀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

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愾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

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

獨任之國勞而多禍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爭亂而民不親也

水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諂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諂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喜母以賞怒母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

乃廢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

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

明王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

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教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

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

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

忠臣死於非罪而奸邪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管子集解

卷之六

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眾人之所及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

管子集解

卷之六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足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臣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

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危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處於爵內廣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公曰善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晏子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焉也術者且其言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

子其言問秦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曰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永莫若新人莫若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齊使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也踰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東幣車駕驚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仕之甚也晏子對曰願君之賜得以壽二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驚馬以奉其躬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都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諸子集要卷八

卷八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縻縻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驚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歸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縻縻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驚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也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也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庶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脩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驚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貧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諸子集要卷八

卷八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善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頃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疑於景公出齊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鰥吾

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曰晏子天下之
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鄰方必見國之
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死而退因自殺
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
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曰已也夫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

無由入矣

景公為臺榭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
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教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
者非一士之言也故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
入者哉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然者三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
迷感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前者不削橘不削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
頃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
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回
顧之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生為枳所以
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
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
子而反自中也

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內
 楚人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
 楚不當從此門入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
 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近表三百張袂成帷
 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
 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
 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不肖故宜使楚
 耳

帝者欲

諸子纂要八卷

內府藏本

明黎堯卿編堯卿忠州人宏治癸丑進士其書祇
 抄諸子之文以備科舉之用仿高棟唐詩品彙例
 分正宗接武餘響之類尤為效顰棟之品詩論者
 已多異議況以其例品諸子乎

續觀感錄十二卷

〔明〕方鵬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張元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觀感錄

六卷》提要

續觀感錄序

國初周是修先生嘗哀古今忠孝節義若干人曰觀感錄無何以身死國錄竟弗傳君子惜之鵬每讀書見所謂忠孝節義者續而傳焉所以成先生之志也凡三代以上及事跡顯顯著聞者不錄漢唐以來卑官下吏女婦厮役或優伶夷虜人微而事隱散見雜出於紀傳非世所恒見者則錄之所以見人性之皆善夫人可以觀感而興起以趨於天理民彝之正使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則於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未必無補而先生忠魂義魄亦將慰于地下矣朝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叅議崑山後學方鵬拜書

續觀感錄目錄

卷之一

兩漢

三國

卷之二

東西晉

南北朝

卷之三

隋

唐

卷之四

唐

五代

卷之五

宋

卷之六

宋

卷之七

南宋

卷之八

南宋

卷之九

金

元

卷之十

元

卷之十一

國朝

卷之十二

國朝

續觀感錄目錄

續觀感錄卷之一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兩漢 三國

高祖遇趙王敖且暮自上食有子悻禮高祖其語焉言甚慢之趙相貫高怒說敖曰王事帝甚恭帝遇王無禮請殺之敖噓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顧君無復出口高等十餘人私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適汙王乎事成則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復遇趙高等乃壁人而刺之上心動不宿去高怨家知其謀告之上還捕趙王及諸反者十餘人皆爭自到高罵曰王實無謀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列身無完者終不異詞建尉以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之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遇赦趙王上賢高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絕腕而死彭脩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為賊所劫脩因迫乃拔佩刀前持賊帥曰父辱子死爾等得獨生邪賊扣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謝去後州

辟脩為從事時賊張子林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如雨集脩以身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而死太守得全賊素聞脩恩信即殺射脩者餘悉散降曰吾為彭君降非為太守也

漢中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前妻四子與等以母非所生疑怨日積穆姜慈愛撫字衣食資給皆倍於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欲以義相感使其遠善也及與遇疾困為母親調藥膝恩情周密與疾死乃瘞呼三子謂曰繼母慈仁如此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我曹遇惡亦已深矣遂同三弟自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陳

言之於郡郡守未異其母獨除家徭散遣四子許以自新自後訓誡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

邵陽任延壽之妻李兒兄季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李兒李兒遂號哭求去延壽怒曰汝何不殺我李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然死而讐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吾罪大矣何回日以生乎遂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表其墓 在漢書許荆者許世封父也世嘗報仇殺人悲家會舉兵至荆家欲殺世荆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長跪曰姪前無狀相犯咎寔在荆不能素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死者至於滅絕荆頓殺身代姪塞墓雖死以往猶謂更生

怨家挾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戴就守景成上虞人仕會稽郡金曹掾刺史歐陽參與郡太守咸得有隙奏其贓私連部從事薛安來鞠安收就於錢塘獄考掠之五毒備至令就誣証浮罪就慷慨直辭顏色不變主者窮竭慘酷無復餘方乃卧就覆缸下以馬糞薰之一日夜皆謂已死發舁視之就方張眼罵曰何不益大而使早絕主者大驚以白于安安見就謂曰太守非穢獲藉受命考訊君乃何故以服命捍之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治郡誓當以死報國素無耻穢卿雖街命固宜中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謬其父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如蒙更生亦手刃相裂決不忍使太

守無辜而死也安奇其壯節即解械釋之浮亦得免

王青者東郡人也相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義敗餘眾悉降文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遠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捍都尉遂死於難青因救父亦被賊天貫咽郡太守張輔歎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空所辟 詳書集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時避亂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治書林終不屈節弟成物故林乞持喪歸聽其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隗城追殺之賢見林身推成車載致弟喪哀苦萬

狀迺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耶因亡去史臣曰忠信
萬敬發額行焉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也信不誣矣 本傳

建武二年大封功臣陰識者貴人之兄也有功當封識扣頭
諫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九年帝復召
陰與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國諫曰臣未有登降陪陳之
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望誠所不願貴人問
其故與曰外戚之家不知退讓嫁女欲配侯王娶婦聘晚
公主惡心實不矣也夫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驕奢益為觀
聽所議不可不慎也貴人稱歎久之嗟乎戚里寵幸情所
易狎也而能謹之幾微隱禍理所難測也而能知之封爵

利祿人所同欲也而能辭之職典與有三美矣使人先
臻其美何至有外戚之患哉 通史補遺

李善字次孫涪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一家俱疫
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贊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欲
殺續以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
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苦續雖
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聞里
咸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
告奴婢私長吏悉收治之時雖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
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清陽遇李元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

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自炊糞執鼎俎以修祭祀伏地泣
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還九
江太守請至河間相 漢書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從范升受梁丘易復升為出婦所告坐
繫獄政乃內袒以薪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叩頭
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得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
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挽頭又以戟又政傷脅政猶
不退涕泣哀請有感帝心遂詔出升 群書集事

廣范字叔度永平初龍西太守鄧融辟為功曹會融為州所
按范知事難辭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
至洛陽舉姓名求為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止之融出獄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
身自挽車送喪至南陽茔畢乃去又嘗師事薛漢後漢坐
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
怒召范入詰責曰汝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不勝師
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 後漢書

繆彤字叔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
劾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澄據其事拷掠苦毒體生
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終不易口令得以自免太
守隗西梁湛居為決曹史湛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隗西始
葬會西羌反叛湛妻于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

環乃潛穿塚旁以為窺室晝則隱窺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成湛妻于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唐衡兄弟欲殺之因從官舍逃走至河間又轉詣北海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乘車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乃開車後戶扶上之時岐恐其為唐氏耳目也面失色賓碩曰處士狀貌不凡而面色變動即不有重禍當亡命耶我北海孫賓碩也聞戶百口勢能相容終不相負必語我以故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同歸任車門外先入白毋乃出延岐入飲酒相

卷一

七

娛樂一二日因載財別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月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太僕賓碩亦仕至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岐時節使荊州乃復與賓碩遇相對涕淚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為之持服行喪盡禮 俱後漢書

荀氏名來穎州荀爽女也陰瑜娶以為妻聰敏有才藝年十九而寡無子後與許都名士強以嫁同郡郭奕奕懷乃將自投與命侍婢奪之既至因入浴掩戶以粉書扉曰屍遂陰氏遂自縊死又有同宗荀小女名灌父莊襄城太守為壯曾所圖欲求收於後吏平南將軍后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山詣覽乞師又為莊

書與南中即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遂解圍一說

郭亮字恒直桓帝時常郎事李固及固與杜喬為梁冀所誅露其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貢乃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夜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何等屬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時楊匡為柱石楊賜死就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憤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謁蟲積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歛送喬喪還家 俱後漢書

卷一

七

長有罪太守使手書救命督郵收之乎不肯受殺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乎書殺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僚震慄乎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入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乎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乎卓曰卿欲反邪乎入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惡大故來誅茲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卓大怒殺乎 高義錄孝童子程來年十四歲時父程叔病歿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載屬舅傭哀其歲少傭粟肉以哺之童子

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飯寒水亦不肯用舅惟誘勸百方
哽咽益甚後精美異味遂不入口常在柩旁耳聞父名
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著孝義童子云以父未葬不能
止府舍後太守復召之來見童子顏色瘦小應對甚詳守
問樂為吏否童子垂泣求去願歸喪所太守為設食但用
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奉以田作為事藉非學者其至行
發於自然耳 蔡邕文集

安父皇甫親妻善屬文能草書及親卒時年盛而色美童車
聞其名聘以駟輅百乘妻乃輕服詣車門跪自陳請辭甚
酸捨車使奴婢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感敬敬令
四海風靡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延立馬車曰君

卷一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
臣君非吾家走吏乎故欲行非禮於爾若夫人邪卓延引
車庭中以其頭縣軒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
遂盡為意遂死車下 列女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執
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通與諸牧守會酸棗設壇將
盟更相辭讓莫敢先登洪延掘水升壇而盟辭意慷慨聞
其言者莫不激揚超遣洪與劉虞共謀備幽冀交兵行塗
阻絕因寓於袁紹紹奇之與結友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
丘甚急超謂軍吏曰賊洪天下義士必來救我洪聞超困
逼徒跣跣往赴其難自以奉巧從紹請兵紹竟不聽超

城遂陷洪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執洪洪
瞋目罵紹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時
容在坐見洪陽刑起謂紹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踣之則為
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舉夷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 本傳

許昇妻若呂氏之女也字榮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好
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諫榮
父積忿疾昇乃密召榮歸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我
無再適不肖歸昇感數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
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與人榮手斷其頭以祭昇乃

卷一

李屍歸產歲餘姑亡夫族多欲聘之誓不再嫁黃巾賊陳
寶欲干穢之榮踰垣而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榮曰
不從寧死無懼冠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
懼叩頭謝罪太守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塚於嘉興
郡北名曰義婦阪 郡誌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
或臨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榮
故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馬超叛漢殺刺史京
州參軍楊阜往見妻叔與議討賊叔曰其母母曰刺史遇
難亦汝之責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叔乃與超弟合謀討超
先是超取昂于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索月何異曰雪君

父之大壯如斯不足為重死一子我起襲得叔母母罵之曰汝人殺君天地豈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并殺月為呼其義風英氣高潔潔有生意也 客齊隨筆

徐氏者丹陽太守孫翊之妻也建安九年丹陽督楊覽承襲覽殺翊覽遂欲逼娶徐氏徐給之曰須乞晦日故祭除臘然後聽命若使所親約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遂詐許諾密呼翊素親信者二十餘人與盟各謀臘日設祭徐氏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覽察無復疑意徐氏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二十人即就外殺覽徐乃還服緣經奉覽首以祭翊墓一軍震駭夫始覽而緩其逼有應變之權決計復仇有理義之勇約夫舊將共與國覽有知人之智終長而後舉事奉仇首而祭夫之墓則又勇智並行理義兼盡者也雖烈丈夫何以過哉

通史補遺

傳彤漢之裨將也章武二年昭烈自正月與陸遜相拒至六月不決遜乃教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統進促兵四面蹙之死者萬數時彤獨為後殿吳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欲降之彤罵曰吳狗死即死耳安有漢將軍而降賊者哉遂遇害夫彤一持戟之士耳當三國戰爭之時乃能識彤烈為漢胃其慨復不幸以此臨義而死觀其罵賊之言迄今凛凛尚有生氣豈若附奸從

一亂之徒橫死鋒鏑同腐草朽木而無聞者所可方哉

通史補遺

魏太祖卞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女年二十太祖納為妻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乘樹傳太祖出問時左右在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公言去未可知今日還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當共死此耳眾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逮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初丁夫人既為嫡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故之人夫人何能爾邪其後丁已后請太祖厚葬之后性儉約不尚華嚴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下者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往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吾父母不及見我也每見外觀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賞賜外戚吾族人恠我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 魏書

范曄咸熙中為大宰中郎司馬炎廢親王芳為陳留王而代之為帝也曄素服拜送親王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其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于孫有大事輒密語票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食不妄于喬等侍疾家庭足不敢出邑里晉書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為辭不受曄不言

凡三十六年八十終於所寢之車 五倫書

賢母習氏吳丹陽太守李衡之妻也初衡為武昌渡長時授事即呂壹操美權柄大臣莫敢言因薦衡為郎以制之衡乃口陳呂壹奸短數事太祖有愧色壹果敗伏誅衡大見顯用累遷丹陽太守時琅邪王在丹陽郡家人淫放衡惡以法繩之習氏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王立為帝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居本底人先帝賞拔至此若自逃叛求活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琅邪王素好善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因詣徵表陳前罪必當見原衡從其言果免罪衡欲為子孫儲業妻報不聽曰財聚則禍生以禍遠子生賢者所為衡遂不言後

卷一

十二

密使家人於江陵洲上種甘橘千樹臨死勅曰汝母每勸吾勿治家故貧如此然吾置有千頭木奴當足爾用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甘橘也每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侯吾答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子訪得之聊以自給 金陵志

魏張就燉煌郡曹恭之子也曹操時恭遠赴京師白事通酒泉造叛軍華等作亂執就回之冀其父同反就不屈遂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素聞勿以就故遽改臣節就寧死不顧大人念子也恭得書奮兵擒殺華等就亦得免拜書某事續觀感錄卷之一

續觀感錄卷之二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東西晉 南北朝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旬矣殷恠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種銘曰七年粟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做殷曰吾祖母在堂

卷二

十一

既應其命必竭臣節便不得就養宣子曰是豈庸人所能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兼才識超絕終當名世汝謹事之女性亦婉順事祖姑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生七子各授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兄和幾嘗咸寧中得疾就醫治瘳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號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幾言曰我尚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令欲還家

不爾登也旋乃解及還母欲開棺而父不曉舍時尚少哀請于父乃共發棺果有生意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舍淳行贈以甘旨含謝不受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嗽又安收謬留畿竟不起 俱晉書

孫拯字顯世富春人為平原內史陸機司馬時官人孟玖弟超並為成都王穎所寵超為小都督縱兵大掠機戮其主者玖怒遂詣于穎言機有異志穎使人收機遂與弟雲俱遇害拯訟機雲冤因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

卷二

二

仰天歎曰陸氏兄弟世之奇才吾蒙其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賁慈率意樹明拯冤頌代拯死拯壁遺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卿二人曰君不負二陸僕安敢負君玖并殺之本傳趙彭晉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微彭為魏都太守彭至法而辭曰臣姓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僕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之介名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危行言遜高於

人遠矣何必更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而遣之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族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故彬曰往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長者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奈何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汝謂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跪謝彬曰素有脚疾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位處害兄今又殺弟人倫何在邪敦特忍之

卷二

二

羅企生字宗伯初為族仲堪功曹後更為諸葛奉軍桓玄攻仲堪急企生謂弟遵生曰族侯必敗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惟營理仲堪家或曰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族侯吏遇以國士不能共珍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即收企生逮人問欲何言答曰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玄引企生於前

曰今日死矣企生對曰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出逐恨死晚也玄遂害之 俱音書

彭城宜陽縣彭氏女也永嘉之亂賊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時城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賊驅出溪遙將汚之溪遙有峭壁高數十丈賊大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城即趨入賊追而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城遂不知所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雞人因呼其山曰石雞山漳曰女城澤云 郡志

孫法宗吳興人父為孫恩所害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離于外至年十六始還吳與軍身勤苦

卷二

霜行草宿營辦棺槨葬母及兄儉而中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論至親以血澀骨當悉瘞入乃操刀沿海每見枯骸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腫無完膚血肉枯竭終不能達遂哀棲居墓所每腐鹿觸網必解救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貧無藥療夜有女人至曰我能治之創本不害善人願勿憂也但取牛糞煮之即驗一敷便差人皆謂其至孝為神明所扶耳法宗安貧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

郡志

荀巨伯遠視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不顧而去賊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爾何男子而

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舉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逐班軍而逐一即並獲全

周翼者郡鑒之外甥也值永嘉亂鑒甚窮投鄉人以其名德共飲食之鑒嘗携兄子邁及翼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報含飯者兩頓邁還吐與二兄飲其飲氣不絕也後並得存同遇江鑒亡翼為剡縣解職歸獲苦枕塊服喪終三年而去 俱世說新語

周處字子隱陽夏人少年豪橫鄉里畏惡之一日謂父老曰當此豐年胡為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詣

卷二

五

問其目父老曰山有猛虎川有長蛟并子為三害處乃入山射虎入水斬蛟退而悔悟改過遷善勵志好學遂踐顯位卒為忠臣方處受命西征也孫秀勸以母老先行處曰既辭親事君豈能復顧家乎及梁王授兵五千使當先驅力戰終日斬首萬級弦盡矢竭而敵不至左右勸其退處曰此是吾致死之地何退之有古者臣將受命出門以出者蓋有進而無退也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嗟手處之始終如此始也貽惠於鄉人蓋與為偶故為死節於國舉世咸以為難誠可深嘉而永歎也

晉書傳議

宋蔡母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蔡幼孤伯叔並當世顯而

繫飢寒不足王以縲紲供朝夕後繫於考武生因母候
與與出賃婢扣頭流血墮碎傷目自此繫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者輒涕泣滿目及繫重母恒懼其及禍每切切戒
之繫故自抑損遇遣官報固讓不拜母亡後繫為尚書令
領丹陽尹齊方革命繫圖舉兵討賊諸淵密以其謀告蕭
道成事敗被收死于石頭城繫謂其子晁曰本知一本不
能止大厦之前但以名義至此耳景時年十七呼號抱父
乞先死兵士人人墮涕繫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復
何恨乎百姓謗曰可憐石頭城寧為宋繫死不作諸淵生

金陵志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逼己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謝

卷二

十

瞻望曰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及晦有佐命功瞻意憂懼過病不瘳而卒瞻果獲其宗類
歿於考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語之曰吾平生不喜兄要
人今不幸見汝且汝出冀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
此其能久乎汝竟為考武所誅瞻與延之可謂賢父兄矣
諸淵助蕭道成篡宋淵從弟紹謂淵子晁曰不知汝父將
一家物又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紹歎曰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晁耻其父失節恥除遂不繫齊
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
自主若及此引決獨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
弟晏曰隆昌之末所我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耶

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晏怒曰世豈有勸人死者
晏果為明帝所誅紹實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卷壽續年

宋順帝時食曹參車逆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報殺
錄事且以榮為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使詣敬
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
敗見執敬兒問曰違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降榮曰沈
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成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
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榮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
死何難命斬之榮歎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邈之者素
依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
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

卷三

十

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邈之然後殺榮三軍
莫不垂泣 高義錄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妻還
都遇暴風喪舟漂流不知所往述乘小舟尋求純妻度氏
述曰小郎去必無及豈宜存亡俱盡邪述號哭曰若兄拒
安全尚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進
見喪舟載述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次
兄景仁素憎述及景仁病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
進衣不解帶不置撫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焉

董僧慧者齊晉安王子懋門客也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
側之惡于瑤之敗告明帝帝即遣瑤之往濟陽以弼障西

害于憊既死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僧慧號哭盡哀中護
軍王玄邈知其豫謀執欲殺之僧慧曰晉安王舉義兵僕
實豫謀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入死不恨
矣但侯主人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也玄邈義而許
之子憊之子名昭基方九歲以三寸絹為書探父消息并
遺錢五百募人崎嶇得至僧慧親書對錢曰此吾即君書
也一慟而卒 俱南史

梁庾沙彌晉司空永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
沈攸之事被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彩衣
輒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不肯服及長終身布衣跡
食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

卷二

下

先試嫡母卒水澆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粳十旬方為薄
粥終喪不食鹽鮮冬日不衣綿纈夏月不解經不出廬戶
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為爛劉生時好啖甘
蔗沙彌至是遂終身不食為梁武帝嘉之除卻陵王恭軍
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遂都濟湖江中汎遇風舟將覆
溺沙彌抱樞號天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金陵志
顏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建封正冬服單
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
顏即體寒如此欲遺之襦奈其一介不苟取何及歎同官
者皆潤屋協在者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
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十協發怒拒之因

此饋遺遂絕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得聘舅息女
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不能復娶年近五十此女猶未他
適協義而迎之相敬終身 南史

吉玠字彥霖馮翔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令為吏所誣還詣
建尉玠年十五號泣縋路求請公卿見者皆為隱深其父
耻為吏訊虛自引伏罪當大辟玠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
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建尉嚴加誘誘審其真偽建
尉乃感陳獄具屬色問曰爾代父死教已相許便應伏法
玠欣然不悞建尉曰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
及此必為人所教玠曰因雖愚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
弟幼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骨髓上于萬

卷二

九

乘今欲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叩頭請死然
不易辭建尉以聞帝兩省之丹陽尹王志驚聞莊事欲舉
充純孝玠曰父辱于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
名固拒而止 十七史

張彪亡命若耶山中梁以為中兵恭帝後為東揚州刺史陳
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麾下沈泰中進等共叛彪歸陳彪
敗與弟岷偕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中一大名黃蒼在彪
前後彪甚愛之文帝遣章昭遠領兵攻彪且知楊氏有美
色欲併圖之兵至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謂兵曰卿但
可取我頭誓不生見陳主也兵即殺彪并其弟岷致於昭
遠遂稱文帝旨以兵衛楊將納之後官揚遂改啼為哭謂

昭達曰碩墳處而後往殯畢黃蒼備伏塚間日夜號叫不肯離去楊還經處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春貌今幸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既入室遂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死不行文帝聞其志節嘆息良久乃不敢強因許為尼庵起於若耶終於若耶其妻與犬皆為時所異云

會稽志

陸秀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臺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以父難去職哀毀殆不勝夜與兄印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印當喪父始平侯以孝師是年中最幼其未讓封秀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印字雲駒齊文宣天保初授

卷二

又部郎中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沈馬頰伏枕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過疾臨終謂秀師曰大兄廷病如此性至惡愛博之死日必勿使大兄知之哭聲必不可使之聞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戴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北史

北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閭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晚夕諷誦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恭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詔云已去計當出境周軍不信捶撻無算終不易辭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稚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不遂

敬宣遠矣 顧氏家訓

汲冢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諸吏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因曰今古宜殊遂潛還不顧復入城中直詣式婦房聞已悉歸藏及捕者至收憲家屬乃以婢產一男作憲授之事世因稱憲逃遁他郡遇赦始歸憲至于餘歲不知其故恒呼曰固夫婦為父母既長告之痛哭而去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北文

卷二

十一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叔毗兄君錫為記室參軍曹某忌而殺之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讐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未發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君曹某朝死吾雖夕殺亦所甘心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某于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太祖嘉其志命赦之 周書

續觀感錄卷之二

以觀感錄卷之三

崑山方嶽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唐

李士謙字士約趙郡人也。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為中蠱。因跪而嘗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徵辟皆不就。李氏守家。家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嘗集士謙所。特為設。忝曰。孔子稱泰為五穀之。八音。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客可遠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卒為善士。其教

卷三

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諸罪士謙曰。君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所拘執。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燔契曰。幸勿為念。年又大饑。士謙竭家資為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譬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付陰德之有。北更元氏華陽王楷。妃也。河南人。父為黃門侍郎。妃有姿色。性婉順。初選為王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遭字文化及之禍。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室之禮置之別所。不敢犯。後因醉而逼之。妃誓不受。武達怒。起之百餘妃。辭色愈厲。終不屈。因取覽自毀其面。血流交。流。武達慚而釋之。妃謂其後曰。我不能早死。致令此輩復辱我之罪也。遂不食而死。揚州誌。王頌字景老。太原人。其父為陳武帝所殺。陀。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主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頌自詣行。力戰。被傷。夜夢有人授藥。比瘡而瘳。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召父時。士平千餘人。封之。許注。奏問。頌曰。即君來破陳國。誓已。雲而悲。永不止。著。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殺其丘壟。斷。焚。骨。亦可。伸孝心矣。頌伏地陳謝。額盡流血。於是夜發其陵。剖棺。焚骨。取灰。浸水而飲之。有司錄其戰功。得加爵賞。頌曰。臣緣國威。家安。復父讐。本拘私心。非獨為國所加。爵賞。終不敢當。隋書。王義方。泗州人。少孤。且美。事母至孝。高祖朝。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所乘馬。遺之不問姓名。而去。太宗朝。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親微。吳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娶。後亮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已。素善。亮亮抵罪。義方亦貶。吉安。永吉。女介。嬰夷。挾悍。不。則。義方稍還。生徒。為。開陳。經書。人人悅。順。父之。代。洎。水。而。亮兄了。故。自。朱。崖。來。依。得。死。按。托。妻。子。且。欲。以。死。歸。義。方。許之。使奴負。報。報。已。馬。以。載。故。妻。身。步。從。之。既。至。義。方。武。路。

卷三

二

其戰功。得加爵賞。頌曰。臣緣國威。家安。復父讐。本拘私心。非獨為國所加。爵賞。終不敢當。隋書。王義方。泗州人。少孤。且美。事母至孝。高祖朝。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所乘馬。遺之不問姓名。而去。太宗朝。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親微。吳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娶。後亮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已。素善。亮亮抵罪。義方亦貶。吉安。永吉。女介。嬰夷。挾悍。不。則。義方稍還。生徒。為。開陳。經書。人人悅。順。父之。代。洎。水。而。亮兄了。故。自。朱。崖。來。依。得。死。按。托。妻。子。且。欲。以。死。歸。義。方。許之。使奴負。報。報。已。馬。以。載。故。妻。身。步。從。之。既。至。義。方。武。路。

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拜會李義府縱大理因婦迎其永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欲劾奏之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我乃即上言陛下輩殺之下奸臣肆虐殺人城口此生殺之極不自主出而下移使臣履霜堅冰禍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三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任客呂舉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鄭志

卷三

三

力箕踞援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剖左耳誓不屈叱如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何力被執也或告帝曰何力入延陀如酒魚得水必不至矣帝曰此人必不負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陀尚主國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諫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叱如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要臣必不敢來則姻不成必憂憤而死矣後果如其策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得刺何力者帝還何力有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刺巨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辛捨之 唐書

顧相從於地下老婢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互相從而往非吾所欲也考塚卒值檢校業雖其子從軍而母隨之軍將聞其知音召令討爭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指發即以刀斷其指卒不為鼓軍中欲強妻之固拒不從以刀殲其頸曰從我則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耶速死吾志也遂遇害聞者傷之 鄭志

南金字季孫松江人也為鄭令以縣家居開元初少卿盧崇道獲罪徙嶺南逃還素知南金長者乃偽稱帑客突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連坐重法第趙璧詣御史自言臣崇道者我也兄愛不知敢請死南金固言第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毋末姦妹未歸

卷三

四

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玄宗皆有之南金和書史探履謹飭張說陸象先稱其賢云 高義錄 郭仲翔唐宗時李蒙為姚州都督奉為判官時仲翔里人吳保安久未得調仲翔哀其窮力薦於蒙復表為掌書記後蒙深入與蠻戰死仲翔亦被執蠻求千緡乃肯贖保安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數年得緡七百都督楊安居吳其事引與語曰子棄官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賞助之滿千緡保安即去贖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母患服除款曰吾賴吳公得生今親殯可行其志矣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殯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緣經繫其骨徒跣負之歸塋廬于墓上後為嵐州長史迎保

安子為之娶而讓以官 五倫書

初安祿山表權舉入幕府畢度祿山必反以其猜重不可陳欲行慮禍及母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舍飲而逸去母謂實死恸哭感行客故祿山不疑歸其母舉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吳興濟居青巖山五辟十詔皆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陽啗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封刀使人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來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而止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之誘以

十卷三

五

高位正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首與舉海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舉海得生而正一門皆併命唐史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然不顯為可恨也有張誠者以左武衛將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誠與同官盧吳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處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誠與吳在焉誠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 客齊三筆

僕固懷恩平安祿山之亂功勳居多以程元振忌之遂反朝廷發兵擒殺其子瑒於榆次懷恩聞之入告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禍必及我懷恩不言而出母提

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代宗命繫其母至長安給侍優厚以壽終禮葬之書賈直言河朔人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鴆代飲迷而暗明日毒潰足而出父乃蘇帝憐之咸父死俱流嶺南直言後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執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也師道怒囚之劉悟入釋其禁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于朝悟死其子從諫不發喪直言入責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邪吾先請死從諫拜曰惟大夫是命由是謹脩臣節軍中遂安

十卷三

六

杜羔之父任河北尉而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憂號終日從兄兼任澤潞判官羔隨以行欲以訪母兼嘗鞠欲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甚類吾夫左右以告語之乃羔母也相抱號哭迎侍而歸又往河北訪父墓已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下見字數行辨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塋人以為孝感所致 五倫書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愚若荀皆性尚高潔不喜薰澤亦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如嚴師若女論語

十篇大抵推論語推明婦道若昭入為傳中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特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禁國籍詔若輩領後卒拜若昭尚宮嗣若輩之職歷憲將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率事之以師禮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尤禮重之 本傳

李氏二女者太白之孫也觀察使范傳正與白有世契元和中訪白後于富塗得二女已為編氏陳雲劉勣妻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零落形容朴野而進止應對之間閑雅詳諦傳正為之法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遠言宅兆頃屬多故權厝龍山非祖本意且日就摧地遷改無力傳正

卷三

七

乃如其請改葬白于青山之陽又欲以二女別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又求撈他門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偷妾敗類所不忍聞傳正不奪其志為之復并稅免徭役 墓碑

石演分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分使客部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今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懷光使軍士營食之 錦繡萬花谷

顏泉明者泉鄉之子也初舉鄉貢後鎮同死國難泉明購

尸將至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復讞同次產且指其處得之乃殯殮二屍分柩護還長安泉明有孝節善賤人之急從父真卿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姑之女及已之女並流離賊中至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然後取費復往則已女復失之矣履謙及父妻子奴僕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力為贖給相扶挾度可履謙妻疑夫飲具儉薄怒視之與米卿無異乃號踊待泉明如父後泉明為郛縣令政化清明居官廉苦孤親相從百口飢寒不給了無愠數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本傳

卷三

八

董昌齡母楊氏吳元濟時昌齡為吳房令母常哀誠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為郛城令楊氏誠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歿無恨矣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節懷金歸款惡宗聞之喜急召昌齡拜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惡宗嗟歎良久元濟因楊氏欲殺之不果蔡平封此平郡太君 列女傳

歧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棕之配也始宰相推德與有婿獨孤都有才帝命宰相曰我有嫡女既笄可嫁德與得婿如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丞相以棕奉詔帝既召見與語大悅以主下嫁于棕主實憲宗嫡女穆宗母妹敬宗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也杜氏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

撫下終日惕息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度無驕貴之態二十餘年人未嘗有絲髮間言嘗與僚誥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請奉納之上嘉歎良久乃自買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惟讀書主職婦事奉大族歲時獻饋言必助必親自經手繕紳間稱爲賢臣主爲賢婦後條出爲澧州刺史遣人迎主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關葺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舛舛食候門外卒載以返京師詳說以爲異事琮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驢屏姑涼國太夫人發疾主奉養晝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飲不經手一不以進既卒哭泣哀號感動外人慘後

卷三

九

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屋室卑薄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恬然安之凡六年許人桀傲無狀治外主治內帖帖以寧除所至必稱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待主尤爲親信主備首蓋車服侍使愈自賤抑觀溫清外口不言他事嘗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職爲國婿皆挾恩怙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進載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異自主降于杜氏獨能循禮守法諸國戚初怒中突後皆敬畏帝亦每指示主德以警誠之戚里亦皆欽緝卒

適莊淑

甚有文李希烈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爲妻良不敢拒桂娘持出門顧良曰父慎無賊必能成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委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妾于不知者悉皆得聞桂娘嘗謂希烈曰公之一軍智勇莫如陳先奇其妻實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往來以姊妹教藍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姊妹禮事先奇更常間謂曰賊克殘不道必敗好宜早圖先奇妻諾之未幾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反有獻各批者桂娘分道先奇妻因以臘書曰希烈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索帛丸如合挑先奇發先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怕藥聲晝夜不絕此乃其謀未定故不發喪耳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陳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窮迫出拜先奇曰爾父侍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與子函七首獻之於朝后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夫桂娘一女子耳誠知去就逆順之理明也昔希烈權也奸先奇妻智也終能成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反叛與之上下者舉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無義理之勇耳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也 俱文苑英華

續觀感錄卷之三

唐五代

楊氏者項城縣令李侃之妻也李希烈陷汴州攻項城急侃不知所為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何以守為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未倉庫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哉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謂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矣非若吏人百姓邑人也宗族墳墓在焉宜相與死守之恐為賊所得即求皆泣許之乃徇曰以

卷四

瓦后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共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羹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手偶中飛箭急馳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與守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痛復登城使善射者一發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復陞實揚氏之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舅姑和娣姒慈卑切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辭行陳明攻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也自兵興以來朝廷注意守禦之臣亦重矣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豈少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翱文集

貞元九年歐陽詹旅行杭州稅于村店有一老翁一丈夫一婦人二三孩幼先止焉丈夫出絹兩疋賣之詹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筆也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憫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易驢耳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識鄭書意必師儉不復問各遵所往後三年詹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歎欬言曰吾從豫章迴次南陽大澤見老翁乘一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妻抱嬰孩而行天久霖雨泥水深瘠驢往注顛踣丈夫每見驢倒擲其負于地扶抱老翁疲輒盈目倒踣頻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及諸驢音而負其父以行濟淖沒脰不值店舍竟無憩歇父在于上殊自責

卷四

賜子在父下亦甚惟悅父其于笑于何父歎如乘高車騶逸騎怡怡焉折折焉其之行止者三日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贈絹一疋令易香驢代以載父其人行至三店知欲分路却還絹口與驢可易願復本絹予愛其孝貴其誠更與一疋足下之見豈斯人欺詹以其人所行亦其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遂依鄭說為之傳因不知其姓氏實於南陽澤中見之故曰南陽孝子云夫孝子誠孝矣而贈絹者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儉之謂歟歐陽詹文集程驥字端之鄭人也其父少良與其徒畜馬草作弓矢刀杖學食塚常就遠時處依大林才蚤夜偵候作茲遂致賞以萬數每旬時一歸妻子報置食飲勞其黨一日置食有大

醫道骨少良以蠶脫不能食其妻輒告其黨曰公子與此
老結聚數年矣今其尚不能食况能隨公子後耶顧舍之
不然殺之無為捕盜者所得少良乃出萬緡謝其黨曰老
姬真解事故以此為諸君列衆許之而去少良由是以其
贊周給隣里卹死在斷魚肉足不復出里門意若大君子
能悔悟前惡者數年死子驥不知也一日看小過其母罵
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故母盡以少良時事
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良甚為人負給
薪水供灑掃之役讀書日數千言卿先生賢之時與饅糗
布帛使養其母後漸進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
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溫茂動靜有繩墨人

卷四

三

不敢犯焉重胤為鄆帥聞驥事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
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道日益高相國彭城公遣使聘之
驥不起 子商隱集

周迪洪州人以商為業與妻寓居於揚州唐末楊行密引兵
至揚州城中食盡車士殺人而賣其肉迪妻曰窮蹙如此
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妾請鬻其身以備行資遂
相扶大哭同詣屠肆賣之迪得白金一錠持歸洪州出至
城門守者搜得其金詰之迪語以故守者不信共詰屠肆
驗其鬻身之首已在案上矣眾嘆異之共以帛遺迪使收
其餘骸而歸 一統志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山將唐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

躬中官范雲仙坐松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敢見
俄有誣皇嗣與謀者武后詔求俊臣問狀左右畏憚楚狄
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死也
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
中命高醫舁腸而縫之聞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徵唐宗乃安當是時朝廷
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不及也神龍初母喪棄南闕
口自營石塋晝夜弗息廬于墓側大鹿相擾本道使盧諲
慎上其事詔誥嘉之玄宗屬其事於史官且錫其名於太
華二山碑以為榮辛配饗唐宗廟建贈兵部尚書諱曰忠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琢飾少孤事母孝果進士不

卷四

四

惡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難養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
卧無茵席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婚否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
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洳能食乃止居無牆垣室無樓
臺歲祀日或不費陶然彈琴以自娛房宿每見德秀歎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晚卒族弟結哭之恸曰
大夫主六十年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
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家之以戒荒淫貪佞純詩
梁肉人耳天下高其行不斥其名謂之元魯山

段居貞妻謝氏字小娥其州豫章人居貞本壁陽俠少年重
氣貞即娶居貞妻謝氏字小娥其州豫章人居貞本壁陽俠少年重

娥號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克轉側而食至上元夢父
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字持問內外姻戚莫
能曉麗西李公佐詳之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
夫必申春也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訪諸申乃名盜亡命者
也小娥說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咸餘得蘭于江州得
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倚任之雖包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既謝二家物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年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群偷
飲酒蘭與春醉卧廬中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
捕賊鄉人踰牆赴救擒春得賊十萬與其黨數十人小娥
悉訊其入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
飯以終其身

卷四

五

楊舍妻蕭氏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始十六
與一婢皆毀貌辛苦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費行次
宣州戰馬山舟人妻拒而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
成墳時松柏朝夕天臨行馴鳥鵲免靈芝之祥長老等為
立舍歲時進粟繭喪滿不釋練麻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
我貧不能北還若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即請事之於是
舍以高安尉罷歸聞其事知其賢孝也以禮聘焉蕭以親
未葬許其共葬而不成婚既葬然後釋服歸于舍邦人稱
之又有鄭孝女者兗州瑕丘人也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

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即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
弟合葬廬墓下手掘松栢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
謝不嫁兗州節度使蕭徹狀于朝詔旌表其閭
詩同官人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與日夜號哭候族
人于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各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
年或言弟是倡謀乃論與死與臨刑歎曰讐已報死不恨
矣壽見其將死投地委頓身無完膚紙與血盡乃已見者
傷之

卷四

六

符令奇沂州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率子璘奔睦義
節度使薛嵩嵩卒田承嗣盜其地田悅拒命馬燧討之令
奇密語璘曰吾聞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家無噍類吾觀
田氏覆亡無日安用苟活且夕自取族滅耶汝能委質朝
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今王師四合吾屬乃避中
醢耳兒今若行吾死不若若不行吾亦死尸疊逐地去賊
幾何瑣痛泣與父鳴臂而別乃以衆降燧悅聞之大怒引
令奇切責之令奇曰爾忘義背主且夕且死吾教吾兒
以忠以順雖殺身庸何悔耶死等爾愈爾遠矣悅滋怒殺
令奇夷其家璘聞父見害號絕幾殆燧表其冤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贈令奇戶部尚書璘之降也母匿里中獨免及
悅死璘聞闕訪得之詔迎至京師賜宴別殿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窬作塚皆身親其
營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盧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

雖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詣墳塋而哭為默亦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此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至代侯氏創巨病骸手足肝腦以成高墳夜黑馳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霄曼其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之均頗後飽配暗前無隣俱出唐書

張承業唐莊宗時為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里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其功為多在宗歲時自親臨耆親須錢簿博具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欲得之承業謝曰國家錢

卷四

一七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校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問實從旁勸承業令去承業奮拳殿實踏罵曰聞實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誹謗自容邪太后聞之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嘗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即帝位于魏承業方外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命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

下里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承業晉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雠更求唐後而立之孰敢違耶臣唐室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教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莫不食而卒本傳

賈島釣范陽人為入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為秀鬢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島釣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泣訴前罪島

卷四

八

鈞不問由是父子國為鈞傳表與祝壽宗都有喪不能舉者為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遺女貧不能嫁者為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每歲量收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雖貧數千卷得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由為鈞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為鈞初無子後生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

百川學海

鍾離權江南人寧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許令諭縣吏買婢從嫁吏與老嫗引一女來曰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孝與母俱

亡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明府欲買婢史以某應命追思吾父不覺涕零擁呼史姬研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令告殺婚期將嫁女之貴先嫁此女許曰古人耻獨為君子請即以前令之女歸吾兒別擇婚以嫁君女權欣然從之即以前令之女嫁許時人雨高其義為政勸懲錄

練氏者章邯公之高祖母也其夫章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遣二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再南唐為將嘗帥兵攻福州時均已卒久矣二校聞練氏尚在閩亟遣人齎金帛招之使出曰吾望日且居此城若不出即

卷四

九

併及矣練氏逐金帛不納曰為我謝二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復顧與否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校感其言遂許城降城中人甚德之練氏生五子皆貴章邯公與中令皆其後也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家為李質所據質家多寶藏金珠價數十萬於華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款入居之或告以質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質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遂為宋相至今居此宅云 俱石林燕語

薛氏劉仁贍之妻也仁贍仕唐為清淮軍節度使周世宗自將討城援兵屢敗仁贍意氣益壯世宗據胡床坐城

下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數步輒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殺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周達構求殺于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貧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僕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為出涕已而唐軍多降周仁贍聞之扼腕憤歎卒偏袒及士卒自到以拘者數十人薛氏不食五日亦死 五代史

申漸高者南唐僊人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歛率元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亢旱日久積祈無應上他日率總苑中示軍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我不敢入城上悟

卷四

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帝雨告足帝嘗於便殿引鵝就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鵝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駭汗漸高竊論其意乃盡併兩盞飲之內孟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詰詰藥解之已不及矣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花飛唯歌一句寓規諷之意甚切上悟復益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啻有啗璧之辱也即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開吊楚幾致治平

金陵志

吳越王錢俶其兄名僚大臣胡進思廢其兄僚而生倣徒僚

越州倣為具資給豐厚禮意備至進思恐為後患屢請除

之倣法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

路進思慚而止倣慮進思害倣遣親將薛温為保守衛戒

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温至越

州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倣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

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

懼死後左右屢有以倣為言者倣終不聽友愛滿焉本傳

龔穎字同秀初仕南唐為學士隨李主歸宋太祖先是穎叔

父慎儀守歙盧絳殺之未幾絳亦降宋與穎同朝穎憤絳

殺其叔父思所以報之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今勿讎今絳

不義殺無辜倘置不問非所以盡忠孝之道也段太尉奏

卷四

十一

笏擊朱泚其事殊壯有為者亦若是也私袖鐵簡入朝會

絳未陛見穎遂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

罪且奏曰臣一為國家除害二為叔父報讎極言絳狼子

野心不可畜於朝太祖嘆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

誅絳義穎而釋之穎慷慨英特志大氣宏諫諍論議卓犖

奇偉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 舊志

觀感錄卷之四

續觀感錄卷之五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震校刊

宋

許迥字光遠和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宦欽聞秀舍呻吟往

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祭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指案

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敬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

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還去三子遂

逝及迥宋師伐南唐遂為將分護北城迥時同在軍中矢

集如雨迥以身蔽遂被重傷不避及遂歸宋載其友金惟

岳之族同寓京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蘭肥水鉅盜

卷五

李景得以為子惟岳注謂迥曰吾止此息公能出吾子乎

迥即請往既至盜遽刺之迥曰李氏若豪傑欲殺義士無

所事乃盜驚止迥泣謂曰汝所倚者吾兄弟子之吾聞義

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邪盜迎舍迥厚飲食

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勸勇間河北夫臣屢欲薦之迥曰

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遂善事其母

里母勸其子報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大中祥符中封泰

山加恩群臣勉當遷以讓兄遂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迥

事兄如事父使其妻事嫂如事母故人無後視其女如己

子迥事母如遂之考視其兄如迥之為弟也遂子俞少喪

母事父尤謹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與扶持

就居郡下與妻子共食捕獲長夕事父必以厚公卿聞者
率俸佐之父年垂八十謂曰親汝登科吾沒無憾矣未幾
命果登第授濟陽從事即路有日父疾沉篤命書夜供省
將進必親不避污穢或問之俞曰幹滯於家人之手恐其
久而厭也父喪摧毀幾滅性家貧假貸終大事或歷父所
經由涕泣永日嘗過琅山馬上忽痛哭僕問其故曰我
父嘗寓此也士流咸服其孝許氏一門忠孝世濟其美王
安石為作家傳亟稱之云 郡志

劉留臺自少極負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
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後徒步歸至漳州入泮堂中拾金
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

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感
之昨晚醉中與同伴博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
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
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
止合如此若撻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矣且彼辛勤所
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
一舉得第官至西京歸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達者
二十有三人曾孫侍即嘗錄其事錄之以戒子孫曰當以
高祖之心為心居冢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
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
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令治後事孝基殯殮如禮父之其子
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
就食何幸乃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
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乃使
管庫其子日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
有故態笑逐以其父所安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
操為鄉閭善士敬事孝基終其身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雲惟
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
怒遂求折籍不及五年而兄之貲產蕩然矣公私通負尚

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
費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供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
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
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
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動懇
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達者北田郎中李雲僕夫也事雲父雲親信之既而去雲
應募為兵十年矣雲以子學妖術事敗雲夫婦挾繫御
史臺獄上知雲獄急雲平主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
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雲貶恩州別駕諸
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道

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墨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卿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墨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墨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然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雲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日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遂避去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也耶 俱自警編

卷五

一

真宗十四年詔下會稽推表表氏門閭義勵風俗也昔表唐仕西晉避地於婺其子尚徙居會稽世勤耕桑家積仁義越五代至趙宋踰六百載無別居無異爰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知表氏一門之義自尚至可昭已十九世矣可昭孫治以行義稱於族中為鄉里推重因聞于縣縣聞于郡郡奏於朝廷表門閭獨復推役治之子仲容事母尤孝謹母病亟醫治無所驗歎曰嘗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親疾者乃割股飼母母食之果差季子仲莊亦割肉將作羹聞兄已進乃止是時雲龍慈嚴履其家里人駭觀以為精誠之感也 義門記

曾魯公布衣持京師會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過而問之旁

舍生者慘憤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可見若於難徒法無益也旁舍生歎歎久之曰僕頃官於某私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家貧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法之悲也公曰商人得錢不常且無義色哀愛他則素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踞曰不意君之厚貺如此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携女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云 任學規範

卷五

五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于是伺其室而除脈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一日家有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離已也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之所為也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萬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離之心生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離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離二子離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于淮已而自投焉故謂之義婦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為小

尚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
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金棺之費一切皆具尚自恃有
恩顧其妻以為己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逼
之勢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惜
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婦 徐即孝女集
朱承遠居害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
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兒女在焉
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
併命於此朱則然慰諭之乃親護其歸正見諸悍僕群坐
於其門索債朱因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一家四
人死于水于汝安平幸吾見而救之耳汝急歸告若主彼

卷五

六

既無所償追之何益吾富為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債家
聞之慚而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
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服及肱皆登第
著名節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齊東野語

于令儀者曹州市井人也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
之乃隣舍子也令儀嘆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曰迫於
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
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
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
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姪姪倣繼登進士第今為
曹州令族又張知常在上庠日其家以金十兩附寄于京

為新粟之費同舍生因知常外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諸
生檢索因得其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
以還知常念其貧以半還之終不言前輩謂知常遠人以
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慈書

王叔妻何氏永嘉人初歸王叔家事日落何氏甘淡薄守
清約事夫起家遇夫之賓友至必極力營辦飲饌豐於
族遇貧士必因而濟之故王叔獲交諸名流何氏與有力
焉一日語夫曰子將出仕當不至寒餓死矣季子之季穿
及子之群妹何我囊中尚有餘資父蓄矣益請給散之何
如夫嘆曰此吾素志也顧未欲言耳且日盡取以散難
理不遺不叔既通籍何氏復語夫曰子政秩信不寒餓矣

卷五

七

小叔尚田塲屋業以自立先公有田若干畝盡悉界之夫
笑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聞者皆稱其賢 王綽撰記
金谿吳氏臨川王益之妻也益有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所
出然吳氏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
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者不知其母
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吳氏遇二姢婦尤有恩意而身
為子其孤兒忘其力之德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三於
是有誼誼誼罵已者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
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分衣食昇之不為秋毫計
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
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姊妹如已族其自奉養不擇衣食

其親世俗之好無足累其心者其子方仕于朝嘗有跡志而不足以養為憂吳氏曰吾豈不安于命哉安于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問諸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吳氏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其德見于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改燕于耳目者也 曾尚望文集

近世文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久矣而民間為其醫士劉泰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今士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庶幾過於人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輒毀券以安之有周文榮者其兄嗜酒仰文榮為生兄或時酗毆文榮

卷五

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榮曰吾兄未嘗毆我汝勿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有董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希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

張氏澹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者繫之始其父云失之矣父哭三日喪明由是落軍籍民僮者繫於故尚書范公家字曰菊花以贖其女適泗州人金士則張氏與父別二十一年一旦遇于金氏之門而

識之相抱痛哭遂歸金氏與父師父怒繼母欲歐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為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心安乎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家甚貧常薪為業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誓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毋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不可忘金氏金士則之妹予嫂也張氏自澹之泗省金氏又來省予嫂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變而諾之者輒謝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

卷五

棄必拾以歸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拂沐細縫視之如已女至于樵夫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歎曰悲鳴不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俱溫公文集程夫人姓侯氏太原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七八歲時嘗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東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闔十九歸太中公撫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不喜營朴奴婢視小戒復如兒女諸子咸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

人言利害各道之以善若賢道者其聞君平之風而悅之

者乎何其不以已絕物不以物易己一至于此耶

崔節婦者待制包公之子總之妻也總早卒崔守志以養舅

姑公疑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涕泣出堂下見

公曰公天下之望也妾得執滌濯之役於包氏幸矣豈有

他志以累公乎且公尚有幼子忍棄之乎公駭而問故崔

曰公昔所熱媿妾懷惟而去今生一子于母家貌甚類公

能讀書已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撫之曰汝非

崔氏不能為吾子吾無後矣及公殯崔氏一子亦死其母

自荆州來欲奪而嫁之誓不許母曰夫死守子子死孰守

崔曰昔之守非為子也為舅姑也今舅殯姑猶小叔也

幼何忍舍而去乎若強我當死于尸組之下矣母不能強

而止鄉人上其事為賜封邑旌表其門 祠記

卷五

十一

續觀感錄卷之五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宋

賀織女者兗州民家婦也其夫以典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

未久其夫遽出每出一出輒二三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去不

留一錢濟其母給其妻間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雖刀之

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遇夫還但忻然承事飯

食澣濯必盡其力未嘗言及小妻及于衣食其夫自以

有所衝負反以非理毆罵之婦亦不吝姑且老病凍餒切

骨婦則為人傭織以供養其姑姑又不慈且加凌虐婦益

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嘆夫

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

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間可

謂賢且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

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 玉堂閑話

趙延嗣者趙舍人隣家之老僕也隣家死遺三女在室內無

兄弟外無期功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延嗣事舍人久義不

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使

己之女與三女同處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

人故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

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其孤不違汝速矣即迎三女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
乃去吁延嗣一賤僕夫耳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養
其主之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可謂僕名而儒行者
矣然則儒名而儒行者或有其人焉獨不愧哉石守道無傳
程遵孝字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遵孝之母性極嚴屬惡
遵孝之妻逐去之遵孝時年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
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懷
心母亦撫養諸孫頗有恩意但諸孫或一言忌其出母則
詬怒不已遵孝妻亦賢無辜被逐亦無怨語歲時問安奉
禮物於姑不輟獨居守節志不可渝士大夫賢遵孝惟其
母憫其妻而哀其子也 紀談

卷六

二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乘其
夫遠出過其家欲逼而通之不從魯以曰乃張氏大罵曰
庸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絕猶碎師乞以告
乃死師乞斬于市嘉祐三年詔封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
墓曰烈女夫殺身成仁此大丈夫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
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故以匹婦之微而為於封君
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於
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真其歲有表精神凜凜人益
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幾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漠不靈
夷改其初則生相逼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
如墜於淵繫念慮操舍之間耳 羅鄂州集

卷六

三

曹氏者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修古知典化單暮年而卒曹
氏以幼未嫁父既沒同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報前曰
以供芻豢之用其妻陳氏得受之文曰吾父約於奉身廉
於居官今其亡矣墜之豐儉獨家有無苟受此恐非亡父
之志也母因是辭焉同僚復曰顧為異日嫁女之費可無
拒也女泣曰母曰用之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
使妻幸父喪而自醜也父喪不以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
亦亂常禮乎母遂堅不使夫食錢之夫好財積貨死而不
悔朝延發食冒之禁防制甚嚴然以賍敗者相望有如曹
氏專修父志而不下有所累是不甚賢哉 章里之撰傳
王隨舉進士時其貧游於冀城適人飯被執入縣時石務均
之父為縣吏代為償錢又飯之且陪報於其家數日務均之
母尤加敬禮務均醉而臥之王遂去明年登第父之為河東
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初不介意也後務均被累縣捕
之急不得已投王王封銀至縣差務均之母事遂得解尋而
王奏務均為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人服王公長厚而
不忘一飯之恩且歎務均之父母之能禮士也 東齋記事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遊索獲資十餘萬萬樂陽嘗與同輩至
娼家見一女子端嚴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該
人之女也遂以行索求良謹者嫁之是年由此罷舉又嘗
與程宿同寢逆旅中夜有盜取其衣道覺之徐謂宿曰
永有副乎明日當奉借並聞之棄衣而去又嘗於旅邸床

下獲金銀一乘且百貨意所遺者又復來因坐於廊不去
向晚果二人至見這但使慌慌而已道活之具言其所道如
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甚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
拒之而去 百川亭海

林積南劬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東間有
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此
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
商也林曰此吾故人脫獲至可來上庫相訪又揭其名于
室曰某年月日南劬林積南假館于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
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物色之至蔡即見其傍即遂訪
林於上座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購商

卷六

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
之商曰因所願林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林後登科至中
大夫生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夷堅志

黃州董助教素重義輕利大觀己丑歲歉董為飯以食飢者
又為餅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渴而進不復可
制董仆於地頗被踐踐家人咸舛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為
其但設棚橋以厚進還了無倦色賴以全活者萬餘人時
有黃岡村氓間立十五多積穀每歲即賤價細民苦
之是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索羊屎數月方死其地端僻
多施亦懼禍至其事併少運黃耳其視董之所存不亦異
乎 百川亭海

羅城使程考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薦寢皆
蔚然有姿色時考賓方醉惕然謂二女曰汝猶吾女何忍
相犯因手封鎖置於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
願公早還遂寧即考賓笑曰旋節非所望但願死時無病耳
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為政勸懲錄

傅察字公晦孟州人年十七得廷試蔡京輔政責弄威權賜
制中外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察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
至又託其姻強察相見察不從京街之後為接伴使至燕
山遇韓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
人臣也當以賓主禮見何拜為韓離不怒白刃如林察曰
死則死耳豈有中原使臣而輒拜虜臣者或抑捺使伏地

卷六

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韓離不怒善察知不免謂其下
曰虜賜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
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統辭以告吾親少解其無窮之
悲也左右盡泣遂遇害 言行錄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宣和庚子冬里有悍賊輩揭杜氏
門大吉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
不忍不與則禍且及女聞之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焉為
不可待我浴而出趨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懼笑以俟既
浴取鏡施朱粉具衫衣甚飾俄登几而立掠髮整冠以尺
帛懸于梁自縊而死其家連連號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
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手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謂也。其家處死不亂無異
半子路之結纆是其難也。余既得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
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賊來抄掠縉雲富室陳氏二
女并為執植其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
動掠髮伸頸請受乃官軍斫之六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
若獨不能為婦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
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
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余是
以併志之 陳同父文集

歙縣程叔清女年十七方臘作亂合家避地於城南父母計
曰此女年色方妙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於族黨乃呼謂曰

卷六

六

吾州之族以淫為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闥賊倘以
兵臨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耶必當以死拒之女因
取所携不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又母喜曰果如是
真吾女也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
吾以爾歸壁公勿憂不當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
不若何聖公也賊賜以刀曰不從吾言必殺汝矣女曰我
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髻蓋以好語誘之女且唾
且罵賊知不可屈刀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三兒隱旁大石
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

羅州文集

徐徽言字季猷知晉寧軍靖康元年虜騎犯順河東鄆縣

淪陷徽言集兵固守未幾虜至晉寧徽言以書約隣郡折
可求使出兵犄角先是可求之子孝文為虜所得可求遂
降虜虜知可求為徽言妻黨挾之至城下誘降徽言登陴
責以大誼慷慨泣下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
對曰公於國家無情我於公安得有情且此箭亦無情一
發中之可求蒙猶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虜怒圍之益急
攻五月不下城中矢盡糧竭士困甚徽言遣人間道以鐵
書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日虜
衆蟻附登城徽言先置家屬空室中積薪焚之坐堂上語
將士曰我天子守臣義不見賊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
抱持故虜得狀以去虜將妻宿因就見曰二帝北去君復

卷六

六

誰為徽言曰吾以死報太祖太宗宿與酒令飲即以盃擲
地曰我尚飲虜酒乎又出偽制誅之曰能不屈當使世師
延安併有關陝徽言益怒罵曰吾膝豈為虜屈當亟殺我
因射之死僅立不仆時年三十九宣撫使以聞上撫几震
悼曰徐徽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擬於顏真卿既
秀實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於是命有節鉞之贈衛州懿
康侯清字禮卿南劍州人也曾祖居素仕南唐以劉直見忌
久之遷檢校太保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按井
中而死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故以死諫耳
文士徐錯平之有三閭自投於灊浦伍相顧棄於江流之
句不數月而金陵降夷清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文

才性孝友常省其姑必感泣人間之曰吾姑貌類先人是以前耳其弟臣清得官而天遣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時方大饑道遇劫禮卿告以弟骨在懷無他物賊亦義之不害縱之去友人李觀題其墓曰太保之忠實神矣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賢非其子孫之孝孰能因而傳乎 李太伯文集

何宏中字達遠先世居鴈門宣和元年武舉達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官達遠即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耶金人怒囚西京獄久之兄為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業微服奉徽宗御容以事之正隆四年

朱太

朱太

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 齊東野語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四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日祖母與隣人朱頹忿爭頹奮勇擊勢甚惡觀者皆潰散娥方

年十餘歲踴躍號呼冒前抵頹以救祖母頹力屈勢蹙祖母雖中傷頹以脫去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頹不勝其忿手刃娥數十刀卒斷其吭氣絕絕猶牽頹衣帶恐復及其親也獄具頹伏誅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太宰進議曰論法誠宜但無以慰烈女之志耳太守從而釋之仍以其事聞有詔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壯而義之後設祠位春秋祭焉廬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實治平三年二

月甲午也 初記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戒已年以益李青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葬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法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

朱太

朱太

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衛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訛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

誠字云 縣誌

劉建式本田家子隴舍翁一女約與為婚後娶閭閻數年建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已死女因病獲替家極困餓達式使人中前好女子之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建式堅不可曰與翁素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凡生數子皆成立士大夫為文以美之 沈存中筆談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南宋

建炎元年八月四日明李猷自京師詣行在所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盍為我圖之猷引至太學水心亭陳正東家館為東九三上書皆不報書意大率乞以駕還京聚兵親征去汪潛善黃伯彥而用李綱會有楊協通僭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東也錄以示之且勸之歸報曰誠知無益但以召來不敢私還耳一日太僕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東執赴應天府矣猷歎曰

非二

少陽其終不見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不足怪也抵暮乃知已死於市猷遂為位哭之其僕俱遁遂夜有未竊伺者猷諭之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當守屍拒以歸不可遁也明日潛至其屍所而遺骸已不知其處矣猷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動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主兵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至門外忽自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遂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

瘡為土兵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體稍肥而瘡又可驗既得其真矣況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得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眠其義乃併以行李付之初少陽之就執也一吏來傳太尹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忽怒繼而數卒環左右少陽曰東自知得罪尚容食否吏許之既食又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委付群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遂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舉首於市少陽之死烈矣而猷亦義士云一盡忠錄朱弁字少章歙人嘗游京師入太學靖康之難議遣使問兩

事七

五

官安否無敢行者弁聞之即奮身自獻闕下詔補修武郎充大金通問副使與王倫直犯兵鋒以行遇虜相粘沒罕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一日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歸報虛中欲二人擇善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肯覲幸於先歸哉願使委書歸報天子以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申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倫行有日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使某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印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以授弁弁懷之卧起既而虜迫弁住劉豫且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

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朝之執虜人怒絕其錄
遺以困之弁反從中國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久之
復迫公換虜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
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執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
死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且
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衆皆淚
睫不能仰視弁獨談笑自若曰此事君之常分諸君何悲
也虜知弁終不屈遂不復強後和議已定弁與洪忠宣
公皆得歸竊惟政宣以來狂圖誤國使君父蒙塵越在沙
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覲然相視無一人肯奔問者

卷七

弁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請冒鋒
鏑守死不屈至十有六年之久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

其忠義大節始終凜然矣 朱文公撰行狀

唐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坐闕死鄰人妻當死惠明年二十
二詣縣求代不允縣以獄上郡惠明隨至乃手為牒自言
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囑
指出血詞甚哀至五訴不省乃跪府門外以火艾灼其項
且數十壯郡太守見而憐之使其狀來明日至建下太守
稍有難色惠明即割右耳血淋漓左右皆大驚亟上其事
詔赦其父死始惠明繫獄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死自吾
分爾來何為惠明終無言官吏始以得請擁入市斬之畧

無悔色曰代父償死吾之願已及至市嘗始宣恩旨縱之
人皆服其誠給賜錢帛改所居為福里為孝悌里 畢耶

州志集

郡雲者龍門人也李孝仙帳下廣將寨宿衆十萬圍陝州
亮仙力拒之援絕糧盡城陷備巷戰矢集身如猬左臂中
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雲被執盡宿欲命以千戶長雲罵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陝州東門外抉眼摘肝罵不絕口
喉斷乃已又徐州人趙立謀武勇軍王復守徐州立往帳
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振矢果流洒血以戰復忠之自
持巨酒揮淚以賞立城破復堅坐聽事罵賊求死立潛求
復尸慟哭而葬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歃血相誓為復報讐
退者必斬威震諸軍一鼓破賊後賊圍楚州急立往救之
忽中飛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鉄指破齒齧骨移
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神色不變劉豫在
東平遣故人葛進賫書誘立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又遣沂
州舉人劉德持檄誘招立立令搜出就戮德大呼曰我非
公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遂令縶以油
布焚死市中後城陷死之 言行錄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仕建康倅社充擁兵六萬保建康會
金虜大至克棄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出城
迎降強邦乂去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耶既至虜
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邦乂獨僵卧不起邦光跪曰通判

素若睽睽疾唐書名四太子者今探出瘡之遠所親厚者
說曰公故質有兄垂老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
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寄國家事勢至此不降將
誰為邦又曰此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願
勿言明日四太子置酒召邦又議事拒不住眾悅以至庭
邦又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肯與犬豕醉飽共流血被
面左右掖出虜酋命拘之他室邦先復出諭之邦又瞑目
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苟生復幾何時
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虜官取幅帟與之曰汝無多
言忠於趙氏書死字歸我書活字即取筆書字曰死四太
子甚怒邦又乃大罵裂巾襖衣以祈速死遂遇害剖腹取

卷七

其心聞者哀壯之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邦又為僕邦
又被囚從者皆散陳獨在傍不去舉斃擊四太子于不中遂
同遇害又有賈山者見邦又被執命其子結里人為鬻
薪者置兵於薪以入行殺四太子國人索之事覺磔其父
子於市 言行錄

夫人吳氏尚書呂社之妻也宣和中和建命社仕合泥護諸
將社謂夫人曰君命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
國耳對泣如永訣然未幾社叛逼社北行社於馬上諭
璫等無忘國家恩不聽至三塔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如
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璫令人縛之上馬社翻
身落地大罵謂其下曰爾輩中豈無英雄惟劉豫是逆賊耶

璫是叛賊豈可從之耶衆皆感傷涕泣璫怒命左右以丹
刺社社罵璫不已遂碎首折齒而卒時武義人江漢隸璫
麾下璫既殺社舉軍降劉豫漢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
死國詎可為降俘夜逃還得社之首至揚子江無舟渡乃
埋其首於江岸識其處遂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社
家屬勒之漢明其不叛具言始末命押漢取社首得之埋
處已不可辨獨呂氏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
以皂線按驗不誣遂赦其家夫人吳氏見括髮羅大恸即
白經以死而殉葬焉時人哀之 言行錄及金華志

卷七

六

日鄆方與芑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
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芑八曰大金
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
且因焉鄆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
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芑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
願以布裹屍灌油焚三日芑八如其言焚之琦恐芑八追
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
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
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尉士狙擊虜酋殺馬降帥至死
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廟記

蘇雲卿唐漢人與張魏公交為友紹興兵人後結東湖上

唐三十年治園種蔬溉田之陳危終日人莫為倚便則
織機堅緻涉遠難取人爭取之石曰蘇翁草鞋一日需果
於市有東家者令車而下大呼曰此非吾蘇翁耶耶翁回
視乃其故友和不可掩遂往與語久之臨別謂客曰望
為松之後必公復相也金幣告書所即招之云有故人蘇
雲卿久不聞動靜今聞在治下畔築其人營樂派亞也非
折簡可招為我造其廬必致之神即以書謁漕謀云此必
隱君子吾當以禮就見乃吏服為將士造其所翁方坐茅
蓆補布褐進而揖之翁起曰二公從何來答曰過客適至
此翁乃揖坐松根語良久翁入室二公隨之破竹凡上大
字西漢書一冊而已二公徐拱立出親公書幣翁神色不

卷七

七

怡似怨張暴已敗蹟已而旌旗填道力請同載以歸翁謝
曰適以不知為師潛遂敢以野服接語乃今知之未日專
當詣謝二公不敢強翌日兩司候伺杳然遣使至薆迎候
書幣不替而翁已遁矣 祠堂記

秦捨用事廢政相趙忠簡公死未產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
郡將章傑希希指吉陽以善意徵常山尉翁家之護其喪陰
以吉遺家之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並捕實之法且併
搜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跡欲敗趙氏以媚趙取美官豪
之不可則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并三等之度傑
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為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傑怒乃誣家之他罪劾之徙其官趙氏竟得無
他憂之逮事崇安縣人孝謹順事其父及母兄無間言
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當及家之子
蒙之推以子家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至於周人
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達雖奔走乞
貸不坪也歷陽張孝梓忤檜意遂繫廷尉親舊長禍莫與
通求所以為索饋賈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發家貲得
白金百兩遺之張氏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在江西時
同寮劉氏子時齊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
家蚤暮躬治粥藥時得不死他所為類此甚衆不勝紀也
朱子大全

卷七

八

趙達蜀人也紹興中召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
善類以主威福神廟息趙至京見檜檜欲收之問知其家
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嘆語有
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檜力辭不受吏從
以出同舍郎趙母排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
獨何人執君謂冰山足恃

走吏不得已歸

猶弗收以其言白檜久之語沒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
猶狐毛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明日奏上曰三館士不檢
頗多臣得原之其醜禍不淺會持符疾而充高宗微聞其
事擢趙著作佐即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知卿不附權貴真
天子門生也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
一釜過享婢僕然後授之其子東山啓曰夫人壽高且賤
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甚寒須使腹有
暖氣乃堪復耳汝為此言必不能守吾家法矣後東山守
吳興夫人持郡國種字躬紡績以為衣平居首飾止於銀
衣止綉綳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
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土誠齋江東有德給僅
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平以俸錢千緡代下
戶輸租其家采稼土附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
死無衣衾以就殮吏良守廬後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法之事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

宋

宋

絕俗固皆得之天資學力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夫堅志

徐孺人若龍將人父初死母欲以孺人嫁富家兒孺不成服
孺人問故母告之即跪慟絕死久而復甦母度不可強而
止既終喪兄從容揣其意孺人曰以貧家女嫁富家兒吾
不為也信安劉必明知其賢佳婿之無何必明得暴疾將
死親戚咸為之憂孺人曰既許嫁矣生死當從劉氏吾復
何疑已而必明病愈卒歸之必明家甚貧而孺人頗有餘粟
乃以孺人托其弟遊學遠方弟以餘粟賄別所乘孺人破
屋中不顧孺人與一婢日夜績紉以自給嘗遺必明書曰
老樹一株蔭陰滿屋願足以自適幸毋念我於不孝六

之過父之必明歸家有白金數兩孺人問所從來必明曰
人托我謀事既成以此為謝孺人怒擲金於地曰吾謂君
安貧樂道而乃若是耶宜亟還之必明慚竟還其入後必
明釋褐令湖南秋滿一日引鏡照白髮種種歎曰此豈改
官時耶遂謝事去與孺人窮約終其身夫必明以勇而返
其高孺人以剛而佐其柔夫婦皆偉人也可敬也已

葉水心文集

王遷者萊州銀城人也平生無念志未嘗營營人嘗使其僕
曝麥於場僕從外游雨俄至麥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
悔鄉人有負債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遷見之
即與其直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其人果如期而至遷笑

宋

曰吾為用汝女聊為君償債耳卒歸之所居去杜無幾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導賊來劫邢欲復仇遷聞之
因具牛酒以待賊賊素聞其賢約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
遷德思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力辭之不
可遂醉而閉之坐遣告邢舉族遁去賊無所肆其毒而敢
猶子京來使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京惡之
嘗切齒遙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京僕皆諱
曰吾等自能任之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遷不吝無賴子
得錢醉酒薄博數日而盡遂遁去舉家訝遷遷曰吾非不
知顧吾姓與此人不協常恐孟酒之徒一與之遇事有不
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貧非我獨有當

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賤貧能救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資而死者為之具棺舍士大夫罷官赴鄉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資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云子文為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遵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咸次仲帥南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蒞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桑常地以為先人宅兆文慨然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墓所須仰給焉又館其家數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上下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為法云三十明文事

卷七

十一

吳興葉翁者暮年忽有婢作姪翁懷其姪姑且以年遠然子婦若孫坐遺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糧絮不絕其夫以幣粉妻為棄子稍長妻於市且十餘歲其翁卒里巷群惡少逐指為奇貨悉遺嫁家嗜之呼聞翁死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翁所出也其家田廬汝子所當得盡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俟汝耶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法則得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哀經與其子服之使佳且戒曰汝至靈幃前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出則赴官告之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

家駭然辟易姬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坐前曰不可遂抱持之曰汝非賣妻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嫡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汝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汝姪汝當受拜既畢告之曰汝既為吾弟當在此撫養安得去即命擲濯盥去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母喻之以月糜歲衣如翁在日勿愁飢寒婢亦欣然而還群小方聚委巷侯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赴官訴其子負貸錢郡還葉姬及其子聞之遂備陳音尾太守劉瑒歎曰莫氏長子可謂高識遠慮矣於是盡以群小寘之法 齊東野語

卷七

十一

續觀感錄卷之七

南宋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乙亥兵火舉家避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孝女方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僭扣所以頗憐之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傍暇日至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薦一見契合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孝女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於禁烟節將為湖山之游能舉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

孝女

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畢李偕陳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于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號咷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孝義之困耐堊于母塚之傍嗚呼古有曹饒二賊燒燬史冊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如此視前無愧矣王佐字宣子母葬山陰獅子塢為盜所發時宣子為吏部員外郎其第公衮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猥叨德也遂聞于官治其罪止從徒斷公衮不勝悲憤因手斷賊首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聞之亟以狀自朝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合議曰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傷尸也父母之仇不共戴

天法當死矣而吏廢法出之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其公衮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何罪之有公衮起儒生豈能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衮得不死幸耳豈非天鑒善人有以默相之歟 俱齊東野語

袁井郎縣人初為郡吏年五十無子其妻遺之金若干勸生臨安置妾既買妾入門察其有憂色且以白麻求髮井問之泣曰妾乃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不幸卒且貧母鬻妾為歸遂費耳昇即日送還其母母驚喜泣曰財已破用妾何昇曰願即相奉且探囊中餘貲加贈之而歸妻迎問曰所買妾何在昇告以故妻歎曰君誠心若是何患無兄耶

孝女

明年果生子名韶後至顯官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甚愛之後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全不聽一日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呼惜惜行酒惜惜鄙其人眼蹙不肯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本朝妻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還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願請速死全大怒遂殺之後人為立廟 俱一統志

元兵入杭宋后全氏以下皆赴北寓上都官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原夫人朱氏與二小姐沐浴整衣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焉為北臣明日奏聞命斷其首縣令所寓所是 臨海民婦王

氏被掠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誓死不可過。清風顧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指出血寫詩於石曰。君王無道妻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省漸遠。存亡二字實哀哉。即投崖下。以死岳州。賊時韓氏為將卒所掠。以獻主將。韓知必不免東。問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上。題五言長句。士大夫多傳誦之。韓名希孟。年十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瓊之婦也。又岳州徐君寶妻。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斯王府。自至。抗拒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一日主者怒甚。過而淫之。因告曰。侯妻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希晚也。君妻用

卷八

三

罪人 報辨錄

景定庚申福建一行童張文啓與周姓者避寇入山穴中。見一美少年所携已巾鏗鏢皆金銀聲也。久之見其足小似女子。遂問之。愧不能對。倉惶欲去。張曰。出必遇寇。爾果女子。但安於此。吾等誠謹人。亦避禍者。勿憂。其他女因以質對。中夜周遁而汚之。女子奉釵釧求見。張亦力止之。遂不果。及旦張語女子曰。此地僻無寇。爾可耐處。我走出山觀之。寇退當報汝。蓋張欲悅周以去。使女子安處也。出山遇

一村老賊。寇已退。遂向村老至穴。令引女子歸其家。女以金謝。張不受。令周愛之。張先問村老居止姓名。遂囑之曰。我與此女家為姻。善女子所携皆金寶。爾善送歸。令厚謝。爾一毫疎失。爾莫逃罪。未幾張父母取文啓歸俗云里中黃宅。欲納為婿。黃氏女即穴中所遇者。云村老送歸後。父母大喜。感文啓恩。必欲以女配之也。江潮紀聞

楊佛子名文脩。字中理。諸暨人。篤孝。鍾於至性。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為飢飽。母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學。子業讀岐黃氏書。父龍之從容。吾曰。我母當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病革。藥罔奏功。即服。因和饘粥以進。母食即起。佛子額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值掠。賊

卷八

四

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從佛子求共雨。蓋即與共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持佛子。痛右手拊背。曰。瘡可醫。汝何報我。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佛子大悔。明且視。額下瘡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瘡還在。背矣人謂孝感所致。母歿。佛子躬捧土成墳。種樹。桑廬基上。居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咸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罪人入其鄉。必過其廬。瞻慈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歿。產集吳楚才。建昌人名炎。宋末建昌歸附。楚才於其鄉。料聚丁壯。解義兵。張榜。釋罪元兵。誘降之。眾多。辭去。楚才。弗利。為人所擒。及其子。應。祭俱送。北。昌。從。造錄事。其南良訊之。南

良曰君何為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為乃
大錯耳府錄受宋官爵今反為敵用還思身上綠衫於何
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為忠義所激欲為國出力
事雖不成正不錯也高良悅而語塞久之斬楚才父子於
市並王聞而衣之持贈官立廟又儒生王士敏吉州人也
時江西諸郡俱陷士敏與針工劉世超聚兵與復兵敗世
超嚼血書帛云生為趙民死為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
以帛自縊死士敏入獄苦一詩於據云此行無復望生還
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染好教吾骨首陽山陪
刑嘆曰恨吾病夫聲不能罵賊而死 忠義集

宋前監丞劉全子福清人也元兵入閩全子糾合義兵即故

卷八

五

直寶章閣妻祖林務膺忠宣局曰忠義招募卒伍志圖興
復元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敗走有林同者瑒之孫全
子之妻兄也兵至同家聚勸其避不從乃臥臥堂上題
其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為
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元兵至執之同大罵被殺明
子全子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瑒人語全子反狀瑒人記
曰林氏劉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
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乃吾兄也吾與
兄一忠義心耳肯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忠義集

朱汝字深原建寧人元兵下江南遣八使人間說降兵至汝
家欲降之汝叱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哉遂自殺朝

奉即張魯者南軒先生諸孫也起兵復湘潭守三縣後兵
敗被執行省察政在訊獄降之唐為曰紹興王今百五十
年乃吾祖就公收拾梓柩者今日若降他日何面見魏公
于地下耶遂遇害如村劉麟瑞稅之詩曰好於名義整千
載不犯衣冠屈四書 忠義集

趙淮長沙人逸其姓名宋德佑中從淮成縣劉堪淮兵敗
俱被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淮至揚州謂城上人
曰援兵至矣慎勿降元將怒殺淮妻戶江漢美儀人元軍
帳中告曰矣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墓不能忘情願掩埋
之當終身事公無憾矣軍校憐之使數兵與至江上妻聚
薪焚淮骨至死定中自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歎天批淮骨

卷八

六

羅水而死 一統志

包明者不知何許人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拒客至左相明常
在府忽與岐公以御史論罷故倒一府之人皆罷還拜
執政則往事為久之御史中丞汪敬孫知政事一府皆
往汪墓前日勸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
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顧也卒以貧病死
方岐公貴時所屬達士大夫多矣至失勢者反嗤以媚權
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眾人也汪之拜一
府俱性非獨明也況重賤謙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
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 渭南集

林逢龍字履慶平陽人幽州知讀書為大有奇氣遊郡庠尋

補太學上舍會有違警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與第
建龍叩關言事忤時宰意歸鄉里後又上封事已正賢似
道堪圖之罪宜急調兵解裝與國費大怒削其士籍押還
本貫遂龍乃屏跡居寶巖山中德祐而子元兵至溫州素
聞遂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龍執驛追登舟入城
元兵欲用之遂龍據誓怒罵曰我宋舊生也豈為胡虜用
我以腹觸其刃而死第遂龍字雷發勤苦讀書兄遂龍
將太學俱有名是時亦被執與遂龍同日不屈而死都志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海
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取從乃與其子
琦發女元娘並吳其子女喜從之太學故岳飛弟有飛祠
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下許宋社稷為墟應鑣誓不與諸
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永無異時亦賦詩以自誓
奈事以酒肉餽諸侯諸侯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深堂
棲積者歲有籍指約四圍縱火自焚一小儒未獲聞火聲
起至樓下先睹視之應鑣父子俱坐立如廟塑像走報
諸侯壞壁入滅大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俱快出戶倉卒
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并中皆僵立壁日面如生諸
僕為巨棺歛殮之 邱壽

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李第君烈若澤俱死於難伯父
微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于之
賢而有文思薦不起一門之內象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
坊得身教於家使然也 龜山文集

鄧所南字思肖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章
忙值元代位中國坐必面南終身未嘗北向人詢之則曰
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恥反為
犬豕吾不忍也士夫無不憾之元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
若題畫菊曰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自謂志
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思肖
者思乎趙也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生夫君父
一道也若所南者蓋褒之徒歟 天遊集

袁天與第進士既而丁父憂未仕宋社既屋人勸其退伏草
萊為自全村天與不聽乃結義兵於復州邑奮不顧身與
敗焉敵而死初與將作少監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
死國無何謝趙二人皆食元祿天與獨踐其約一門自盡
者十七人其事尤可傷而其節義尤可重也止遺一子六
歲賴天與老僕收養之得以成立今袁氏之後百餘年來
光榮未艾而謝趙不復聞有後矣 照菴文集

胡應炎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
次常州境朝廷以姚聞知府事至常見應炎喜曰吾得若
敵不足破矣若即度判官應炎歸告其父胞及兄應發第

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報國之日也父母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與應登並曰報國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妾及護妾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皆死之應炎既應閔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衆城樹木柵調衆繕械為守計伯顏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出戰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圖且父元兵多傷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城遂陷閔死之應炎率民奔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曰若即當多殺吾將按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按也恨力不及耳唆都

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聰與應登皆被殺 萬太史集

沈安者劄手也李希為湖南提刑元兵圍城急希慷慨自厲軍民咸願死守城將陷希呼安謂曰吾將就死勿使吾身為敵所得汝宜先殺吾家眷然後殺我安惶懼不敢當希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為今日耳安乃挾刃入一家俱死希亦引頸就刃安縱火府治焚其屍歸殺其妻子亦自刎潭人尹穀字耕叟登科入仕希屈為贊兵希死城破穀取平生所受諸勅置庭中具衣冠向闕再拜謂其家安秀曰第宜急走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第安往願得俱死於是全家縱火自焚 忠義傳

續觀感錄卷之八

續觀感錄卷之九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金 元

金總帥李伯淵寶坻人也初京城荒殘惠安長老思公徙居門外出視之乃伯淵也使扶詣方丈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耶生為男子與其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名哉伯淵雙然謝之黎明乃召同志黃惲元帥者詣思屏人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身後不朽之名其

在是乎思非曰君何遽出此語伯淵泣且誓思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老僧不去此禍亂之地公知之否吾天地間一闕人有湘州遺書宣示荷恩二十餘年圖報萬一但慮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夙願矣伯淵乃定計因入見崔立給白紙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且墮馬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躍其行忽有人突出曰屈事願丞相作主且呼且前直詣立馬首挽其鞍時伯淵驂右即

拔刃抱而刺之洞背冒腹誤自中其堂與之俱墮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始隨斃伯淵暨黃惲等大呼曰所誅

者此逆賊爾他人無與焉遂磔在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
一軍哀號聲動天地明日與恩同奔宋嗚呼金之亡也伯
淵身非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
命之後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孤軍出奔僅我
其烈矣 曹居一撰傳

畢資倫授進義副總本軍屯泗州一日會軍將宴飲宋統
制時青襲破之為軍所執青說之曰全國盡亡爾肯降宋
亦不相負不然死矣資倫罵曰我起家至微自征南始得
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一死尚不能報肯從
汝求生耶青重資倫忠憤欲全活之乃給以鐵鏈囚于土
獄畧給不食者誘百方時一引訟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

十一

十一

不語如是者十四年及時將士降宋宋使金降臣買住
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驛資倫在旁觀之資倫罵曰
買住國家未嘗負汝死何不可乃作如此態狀耶買住俯
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蔡宗自縊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
客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
岸祭畢伏地大哭蔡宗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為立
祠江上

完顏峰山京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蔡城破蔡宗自縊
于幽蘭軒權點檢糾烈等皆從死糾烈遺言峰山使焚幽
蘭軒大方城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峰山留不去
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峰山曰吾奉御也兵曰果許教走

而汝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僕火滅灰寒收瘞其骨
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峰山曰
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
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
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蓋曰此奇男子也許之峰山
乃撥其餘燼置以幣全瘞于汝水之旁伏地號哭自投汝
水幾死軍士故之得免竟逸去不知所終 俱金史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以明經教授鄉里而養其母至元戊
寅賊僧楊迪利宋諸陵金玉故為妖言惑元主曰宋王氣
在是遂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得白金若干為酒
食陰召諸惡少年于家聚皆驚駭前請曰年且不敢見

十一

十一

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
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諸陵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
年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隄收殮之衆皆諸中一人曰此
固義事也萬一事露禍不測奈何珏曰已籌之矣要當以
他可易之耳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
冬青樹為識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珏
後哀陵骨難為牛括體築白塔號曰鎮南而不知宋主真
骸已不在矣亡何汴人秦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問
曰吾聞越有唐姓者庶宋諸陵骨豈君邪俊有指珏者俊
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有謝翱者文
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

諸者莫不灑泣云 張五其撰傳

宋亡履水浮雲卿有柳機察者為寇欲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為非義寇怒離之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客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踏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又元至正間湖州陷龍將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帛題一詩云妾長來門十九春豈期今遂虜因奔揭身無補若王事死節難爾夫塔恩江靜從教沉弱質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又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鄭家婦而盜所得欲犯之婦乃題詩于壁以自刻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孤兒未必從他姓一

卷九

四

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呼烈哉此三人者文學節行可謂兩全世不多見也 草木子集

趙一德龍興人至元十二年因兵南下被俘至燕為郝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拜請於其主郝思蘭及其母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孝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一德卜地築三楹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遂無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

德將辭歸會思蘭以完被誅詔薄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更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僕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不受而去 元史

卷九

五

陳斗龍字南仲家抗昌化縣盜劫鄰境斗龍父澤氏挈家遷深山以避忽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割廢眠食構神請戒已年延父弗效母戚亦病死斗龍居喪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服闋有司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特之馳斗龍之姻戚咸叩告斗龍曰汝生母王氏昔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且治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得何以歸為初澤氏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氏斗龍生未周時王歲期過滿遂去蓋吳越俗尚如此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已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無在者逢白髮媼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汝母比屋我與汝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汝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注下我方少年不識其言之悽楚也亦亦問已而兩夫昇汝毋西去斗龍謹識之即清江淪淮歷饒徽信德寧國數

郡一夕寓永豐縣之逆旅主人訝其往來之數詰之斗龍告其故其人驚曰吾里施翁小婦王氏自吉家清湖令老矣豈汝母耶走旋詣告良久老婦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斗龍遂奉母以歸未幾盜復作溢出昌化境上殺入斗龍為廬百丈山避寇身自負母婦擁後路達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長聞母在江東行求六年今母歸未百日即相遭於此斗龍夫婦若死母老誰當養之者盜啗嗟相約舍去且語其徒勿更至此山驚老母傷孝子心里人賴之以免斗龍嘗將甘瓜園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其時斗龍視空蔓中荒荒然披之異果合莖並蒂兩實生焉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縣尹移狀請旌表斗龍意不欲人知遂堅辭之胡長孺撰傳

郭氏天台人嫁為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長李某心慕焉會卒遠戌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不可犯經年載夫歸具以白之一日李過卒家卒懷前事怒形於色堅持刃出而李已脫走訴于縣捕繫卒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當死寘之獄中郭氏躬餽食于卒邑之惡少年與吏胥皂隸無不覲觀之郭氏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父之有業押獄者尤有責於郭氏乃顧視其平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然入骨髓勿傳有五府官出蓋斬決罪囚者素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汝為兄弟萬一

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終八九歲耳豈能自存顧我尚未娶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業押微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再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兒痛泣而言曰汝行且死汝母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倚終必死於飢寒今將賣汝以活性命汝歸他人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嬌癡為也其子女願從郭氏語意挽而從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墜淚富室有憐之者納其子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之具酒餽撫至獄門顧與夫一再見業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操業押微多矣可用

此少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見君也飲泣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看見者報之縣往驗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飲釜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庶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室遂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不再娶 敬耕錄

夏侯尚玄字文卿華亭人也幼有大志為人謀必盡忠而不求報與人言不問交之淺深輒傾倒肺腑一無所隱大德間游京師趙子昂薦為東宮伴讀主禮典藥皆有能聲復棄去汗漫湖海者數年郭王聞其賢招致之一見待以上賓禮王性嚴毅人莫敢犯尚玄知無不言抵掌談笑盡日

乃已或拱以爾汝呼王王不之過顧左右曰吾之過彼且不隱汝曹宜憚之會王有召命赴京尚玄曰王守國北門不可輕動或陷虎口悔將何及王將止而左右從吏者奉王至京師果被誣而死凡平日親信者莫不奔走逃匿各為身謀獨尚玄挺身出曰士為知己者死王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乃陳王之所以忠於國者於家數事聲之朝堂觀者如堵莫不為尚玄危之而志愈堅氣愈壯三上始行之詔復其業襲其子皆尚玄力也事既成乃著處士衣巾翩然南歸或留之曰公節義絕出其子孫必以重賞報公矣尚玄笑曰吾志初不在是若因功得爵節義安在耶君子謂士報主之德而能遂其志者為難遂其志而不居其功者為尤難也揭傒斯贈之詩云青史千年播節士黃花三徑屬高人 耶志

馬氏恭知政事楊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以計誣居寬死沒入其家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呼時遠天溺不可近竟先侵辱楊氏陰賤之歸遂短髮為信盧子夫之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母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後乳忽生痛甚或曰當迎醫不爾且死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事死此疾不可使男子見之竟死時年四十嗚呼節義於人大矣雖善夫弱婦一或執之不變則使淫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

子無與禽獲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

焮燿也馬氏亦足稱哉 元文類

昔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無出養其夫仲兄之子率為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又為喬廣置側腰後有妾子曰慕于亦于之史傳以為美談今觀大同穆若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而有此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敦學之功也而其賢不貳於子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仰家範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育子兄孽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舉聞於人哉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者亦付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吳華庵文集

危鐸汴梁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產一女其妻惡鐸壓女死父之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德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鐸復應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第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恙第有疾鐸夜稽顙北辰哀禱曰願鐸父子間可去一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且第愈母卒未毀踰禮鐸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歲多盜吾家雖貧

安知墓中無可飲乎倘然吾親之靈雖生何為不墓不
去元史

秦妹紫氏素聞夫繼室已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夫病
且死以前妻子囑之紫氏鞠育無異心一物給續進二子
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紫氏子言世紫氏長
子法當誅紫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八君子次子非長
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工死不易辭官反
疑次子非紫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戮紫氏之行
歎曰妻劉愛以從夫言子等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
至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五倫書

馮氏名淑妻于靜君大名宦家文山陰縣尹李如忠繼至也
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曰任歡感而蒙古氏卒未幾如忠
亦病死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關如
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取其財及于任以去馮
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
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鬱不權晉二柩載山下攜其子伏墓
墓側時年始二十二歲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
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氏面泣不肯從居二十年
始護喪歸葬葬之人間之莫不嘆息 司文傳

王元伯金壇人四世不異妻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
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秋時一序一賦一賦幼雅喻注

諸母見者即把哺一婦歸寧留其子于家衆婦共乳不問
孰為己兒元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宜伯卒元伯即以家
事付姪執執解曰叔猶人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
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執緒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
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朝廷出師討賊回軍經
浦城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獨與父居母
子不相聞者二十八年後為三山書院院長或告之曰汝
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浩然遂棄職辭父而行既渡江
抵河南每舍遇塚及行途聞闌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
有所遇也或曰此有趙副使昔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趙

死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郡聞耳豈汝母耶
浩然聞之驚喜遂回汝州抵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白
石山不遇又行七百里至崔橋又不遇停車遺傍投宿
旅舍寒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
曰彼有別蓋山可尋也浩然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吾國
之語既寤益悲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山訪其母在
焉既相見與抱持痛哭哭之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驗矣遂
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莫不歌詩以美之往往舉朱壽
昌事以為比 韓性撰傳

李歌者潁州人其母一枝梅偕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配
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獨為孤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

已與母約曰媼能免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也否則有
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拊掠翠黛裝容
如玉季愈致其妍人有過之者季必詢座中非惡少年乃
出儼容默坐不敢以褻語加之有誤犯者輒拊袖逡巡起弗
少留並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季持刀入
室以巨木撐戶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惡
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拘此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
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耳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
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季高庚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
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季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
季抱其夫泣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
作賊也賊并殺之

卷九

十一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龍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讀
書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後如初母曰兒痴
如此曷不聽其所為見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
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連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
冕小兒恬若不見既長遂為通儒父卒即迎母入越城就
養久之母恩還故里見其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
里小兒競趨道訕笑著作即李孝先飲薦之為府吏冕
遷事母退讀書有朝父抱素立庭下備奴使執母卒
丹下東吳凌大江入淮楚北游無都祕書卿奉不化
而職是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尸孤兒游矣何

以祿仕為即日得南韓會其友武林虞生死濠州唯兩幼
女一童留燕依依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濠州取生
遺骨且舉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
內無事或斥見為妄人見笑曰我誠妄人乃携妻孥隱於
九里山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見言 俱清溪客

卷九

十三

續觀感錄卷之九

崑山方

西蜀張元安校刊

孫

字孟剛為廬陵郡孫性剛幼不可回挽奉公守法

父安成上常慕其州縣長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其

同列推測往來樹柵自固謂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

執刀譁而出謂之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及汝

前即刺汝腸矣謂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願乃同

李

族咸謂少年色動謂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少年皆投

刀走趨趙堂上李素素知事急出見謂求解且誘以重

賄謂陽諾之與其俱來賓諸法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

及部官屬皆散走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

惡之仕使行官書謂罵曰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

反棧于樹屋一日意其自悔抽刀擲頭曰從則祿汝不從

則血泥吾刀矣謂大罵倉猝初賊斫首而去婦等同縣鄰

指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格義義軍千人與賊大戰城下三

日兵潰拔江凡其志與同俱人傑也 宋景濂文集

昔宋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撤

彭震龍復永新元兵復陷之婦抱嬰兒同舅姑匿禮殿中

兵殺其舅姑而欲污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

姑死耳大賊敗吾活執母子還罵言血漬禮殿入碑死為

婦抱嬰兒狀或磨蝦之狀蓋顯後未百年紅巾寇起者據

陳先中時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嬰而軍戰屢捷

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友秀俱被執以公督之

間所求李氏罵曰吾死耳吾何求哉賊雖連殺之於戲永

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肅公耿光相上下堂偶

然代 單一奉文集

鄭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隱居于鄉至正中宰相以名聞

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抗疏力辭曰酒

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

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而私焉

不敢受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兵起徽城陷守者將要

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家事二姓者邪曰彼拘

囚部中誅辱者久之而志不少變親友攜具餉之則促客

為之盡權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僕語之曰君句死

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復何憾耶明

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妻奉其屍殮之亦不食而死

王忠文公文集

丁鶴年西域人性狷介窮理博史尤工於詩父官武官殿統

恭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來嫡母走而徐生母馮氏先避

匿邑之東村竟阻絕莫知也除十載嫡母歿鶴年又避地

定海間父墓為盜所發生母亦病死其通鄉俱不得往

視日夕憂悸却絕酒肉監臨示自貶又數載通遇即告體

還武昌至則別觀地樊山變父棺卜日葬事日已迫而淋雨不止鵲年仰天悲泣拜雨中至期雲霧雖四塞雨強不測及發引視之而逆雨頓止如故已而訪生母墓地村聚間不省何所鵲年無措意惟作母主登墓拜至七日夜夢母出舊堂宇中鵲年泣車衣傷哭即寤晨起隨老有楊重者至云吾昨夢子之母在堂宇間出鵲年以夢母氏與隣老同夢之夕又同母氏室宇在舊所居廢宅之西又同斯見母墓地朕兆也試即其地物色之因具香神以隨鵲年平上有陷下者鵲年三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柳下棲土觀上覆其板蓋殆可存而觀數陳酒肉以祭祭畢斬其土骸骨果見板尚有松節土概亦具在良是矣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僕嘆血塗膏上以試良久骨通變黃色可驗母一蓋當正中如漆視之益驗乃收骨棺歛改葬鵲年就廬于墓以終其身 烏斯道撰傳

燕湖葛通甫之妻月娥者西域人丁鵲年之婿也葛之婦盧氏方字家事月娥事之如姑盧大喜家事悉付月娥已而南北兵起盧謂那有代郭可休共衛可侍乃與月娥攜諸婦諸女至郡就居以居無何汚寇至城失守月娥慨然曰吾眷嬰家女何忍見大辱耶即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駭愕相顧曰毋急導我以禮今臨難肯去尚得在世稱人乎自長至幼及婢僕凡九人皆爭相入水無一敢后者事稍定家人物色得其尸月娥手所抱女猶漂不

可奪餘亦相挽水中父老溺之相謂曰小人死既同死不宜異處遂開大壩壅之鵲年墓 墓碑

史五妻徐氏定遠人年二十八元末五為百大長至正十三年五月暴兵至縣五巷戰死之兵懸其首於西門明日兵退徐氏求其夫於積屍之中血漬身衣衆莫能辨徐氏因憶其夫嘗佩一傍囊於是辨而得之知其為夫屍也口吮屍手足及傍囊上血戰之以歸令匠氏治棺甚大衆莫測其意棺既成遂誄至墓殯死傍鄰人義之與夫同棺而葬 中都志

大丹亦者周思文義子之周世居金陵舉家為元兵所得有石泰者寓海南海免既長徙常州家為月以世食宋祿妻為不應石三子曰思岳思文思李蓋指飛燕天祥以景帝忠節也元季莫天祐據無錫王師圍之下令曰不降當屠城父老相約往諭天祐請早降以救一城生靈思文大行赤泣而請曰吾家惟存大入一丈此行萬一不歸其如周氏宗祀何見當代往脫不還第為我撫二女及至天祐許降降索疑而不進赤以正言趣之賊怒曰爾誘殺我耶遂遇害思文為歛葬之厚撫其孤 墓誌

楊椿子子青自蜀來吳元魏兵來政脫吳時吳郡諸椿為赤謀俾守安門甫一官張上德率兵三門下乘漢去椿獨據甲曹持矢矢以無變身被數鎗度勢不支大罵兵以戰烈其口血被體一而一絕而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月

鍾錦專尸三日不殯，數被刃者數四，既入，解縛抱城柱，大呼動地，詆其魁曰：「人孰無夫婦？汝等專務殺人而索和，抑欲為安民之計邪？」魁避之，禁其下勿沮。此婦乃得免。張者橋下與歸，荏苒之益，哀毀不食五日，死。掛門，予陳善好學而文，尚氣節，士德入吳，兵獲普，使拜普不肯，屈罵曰：「吾以若等為舉義，今乃為寇耳，何以拜為？」亦遇害。鄭志奉和蕭氏，楊用霖妻也。事姑孝，姑目疾，不能出，請扶持，十一，年不獲歲，庚子邑中屢言紅巾賊將至，縣各謀避兵，蕭語其子婦劉曰：「姑老且病，我若遠去，誰與奉之？」我當留此，汝宜急去。劉曰：「母既留，死寧悉去乎？」萬一不幸，當一處死爾。遂皆不去。未幾，寇果至，忽入城，民懼，悉出，遂遇蕭。蕭劉曰：「吾義不污，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陳氏，宋氏亦赴井死。蓋蕭氏未死時，陳劉嘗往來語及時事，輒相嘆不，知死所蕭指井曰：「吾當效此。」陳劉曰：「吾亦當相從。」而果。然可謂信義兩全者矣。今立四節婦祠祀之。祠記。博羅者，袁州人，不事產，妻育抱，雖呼少子，博市中，元至正間，袁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郭使者戚某按郡至，袁守聞其至，笑曰：「戚氏之子也。」或以言戚戚，怒其妻袁有袁氏，常被守杖，知使者意，即誣守納己，縣使者遂還，守責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羅者過於市，見讓之曰：「若素若乃彼家民，恃其賞，誣去賢太守，袁人失父母，若誠父夫，不能為一奮臂耶？」博羅者曰：「諾。」即呼子不素，徒者數十人，

人，憲袁民於道，憲民方華，木來為從，群奴而馳，博羅者直前，排下之，奴驚各亡去，乃自乘，袁民馬，虎虎，憲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誦太守者，視此不守，則杖其背。」袁民子聞變，鳩宗族，僅奴百許人，欲要奪以歸，博羅者曰：「若欲死而父即前，聞否則歸，聞門候吾行市，舉即歸。」若父無恙也。袁民子懼，不敢動，袁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袁民等，辨使曉，歷數其過，袁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袁曰：「若所為誠快然。」太守寬未白博羅者，即連諸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張屈字，遊金陵，臺臣怒，追受其牒，復太守官而黜，賊使者。卷五。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木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踪跡得毋於潁州，得兄於睢州，得弟於邯鄲，皆為人役，尚無忌，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間關六年，得還州里，老少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一年，旌其家。元史。劉平妻胡氏，潁州潁海縣田家子，至元庚午，平娶胡氏，洎二子南成，東陽，至相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啗平左膝，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迫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割腸而出。

虎斃焉起呼夫捕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遂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成長趙候而株與執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吃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嗜胡柔儒者也非不懼虎正以援夫之氣激于中知有夫而不知有虎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王惲撰傳

高淵妻張氏名貞嶸縣人年二十一猶未嫁民間訛言官選童男女所在大駭得婚嫁足矣不問門第人品於時其父亟欲以貞嫁九子貞不樂而止高淵聞之乃請婚其父曰淵固儒家子奈其貧何貞對曰儒家女嫁儒家子豈論貧富哉父善其言於是延淵為贅婿張太尉軍至縣淵貞俱

走新昌南明山淵聞出為將兵所虜貞以為遇害矣日夜泣不食垂死淵晚歸見貞貞驚喜乃復同食是時縣有一婦掠于軍行至東陽賦詩五章遂自縊有持其詩示淵者淵為貞誦之貞曰君豈以我一旦危急不能若此婦耶明年越國公復統兵掠縣地時貞與淵匿會稽山中方飽其食而軍忽至淵躍去貞遂赴門塘中自溺死後三日乃救葬之 蘇伯衡文集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自守家雖貧甚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鵲初號輒呼起懸燈誦書食時使出從師或值雨淖親持盂候之還入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既將生塵矣何不使子第

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自佳其効乃如捕風耳仁卿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識而不不能從也母之貧田行讀書何須代策勸比前為尤急及見子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諸為師仁卿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資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始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跣曰慎勿書前券矣矣仁卿曰吾實得錢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因得如內規何未幾卒負不能飲鄉人哀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家女甚貧仁卿固安貧終日樵薪不費項無纖介見於容色應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間有佳書必綴所織布帛買之使讀後以時以賢良徵授分宜王漳州里酒來賀曰

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為榮耳

王弼字元輔泰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差以到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州巫王萬里賣卜龍沙市弼往謁為忿其語狂肆折辱之萬里恚甚驅兒物懼弼弼夜坐讀金膝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其日晝哭于門且研究弼問曰子于樂殺爾邪不然子當白爾冤冤曰兒聞人多唯翁誠謹可托耳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小字月西年十六母病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入母死百有五日當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繼未還宅偶步墻陰萬

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雖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棲于樹先繫其髮以絲系火穴旁對心若肝及眼古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袍中細末紙作人形以呪制使為奴稍愈舉針刺之昨以箇兒脅乃遣報翁兄心弟恐也翁尚憐之勿使術克九泉言訖哭愈悲鄰潛往白于縣縣急遣萬里鞠之始獲擇作月西與之相瓦履甚明且精錄其行囊獲符章印尺長針及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嘗遇劉鍊師者授以誦生法并靈間餅五色名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成年之延奴為吾所縛爾能歸錢七十貫當令得左右萬里前然諾劉為步焚符呪之指延奴曰爾嘗從王先生萬里六約酬錢使經

卷十

九

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賊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日西為三人矣縣移文堂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推處稠人內鄭陽問惟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恟月西亦勸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死于獄鄭訴縣縣忽問對法聲謝詢之鬼曰我賊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克已伸窮寧不憫我二人邪鄭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億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效云自是三鬼赴謝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獨因問曰衙門當有神術焉從八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焚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

於世之口數至則散矣後竟寂然史世之口數之術役矣而卒被鬼所殺入禍天刑終不可逃之惡者蓋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弼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無不愧怖不作狀得而侮之邪 俱宋太史集

劉濟字濟川順帝時調連江縣巡檢賊許王義寇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濟妻史氏故相家女也才識諳濟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倉中物募壯士百餘命士健領之決旬間聚至數萬賊將至連江濟拒之三戰三捷俄聞福州城陷衆多潰去濟父子帥兵遇賊突其陣斬首鋒五入賊寨大至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抗之俱被獲濟念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馬躍厲再斬一指亦如之

卷十

十

指且盡次斫兩腕又次斫兩足膚色不少變馬聲猶下跪遂割其喉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數屠屍時王伯顏知福州與子相領兵拒賊善義求至慶州西門晉謀皆解散伯顏射賊不反顧賊以長鎗毒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欲降之伯顏訶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搥以跪弗屈遂段之伯顏謂舌出血善面罵曰殺即殺耳何以段為我死當為神以証汝言訖捷頸是夕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善欲釋相而官之相嘗曰汝殺吾父此不共戴天之仇也肯受汝官邪賊亦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毋于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見其引兵出入陣中一日賊

正祀初忽觀紅衣軍來以為主帥康將軍也亟往迎之既而無有賊遂大敗 惟忠錄

息士玄病革其妻王氏曰吾聞病者冀苦則愈乃嘗其羹頤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妻子置左右飲食寒煖調護惟恐不至歲餘妻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自經死於墓樹 五倫書

黃得字殷士臨川人聞說著倡明道學往候焉一見欣然喜曰得皇味其本心者我後為淮南行中書省照磨累遷國院編脩官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憂君屢

十一

十一

王珣陳大計不報及都城陷殷士謂其從人張平曰吾為士于義不可辱汝幸收吾骨南還即投居賢坊井中平倉皇天慟下執之殷士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平歎歎言曰南兵於儒臣甚愛禮主人何為自苦如是還舍治酒殺使家人環守至日吳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各署名于冊殷士聞之給平曰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漸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能致酒乎平大喜持錢出沽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中則殷士死已久矣嗚呼殷士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非真不昧本心之學能如是乎 墓碑

高平李仲恭兄仲良父母既卒兄弟同居良主家事恭定佐

之凡田園即舍米粟布縷之事一任其勞凡祭喪冠婚慶吊賓客飲食之大則必請於良而後行其事良如事其父

出入必告食必共業必親提匙箸每至自遠費不入私室不與室人言登堂拜兄舉祭案中歸其兄無一毫私自奉髮至白首無間言好如子姓薰其善惡相親睦至正辛卯良有疾恭實于部以心動急歸瞻兄羸瘠泣然涕泣以悲扶持衣不解帶甚憐則一假寢兄病雖劇飯每土必為羹勉一食之是歲冬夜竟不起恭哀麻衣成棺衾綆欲攜家如禮馬遠近親者咸惜惜歎曰賢哉李氏是弟也子謂孝友之於人大矣古者大司徒教萬民而肩與之一曰孝而友次焉其不孝友者則有刑民為得而不勸我世哀習樊愛移于妻子欲熾于貨財日滋月浸規同氣如行路如冠簪者皆是也若李氏品字者誠足嘉哉 翠屏集

續觀心錄卷之十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崑山方 鳴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國朝

韓成紅縣人生有武畧歲壬辰從 太祖奉義率先戎陳屢
策顯功陞帳前總制親其指揮使事侍帷幄為漢陳友諒
營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月從 上親征大戰
于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交鋒既久賊衆不逞一時群將
計無所出 上欲避其銳而無策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
殺身以成仁臣不敢辭也事急矣願為紀信以效死可乎
乃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遂投于水而死賊望見謹

卷十一

呼而退後友諒既滅 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矣
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皆陰郵典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
湖韓成勅忠死敵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之乃贈成
為安遠大將軍封高陽郡侯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
中命有司歲時致祭昔漢高祖大封功臣而不及紀信君
子惜之今鄱陽湖死事者三十六人而以成為第一賢於
漢高遠矣 群忠錄

鄧氏者行振憲院判花雲之妻也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寇
太平雲率麾下迎戰三日城陷賊縛雲急雲怒奮身大呼
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衆碎雲首縛於舟橋交
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鄧氏時在城中一子方三歲乃

具牲酒祭家廟會眾入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也
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又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在若等善撫育之侍婢孫氏泣應曰諾鄧氏赴水死孫氏
產其屍於官舍隙地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孫
氏塞抱兒投漁家囑之曰宜善視此兒吾當厚報未幾偽
漢敗孫氏潛至漁家視兒無恙度無以報之乃贈漁人出
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買舟渡江又遇漢軍奪
舟去棄兒江中孫氏入水抱兒還斷木忽浮至附之入蘆
州採蓮嘗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亟呼之逢一老
父號雷老者孫氏告之故雷之俱行旬月達 上所孫氏
抱兒伏地泣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

卷十一

遣之復其後兄年十三授副千戶命名曰端尋陞指揮洪
武丁巳端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鄧氏骸骨歸仍束草像雲
合葬上元縣南之水橋端養孫氏終其身 墓碑

鄭應字仲德浦江人遠祖綺事父母孝父以非罪繫獄當死
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疏白其誣數張病舉
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臨歿遺訓于孫母分財與妻
子孫世守家教三百餘年同居數百餘口綺四世孫德珪
德璋孝友天至晝連几案夜共衾枕宋亡仇家陷德璋以
死罪德珪哀第誣莫辨乃詐謂曰彼欲害吾也何得爾事
我姓則汝姦狀白爾得不死矣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
中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遂詣以不往夜待半從間

過遠去德璋追至廣陵德璋已斃于獄德璋大恸骨歸
德璋之如已子大嗣當主家以一錢尺帛無敢私文嗣死
從大和繼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凜然如公府子家
稍過雖煩白猶報朴之歲時大和坐堂上子煙皆衣冠屬
行立左序下以次拜跪捧觴上壽華肅容拱手自右趨出
是武相街無敢差見者嘆慕謂有三代遺風都使者余
閱為書東浙第一家大和紀先不崇異教冠服祭儀未
文公家禮親喪三年不御酒節子孫化其行聞有住者垣
終庶謹謹恐有違家法錯婦惟事女紅不預家政宗族間
里懷之以惠家事簡焉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

孝子

子

所感文嗣孫源性寬厚寡言笑喜怒未嘗形于色人稱而
長者主家政者幾二十年以身率下子孫從化毋敢違諸
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洪武中
有誣源者幾事沒代之源曰我家長當罪於是等九年
獄事聞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源
以謹守家法對上喜賜酒饌遂除沒福還布政使司參
議時有家僮犯慶者親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而蓋亦
滌然有自云 金華文統及郡志

薛烈婦崑山人父為銀工縣小吏郡某為妻洪武初小吏
坐法當死京師差卒捕之烈婦時年二十榮垢莫能掩其
麗將行卒見悅之謂小吏曰汝欲生致都下盡使汝妻事

我否則若命盡在中路矣小吏懼曰如命乃家呼烈婦語
故烈婦曰吾身潔汗君不可得復主矣佯應曰諾是日盛
備酒饌餉其夫及卒至暮自經於粉閣中夫小吏家有粉
閣則其遺業必尚可淡泊守也其身既自為惡又使妻為
不善其陷大戮宜矣獨惜銀工有此令女托之匪人君子
議昏之初可不慎哉 平橋稿

郭氏名道安六合人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輒通大旨母劉
氏得未幾諸弟妹尚幼衣食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
起居下撫稚穉漸綴綴之事皆親之冬歲寒燈火蕭然
持針恒至夜半不休年十九歸同里鄭玄婦適甚修玄以
列女傳難之遂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

孝子

子

無漏文玄父孀素不悅玄痛絕之玄抱恨不樂道安曰子
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賢史底據之言豈猶不聞耶玄
釋然道安秉性堅貞而諄有新臺之行私戲道安每厲色
叱之去其人持為尊屬屢見凌迫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
我矣不幸遇此唯有死爾腰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
道安曰吾有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廢曰此人倫之
變宜去訴父母使其知所忌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熟益也
不若就死之為安遂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
日也世聞之甚悲感於中子西沙清水潭上一紀異集
金陵之俗以逆孫為利祿至提一室僅可糊口病輒遣出病
危氣息尚屬目未瞑即與棄之而欲其贊婦孕將產者以

為不祥亦不合其少思如此獨去疑以尚義名疑字思問
居通濟門外家素貧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為吏京
師得疾乃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士十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
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延就坐以除明奏室具床褥燭蓋
使寢息其中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
滋甚不能起渡矢汗金席莫撫不可近疑日為浣滌不少
見言西景淳涕泣曰我累君矣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
四十餘兩在簪匣中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何以報
為景淳曰君既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邀其
鄉人偕往剪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賢山托鄉人往書告其二
子至疑同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奉平陽狀于
廉械運至京師其妻孕將育拒門不納妾臥草中以就
疑問故歸謂婢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人命
至重倘育而為風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
不悔也婢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
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元者皆曰善士善士
云

社環字叔倫其先廬陵人侍父元許宦江東還家金陵一
元友兵部主事常乞養死於元一母張氏年六十餘哭
小江城下無時或曰安慶太守譚允先恭友已盡往
依之毋終其言許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交

親或有存者案金陵改國時一大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
元死已久惟子環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見母大驚曰
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
之妻為八斛衣更母濕衣母問其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
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
雨止為母訪之亟購布帛令妻為製衣余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
所為勿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煮藥以母故不敢大
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即奉祀會稽還過嘉興遇
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塚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
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環歸半歲伯章始來見母老
恐不能行紹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滿懷然母愈念
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環具柩擲於墳之買地城南塋
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俱潛溪文集

余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涕洟錄傳
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間有兄弟二人以伯兄
坐法而死各自縛哀訴于門請代兄死曰臣父非
兄無以至今日願以一身贖兄一身 上疑其非誠因許
其代而戒行刑者曰某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二人者
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然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
婦四人為其一人夫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當戴嫁幃
勿嫁與人衆難可相保也語時當堂上婦謂夫曰汝尚未

知吾志乎遂拔于而死其一人夫陽刑既首皆市
味之曰當與子共死時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
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二婦當給為婢
妯娌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我猶猶生
況又有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人欲各
為之傳以不得其人之姓名而止然幸而得其姓名者為
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吾台得二人為曰陳主曰朱照皆孝
子也陳主重嚴人其父私為鄉人告其賊罪當死主以狀
上訴曰主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此主之不孝所
致義當代死原主父使持自新主喜遂聽主代之以成
其孝朱照仙居人母楊性嚴急遇諸子未嘗稍辭已少不

卷一

七

如意必皆學敗事之盡恭順之道父李用由薦知福州府
視事僅五月還至京以法論罪作獄頃季用病痢被楚謂
煦曰吾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救吾骸歸葬之煦惶
懼陰與父傳友同族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許
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殺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
上上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十四人
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季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
煦以積勞致疾死其十四人者亦繼猶已子云

王叔英文集

程通字丹亭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擢成延安府同請
而據死者平通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

又買地塋之通少有至性動不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
聞父以誠喪徒步歸塋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
相識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
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後辭極懇切上嘆
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通舉應天府鄉
試授連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
史從王之國荊州靖難師起朝廷遣人至荊州告急通草
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通有封事遂有
詔械詣京師通死之家人成進又下績溪縣簿錄其家得
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通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
學故所立如此 王叔英文集

卷一

八

翟嗣與字華卿常熟人天資仁善未嘗有過母嘗病癰時天
熱難漬臭不可聞嗣與跪床下執扇驅蚊蠅以手磨穢剔
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母又嘗患積氣危甚或告以服
肉可療嗣與自旦至哺頓顙于地願破血流盈面遂起引
刀割肉覆盆中裂帛漬血累瘡戒左右勿泄妻之以進時
母不食已五日矣見其善為之握筋食幾盡食已而瘳母
後當感疾思啖羹時羹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夢澤中
哀呼竟日手足皆腫俄得羹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
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毋何乃
奉二親入蘇城竭富家顧為盡力富家察嗣與誠信出贖
財俾買還日分其息十之二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

致也嘗朝出道復入所遺書有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走其家遠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訟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建二王氏大軍凍餓不能起寔矣無烟嗣與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寇隙而去數歲有宴人來報果衣不及腰嗣與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千千耶信與其果九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怪問其故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出民來依者慨舍而館穀之病氣發病者相枕調藥卒賴以生初喜得屠言後聞北溪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年八十

四而卒 方孝孺文集

卷十一

九

黃夢庚弟夢裴處州人夢池其兄也夢池任宣探司大使以入課鈔惡繁刑部徵夢庚聞而往視之會有詔罪人得輸粟于邊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第日夜憂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顧黨家之田往輸大同庚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池不可曰今日當田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雖啜菽飲水無不樂者夢池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需田事白其父母皆樂從夢裴持券東西奔走易白金于夢庚圯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出夢池復職夢庚妻葉夢裴妻親初聞其夫議黨田輒從旁替白勉之勉

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當後死無憾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黨田倘其妻或一人援之雖不中止詎知不失機會耶於戲葉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乎 蘇平仲文集

閩有純孝篤行之士薩琅字用謙七歲而孤母少氏守節不貳篤意訓育之琅孝事母家素貧採薪拾穗以資養旨甘之奉恒竭力營辦而母不知其勞鄉人以孝子稱之里中早父老請于神父弗應或曰薩孝子有至行必能致感求之請果雨繼有大災又求琅樣之火隨息母嘗遠疾更數醫弗效琅憂惶無措每夜露禱北辰祈以身代時母不粒

卷十一

十

食七日矣忽起曰適有人語我曰而子孝加爾壽三十四自是疾成風痺臥起須人扶掖琅夫婦日夜不離側比母沒時乃三十四月云琅哀毀骨立杖而後起服除與人言輒鳴咽流涕遇忌辰節序哀慟如初喪平生尚義於財不苟取里中唐氏女往所親家適其家當籍沒女舍卒以布囊貯金珠首飾櫛櫛寄陸軍誤落琅廢園中琅遊園得焉訪知其為唐物也悉歸之鄉人馬某家被火以地售琅琅除地得白金一鑒召還之馬分其半謝琅琅曰汝方值灾吾忍愛此耶堅辭之有白其行義擬薦之者輒回辭曰斯人道當然豈敢眩名求售耶 楊文敏公文集

胡貞女吉水胡文機公廣之女學士解縉子縉亮之妻也初

貞女未生胡解情宴文淵閣 太宗曰廣婦少同業任同
官緒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脈未卜男女已而
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氏遭漢賊誣摺舉家成遠而廣婦
俱故諸父欲以貞女改適他人貞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
因言曰薄命之昏 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若背 君違父何以生為越數年洪熙改元解氏赦還貞
女仍歸視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床席十餘
年浣滌穢污皆親為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于女視已
出卒年八十五 郡志

黃文任立人永樂中父鉉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鄧州守
禦所百戶李興又以女妻鉉遂留鄧州音問不通孫氏零

丁孤苦勤力紡績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費撫育其子
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
幸有此子若遂入邑庠以易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
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
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憮然泣
下曰吾慮之熟矣願處子之計其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
辭未幾文試于有司得入邑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
業凡從師親友之需小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訓潛心經
史一日問母曰吾父安在母告其故因相顧潸然出涕以
悲正統己巳文以歲貢入太學會天下士一日言及其父
不知所在有同舍生王綱者鄧州人答曰吾州百戶李興

有婿黃鉉非汝父乎文驚喜曰是也遂得告歸者至家即
白於母母詣鄧州訪父果在鉉雖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
見痛絕方蘇親隣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鉉不能歸文復
入監天順改元文授兗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即遣人迎
父就孫以養父憚於遠涉至載至三終不赴母曰汝之孝
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載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
則棄官而往聞府官倭成跪請其母母亦悲感許之乃以
安車迎至鉉雖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
以還天倫之樂嗟夫黃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
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
獲孫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樂歡慶之堂子親見

其事因為作傳 李文達公文集

馬建字弘器諸雲人性至孝少事父母造次不違禮一食
以悅親無斯須拂其意父得疾孝子躬湯藥扶掖持持未
嘗離左右衣不解帶者累月暨病弗效乃執香於臂籲天
祈以身代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每哭踊頓絕方蘇崇
毀骨主未幾母李氏亦卒哀毀一如喪父時既葬廬墓側
五年蓬蒿滿庭土皆自負人有助之者辭曰吾以力奉
親止於此矣旦夕於墓前設香燈湯沐之具拜跪哭奠三
年如一日以墓後地缺建自程其力日致土石四十擔以
為常雖寒暑雨雪不廢自瘞之年庶子至已已始輟工其
所積土已巍然一山高數仞若天成焉仍刻木為父母像

奉之如生以終其身遠近皆知其孝稱之未嘗斥其名必曰孝子生四男亦皆孝謹君子謂其訓染所致云

萊蕪文集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慧失明乃從師學易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時石身以恭將守雲中景明引為上賓動必資之亨還朝景明與偕行也先欲奉英廟北還衆以為詐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奉義中國及失迎養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英廟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有異志一日忠屏人請策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伴狂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卒如景明言景皇帝弗豫中外以為

卷十一

十一

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遂迎英廟後辟將官景明固辭後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惟抑邪崇正濟艱扶危凡可致力諄諄不少回遯今年八十有六云太史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者也若景明者豈聞君手之風而有慕焉者歟

宣徽文集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楊治易後明春秋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但

訓其子未幾以直言忤權勢謫戍遼衛高郵州玉田縣從諫諸將官于於學官傍有薦希文學者召至京師將上

其名于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死嗚呼理當觀古人論

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適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然

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

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

而純其立心必欲一廉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

悖於天理處戎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己其

質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辛靡不備嘗而

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故於外

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

卷十一

十一

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

有則所謂夫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雖然希文之自處者

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至足道哉

薛文清公文集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國朝

儲仲文泰州人悻行孝弟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與鄉黨中望遠陽載布數車至則值廣騎圍城雨雪決旬日不止飢寒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囊中布散之不問誰其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計利邪比歸所得無幾矣中歲家喪落間膝下門拾遺金千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曉有一男子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

卷十二

也曰其夫婦營成遠地費不給抵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笑而却之且察其有飢色飯之而去鄉人嘖嘖曰儲翁陰德如此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堪玄孫洵皆舉進士

懷麓堂稿

陳氏者白溪王播之妻也播工家子避役挈妻入臨海倪居康山操斧鋸役於人取直以糊口正統庚申冬十月夜作鄰家歸擅於虎陳覺之亟乘大遼馬得屍負歸具棺以葬里石素橫者欲誘為妻唱之以利既不可則休之以威而

拘繫之且曰汝歸我則子女服食有所賴否則皆餓寒矣陳自度不能脫乃詭曰吾夫死無所歸所仰望終身者匪君而誰但不告于死者不聞於親隣而私從人是漁奪也公謂我何顧寬假一日而徐為之未晚里右不疑其欺縱歸祀其夫期以翌日挈諸孤以往陳拊膺慟哭於喪次一女二男環立後先莫能自脫乃遣其女詣所親胡佳翁曰明旦當速來視我又謂其長子曰吾代東隣家笑洗盥以俟汝急取之遂抱幼子且行且泣至是嚴潭坐幼子於沙間防之以石俾不得逸而自投于水以死辛酉正月十八日也逮近聞者義而哀之弘治初郡守立祠祀之碑記劉鍾美妻福人性孝友父早喪惟母在堂兄弟四人鍾美居

卷十二

二

幼長兄獻嘉當補紫刺關戍捕卒庵至繫于縣獄母歎曰老景值此安得寧居鍾美年弱冠游學于外聞而歸曰長兄善經營足養吾母毋勿慮我請往代兄逐徑詣縣獄獻嘉謂弟孱弱安忍使之獨往乃屬次弟奉母因與俱北值虜犯邊獻嘉被虜掠去鍾美號哭以首頓地曰我兄誓咀乞放之歸我當隨行虜乃舍兄拘弟深入沙漠凡半歲始得脫行處瘴中一月抵關初關吏皆知其故驚曰天果佑此孝弟人也鍾美言念老母以詩獻主將憫之得與獻嘉同南歸母已嬰疾在床兄弟泣拜床下母曰我知兒念我苟延一息幸得相見也適日乃卒鍾美哀毀幾絕曰脫萬死得一生意歸少盡奉養詎意止此居喪三年惟煖粥食

誦說足堪面自後每得一美食輒嗚咽不忍下箸事諸兄如父年至四五十兄有不樂輒懷急下氣以承其意必得其樂乃已 郡志

重教李氏名榮壽昌人年二十四而教卒舅為教營葬所即求結壙於教傍喪終父志奪其志私許同里將武成逼而嫁之李知勢不可遏乃告於舅姑曰婦素志欲奉舅姑以終身今為父母所迫勢不我由然忍辱身虧行以苟生乎要死於此父必備訟於官是因妻而兆禍也顧歸父家且泣且拜而別至夫塋所慟哭而去母見其歸甚喜李以失叙說其母請出下遂入室自縊父母大怒欲焚其屍適舅姑聞之遂衣衾及棺至乃歛而見其叙縛於左股間

遂昇於教傍義感鄉閭送其柩者數百人莫不流涕

縣志

天順間錦不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況平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詰否其同僚袁彬賢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頃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還衆悉奔散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許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乞以彬等 御前審訊死而無憾臣一芥草茅身無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

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吳已者乃緩頃死使誣大學士李賢主使頃伴誣之達遂以聞命中貴舍三法司鞠於午門前頃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誣死南丹彬復舊職夫頃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 東海文集

鄭年者廣西總帥府老練也性嚴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獨雅重卑觀每醉後殺人年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殺殺之故賴以全活者甚眾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教公雲繼其任雲素廉正下車首延高年耆德

問達事人有以鄭年言者雲達之曰世謂為得者不記金

別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為名年曰大人初何如一雲新白袍有一沾汗即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雲又曰人云士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年言居官饋貨則朝廷有重法大人不長朝廷反長蠻子耶雲亦笑納之雲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年而年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鄭氏歸慶字宜君崑山人進士鄭大康之妹也生長儒家素閑禮訓年十八嫁邑庠生彭應德及期而夫病再期而夫卒就咈仆地莫知所圖以冒暖其屍凡三晝夜死溫家人奔告如狂謂其復甦蓋面宜君近之以生氣也追殮呼曰

天乎爾借我往不訖口者又四日竟自沉於水後應德死
幾六日年二十一 龔大章撰傳

王妙鳳吳縣洞庭山人婦吳姓者天常商於外妙鳳獨與其
姑處姑有淫行妙鳳悲憤而無如之何一日姑與所私夜
飲命妙鳳溫酒妙鳳方舉火其人徑入龔室戲牽其臂妙
鳳憤曰吾臂為他人所執更安用之即引刀自斫其臂死
而後懸父母聞之驚泣來視欲訟於官妙鳳曰死則死耳
世豈有婦訟姑理耶數日竟死里人為之不平共白于縣
縣搜於姑婦之議妙鳳之冤卒不獲申 卽志

何氏泗州人客止莊懿不妄笑語父早死母貧病無以自存
有夫婦僑寓泗上失其名氏頗傳為順天之通州人給母

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偽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徒
居淮上誘以為婦女泣不從私謂隣女曰渠以介婦聘我
今乃欲我為此寧死不受辱越數日留一賈人逼女事之
女不勝怨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觀者無不感泣
時部使者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遠
去不可得矣臆命所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冤竟未之伸已
而天早識者疑為冤氣所致部守為表其墓祭之天果大
雨三日乃止有徐氏者本淮陰農家女質性專一志操貞
潔年十九歸大河衛軍中進甫三月進以稅漕如京師溺
死傳聞未的徐氏晝夜號哭數日粒米不入口既而有人
自京師還寄夫之衣與之知為其死徐氏益甚乃竊衣夫

之衣而襲以常服遂投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唏噓斯二
者特婦入女子耳而其志操決烈卓卓不可及如此誠可
尚也弘治中典學使者會有司立祠祀之名雙烈云

雙烈祠記

俞姻奴永嘉人父貞早亡家貧甚母改適他人姻奴年十餘
歲母欲勢之同往姻奴泣不肯行即自溺衆挽出慰諭之
不得已往為居常快俠每念及亡父血淚如雨稍長母亦
卒後父之子微戲之輒大罵求死後父子乃賂一老婢誣
之曰不從則被殺汝美姻奴曰吾父母俱歿欲死久矣吾
頭可斷吾身不可辱也一日後父他出其子果持刀入室
迫脅之姻奴頓死不從遂被殺父歸捕其子置空室中餓
而死乃以禮葬姻奴於其母側景泰癸丑大旱太守何文
淵過禱不應父老林溫言姻奴事太守曰其在是乎為之
遣祭其墓明日大雨 溫州誌

鄒婦鄒氏昆陵人二十餘歸同邑葉氏子芸僅五十五日芸
以疾卒既葬鄒婦指房限曰誓不出此內外親故皆不與
接姑曰媳婦志節可尚奈大盜疾病何節婦曰無難也夫
則焚死盜則先自刎死疾病則藥可飲醫不可見臂可斷
脉不可診也盤旋一室中以紡績自遺積四十餘年足武
未嘗出限外享年六十四歲疾既革謂老婢曰吾一生處
此房甚安死後必願我於此勿容辱者得入加生時之不
目男子以畢我始終之志家人遂從之鄉里稱敬

孔氏名媛字德卿世為曲阜人宿州訓導諭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也年十八嫁同邑王給孝叔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甫二載未有出而給忽感疾垂殆乃謂媛曰吾死不恨汝年幼無依吾目且不瞑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母念我不負君也而給歿媛抱給尸一號慟頓絕而甦者自縊於給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泣謂之曰吾兒之死病不復已汝何苦欲往從之耶媛哽咽云妾已許之矣自是絕不飲食以待盡既數日亦不能即死姑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開慰之媛計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給至有日媛亦經喪事家人輩防守益懈明旦宵後引其夕履經於室比曉姑始媛不在側呼亦不應與家人輩挾戶而視之死已久矣即殮之與給同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二日也 闕里誌

姚節婦名福蓮海鹽周孟經之女年二十一嫁本縣姚璣甫四載璣死生一女絕愛之常負抱不去手家素貧甚值荒歉阻飢孟經因促歸與璣母諸嫂處念姑老不忍舍乃檢簪中故衣悉還璣母其慘絕居常為嫂餽餼得致即寄姑以為養邑之富人有所求者孟經亦許之而難為言婦亦微覺貧未一日方聚食幼女通啼不已孟經曰何物孽種不久當去此矣婦始慙然動色求泣謂媛曰頃見父言必欲棄妾志也然我豈肯載詣他人門限耶但念

此女父不肯收姑不能育祇當與之偕死耳媛慰解之是夜更餘媛顧即婦卧內燈未滅呼令就寢希應起捫其襟則無有也舉家驚求父以大燭水次見遺履在焉則即婦與女同溺死矣翌日其姑匍匐而至憑棺號慟曰兒初喪吾子時已有死志但念我在姑隱忍耳豈料爾父不諒其心致爾母子非命耶焚屍之日有號從煙焰中出文未爛然飛入璣墓兄者無不驚異流涕孟經乃收其骸骨與璣同葬寔弘治初元也 郡志

黃氏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瑞州府通判姜榮之妻也正德己巳榮以冬官主事出判瑞州明年夏華林賊來攻城華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黃而逃賊奔迫以入與黃遇執之黃審實符水池中已乃為賊驅以行瑞州民感約父子時亦被執實告賊曰感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吾夫以贖我賊信其言遣之黃耳語感曰我不死者以即符未白也今在某處水池中可言於官取之我即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傍井始賊以渴飲水遂投於井而死賊相顧駭而去辛未五月十三日也明日榮求其屍以歸面如生殯城南僧院士民無少長咸哭焉太守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烈

碑記

婺源余節婦年二十歸程甫二載夫歿子年方半歲舅姑憐其少欲嫁之節婦以首飾權誓死不易足跡不出戶閭不事膏沐不與燕飲遺家日落晝夜治麻蕭字鵲以養其

舅姑且為延師教子之責母當召之食不佳偽以疾召乃
遣女婢視之其母方積盜不恤已而母果疾乃一赴為母
條詭易圖是夜咽不食求死母懼急命之歸或曰母召不
往禮狀君子曰禮以義起從義不從命春秋之微旨也烏
足為節婦哉有盜夜入竊其品者而去其魁見之怒曰
此節婦物也何忍食之坐命擲之中庭隣人程庸無新寡
媒問之母詭曰爾不敢登余節婦之堂而獨誘我謂我不
如余也遂終身守志不渝一妹適查二姪女適汪通方俱
早寡並以節著君子謂節婦為之勸也年七十三而卒節
婦性貞一寡言笑自言一生寢而無夢蓋極靜篤而致
然歟 潘旦撰傳

李安保實漢義官江世恂僕也正德壬申閏五月就源賊遁
百丈岑安保隨世恂督鄉兵往追之至三子橋伏賊橫衝
合兵交戰自辰迄未援兵不至世恂遂被執表皆散走安
保獨奔前護戀不舍賊既執世恂抗聲曰一乃即死不足
以窮其罪必剖其腹剖其心折其手足斷其肉而後可安
保以身覆其頸頓號哭請以死代賊不聽俄而起之安保
堅抱世恂首伏地不起賊怒斬安保併欲支解世恂賊首
正之曰一朝派離雖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人懸主之心如
此其為非主之恩愛素于八決不及此是必善士也姑
免之遂縱世恂歸賊亦悔倍克以招撫而散夫安保不惜
一身之死脫全其主又感乎賊天理人倫可謂兩盡矣

節義錄

凌氏歙縣人徵序生程璟夫之繼室也年十七歸璟夫純守
婦道各相敬戒未幾璟夫病經歲不能起凌氏晝夜侍湯
藥折以身代病革語凌曰知古有甚妻乎凌曰彼節婦也
謂妾不能為之乎古人亦人耳君不幸死妾即為殉殤夫
曰守志足矣殉死無益也凌悍順之而除為同死之計也
巷塚夫死凌枕屍哭絕復甦乃忍死以營喪事以備夫治
命立族于大端為嗣奉主入祠曰吾事畢矣遂絕食母來
省以湯藥灌之乃強飲以順母意母歸詒使女出閨外自
吞毒家人覺之灌以藥越數日復自縊侍女解救之三弗
獲死或論之死不復生家有餘貲又非迫於飢寒者曷若

守而終餘年乎凌泣曰若上有舅姑下復有子吾當事之
撫之不死可也今皆無之則吾何所倚哉但當從吾夫地
下耳防者稍懈遂有金雜以砒啖之至裂吮墮心以死甫
二十歲嘉靖癸未閏四月十七日也夫九死不迴百折必
東有婦如此其里可知固有補于風化之原有妻如此其
夫可知尤有光于厚序之教且憐慨捐生近乎我從容就
死近平理可謂一死重於泰山者矣 行狀

續觀感錄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方鵬撰鵬有崑山人物志已著錄自序謂明初
周是修嘗作觀感錄紀古今孝義之事其書不傳
因復爲此以續之凡事蹟顯著者不錄其人微而
事隱非世所恒見者則錄之欲使愚夫愚婦皆知
觀感而興起焉然僅據所見摘錄故搜羅未爲該
博云

禱雨雜紀一卷

〔明〕錢琦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禱雨錄一

卷》提要

禱雨雜紀

嘉靖乙巳秋邑大旱余目覩民困傷之錄禱雨故跡一編備所司省覽夫天變數也盡人回天立誠弭變理也可盡諉之數乎海鹽錢琦識

湯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已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尺鼎祝山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學山禱雨雜紀卷一字號

讒夫昌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魯僖公二十一年夏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其務也戴封遷西華令時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

周暢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憲宗以父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空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

之制下而雨

顏真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
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涪灘歲越垠曠旱寒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
不雨觴上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邪有術人能捕退
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旱色如
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其遺囊有書一幅目
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寒陽肆
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
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癘曷爲人旱邦燬其
學山——大德羅紀卷——字號

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
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
清而俗阜令貨遊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恨
暑所謂人旱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
桴適海豢羊墾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
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
亦以財禍

東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
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
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蜴虎代之入水

卽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蜴虎似恁昏沉那得
甘雨

鬱林郡山東南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祈雨
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洪注石牛背泥盡
雨卽止

唐玄宗命梵僧不空祈雨不空每祈雨無他執則但
設數繡座手簌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
伺木神吻角牙出目曠則雨至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
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龜二枚每龜實以
學山——大德羅紀卷——字號

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鬧處龜前後設席
焚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
擊其龜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
牛僧孺鎮襄陽久早有處士能養龍公請致雨處士
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難制強驅之必
爲災公固命之果有大雨而漂流萬戶

李靖徵時常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有老婦延
之夜半聞扣門甚急老婦謂請曰此非人世乃龍宮
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煩頃刻間遂命黃
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戒曰馬踐地嘶

鳴卽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既而霓掣雲間連下一十餘滴既歸老婦曰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此夜平地水三丈

畫龍祈雨法擇潭洞或湫澤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縣令帥耆老齋戒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一尺濶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介以白繩壇上植竹杖張畫龍其圖以縑素畫黑魚左顧環以天蠶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亦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列鷺鷥取血致盤中楊枝洒水龍上雨足三日賽以學山

齊羅紀卷之二

四

字號

猥取畫龍投水中

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猥取置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數十金發壺中出一龍著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魏管輅過清河時天旱倪太守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畢星中已有水氣又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

井告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須臾風雲並興玄雲四合大雨河傾

董奉居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請致雨奉曰貧道屋皆見天雨至何堪令曰但致雨當爲架好屋明日屋成暮大雨

狼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魯般巧佯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日般所爲也

學山

齊羅紀卷

五

字號

齊物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格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遠曉視之雨悉黑水

湘東新平縣有一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於

此穴穴淹則立大雨

黃子發雨書曰四方北斗中無雲惟天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豬猡三日大雨

淮南子曰黑蜺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

萍鄉西津有王女岡石間先湧五色雲謂之王女披衣天即雨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祈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謂如閉南門內舉火及開北門水洒人之類

真宗咸平間知楊州魏羽士零祀五龍祈雨法詔頒諸路其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土器

學山——六——二虎

之大小龍之脩短餘方皆如之凡旱建壇取五行生成之數焉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菓率

郡官日再至祝酬不用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云云

開元中大旱馮紹正於殿壁畫一素龍俄有白龍自

池中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徐州城東有石潭與泗水通置虎頭潭中可致雲雨

東坡詩云何年射殺南山虎滿腹雷霆暗不吐

淮南子土龍致雨陽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

董仲舒曰旱則取五蝦蟇置之社中池方八尺深一

尺水蝦蟇焉春則池方七尺夏方五尺秋方九尺冬

則如春皆具酒脯陳告

神農求雨書甲乙不雨命爲青龍東方小童子舞之

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

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西方老人

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

潛處閭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雨命巫祝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神異經曰西海上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

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

之國雨水滂沱也

學山——七——半虎

羅浮山記曰山有龜淵淵有神龜龜鼻貫銅環若有

人穢此淵便即雨

武昌記曰城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鼓鳴天必雨

也

禱雨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錢琦撰琦有錢子測語已著錄是書因嘉靖乙巳歲旱乃輯錄古來修德致雨之事以告守土之官意在規諷其持論未爲不正然自桑林之禱至馬麟之撤土龍皆歸本人事而自鬱林石牛以下乃徵引小說侈談神怪蕩然全失其本旨非惟自亂其例實亦自穢其書矣

諸子品節五十卷(一)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諸子品節序

西京以前諸子之文。文有餘而道不足。宋以後之文。道有餘而文不足。二者將安取。袁儒者曰。與其文也。寧道。文與道有二乎。吾聞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堯舜同孔深於道矣。其辭未嘗不文。夫子之文章。粲於六籍之內。故其自序曰。又之無文。行之不遠。斯達而已矣。蘓氏曰。辭止於能達。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文不可勝用矣。今憚於脩辭。而徒欲以理勝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辭麗為工。道明矣。辭不文。安在其能達。不達安用文為。晚周以後。去聖浸遠。老聃莊周。列御寇之徒。

耳。擻浮雲。騰九閔。虛舉而上升。夫神智之變化。豈在多文哉。若夫中材而得此。其於藝苑。亦優游矣。故君子居則洞全書而併包。動則傳輕車而冥適。東西南北。行千里而腹猶果然也。不亦愉快矣乎。何為其不可哉。

萬曆辛卯孟春日。吳興陳深子淵甫謨。

河上公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苧纈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天下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肉食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愚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凡例

一六經三傳二禮論語孝經列於學官者為功令無論已。佞所採掇者乃晚周以後西京以前為其世代近古文辭典雅故取其諸子衆家及史漢記載無間真雁雜陳於前而摘其尤傑異者而輯錄之為之品隲為之節文以便作者臨池器使故總命之曰諸子品節其魏晉以後及唐宋五代北魏南唐之文則別有一種趣味當徐議之

諸子品節

凡例

十

一葛稚川云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此集書之意也然亦有全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一句一字皆其精神融結而不容取捨者摘之則非全璧矣故不佞於老子莊子屈宋騷辭及孫子兵法一句為一義者皆全錄之不遺一字所以見時人常士構思落筆學問之所自來不如是不足探其底也若管子淮南呂覽皆非一家之言亦非出一人之手則採其雋麗遺其沉斥所謂採珠而遺

諸子品節

凡例

二

室琢玉而捐石淘金而棄砂也若列子關尹子文子鶡冠子則後人雁辭耳皆好為寢曠無警量之語然亦有精神感會處錄其十之二三若商子鬼谷子則駁雜權譎之書取節焉可也韓非子已有全書行世荀墨滔滔小持大索楊子雲富於著記艱難寂寞擬步中有絕塵歸退之獨喜反以為超此皆其已物色而可珍者外此真雁尚百餘家除魏晉唐宋未輯外雖巧拙不同皆批稗耳何足食哉何足食哉

一晚周以後有國語國策二書世稱壯麗幼嘗耽嗜隨行餐以飴口倦以為枕瞥目輒疏記已彙而成帙矣向不省視近取便閱之歡情愈溢得意處不覺撫掌盧胡以供雜品亦六藝之舊補百家之臆臆也耳

一劉向說苑新序徐幹中論王符潜夫論王充論衡此四子者卑卑乎無足味焉乃亦有嗜之者茲掇其微語以供小品亦楚人之愛先賢之憂姑以適趣焉已耳

一書分內品外品雜品。倣依莊子之內篇外篇雜篇而品名之。以便學者之按名求珍。無甚優劣。雖莊氏三篇。既其辭旨。亦未有優劣其間。學者觀於內品。而知醞藉之精深。外品知雄名之獨禪。雜品知珠聯玉屑之足矜也。

一西京事辭。莫備於史記漢書。及陸氏之楚漢春秋。蒯通氏之雋永。及漢武故事。劉向紀事。諸公本集中。然世有升降。文亦隨之。不佞所輯西京之文。凡在高惠文景之間。則於海卷之首。署曰

初漢文。於武帝之世。則署曰盛漢文。宣元而後。氣格浸微矣。則署曰中漢文。所以使學者誦其文。論其世。知如江河之流。不可復返也。

一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所採者非一家。漢書托始於班氏。而成之者非一人。其綴文記事。人人不同。有如其面。不可掩也。史記自太初以前。景武之間的。為太史公手筆。不佞於太史公手筆的。然無疑者。集為八卷。直署曰司馬遷。使學者讀之。而知其傳為採用之文。其所為獨禪之筆也。

而太史公之為文。丰神氣格。八卷盡之矣。其漢書所輯止於十之二三。的為西京國史之文。而班氏父子所採用之者。其餘則卑卑乎漸入東京。抑亦荀蔡之徒與不可知也。

一所擬衆書。世次先後。不甚拘拘。有以文之類而相裒。有以事之類而相裒。有以人之類而相裒。取其類之調適書之勻稱。要以鄙意參互之而成袞耳。觀者幸勿以編法繩之。而致疑其間。一所謂節文者。節其袞而不節其篇。節其篇而不

節其章。節其章而不節其句。節其句而不節其字。節其字則本調不全。節其句則神氣不會。節其字則蹈舞文之咎矣。不佞之書。於篇則節其十之六七。於章則十之四五。於袞則節其二三。若句與字。則絕無矣。盡仍其故。且如河上公。漢太上之辭。覺衰世之漬。添園吏。涕嚙成珠。呼呀成霧。一字百金也。即聲歎餘音。且不敢廢。無所用節焉。其餘若管子。呂覽。雅俗間見。有高為天。汗為淵。則節其袞。又節其篇。又節其章。非出一

手故也。若淮南。尤稱駁雜無訾。自謂如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則節其篇。又節其章。節其句。其餘有節。有不節。要於過。有偷目已耳。

一批評亦有三品

佳品 平淡中有文采

佳品 雄奇

神品 醇藉冲深

神品 微妙玄通使人讀之可思而不可言

妙品 無中生有巧奪天工

諸子品節

不允例

佳品 春容大文。編之不覺舞。皓

妙品 簡妙清深

唐太宗得王羲之等墨跡。甚寶惜之。為神妙

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才。有八。

能品一百有七。不佞取以名其諸家之文。易

其能品曰佳品

一篇中長抹旁畫

提綱

緊關

地名

人名

界域

結案

字義

一晚周以後。兩漢以前。全書汗牛。焉可隨行。各所

抄掇。大畧小具。可抱可持。可囊可匣。可挈可依。

輕車走馬。一夫攜之。時餐與餐。時沐與沐。愁讀

之而舒。倦讀之而爽。輕齋遠適。脫然無累也。已

諸子品節

不允例

若夫曾藏百籍。天與神授。如侍卒萬人。一呼嚮

應。携指器使。唯意所適。較之尋常。奚啻千里。此

又不敢以前法似之也。

管子節	第十八卷內品	管子節	第十九卷內品有語	管子節	第二十卷內品	管子節	第二十一卷內品	管子節	第二十二卷內品	管子節	第二十三卷外品有語	管子節	第二十四卷外品有語	管子節	第二十五卷外品有語	管子節	第二十六卷外品有語
-----	--------	-----	----------	-----	--------	-----	---------	-----	---------	-----	-----------	-----	-----------	-----	-----------	-----	-----------

屈子離騷經 九歌	第二十七卷外品	屈子天問 九章	第二十七卷外品	屈子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第二十八卷外品有語	司馬長卿上林賦 大人賦 封禪書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 諫獵 哀二世賦	第二十九卷外品有語	楊子反離騷 甘泉賦 校獵賦 長楊賦	劇秦美新	第三十卷外品	楊子法言節	第三十一卷外品	楊子太玄經節 雜著七篇	第三十二卷外品有語	呂覽節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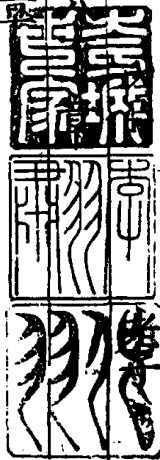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卷外品	呂覽節	第三十四卷外品有語	孫武子	第三十五卷外品	孫武子 尉繚子節	第三十六卷外品有語	陸賈新語十篇	第三十七卷外品	諸子品節 賈太傅新書 奏疏附俱節	第三十八卷外品	賈太傅新書 論著 上書 詞賦附俱節	第三十九卷外品	淮南子 原道訓 精神訓 本經訓 覽冥訓 俶真訓 覽冥訓	第四十卷外品	淮南子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俱節	第四十一卷外品	淮南子 道應訓 汜論訓 詮言訓俱節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二卷外品	淮南子 兵略訓 說山訓 說林訓俱節	第四十三卷外品	淮南子 人間訓節	第四十四卷外品	淮南子 脩務訓 泰族訓俱節	第四十五卷外品	淮南子 天文訓 地形訓俱節 要畧	第四十六卷小品	諸子品節 劉向說苑新序節	第四十七卷小品	王符潜夫論七篇 仲長統昌言二篇	第四十八卷小品	王充論衡三篇	第四十九卷小品	徐幹中論上十篇	第五十卷小品	徐幹中論下五篇	諸子品節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諸子品類卷之一

河上公道德經

上經三十七章



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諸子品類卷之一
河上公道德經
上經三十七章

不愛不易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故謂之常
道常道常名不容思議不可見聞不言語故曰道
而可道則非常道矣名而可名則非常名矣萬物自
無而有必有始之者必有為之母者未有始之先
生天地名爲天地之始既有始之後生人生物名爲
萬物之母道不外於有無之間也當其常無也自無

諸子品類卷之一

上經三十七章

一

此老母用
結句一義
千鈞一髮
力有

而有故欲於此現其妙見天地之始當其常有也復
自有而無故欲於此現其微見萬物之母微即遠微
之微究竟之謂非微也兩者同出於太虛而有有無
之異名同謂之玄又玄赤黑色深也幽也不可見聞不
容思議之謂玄之又玄凡書中所有曰守雖曰不爭
曰慈倫曰柔弱諸般言言我妙皆從此有無出也故
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
善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

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

無爲則無不治

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不爭不恃利而
天下自足也弱其志強其骨不爲盜不示人以可欲之形而
與於治也夫知者不敢爲也夫知者不敢爲也夫知者不敢爲也

知而不欲爲則天下大治矣此老子憤世之詞欲踏
天下於太古
之無事也

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似萬物之宗象主也挫其銳解其紛圓銳以入人立
於膠擾之中而自不戾也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耀
潔清而不露也如是則湛乎如止水之平而存存
不患此其心之至微至妙惟無始之始可以名之

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天地萬物謂天地爲不仁以萬物爲芻
狗天下萬物謂聖人爲不仁以百姓爲芻

首句意
平而守中

此老母用
結句一義
千鈞一髮
力有

芻狗浩浩而不知誰之爲之也。天地之間氣化流行，生生不竭，猶橐籥用而風生，風自虛中而出，愈出愈通。此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學道者不在多言，能虛中以應，則幾於道矣。故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伊川深服此章，猶不盡口。

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虛中之神也。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用之不勤，應而不滅也。玄，幽也。牝，虛而不實者也。玄牝，形容一虛字。天地由虛中而生，故玄牝爲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存養此虛而勿助勿忘也。此章似說養生工夫。

七、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死而不生，故曰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亦我有，是天地之委氣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亦無恨矣。今日成其私語，似不平。

諸子品評卷

老子

三

八、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天地間上善莫如水。人亦莫如水。水之善者，爲其利萬物而不爭，有功而不居，下而不居，上故幾於道。人能每事盡善，不伐不矜，則去道不遠矣。下文七善字，皆言自卑自下如水之善也。

老子教人此章，發太明。

九、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持執持之使不去也。持而盈之，持之使常盈也。揣而銳之，使又音桑又音團。凡稱量，付度皆曰揣。金，利也。

此章指之，又指爲道。持執切又音桑又音團。凡稱量，付度皆曰揣。金，利也。

也。揣而銳之，謂稱量計較之。以求通利也。此章言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宜見幾早退。

十、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魂也。精，神也。魄，神也。載，載也。抱一，抱一而不離也。形神離則死矣。守氣如嬰兒，欲其柔順而握固也。滌除，去其瑕垢也。玄覽，欲其晶瑩無疵也。天門，開闔冲氣之出入也。欲其守雌而不雄，淨無輕微以喪吾之寶也。明白，洞達其理，不欲其昏也。滌除，去其瑕垢也。一，惟恐失之。此章言存神守氣之妙。

無此精神，最宜潛玩。

十一、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器室者，實有之利也。而所以受此車器室之用者，乃賴虛中以爲之用耳。此章形容虛中之妙用，可謂奇筆。

諸子品評卷

老子

四

十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腹者，容納之謂。目者，分別黑白聲色貨味外物也。聖人爲物而不物於物，日遊於紛華波蕩之中，而心不爲之動，故去分別而取容納也。此章言聖人過化之妙，爲而不欲，涉而不有。

腹目二字，解難老氏後起不易。

十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寵爲上，得之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寵爲上，得之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寵爲上，得之若驚。貴大患若身。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夫人不知貴愛其身。而欲以天下奉其身。是以寵辱而驚。得失而有患。此皆不知貴愛其身也。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吾之身。如此然後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章明道之至妙。至妙。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詰。不可名。不可象。道之希微。本如是也。若夫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則是有可執。有可御。有古有今。有有有始。非其至矣。是曰道紀。言其有可紀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此章形容有道之不可識。曰強為之容。語似不平。與兮若冬涉川。渾兮其若濁。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

道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夫人不知貴愛其身。而欲以天下奉其身。是以寵辱而驚。得失而有患。此皆不知貴愛其身也。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吾之身。如此然後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

夫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之學。本在虛靜。致虛之極。守靜之至。可以見其復復者。虛靜之謂也。動陽之始。君子養氣之時也。常者道也。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太上。天下知有之。謂家解曰。天下也。上。古。疑作不字。太上不知有之。忘言也。無毀無譽。世道既衰。則親之譽之畏之。以至侮之。民有不信之心。而不免於有言。不照上古之時。功成矣。事遂矣。百姓日用不知。而皆曰我自然。何今之不相及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以上古無事為道。應以中。古多其本也。又曰。大道為公。純樸無偽。八人有士君子之行。忠臣孝子。皆生於衰亂之世。絕無而儼有。故得名也。此老子處衰周之時。傷今思古憤世之詞。

夫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之學。本在虛靜。致虛之極。守靜之至。可以見其復復者。虛靜之謂也。動陽之始。君子養氣之時也。常者道也。

聖人仁義
巧利止持
私寡欲
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
私利止持
私寡欲
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
私利止持
私寡欲
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

子絕學無憂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令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平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

乘今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澹兮其若海騷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則無憂矣唯阿皆

諸子第一卷

老子

諾也人皆曰善勝於惡不知善之與惡猶唯之與阿
相去無多也下若併其善惡之名而忘之世俗可畏
之事荒忽而未有底止也下文是求其未萌也獨守
其未萌之天真如嬰兒也孩稍長也乘乘無所歸
中無定不著迹也沌沌愚人之心渾然而無知也澹
蕩若大海之茫茫然若飄風之無定也衆人熙熙
衆人皆有餘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我獨異於此等而
求歸於大道之本也母者道也道生萬物求食於母
獨歸命於吾之所生也
此所謂知我者希也

主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今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今冥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道之爲物其妙不可見其理

則參前益至虛而至實者也聖門亦日如有所立幸
爾閱歷也甫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
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
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

主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者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而益謙消息盈虛自然之理是以聖人抱虛一以式

於天下功名長久而天下讓德讓功者以不爭耳古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諸子第一卷

老子

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

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希言少言也希言不伐其道之自

此者天地之道盈不可久壯則衰也天地且不能

能久而況於人乎當貴難保難保易敗亦猶是也故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得亦得失亦得同於德而不違也同於失者道亦樂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行止得失我皆樂之不繫著也此皆依世同流之意
所以爲知道士然此須信得及若信處終有未足
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不能信道則道亦不信於我

也故莊子稱之曰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禹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足不著地曰踳踳而立則不能

可以行道者濡弱謙下空虛不有若自見自是自伐

自矜猶食之餘棄行之贅疣有德者不處也亦猶踳

者之不行何得於道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太地太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曰自然此章形容一道字人知王之為太而不

道道之妙曰自然道之名曰太曰逝曰遠曰反總謂

之道王之太亦大於道而已用字用句自是與端隔

別鼓舞成文耳

美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此物重者在下輕者在上重者沉

無聲矣今靜則三軍不譁矣是靜為躁君也是以君

子終日行常如輜重之隨不輕舉不妄動重為輕根

也雖有榮觀聲色貨利超然安處不為之動也而躁

重器而可以身輕天下蓋重必輔吾之輕而靜以制

吾之躁輕則失其輔而躁則失其主余前後君宅相

須如此者諸家皆修

主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發善

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是無心自然之意賢愚不棄

善不善兼收乃是道纔有分別便不

是道矣重也明而又明猶言大明也

天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

長故大制不割道未散則為樸已散則為器天地萬

物長萬物而為道器之主故大制不

割以道制物自然而解不待造刃

主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均或

吹或強或弱或載或勝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日

爲必欲得之而反失之者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竊皆聽其自來而無容心須如此看庸齋曰此章結得甚奇絕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曰玄之又玄曰大曰迤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其事好還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以。用。兵。爲。佳。者。不。祥。之。人。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君。子。居。則。尚。左。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吉。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凶。故。屬。陰。而。居。右。也。上。將。軍。爲。用。兵。之。主。故。居。右。居。上。將。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見。於。人。用。兵。不。得。已。雖。勝。亦。不。美。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名可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無名之侯即道也道無名亦無形不知者視之爲小矣然萬物之所歸也侯王之所賓也甘露降而自均天地之和氣道之所爲也樸散則爲器器則有名一生二二生三無窮已也體道者不有所止則窮高極幽危而不安故曰知止所以不殆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皆往資焉不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足不失其所皆死而不亡之道。庸齋曰：死而不亡者，壽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以濡弱謙下，恬澹無爲，卽是道。故曰：道常無欲，可名於小。又曰：樸雖小，言其不自大也。不自大，則無限功業皆從此生。推此章章皆然。

執大象，天下往。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聲音口腹，凡外物之可欲者，可以誘過客而使之留。若夫道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食之

無味非純與餌之可比。而用之自不窮。所謂執大素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言道之用廣也。道之出言猶曰道之為言也。

三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事人之有張弛。猶道之有事直。論關也。此教人以涉世之機。所處之事。所與之人。所代之國。所事之君。皆不可直遂。誠以主之權以行之也。魚脫於淵。則死。人而失其所據。則危。國之利器。以示人。則人懷觀視之心。深沉寶固。人不能窺。則無施而不利。道固然也。

三道德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

諸子集解卷

不孝

三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天下紛。我獨安。此所謂鎮之也。道者不欲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以靜待。治待亂。以逸待勞。此不欲二字。侯王之至寶。宜但治國雖取天。下可也。

下經四十四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為之而有以爲。上仁為之而無以爲。上義為之而有以爲。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摯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此言上德之純樸。未世之虛偽。非為仁義之本。如是也。皆憤世之詞。

義而後禮。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末。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老子以太古之純樸。無為為仁。義以末世之繁文。虛飾為禮。故以道德為至。以仁義為偽。以禮為強。世強之而不從。則摯臂而仍之。仍就也。奮而就之。驅而納之。於禮也。虛文盛。則實意衰。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則知益荒。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皆指衰周。末世而言。不揣其本。也。蓋仁義者。行道立德之名。而禮者。仁義之紀。用。以忠信為質。而推至誠為能。前知何惡於禮。而何病於前識。耶。老子生於周。未見子產之博學。季札之多聞。孔子之多能。孟儀子之學。禮皆當世之所尚。故憤疾而為此言。

二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貴。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致數車無車。不欲琬琰如石。落落如石者。道也。道者。濡弱謙下。一於賤。一於下。一於卑。卑道之本也。本立則積。積而口高。天地鬼神山川谷。萬物。侯王。皆以謙而益。以盈而損。致至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而有而數。至於無。謙之意也。玉石堅確。而不能柔。弱謙之反也。谷成氏。曰。除口無歲。

諸子集解卷

不孝

三

提出書。二字與。下相對。

無反復也。靜則正，動則反。氣化循環，無往不復。道之發用，本如是。變動不居也。強不生于強，而生于弱。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以強爲體。以弱爲用。靜無而動有。故有無相生。卽強弱相須。動靜相循之意。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

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自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天惟道蓋負且成

不笑不足以爲道。道常無名也。善貸且成。貸與也。常

諸子品節一卷

孝

五

爲人。常與人善貸也。無棄物。無棄人。善成也。

五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權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萬物自無而

有陰陽相合。冲氣爲和。學道者體此冲和之氣。柔順謙卑。自能成其高貴。有生於無。益生於損也。損益之

理人有以此設教者。亦我義教之也。今復何言曰。強梁者不得死。吾將以此言教天下。爲天下之教父也。

教父立教之首
世之所尊也

六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也。然無有。入於無間。矣。無有入於無間。空虛無物之地。皆道之所入。至無

而至此見無爲之有益也無爲之益誰則知之

七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名與

貨外物無益於身死名死利雖所死不同其於亡身則一也身也名也貨也果孰得而孰亡哉是以責知

也止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諸子品節下卷

孝

来

踣勝寒靜勝熱是譬喻大意與各章相似

九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

無有至治之象也。天下無道則戎馬生於
郊。財貨滿前矣。知足不欲儉者。常有餘

士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不出戶封疆若履不

窺星辰若貫是何故以理數知之也若待足迹所臨耳目所及猶以管窺天用錐指地能幾何哉

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學與為道異。為學則聞見博而知益明。道之又不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主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憫憫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聖人視民如子，賢愚皆愛，善不而君之聖人皆子之也。善兼收憫憫，不分別之意，是以太古之世，百姓戴聖人。

主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諸子品節一卷

不孝

七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凡出於生則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之類不一。地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何者？以其貪生。故求生而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三言多也。生之厚，凡富貴利達，肥甘聲色，奉養皆是。至德者禽獸不能賊，刀兵不能害，是何故？以其無死地。蓋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

古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言道之長養萬物，其功不恃長而不宰，莫之命而常自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然。一有自矜之心，則非道矣。

主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白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萬物自無而有，必有得其所從生。則綿綿若存，子母相抱而不離，復守其母也。兌，口也。門者，牝牡之門，閉其兌，塞其門，用之不勤，所以守其母也。見小白明，內視之謂明也。守柔曰強。

諸子品節一卷

不孝

七

夫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此言達長謙和，則為道。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驕於術，則非道。雖使介然有知，而不敢為道，不可為也。守於不伐，濡弱謙下，此為大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飲食資財有餘，此如盜賊自誇其小盜和皆，所有豈得謂之道哉？民之好徑，亦猶是也。皆寓言。

主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善建者不拔立德之遠也善抱者不脫守道之固也百姓尸祝之社稷之沒世不忘猶之子孫祭祀不輟也故修其身而其德真矣不但家之餘慶而已推之鄉國天下其德愈廣其流愈遠故以我之身觀彼之身以我之家觀彼之家以至鄉國天下莫不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同然哉以心之同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嗷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道以不知不言為貴知與言皆非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奇正二句是客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哉以道之不貴多事以多事之亂道以亂道之不足以為天下也何以言之國之有忌諱有法令民之有利器有技巧本以為治而貧且多盜反以滋亂則多事之為害而無事之可貴也明矣忌諱多禁文定服其為至論

至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妖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反謂政教不明之難而其民反執以此知禍福之機倚伏之勢果無常也正者常也奇者變也民之迷於奇正昧於善妖已非一日是以聖人方也廉也直而光也雖務為正善然而不割不劓不肆不耀則不欲其察察也道無繫著執之非則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天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計妙

久視之道。此章之意似專為養生而發。畜者有餘不盡用之意。早復不遠復也。畜則返本還元。終者便復也。畜之又畜復之又復。積之又積。是謂重積德。積之厚則外物不能勝。而身安國治。可以長久。人之身猶國也。元氣猶母。能畜則不但可以存國。而又得其母。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久生於世。則能視死則興矣。以此知人之元氣宜畜宜復。宜積。不宜盡用也。

主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治大國若烹小鮮。清靜之化。簡易無為也。以此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言百姓輸誠不為姦也。所以然者。由聖人亦以至誠感之也。君民上下。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上以德感下。下以德報上也。

解的好

諸子品節一卷

孝

主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凡大國之人宜自處於卑下。以合天下之交。為天下之牝牡。牝常以靜而勝。牡則靜也者。大國之所以下人也。非但大國下小國。亦然大國以卑下而取小國。小國亦以卑下而取大國。大國之字小國。欲合容以兼畜人。小國之事大國。欲順以入人。而人者各以下而得其所。故凡治人事天。修身舉為者。皆宜以下為本。

主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善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

貴。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不善人。皆不能外也。今夫美言亦為人之所售。尊行亦為人之所稱。不善人。人亦不棄。矧於道而可不貴耶。故立天子。至貴也。置三公。至貴也。拱璧以前馬。朝聘之尤貴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為可貴耳。古人所以貴此道者。何也。道可以進善。可以改過。善與不善。皆必由之。故為天下貴。老子所貴道。亦曰濡弱謙下。知常守柔。凡言道者皆是。

主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

諸子品節一卷

孝

主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事無事。易也。味無味。澹也。天必以小謙也。多必以少。謙也。報怨必以德。厚也。五者盛德之事也。圖難於易。以難視易也。為大於細。以大視細也。蓋天下大且難者。常生於易。而起於細。是以聖人慎之。始焉輕諾。終必寡信。始焉多易。後必多難。皆以忽而致敗。此章合於聖人之知幾。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妙解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欲不欲以不欲爲欲也。學不學以不學爲學也。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復之。此所謂學不學也。此章周慎。警覺使躁人視之。惕然。

天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將以愚之。不可使知之也。渾淪質國。清淨無爲。將以愚之也。足上愚字。與物反矣。以不智治。以無爲爲是與物反也。

諸子品節卷

老子

三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水下。故爲難勝也。不害不以爲患苦也。此章專言不爭。用三是以字。層層起伏。

妙解

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

諸子品節卷

老子

三

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當也。以下乃老子即常語而推解之。天字在當時爲助語。老子則以爲驕矜誇大之稱。下文勇廣爲人先。是也。細者謙卑自小之意。下文慈儉不敢先。是也。天惟誇大。故似不肖。若肯久矣。其自小矣。然則大與不。固賢不肖之分也。慈儉所包者廣。在行師則不嗜殺人。恩信素孚。與士卒同苦樂。慈於衆。慈於敵也。故能戰勝守固。天之以慈儉報之也。用一事結之。包上三寶。此古文省力處。

諸子品節卷

老子

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爲士者不武。君子無所爭也。善戰勝者不與。不交鋒也。用人之力。得其死力也。天道不爭而自勝。太古之世。無甲兵而自安。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之事。聞之客。敵加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也。重於進而輕於退。退舍以避之也。是謂行而無行。攘而無臂。仍而無敵。執而無兵。不戰而屈人也。元神者身之寶。身者人之寶。土地人民國之寶。貧於敵。則亡其國。貧於名。則亡其身。貧於欲。則亡其神。彼神亡而身隨之。身亡而國隨之。故出兵則以喪禮行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禍懷王老子之道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然獨與神明居此所以言有宗事有君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人不易知也。然其外之濡弱卑下。淺易無能。人皆以為不足知。不足行。故終無知者。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知道者少。此道之所以可貴也。然而聖人被禍懷王。終不示人以可知之形。非秘之而不使人知也。道可道非常道。侯上士之自悟耳。

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道已知而似不知者上也。不知之病為已病則知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聖人不病者何也。正以其知而若不知也。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章又最奇。

三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然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厭其所生而妄作之狹其所忌。則亡其所居。厭其所生。則趨死之道也。大威至矣。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聖人真知而不銜愛身而不矜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已之所安也。此章亦為自矜自伐者而言。○無狹其所居素位也。無厭其所生安土也。

三美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踈而不失不度安危不量禍福勇往爭先此勇於敢也。勇於敢則輕死之道。死名死利皆是也。察於安危謹於禍福深沈審固如千鈞弩此勇於不敢也。天之所惡在勇於敢勇於敢則難善亦必有後患。是以聖人猶難之天道恢恢如網然難甚踈漏而無遺失先勇於爭先者天未有不欲害之也。或曰忠臣孝子如皆愛身將坐視君父而不救乎曰非然也。老子之意在國之於早不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孔子亦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子路結纓夫子豫料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能圖之於也雖能逢比干老氏不貴也。

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就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此章特成世主之好殺也。此章特成世主之好殺也。

三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多取而得饑多智死此皆有心於為也。惟無心而任其自然者勝。此章論三事以末一事作結。

三九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此章此言物理。

以見道在柔弱而學道者惟柔弱之爲貴
列子曰木強則折其字難解疑作折字

聖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之道虧盈而益謙猶弓之張而必弛也矜高者抑之卑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則不然欲以天下之不足而奉已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者乃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雖存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者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

聖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老子品節一卷

下老子

二十七

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其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此章明白簡易柔勝剛弱勝強似反一

人云三字自佳

聖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人有怨於我而我必欲與之和則雖無報怨之心而猶知怨之爲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理到之言亦猶前也左契如今合同文字也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盛德之至也此亦借喻之詞有德者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以計較爲心必求明徹而後已也夫有德司契善人也

故天必佑之○聖人思怨俱忘寧處其厚不處其薄不欲善惡分明也故司徹者終非盛德

聖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子因使民不作用之非使民不作用之意王氏安石曰太古之人不與禽獸同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天下而民於後世修裳衣壯官室隆耳目之觀以聳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綱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與禽獸同矣聖人不作味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老子之言其間以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不誣王氏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諸子品節一卷

下老子

夫

聖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道隱於榮華純德之人深潛謹默何用辯乎好辯則非純德矣道不在於多聞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執居而數食焉用積乎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不積而自足無藏故有餘也是何也天之道不言所利而自不見其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此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以此語結之

一卷終

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

諸子卷第二

意法節節

悲乎。此段又自二意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知大年一句意亦相承

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

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

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一証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故夫知效一官行

事也無是意義數舞此耳。故夫知效一官行

比。此至鄉德合一君而徵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

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

世而悲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

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明小

榮子未得為列子大而不大堯讓天下於許由也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甫

降矣而猶浸濯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

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

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大

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堯由之事柳

叔曰吾聞晉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遠庭不近人情焉連叔

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凜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

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晉者無以與

乎文章之觀龍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

有壘言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

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新乎亂孰契

契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

契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

湖。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孰。是其塵垢秕糠將遺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此形容神人之大所
我無欲而民自好。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治。其樂無窮。勞苦功高。以天下為事。言堯舜有為而
又有一爭。則無為堯舜之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
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遂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
往見四子。象如射之山。汾焚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
焉。宋人資章甫而越人無所用。猶堯舜之道。四子然
然用也。四子謂許由。齋缺。王倪。叔也。四子亦不
經見此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以盛。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

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剖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

之藥者。世世以汧泝統。碎音屏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汧泝統。不過數金。今一

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封。於汧泝統。則所用之

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

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不
手藥。以冬月澤手。六文理龜。折也。泝泝。打洗也。泝。茶
也。冬月澤。潔以泝。故不龜。世以爲業。慮以爲樽。言何
不思以爲泝。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
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姓生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殽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夫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篇末兩段是

齊物論第二。有是有非。物論之不齊也。莊生則
欲無是非。無物我。一付之自然。蓋
至道原無分別。自是非可否。至利害禍福。死
生壽夭。夫人則妄生愛惡。分別於其間。齊是
非。齊物我。齊死生。齊變化。和之以天倪。天倪
者。天均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謂之齊物論。
不特一篇全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嘆。嗒。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

綦曰。然。彼

有之。心也

有之。心也

有之。心也

有之。心也

慕自。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者蓋人人皆自形骸驅殼上起念而于基不然過
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于子基答言今者吾喪我矣
女知之乎蓋喪我則忘物忘我無是無非舍畜大意
於此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基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
林之畏佳伴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

詩子品評二卷

天莊

 $\frac{1}{2}$

者諒豪者笑香者吟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爲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囿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污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諄者去而聲疾叱者出而聲和吸者入而聲絀叫者高而聲揚歌者下而聲濁矣者深而聲留咬者呖而聲續千輕唱也唱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後相和之姿態冷風小和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爲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聲之調調之刁刁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才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描文罕有如其

者妙子游曰地簞則衆簞是已人簞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天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感其自取。

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也如使吹萬不同而皆謂其自
 已出也咸曰自取而無待於外則向之怒而号者誰
 使之耶乃天籟之鳴也天籟之以見寥廓之不自鳴
 而地籟之爲天籟也亦猶衆論之不齊是不是然不
 就絕歸之自然無所分別不待辯也此謂和之以天
 倪此便是齊物論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分明寔有
 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
 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開開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闘綬者寤者密者

諸子品節二卷

六 莊子

八

已盡粉精
衫便見手
段

小恐懼懾大恐縷縷宜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月
○○十二○字○作○二○句○讀○
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
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復復陽也此下模寫人心
許多變態與上

此亦是有風才形聲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物之役人中之小知不及大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開闢者從容暇豫之意開闢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爲藩籬炎精光上燭也簷廡臺齊前後也簾則魄與魄交而爲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人不生意見故常應常靜而常閑閑小知之人分別是非日以其心與物相闢不能自己是故有役者害者害者小恐者大恐者可是非者守勝者于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

此節從前情上說來
直筆猶然
寫之在天
際末也
有欲求心
然則必不
在人心成
大機云云
悲觀者亦
本於此理
既發則動
豈非物作
感則憂而
不致動其
悲也己自
失則雖空
忘天際則
謂而愛物
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任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以上備言外人心事此又

以十二字面模寫接吻之情狀。有喜有怒者咳者

諸慮者愛者戀者慈者眺伏落態者通上一等人情

有此情狀變態百出應思慮也。嚙啞嘆也。變者反

覆不足之意慈者愛和不動之貌。歔歔也。係緣起

也。開口也。醒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知如

樂之出虛而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且

夜相依。其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我知木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忽者其謙之語。

他爲與字立箇暗號。非彼無我。然非我則彼亦不能

以自見譬之風離於塵終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

如此而論造化不難。已身似亦近矣不知其所爲

若有夷幸而特不覺。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神象

攝而無形有情故。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足爲

有言水中盪漾色。

此篇之
斷案
三百骸九竅六藏賁而存焉。五難焉。執汝皆悅之乎。
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遽相為君臣乎。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乎。其真一言真字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形骸上體認一番反覆
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
相為役者也。且求得此之。此排彼無我之愆怒者。其
識之體皆是道。得清純謂
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老。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此喪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
乎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詆之。言人有此
形役之終身。從哀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而心亦與
之俱喪。若芒然昏惑也。終身汨沒於是非之中。而不
自覺也。求謝其喪。真君也。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亦
有之。自大知開闢至此。
皆說物體未齊之故。
四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
曰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
日適越而書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

十

五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故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五

彼是方生
之說只見
得一邊故
相非而求
勝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一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異哉故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己而一之如此而應物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而中虛凡物有圓而方圓則終始無端中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無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以彼是此非相持不解便膠固不通而學問窮矣

七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此正論

物論

爲是舉建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

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

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物之不足辯也明矣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

猶之彼我之馬也亦可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

物不可以相非則是亦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

非之不足辯也明矣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

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

爲是舉建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

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吾因而可之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道無精粗行

之即是物無彼此謂之而然我何所然乎固其然者

而然之我何所不可乎固其不可之物固自有然

者物固自有可者不特一物物如是無物不然然

物不可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窮縱橫美惡尋常詭怪

皆通而爲一也今與分或與毀亦可通而爲一也

之象曰夫建構而檢縱屬麗而面施好所謂齊者

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各

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 惟達者知通爲一

爲是而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

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惟知者知通爲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

自用之心生通爲一無二則自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不

用者不用已也

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

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

之謂兩行今之論者竭精神騰口說勞於分別甲曰

物不然無物下可本自同也譬之朝三與方生一

文法提是而字誤譬耳三與四實通七數也名實未

嘗變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

顛倒而不知茅乘之本數豈皆加也勞神爲一而不

知其同亦猶是也。和之。以是非。非是。非非。而之。一也。天均者。均乎。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行之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傳三子解

六卷三

幸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古之知道者。直自無物之始。說起。則天多分別也。要其未始有物之時。則一而已。本無成實。封封。謂人心有畛域也。有畛域。則有是非。有是非。則有物。我取舍。淳朴之道。散矣。淳朴散。則愛欲成。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何嘗有成與虧。昭文。師曠。惠子。借手。以明有思。有爲。則有成。虧。無思。無爲。則無成。虧。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蓋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

九

人而欲以此誇示於人。然不過一技一能。何足誇示。要於終身無成也。三子之智。而可以謂之成乎。則眼前一技一能。豈可以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雖古今事業。皆歸一空。凡物與我。皆無成也。清談言不分不曉也。聖人之心。無主而虛。未嘗着迹。故其所見。皆似明而不明。又安有物我界限。是非取舍。而過爲分別乎哉。到底只發揮因是二字。因是者。因是固非也。肯文耳。

傳三子解

六卷三

幸

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自太極上。推測無極。自無極上。又推測無極。之先。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彼然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爲有。果孰爲無。也。今我說箇有。說箇無。則已有謂矣。謂即言也。然我雖有此言。不知此言果可謂有耶。果可謂無耶。有謂無謂。非無分別。則與較音。無異矣。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國有物。而我而後有是非。

大意不過如此却係
地登明果是奇妙

十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若生不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亦

祖亦可稱天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理蓋大小

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

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我一併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大壽之可言

諸子品節卷一 八華子一 七

哉無壽夭無大小則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然

已謂之一矣謂之一即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由無

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何以故既已

為一又謂之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

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

言有言之後遙遙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

之又萬雖使巧於美曆之人亦不能美其未盡之數

而況其凡者乎當初只是箇一字引起至二至三遂

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況自有適有乎有即有

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未

者何謂無適即因是之說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

士天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也請言其

而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有常有

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域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

對立之意却撰出左右倫義分辯競爭八字無甚分

別如何謂之八德可見此老為文全不在布置只進

戲出口便是此處齊曰看此等文字但就字義

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

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

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

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

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這是莊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子復生亦必道遠汝具一隻眼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合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日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

者有不見也上面既說彼我是非到此又別生箇話

合之外非聞見所及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聖人

存而不論不知其所不知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許

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議以強天下之知春

秋經世君臣父子大經大法聖人何嘗不言一有分

辯是非求勝天下之事惟其不言方為至言一有分

辯便是胸中見有不徹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

者有不見也也故曰辯也

士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

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人物之好惡與此可為一貫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何方矣故知止乎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
 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曰來此
 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
 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
 況德之進於日者乎此章言道之至極無在不不知不
 言不辯乃為至道故先言五大
 以明至道無形又覆發五者之妙以見道之圓融無
 迹然後發於向方此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知
 之知也有能知此謂之天府天所者萬理之所會欲
 益之而不加益欲損之而不加損無終無始而不知

其所由來則明而不用光而不耀謂之葆光也葆藏
 也不知不察之謂也故昔者堯問於舜言三子者迷
 而不悟聖人至德如日月並照兼容
 之而不與較也即因是因非之意

主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月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
 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
 食薦蠲且甘帶鴟鵂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狙以

至人不知利害此便一係

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者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洪擊四者孰知天
 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然殺
 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
 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
 利害之端乎齧缺王倪之問答又自知止其所不知
 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庸詎知不知之非知知之非
 不知明證不短便是真知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居處色味人物之性不同
 各自得也未有可分為是非觀此則仁義之端是非之
 論莫不皆然王倪即至人也至人神矣不寒不熱
 不驚而遊於無物之始死生尚不為之動而況於利
 害乎況於是非乎不知利害
 不知是非不知乃真知也

古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然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外而
 求時夜見驪而來鴟炙子嘗為女妄言女以妄聽

老周問景曰。曩者行。今手止。曩者坐。今手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蛇蚺翼耶。惡。識其所以然。則其待以不然。周兩空中無影者也。周兩待影。影待形。形待非形也。造化之所使也。惡。識其所以然。則其待以不然。即前篇待彼之喻也。

大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章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蝴蝶也。謂物化。此一段又自前章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蝴蝶也。謂物化。此一段又自前章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蝴蝶也。謂物化。

周也。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一段又自前章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蝴蝶也。謂物化。

養生主第三。以主養生者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相刃相靡。於其無害。而場豈不殆哉。言清於危亡。而不知其自危也。且而無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危。而不知其無近名。內修也。無近形。外保也。督中也。緣督無形。無形無是非。非執中也。此段。

二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解。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

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吾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臂則神也神臂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天然腠理也夫卻骨肉之交會處也大森空處也其間也卻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背筋骨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軀大骨也若諸事到盤錯不敢率意而行防檢少疎則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機寓庖丁情狀宛然盡筆

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奮乎樊中。神雖主不善也。介獨也。剛而有一足足相連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然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者

四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天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值也不知其盡也。夫至人無樂不以樂之情。惟其

此言右師尚在樊中不如澤雉

莊子之季本老子此感乃感刺老子便是貶刺莊子

人發其薄反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說老子死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竟老幼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源於用情之處。故不來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天之所受本無於天矣。帝之懸解。懸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亦未嘗以死生縛人。人自縛之。死生無變於已。則帝之懸自解矣。指窮於爲薪。萬物無所不滅。然一滅一薪有生。生之理無窮也。如薪有盡而火無盡也。

諸子品類卷之三

內品

莊子

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德非避世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爲故以仲尼伯玉爲之折衷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入必及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

以我之善攻人之不善則有行名之累故不

以我之善攻人之不善則有行名之累故不

好名之禍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者衛君也行獨獨行其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平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入必及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

以修德之
則不覺信
故亦不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
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
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譽。貴庸詎可乎。志於純一。欲以盛德感之也。夫
子曰。惡。惡。可。彼其志得而意滿。色取而無恒。人畏之
而莫敢違。因其小智。案人之所感。以求快其意。此
漸漸之小德。尚不能成。而況大德乎。子乃欲以盛德
感之。彼將執已見而不化。外雖合而內無實量。恐雕
其心。汝之端虛。勉其庸詎可乎。庸詎助。陽。陽
陽也。孔揚。驕氣也。采色。色莊也。不定。無常也。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

論語集注卷三

季子

三

三者皆若
心格求合
故亦不行

師心字秋
猶言自用
也

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
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擊。曲。踞。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
徒。其言雖教。誼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
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諱。雖固亦無罪。雖止是
耳矣。大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與天為徒者。任其
知而欲人之容也。右是者。純然無私。不斬人之善。不
斬人之不善。與人。有徒者。小心敬慎。樂盡人臣之禮。

論語集注卷三

季子

四

聖人教人
應世只是
實物無心
如類下所
稱皆有心
也故終之
以虛字

而欲人之愛也。與士。為徒者。借古人之言。以誦讀。而
欲人之信也。顏淵問。以此三者。事衛君。則可乎。政事
法。法。安也。仲尼言。此三者。多事。多方。終非長計。雖
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此其病在
何處。蓋汝三者。皆猶然自師其心。非任天之便。雖
也。度也。容心也。非自然也。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
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
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安也。言依此
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
已。胡可以化人。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
意必固我者在。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
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暉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
心齋。佛屠曰。若。若。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汝以為自有其
耶。殊不知。無。無。易之心。便與。暉天。不相宜矣。夫道
不欲。無。無。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
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
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也
止。於。耳。息。愈。微。愈。微。則。靈。開。愈。微。愈。微。則。心。靜。則。聽
止。於。理。息。愈。微。愈。微。則。心。止。於。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
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
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也。故。曰。惟。道
是。普。物。無。心。千。古。聖。學。無。出。乎。此。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至此方說
出本意
無不發
華也此便
是應世要
訣但忠臣
貴自當
以死繼之
不在此例

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
之時猶自有我及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未始有
我者齋之義也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入遊
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
之中易為浮名惑動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
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
其然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語
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
猶言不自由也

二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諸子中即三卷

莊子

五

此亦前章
虛心應物
之義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
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且人之處
切屏去絕迹不行直易易耳只為天下有不得已者
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
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迹則其
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
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
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
以無知而知者到此方為庶幾大抵只一虛焉盡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
生白焉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字
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

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身坐於此心遂於彼所謂
凶害備各皆生於動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常使聰明欲藏於內心知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
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將見靈明洞然與鬼神相
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
物之所由以化也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三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藏饕餮無欲清之人今吾

諸子中即三卷

莊子

六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楚使葉公
兵華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
而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
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
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
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權心
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
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
隨之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
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
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慮者
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

此在諸子
為淺言儒
者悅之為
詞語

國其秦使
故以傳言
戒之
設及人情

諸子品類三卷

卷三

夫子何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以教我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
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
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立言正大 義理精詳丘請復以所聞比
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
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幾乎全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
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
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遠交外國也
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隣國也隣國遠
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謂情
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
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
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則傳言者必
受其怨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者
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且以巧
聞力者婦孝陽常率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

先言處世
之難後告
以處之之
術

乘物以遊
心托不得已
以養中
猶則不入
則止之意

莊子處世
無非不爲
物先不爲
事始不得
已而後應
事者處友
皆然

諸子品類三卷

卷三

者始乎治常卒乎死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
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戾
無由巧言偏僻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
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
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此下教以事
當慎始蓋以
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其後事以不善終之況始
不善乎念設無由言念怒之設無端皆由巧言偏僻
一入其理怨氣勃然並生心厲以我爲尅核太至而
必以不肖之心應之如獸死之時不擇聲音忿爭之
時亦不擇言語也故法言曰令出必行一受其命不
宜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無強其成若過其常度
即過當矣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故其終也必危
凡人之交美成必久而後信一有惡言雖悔而不及
改矣且夫乘事物之自然以遊其心托於義命之不
得已者以養其中斯其至矣何必更有所作而報命
也即此以致命已足爲難可不慎歟此章曲
盡世情非此老性地通融何以有此曲折
西顏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

通章所言
皆指於權
衡而言者
言明於權
者不以物
害已

諸子品節卷
九

此雖論涉
世之術亦
在無用
為用

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
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
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
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蜊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
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
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
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
阿。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
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
兒。亦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
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
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
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教縱之

五

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而達之也。若徒憚憚自
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
戶則液。捕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

諸子品節卷
九

若將比乎。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

之不才遠乎儒者之謂人必資不可以

六甫伯基遊平商之丘見大水焉有異結駟于乘鹿

將茲其所賴于基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基曰此果不材之木

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榮有荆氏

者宜極栢桑其拱抱而上者求狙猿之枝者斬之三

圍園園求高名之麗者斬之恐園人貴人富商之

家求樺傍者斬之故味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

者與人存瘡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七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兩解為膏會撮也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屬於背

身曲而背脊曲則管向上也解大腰左右兩腋為馬

其狀如也挫鍼治繚足以餬口鼓箎播精足以食

十於王徵武士則支離騶騶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帶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又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

其德者乎此蓋以無用為用與不材之木同意

八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聖乎

初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水崩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也

德充符第五德充者德充於內而徵驗於外也

一魯有兀者玉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玉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實成

者耶是侮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求

往其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矣假魯國在將

之問此問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
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
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
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
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
正養莫若青受命於天惟萬物之百幸能正生以正
衆生天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宜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兀者切與則同音斷足也又兀作臥音月與則同
義則齋介獨也則而有一足也亦此義但音不同耳
○豈不教坐不議坐立自觀不請不讓也虛而往實
而歸請所至之地所接之人皆敬事之充然若有得
也○豈也直後而未往耳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
○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先生孔子也言從遊者勝於

夫子與常人相去遠矣死生事大而不此心不動
能使我隨之而變雖天地覆墜我亦不隨之而落明
乎真實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主我萬化命於未始
有物之先而後其宗者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
於一初其心雖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
萬物皆我為一也此兩句看其下語開闢處若然
者六用之源五官互相為用忘其所宜而遊心於德
之和忘其一身之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無所畏
愛見其而而不見其喪耳○常季曰彼之修已不獨
以其知覺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衆人皆
有之物何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人莫鑑於流水
而鑑於止水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
則能止衆止此松柏之獨異於衆木舜之獨異於衆
生彼兀者何為不稱最也正生即正性也○保始之
微不懼之實則言死不能命物之化而生死利害不
變於已與勇士無異○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岸人自
從之也彼何嘗以人之從之為事乎正應首章從遊之參
為事乎正應首章從遊之參
二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問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又與賢入處
則無適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禮記

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

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妾

刑者之屬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

瓜麻不辜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

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

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然子始焉食於死母少焉驚而走不見母生時

在焉不能使之愛也死時之形耳故形似參而君形不

者皆而耳持之使死其形者受其形之神也

哀公問何謂金仲危時死生存亡窮達

之命與齊魯有戰魯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夜相代爭前而後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

和不可預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

全

六

也

禮記

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有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

哀公與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交而已矣

五

有月故德有府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也

為接工為國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夜惡

用德不食惡用商四者天壽也天壽也者天食也既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此自死生無變於已說來
 正應首節真人真知捐棄也不以心捐道心外若然
 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天壽不貳無所容心也
 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
 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其心志始終如一
 有主也其容寂如地文也其顙頰頤廣大貌不變
 虞也雖然如秋濤味冷淡也煖然如春神氣冲和也
 亡人之國而不怨判在萬世而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無恩處物無心則無恩怨矣
 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
 失已非孝也身不真非彼人也若狐不借鑒則信
 與世無涉者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通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節論切實者以形容真人
 事與相適也我難以示仁也以天時為賢也雖利而
 處害也者而忘已也忘身以役人也此八人者其為
 人多其自為少終於辱殆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
 色也與乎其似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
 也通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
 為翼以智為持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縛乎其殺也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持者不得已於
 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
 以為勤行者也義而不朋不苟同也若不足而不承
 而無生角也張乎虛而不卑也與乎軀而不堅有廉隅
 浮靡也剛然似喜而和先也佳乎儇首不得已而後
 德也濔濔乎進我色者時進而進色不語也與乎壯我
 德者時止而止德不屈也厲乎似涉世而不可犯整
 乎似寬大而不可制也連乎慎密而不出諸口恍乎
 俯下而聲言不可求也以刑為體刑法也縛乎其殺
 非狗也以知為持者應事而然不用智也以德為循
 者循乎自然行而無始行也此節形故其好之也一
 容真人氣象意雖有主詞頗不粹
 其好之也一其好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
 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也但循自然
 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
 玄故曰天人不和勝口所以不悅生不惡死者以天
 之不可違也主即天也自然也必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者法此死生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
 況其卑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人使悅生惡死而死生有命命不可必天不
 畏真尊於天莫大於天又非君父之可比也故曰可
 以為無父父又曰其有真君存焉知此則知以天視
 君父以君父事其天而不永涸魚相處於陸相吻以
 敢棄不敢棄聽其自然矣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所謂天

此所謂天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所謂天

此所謂天 於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雖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善矣。善者。始善終。又況萬物之所係而

此所謂天 化之所待乎。此所謂天 承上文。又說生惡死。來人苟悅生惡死。有

此所謂天 然夜半有力者。亦能負之。而老若藏天下於天下。死

此所謂天 生壽夭。一付之自然。則不得遷而皆存矣。人之有生。

此所謂天 豈不可喜。能食能衣。能富能貴。能妻妾。能官室。萬端

此所謂天 可樂。但命不可保。有力者。亦能負之。而走。惟聖人遊

此所謂天 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善矣。善者。始善終。一付

此所謂天 之自然。已非恒情之可及矣。又況道也者。固萬物之

此所謂天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而又聖神之所實者乎。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也。

二 天道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大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蓊蓊然

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

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墮坏得之以襲混沌。罔象

得之以游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

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所謂天

此所謂天 如此也。韓愈氏。古帝王。其言得此道而後。能

此所謂天 氣。無由氣也。與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長。修。來

此所謂天 家之所祖。理。山。神。靈。有。此。道。也。其。言。得。此。道。而。後。能

此所謂天 善。太。上。老。子。神。帝。聖。王。聖。明。之。事。也。其。言。得。此。道。而。後。能

此所謂天 清。真。境。遇。強。北。方。之。神。也。亦。廣。神。仙。之。居。也。其。言。得。此。道。而。後。能

此所謂天 始。終。入。字。意。同。而。每。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義。其

此所謂天 知。以。日。月。斗。八。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其

此所謂天 其。筆。端。踴。躍。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另。作

此所謂天 看。一。眼。

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因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乎。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吾

以是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其。聖。聖。乎。不。然。以。聖。人。之。道。書。聖。人。之。才。亦。不。可。也。

言此道聞
之不易
得之亦不
易也

諸子學

許註

五倍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
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
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
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
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臆
明曉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於始
才聖人不道如此分則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
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
子而後告之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覺中朗然
如在人乎且澄微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
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而
生此其筆端最妙之常法言雖說之而不爲死生之
而不爲生也櫻寧者拂也雖櫻寧而後成此名也副墨文將
也洛誦者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於故下子孫
兩字者見也見微而曰明聶許與需役同以言子孫
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役也在此數句謂道是讀
於聶許役之不足而味歌之也在此數句謂道是讀
書而後有得到子孫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也
無名之始始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

神句

諸子學

四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春以死爲元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曲倭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
于井曰嗟乎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
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倭倭而化予之左臂以爲
雞子因以爲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
以求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於是乎始死也倭倭之意無若目無而後有也既有
而後有空死也倭倭之意無若目無而後有也既有
病之狀也曲倭曲身貌發背脊也五管瘡之發也
願下而隱於臍肩背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也
拘蹐也指天露頂也跼蹐也指天露頂也跼蹐也
此子祀戲問之也倭倭也倭倭也倭倭也倭倭也
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懸解者言其心無所繫也

至小之物

父母於子

大治鑄金

諸子集注

大字結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視之。問之曰。此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躍曰。我且必為鑄。鑄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化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金。

五子系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反。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大猶。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之禮之故。二

禮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

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故聖人制禮。孝子

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

如此。豈非世儒之所知也。○肅齋曰。莊子雖為儒者

而禮記所載。原壤理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

來。有此一等離。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

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

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立遊方之

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索往吊之。立則視矣。彼

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

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病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哉。修作何人。始何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

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子貢曰。然則

使汝事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子貢曰。然則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安其老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是相造乎。相造乎道。

者夫輪囷之而不待斲方澤得之中而各有所謂
今已有所商矣商而至於無淥無憾無哀厥謂於

七意而承見詐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蹇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回。惡。無所化。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命也來○看莊于此語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列子書魏晉筆也○通篇到此用命字結束

諸子品節卷之四

應帝王第七

謂應帝王

神品

出於非人
入於非人
出入二字
便分優劣

諸子品節卷之四

應帝王

應帝王

二

名姓皆寓

言日中始
之有為不
如二蟲之
達近而無
事也

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四問不知即維摩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也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汝乃今方悟也齧缺遂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即天也不過如此而已若泰氏則知皆實知德皆天真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日出後曰入下字有法

二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大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黿鼉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以出經以身而化天下也式義度人以義而法天亦也欺德猶言偽道也治外乎以治為外以無事為內也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以無事為正以自然為行以無為為能事也此中始有為自累不如鳥鵲之無知也

三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

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浪之野汝又何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與造物者為人言處於人世而遊於造物固已厭足其道矣而又且遊於太空無極之中吾何以治天下

為此借天根無名二公寓言以明無心自然之化也帛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

四 楊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勞形休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

便執麋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感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

有者也以上數章皆以發明篇名應帝王之意

五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此章凡七節字字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

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吾與汝徒有向道之文。未盡得

未至得道。未能脫化。遽欲必人之尊信。大故以形求

汝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道未食。血氣能世生。則道

也。故人也。得以世緣而求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

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爾

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色皆是死形。蓋示

之以生意。閉而欲滅之。機故以焉。死也。邪。象曰：明

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滅

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

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淵默淵默之與水。流行之與

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居而靜。且

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因謂之有生。故季咸

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常。又與

量。凝然定靜。無我無人。故非相者所測耳。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諸子集解卷

莊子

三

楊髯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極也。而微塵之機也。郭

象曰：德機不發。曰杜。乃今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

權。故謂之將死。天壤地位之高妙。如天臺也。名實不

入。有無俱遣。機發於踵。靈氣自下而上。機而不可現

但以吾性之動處。而示之彼見其機。故言有生也。郭

象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備

卵乎。此應感之客也。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

也。至此則為太虚中和之極。勝負莫得措其間。則是

生機渾然。無往不平。所謂平者。水停之盛。內保之

而外不蕩。莫得其。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子玄審淵則

以為審信也。列子云：鯢旋之潘為淵。潘亦音蟠。蟠則

於淵字為切。鯢桓魚所處之方穴也。列子鯢旋亦此

意。淮南子曰：九珽之淵。迴流所鍾之域。淵有九名。或

此也。言我向者所示神巫者。正此淵也。我有九淵。而

方示此三。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此處三焉。謂杜德

機。善者。機衡氣機。是為三者淵也。淵謂道之靜深不

測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感矣

諸子集解卷

莊子

四

黑無象也。忽者，猶荒忽無形也。渾沌者，無孔竅，清濁未分也。倏忽之間，渾沌已破。言保之甚難，而欲之甚易也。三者，稱帝謂帝王之達以純樸未散，自然之爲貴也。心齋曰：七篇篇篇結案，皆有一髮系鈞道遠。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_入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

辯者。累上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
 陸。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離朱即離婁黃帝時人耳
 步見秋毫擢抽也。德性者
 靜而強以為作。是擢德墨性法禮法也。不及之法入
 所難行之法也。贊鼓以言諸鼓動之也。累瓦結繩。竄
 無用之語。如瓦之結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
 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政。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
 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愛也。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正以下皆
 言道德之自
 然而然不用強為離合
 過為增損故無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
 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甚焉也。高目猶達高之
 蒿亂意也。有青
 青愛思之意。憂世之仁人。與貪利之小人。與伯夷盜
 跖皆忘身傷性之人。正合首節駢枝指附贊德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善惡皆
 不取也。為其失自然之性故也且夫待鈎繩規矩
 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也。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德

然也。當然字結上
 也。則者不
 以鈎四句
 語通德自
 然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
 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
 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為哉。使天下惑也。或字結上生下演
 作小或大或米夫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故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其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挾筴讀書博塞以遊。一善一惡。立人者事
 與下伯夷盜跖君子小人相應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
 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神品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焉。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一篇之意已盡下文又且夫字演開作結案且夫屬其性。樂仁義者。雖通如曾史。曾史會參史會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嬰兒。參兒即秋牙能辨滋味之水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平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五德。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余愧乎道德乃莊子自謂也

馬蹄第九。此篇專言近世之多事。不若太古之無為。皆聖人毀道德而為仁義之過也。通篇剽剽聖人然其水駢獨最。如騰駒野馬。適放不羈。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藍尾。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路。寢無所用之。度其伯樂。洛下伯樂同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二音。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翹足而陸。馬立時每嘗有一二蹄。立者。號以鐵。削以刀。皆治蹄也。羈。絡其頭。馬其足今之前。鞅後。鞅。卓。棧。楸。極也。楸。街。極也。飾。與。纆。之。類。十二之字。前言二三後言。陶者曰。我善治埴埴。埴。埴。去聲。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者之過也。此亦治天下之過也。不說所以過。但承伯樂治天下已在其中。其意明其不必詳說。古文全不費力如此。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上聲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閱。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治天下之過意已

見此下但正說善治天下之道者文法也○蕭齊曰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便無及至聖人整別薺薛為

仁齊踣格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渾渾為樂摘薛為

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儀禮曰至不

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

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殘樸為器也其言殘樸以為器即陶匠治埴木之意聖人毀道德焉

諸子品節四卷

莊子

上

仁義即伯樂治馬之意前後相應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暑則交頸

相摩然則分背相踣大計馬知智已此矣夫加以以

衡扼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畏倪倪闔因扼扼焉

曼說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玄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踣齊踣

好知並去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齊

前俞去埴木只用馬省文也相靡相摩揅也月題琴所謂額鏡也介獨也倪邪視也介倪獨立而解脫也

之狀也聞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牽勒之意齊悍受突也齊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齊詭術者許受其術齊也齊前云工匠之罪也聖人之過也此云伯樂之罪也聖人之過也併前治天下之過也俱相照應

胙侯第十此篇言聖人立法以利盜賊指擊聖人之言然篇內所指盜賊者謂田齊三晉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也所謂聖人者亦謂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將為胙社探探囊發囊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攝固局局鑄鑄此世俗之所謂知智也然而臣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絀膝局鑄之不固也然

則鄉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去聲下同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鄉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苦之所布未釋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知

同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誅世有齊齊

此三十二
世有齊國
自田成子
至王齊降
秦足十二
世矣而莊
周生於宣
王之世尚
有百餘年
至王建
此老得道
無恙耶抑
後人之願
入也

諸子中節四卷

莊子

卷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又引田成子盜齊一事作証以關時人之口可
為撫掌盧胡然田齊三晉不誅此乃衰周一大
厄此老適當是時目擊其事
故憤激而因為此言首及之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此紂剖其弘
胎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失
同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龍逢此子胥義弘
皆不得其死而跖有
五德可見聖人之法
不利賢人而利跖也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耶
鄆音寒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指神擊聖人縱舍盜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大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唇不與
齒同生
而唇之亡者齒自亡矣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
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下

韓非子原
道亦有此
等書法

諸子中節四卷

莊子

卷

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韓非子
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圖機為之斗斛以量
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
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此書之所無蓋非漢真盜
也疾以君子而入於盜賊
而為君子者故曰侯之門仁義存故遂於大盜竊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懷不可

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天下也淵為魚隱利器為盜資聖人立法亦為盜資
矣以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鬼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
陽施陰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故絕聖棄知大盜為
止指神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指神
折衡而民不爭指神殲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聖人死而法在故指神
指神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入
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

古帝十二
人作二句

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有氏

老氏語

矩攬呂係力工倕之指而天天始人有其巧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去鉗楊墨之口操棄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主儒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指擊聖人曾史楊墨此七人者書之所欲指擊者也盜賊縱小盜而誅大盜誅其竊國之盜也書意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有氏

諸子節由卷

卷三

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網格羅落置罟音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音漸滑堅音堅白解音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標山川之精中墮音墮四時之施音施喘與音喘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音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音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使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嗥嗥音嗥之意嗥嗥音嗥之亂天下矣音嗥而動之物音動蠕牛之類音蠕輕飛之物音輕蠕蠕音蠕之蟲音蠕也音蠕所已知音所所已善音所皆自以為是而不自知其非者役音役奔走音走逢迎音逢也嗥嗥音嗥辯論音辯嗥嗥音嗥也音嗥當時音時惠施音施公孫龍音龍日以其知與天下辯音日正所謂知詐漸音正毒頭滑堅音滑白解音白垢同異之人在上則有田齊三賢音田竊國之諸侯在下則有公孫龍惠施音公張稷音稷下先生音張列國之所尸而祀之音列社而稷之者天下安得不亂音社莊子之意則平而詞其音莊激是以動天下之騷而不原其所自來也春秋之音激有藏文仲武仲者夫子以為竊位要君而當時稱之音有殆是歟音殆

在宥第十一

復於無音復開闢音開變化入神出天

此篇通論治天下之道只在無為音此未又自無為就到有為又自有為音未

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玄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縣玄而天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攫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胥
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勤其
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於崇
山投三苗於三峽危恭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
也夫施去聲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曹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
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節南卷
莊子
天下好去聲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斷下無窮之鉅制
繩墨殺焉徒鑿決焉天下脊脊精大亂罪在攫人感
故賢者伏處大山巘苦咸反巖之下而萬乘去聲之君憂
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桁楊者相
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去聲歧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智之不為桁楊接接音楫音也仁義之不
為桎梏鑿音去聲杓音也焉烟知魯史之不為桀跖騶音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智而天下大治此段有不能天子至於用刑斬

錮繩墨皆刑具也。繩束縛。墨黥。繩也。離致密。離猶致也。操臂。奮手言談也。皆自許自高之說。而儒者始高自標置於罪人之中。折揚鼓也。接揖袂間。漢末也。納音芮。木端所以入擊鑿音造孔也。所以測情實去今之弊。前也。猶言失聲也。折揚因聖知而有枉。抑由仁義而生。朱路借魯史之說。待以自文。而爲害是魯史爲盜跖之先聲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崑崙
同之上。以徃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爲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騁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雲氣不聚而雨草木未枯
而落荒謂日月無光也。翦翦猶淺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特築室席白茅。

問問居三月復扶又往邀之。廣成子南首侍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魔敷然而

起曰。美哉問乎。來。吾語去聲下同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

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道不在言語色相之間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耗汝精。殆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總之載管魄抱一。形神相守。精不外搖。精搖於耳目則神外矣。形神離則死矣。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鎖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斬斷其思慮也。至陽至陰。抽添火候出入之門。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以還返歸復之機。慎守汝身。慎內閉外。物將自壯。物身中之藥物也。守一處和。使彼互藏之精。與靈藥中之物混合為一。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此章專言治身。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余

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

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緇乎。遠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乎。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彼其物理。本自人願以為有盡。不知養生之道。故得吾道者。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有為而有以爲者。無為為皇王之分。皆得道之人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生。下入土而腐。非但人也。百物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歸根復

人願以為有盡。不知養生之道。故得吾道者。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有為而有以爲者。無為為皇王之分。皆得道之人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生。下入土而腐。非但人也。百物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歸根復

命與化俱徂。故我將去汝入無窮之門。與天無極。人物化生。有當我而來。有遠我而去。生生死死。我皆存。惟道之得與不得也。

雲將。下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

拊髀。蹀躞而遊。雲將見之。僊然立曰。叟何

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蹀躞。不輟。對雲將曰。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

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

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蹀躞。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再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

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

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

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鴻蒙氣也。雲將雲也。以失之貌。贊然挺立之貌。鴻蒙拊髀蹀躞。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可想見其猖狂自得之意。鴻蒙拊髀蹀躞。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正見鴻蒙鴻蒙未開。故弗知也。弗知乃知之。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欲

失之貌。贊然挺立之貌。鴻蒙拊髀蹀躞。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可想見其猖狂自得之意。鴻蒙拊髀蹀躞。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正見鴻蒙鴻蒙未開。故弗知也。弗知乃知之。再遇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欲

其於弗知上求之也。歟。掌紛汨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視其去機之所在。又何必知終不知也。故效也。民之所效法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雲將曰。然則鳥獸不得其所。而互相驚駭。皆此意也。雲將曰。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聲。沌沌。反。終身不離。去聲。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意毒

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因衆以寧。所聞不聞。而見已之獨知。獨聞。反不如衆人多矣。此謬當時歷時遊說之人。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徃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物地人民也。物物者。以物爲物也。不物者。不以物爲物。無爲自然也。無爲自然。則造化在我。而謂之獨有。其視有大物而物。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物者。遲庭矣。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意毒

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我以一當乎天下之太。是我爲主。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意毒

不已之貌。無旁。四面皆無極也。頌。贊也。頌。論。尚論也。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付形若響之有叩。即鳴。無情而受天下之感。處乎無響。寂以待感。行乎無方。圓而應物也。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於大道之中。與道合真。則形神俱妙。故頌論其形。軀則以一身之小。而同天地之大。既大同。則無我矣。無我則無物矣。焉得以有爲有。有者。有大物而物物者也。自堯舜以下。皆觀存之。君子也。無物無我。無

為自然則是獨有之
人而為天地之友矣

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此節言無為中之有為

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

此下言有為而累

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

此章法也

諸子品節卷之五

莊子

三

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此節言有為中之無為

也者德也者皆自然之謂物雖不可以不為而為其所累則不明於天不純於德而不通於道矣見道器之未始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段既說物不可不為此又分別天人相去之遠卒歸之天道之自然開闢抑揚前後照應

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得儒釋入髓前此未有也如莊子此段將種種世間事喚作早

喚作粗中間入着箇不可不三字似此說理便粗下便無精一執中氣象

三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五

內品

莊子四

天地第十二

王者法天天道法自然故篇內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雖其藉外論多端而曰天曰道曰自然則一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生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治主也萬物之所主者德化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聲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

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兼於義當作藝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有人則有聲有聲則有言有言則有名有名則有天地之位定矣曰君曰天曰地者人名之也此所以道觀言也

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種種萬品自然天成也事兼於義義疑當作藝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凡此者一自然而原於天也故曰古之君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承上節言引老子無為無欲清淨與古記所載與吾言一也夫子曰夫道覆反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

枯心焉無為

諸子論述
別是一家
故以莊解
莊則明以
他書解莊
則悖

諸子論述卷

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
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
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利心盡心以研其理也若說別
而無遺皆歸於心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若然者
子明乎此十者沛乎與萬物俱逝而無窮矣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
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不以王法天下為己處聲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
同狀若然者謂君子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外
之輕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乃若顯則有之顯
吾天與自然之明聚萬物而歸之天府同死
生而視為旦暮此則吾之所謂顯所謂明也夫子曰
夫道淵乎其居也留聊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
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道淵乎其
其清寂然不動及其感也叩之即鳴金石之鳴天機
自然之動也然金石雖待之而鳴不叩不鳴金石本
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以定之則亦無自而鳴由
此言之道固兩在孰能定之無金石是道然必待考
而後鳴謂考者是道然他物亦有叩之而
不鳴者如是微問欲人深思而自得之夫王德之
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下通於神故
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

教書深粹

諸子論述卷

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其主德者耶湯湯乎忽然
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者以
下者也素履以往而不著於事性真不蔽而知通神
明故其心之應感隨物付形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者雖其詞不類然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
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
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此所謂應之
於神者也立於不見不聞之中而有獨見獨聞之妙
深而不測神而愈精故其接物也虛而能應大而能
歸事之大小長短修遠皆不出乎此心之神明也程
伯子曰此數章散語皆微言精語請議理認地爽快
儒靜而無靜動而
無動亦近似之
二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晨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色百反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使契詭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言求道者不在聰
明言語文字之間而
得之無物之表也此老
作意為文劈空杜撰
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發乎天下齧缺之

章法

字法

諸子遺書卷

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蓄缺之爲人也特其聰明而以人爲鑒天之受雖能寡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於有心也乘人而無天欲以人而勝天也本其捷給而急疾如火也爲緒使勞神於細務爲末緒

所役使也爲物絃不能擺脫爲物所拘礙也四顧而物應東南西北應接不暇也應衆宜事必求其宜而不釋也與物化化於物而忘其常性也族類也有生之類必尊其祖此人但可以爲衆人之父而不可以爲衆人之祖以之撥亂則可矣處上處下皆不宜也

四

此章首尾起束結構句稱爲一小治辦

如首尾起束結構句稱爲一小治辦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此段亦精微深至

諸子遺書卷

五

五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鶡居而鵠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惠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鵠無常居數不擇食鳥行虛空遊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之應世如此厭世解脫之意三惠少壯老也上說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在後其辭又多此文之機軸也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去已接輿趨而辟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此段言下借堯舜禹言之落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諸家解合
不復又解
將字皆誤

聖人語居
而飲食故
以爲爲

諸子書卷五

卷五

七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音味。喙音味。喙音味。
皆同。左傳或食於味。南方朱鳥之宿也。又三星。喙鳴。
五。又爾雅。喙謂之吻。吻宿也。取鳥喙之意。喙鳴。
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緝音與。與音同。若愚若昏。
是謂玄德。同於大順。泰初者無爲之始也。無物之始。
有且無之。安得有有名。此一之所由起。但有一而未形。
也。二。即太初之無無也。由一而生萬物。則謂之德。天
地之大德曰生也。物生而未形。似有分矣。然陰陽混
合。似分未分。網緼交密。故謂之命。此且然無間之謂
也。密動者。凝也。妙合而凝。生理由已。則有形矣。有
則有神。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品類森然。各正
性令也。心修性而反於生。生之德。德之至者。同於泰
初之無無。則虛則大。合於朱鳥之以喙鳴者。夫鳥之
之以喙鳴者。乃天機之動。無心而自然也。既與之合
則與天地爲合矣。其合也。胸合無際。若愚若昏。不可

矣。測斯之謂玄德。而同於大順。此章言
道之自無而有。至人之體道而合德也。

七。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
援狙之便。平聲。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
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
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
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
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於辯者之言。明辯

之問。奇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貴。貴者謂拘
肆計功。皆勞形怵心。以才藝自累者也。又如執狸之
大。便捷之猿。爲人所愛。則必探之。犬以拘繫
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豈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形具而未聞道也。有形者
與無形者。而皆存。踐形之人。世全無也。此踐形之人
其動止同也。死生同也。廢起同也。而之所以然者。則
與人異。其所以異者。忘乎已。忘乎物。而忘乎天。惟忘
乎天。故能入於天。

八

蔣閭苑。免晚。見李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李徹
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

諸子書卷五

卷五

七

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升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
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苑覩。然
驚曰。苑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言其風也。李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
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堯舜之教。民溟溟
然。音。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蔣閭苑因舉昔之
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爲。
而政有爲。以若所爲。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
示於人。人皆悅之。而投迹者衆矣。蔣閭苑以爲投迹
者衆。則天下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李徹遂

告以大聖之治也堯舜之教有心而無治也其治之民無心而自然也大聖之治豈足美哉其教直以道

民同歸於德而各得其所安矣

九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哇鑿隧而入井哇間鑿隧也抱甕而出灌撥撥然用

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

柰何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抽

而湧出也其名為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變上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

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

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於子夸獎之貌子蓋衆猶云蓋世

貢卑陋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

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反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

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

譽餘下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

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之民為世故反於常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上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

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

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假修謂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古

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離也

十諄芒將東之太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援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諱芒未雕未琢之人也。苑風。園內之風。大鑿。海也。觀於大鑿。梓海之意也。

此皆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

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昭

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若嬰兒失母。若行而失道。皆無意入。謂

言無心也。德人比之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曜。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

遊乎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輻輳所累。則又

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燭。曠蕩而無垠。故曰與形

滅亡。是謂照曜。此之謂混冥。即所謂渾

沌氏也。故謂之神人。又在德人之上矣。

士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餘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看虞氏之藥場。羊

也。禿而施髮。替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然聖人羞之。征伐之不及揖遜也。向矣。然自我

後至又曰猶藥場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心非不善

又。不若無病不藥之為善。此皆亂而後治。不若不治

也。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

以為忠。當去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標枝。枯枝不見葉也。上如

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嫌。至德之世。如此。以見

有虞氏之不然也。武王不及有虞氏。有虞氏又不及太

古也。然太古世遠不傳無為持術不能行也。

士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

耶。世俗之言。亦未足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

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

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

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此自常情也。發山

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已惡

導諛之名。而終身為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君子

不可無合聲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

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合書者此為警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達致為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云云。設采色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華務空談而無實行者。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夫。
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性。誰與從之。又自悲也。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音花里巷之俗

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鍾作垂。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垂鍾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以况天下。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屬人且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亦慨憤之意。但含畜其意而不結。斲筆力之也。
 射覆者以此為文章結束亦妙。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五石說本。况自當便。
 蹈與曾史行。去聲。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宜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懷中。顛懷于公。反困懷衝逆。通於顛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惡寒。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此亦謾當時堅且夫趣舍。上聲。聲色以柴其內。柴音悉。皮弁鵠冠。擗旁

天道第十三。此篇明君道之無為。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

通四辟關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主聲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帝謂堯舜以上聖謂堯舜以下積累日明道若昧聖人之靜也宜以靜為善而故靜之義一句讀下○開語提出精神二字蓋言靜非枯寂之謂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實者倫矣虛而能實故燦然有輝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而無不為故任事者責皆言帝王之道動靜相生虛無為則愈愈者憂患不能處下同年實相成也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明此以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明此以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明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南面北面皆言任事者責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

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洛下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戾音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上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天和人天樂人樂皆是贊美之詞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去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鬼出而見於人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自無為中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慮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

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庶。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知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

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維經隆殺所界反下同之

服衾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

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

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去聲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

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

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言凡物有先有後。乃造化之定理。故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凡事有形有名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任使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辨其貴不肖

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大

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

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音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

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

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

而五
形變

分明貴道

無礙自然也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巨反乎。揭仁義。擐鼓而求。

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孔子魯人也。西徃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

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卽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

聘不許。於是繡十二經以說之。繡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謾。汗漫也。因問其要。意者欺

辭後言猶失言也

本

三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平趼趼音薦足而不敢息今

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

不藥於前而積歟無涯。鼠壤空地也。以鼠壤之有餘

也。見在者用之不盡。而又積歛其未來。老子漠然不

皆脩實之術。願蓋夫比之。逆以修。君本
應。生或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手。今吾心正

可也。老子曰：失巧知神聖之人，吾自

谷。受教矣。什七。二。曰。子。外。其。言。金。以。爲。統。焉。昔。者。子。乎。戈。牛。也。而。謂。之。牛。乎。戈。馬。也。而。

謂之馬。苟有其賢。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其失言人

言之無者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月華蓋其死之則

之情也。老聃曰：意同噫下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好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

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巨謁二反乎。揭仁義。在擊鼓而求。

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孔子魯人也。西徃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

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卽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姓依焉。而

聘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之。緒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謙其大。曼曼。曼曼。曼曼也。因問其要。意者欲

辭後言猶

莊子西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平趼趼音繭足生厚皮而不敢息今

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

不藥於前而積歟無涯。鼠壤空地也。以鼠壤之有餘

也。見在者用之不盡。而又積歛其未來。老子漠然不

應生或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

可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

以爲統焉。昔者子乎戈井也。而謂之井。乎戈馬也。而

以爲用。無青不四。和五。而六。言六。公四。受五。其六。決言人。

言之無若有其實ノ異之名正ノ戸部爲之則

我譽我我皆無名而受之也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信汝
非而讓我也後以我為是覺而自退皆無與於我也服
行也我之行也常常而行固非以為當行而後行之
也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非以服有服則矜而
非安矣言無心也方壺曰此莊老脫塵奇筆然擬
之亦能士成綺鴈行避影之意復行遂進而問修身
候人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而目衡然視而頽頽反
雄然而口闕然辯而狀義然矜自似繫馬而止也不能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親於泰恃智而凡以
為不信皆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十者皆
之不不易不信之徵也機
心不滅當以竊目之

諸子品第五卷

莊子

主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
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之至人存神其至矣神之定夫至人
有世有天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蒼棟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
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神之神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四

亦以言
能之人

多獲詳語
得其情
精先獨人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
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書不過語語之可
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
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
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斷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

諸子品第五卷

莊子

主

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一作粕已矣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設此一論正見意
非言之所能傳也
天運第十四此篇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
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開闢

化千態萬狀。總是一意。讀是者如觀睹。猶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往。不復受其護矣。

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

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下。聲

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

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聲。彷彿孰嘘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居無事而披拂。是取問何故。重重徵問。欲人於運化

諸子品第五卷

莊子

三

至矣。深矣。是也。巫咸招。起。曰。來。吾語。去。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上。面。細。微。問。巫咸只以一句

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天地自他。日月自運。風雨自

行。帝王得此。則九洛之治自成也。九洛。即洛書九疇

載戴也。上皇。上。古之君。天下者。

二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並勿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請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者言也。言至仁則孝不必言矣。于之所言。非過於孝

乎。言仁包萬善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真

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

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其在

北。南至於郢。則已過真山遠矣。回首安得而望見之。

言至仁則過於孝矣。孝已。在至仁之中。孝不足以盡

仁也。蓋至於兼忘天下。則至仁無能名矣。豈徒嘆美

之而已哉。孝悌等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不足多也。

并者。并包之義。又并去之義。

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復聞之。卒聞之。而國蕩蕩然。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連珠起三柱形。吾奏之以人。徵

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

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變化不測也。吾後勝。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一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充。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振。其氣高。故鬼神守其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也。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音萎。移下。女委蛇故也。悵然儻然儻然。自失神遊而怠也。吾又奏之以無。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聚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心說。悅。故有焱。必達。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也。撰出一頌來。頌之四句。本無別意。樂也者。流此一轉。便成節奏。是文章家法。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故遁。卒之於。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前言懼怠惑米見。所以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雖然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四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下。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扶反。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夢謂魂識顛倒。眯謂目睛虧缺。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

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

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

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

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不取後狙而衣。去聲。以周公之服。彼必斲

齧。斲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

周公也。設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

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

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若真謂帝王

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

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五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開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

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

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使道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者。於道未有所見也。外無正者。外未有師友

印正也。中無主。則不得其所止。外無正。則不得其所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也。聖人始以至於教。而授之

外入者。無主於中。口耳也。聖人始以至於教。而授之

六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

而不可以久處。上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儼道於仁

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食之

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於已古

者。謂是采真之遊。名。人人所欲。乃公共之物也。不可

不可久處。其名此二者。以之自

見。必多禍責。故為善無近名也。

七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於。以

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溺於權利。不能自強。迷而不知返者。天

八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

天門不開矣八者皆淑世之事為政之具也必無心者方能用之故順其時之變化而無所

運汨於其間雖處人間猶行天道與造化為徒也

九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穢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子孟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

憊慘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上風而動惛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君建

鼓而求亡子者耶而曉之若擊鼓而求亡子也

諸子品節五卷 莊子四

不日浴而白焉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易以為辯

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

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黑白是非之喻也黑白本有自

然之質不足致辯以黑白而致辯惟恐人之不知昭

昭然揭日月而行猶之魚之以有限之沫吻濡於陸

不足多也無是非無毀譽不見仁義之為美相忘於江湖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

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

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喙予又何規老聃哉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散而成章神氣卷舒也養乎陰陽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也

十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現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

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受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此非子貢之言特借以刺聖門之徒耳老聃曰小子少進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諸子品節五卷 莊子四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

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

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

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上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

言哉言世道愈趨愈下民有為親報仇殺其親之所

非殺言兵出有名雖殺盜而不以為殺名其為賊殺

而不為暴也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言雖事居而人各

有心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特共此天下而居墨一起天下愈亂其作始尚有倫敘而今則殊

女雖婦人女子至愚之人亦皆喜亂何況凡民哉此之大道為公世則遠矣諸家謬甚余評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甚焉三皇之

知同智下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去聲其知惜於厲厲勑適之尾鮮規之獸鮮規

未詳以意度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

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疑楚然立不安

士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

而明周召邪之迹一君無所鈎用鈎取甚矣夫人之

諸子品節五卷

莊子

手

難說執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予之不遇治世

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幸矣子

治世之君也如遇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所以迹夫白

鵲之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凡物皆風氣所生

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風字從蟲便有生

物之義故曰風化或曰類獸名惑以意度之承上性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可可可得於道無

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反

見曰丘得之矣鳥鵲獨魚傳附漆細要者

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能化

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老子言孔子以陳述于人而

化者生子也白鵲也鵲也類也三物之化生皆以神

而相感舉此以見感通之妙不在陳述也類物名出

山海經有師類有奇類皆鳥獸名也性命不可易時

與道則有時而通不可止不可墮也孔子不出三月

而悟所得者鳥鵲之交尾而化魚傳沫而化蜂不難

而化毋爭弟而兄病其無乳其理正與老子之言相

合故曰丘

諸子品節卷之六

內品

莊子五

刻意第十五

此篇言養神之術。在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則精神自達。並流無所。

不極。一有所雜。則純白自亂。精神不備。而神無與爲守矣。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詭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譔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啖飢呼吸吐故

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此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爲之聖

人。蓋惟聖人之無爲。則天下之道舉之矣。故

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

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

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

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

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

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同。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德之至也。不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靜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

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

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

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

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不

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體絕素謂之真人。

此篇言俗學淳性。恣惡亂明。惟知與恬交相養。而後得其性。以之存

身則興乎道以之行身則興乎世。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智生而無以知知爲也謂之以知智下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扶下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

莊子五

三

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
亂矣。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也。以恬養之則靜定之中自然生慧。然無以知為則恬者常恬矣。此謂以知養恬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無欲故靜。靜則自然生明。明鏡止水。恬與知不離也。彼正而
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義禮樂之謂也。以正而蒙已之德。德則常清明而不冒。冒則不清不明而失其性矣。蒙與冒皆蓋覆之義。而有正與不分之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
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
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

之爲帝自然。此下皆發明恬如交養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

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德。又下衰。及神。堯帝始

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與治化之流漫湧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

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情溺心然後民始惑亂

無以及其性情所傳之初由是觀之世喪下向道矣

道喪世與交也
道之不可交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遂哉道無以

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非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隱故不自隱。非聖人自隱也。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

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

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深根寧極而待此存之道也乎存身者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上。聲其所而

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

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樂全

又後得志。三。字。三。字。○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

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

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

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

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數

通遊說下。亦見
文字相生之妙

秋水第十七 近道莫如水。故以河海起喻。莊子

語皆未平。獨此篇說義理。淵大精深。有前聖所未發。而後儒所不及聞者。即宋關洛諸公

諸子中節不卷
復起須
讓一頭
莊子五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俟。渚涯之間。不

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

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

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開口先種此仲尼伯夷埋

下。既刺之。根。下文照應。
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

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

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

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

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

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河伯以涇

海若告以海之不足多也。郭象曰。窮百川之量而

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故大者快然謂小者

為無餘。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所謂大者。蓋足也。

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參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

以過乎秋毫矣。若夫觀大而不妄其小。視少而自以

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不

乎莊生之旨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粟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

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

之內有天地。天地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九州之內有萬物。萬物之內有人。人之有帝王聖賢而帝

王聖賢。又有以爲造化之主也。則小可以爲大。大亦可以爲小。就起下無分別之意。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前言海之極大。此言天地之極小。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無窮。謂享受有多寡。時無止。謂食報有久近。分無常。謂遭遇有得失。終始無故。謂死生如循環。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天所分予受享有多。證齊今故。今故。造而

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久近。候之而弗觀也。察乎

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得失無常。

常盈。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死生如循環。無容心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無窮生者。百年未

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至小。其所已知。所已生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郭象曰。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

之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

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

河伯曰。世之議有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第

第

第

第

第

情乎。此一轉。謂小大之上。又有極小極大。不可以此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

小之微也。坪。音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

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

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

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物之有形

以言意分別於其間。下。是故大人之行。去聲。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賤。貨財弗爭。不多

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行。殊乎俗

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

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

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

至也。夫至道本不期於精粗也。是以大人修己未嘗

亦未嘗分別人之中與不中。以至道本無分別也。有

是非有榮辱。有精粗。皆可以言論。可以意致。非其至

也。曰約分之至者。約之又約。而至於無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無所分別。故河伯問

凡物既有內。必分明有箇貴賤大小。故河伯

第

無分別之中。認箇分別。當何所至而窺。北海若曰。以是觀之。倪者。絕之兩頭。取分別之意也。

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言。道本無貴賤。以物之自觀。而有貴賤在已也。若以世俗觀之。則貴賤又在世俗而不賤。未始有定也。則貴以差。楚宜及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大小之等而觀之。因萬物之所大。吾亦大之。大者未必大也。因萬物之小。吾亦小之。小者未必小也。大者未必大也。雖謂天地為稊米可也。小者未必小也。雖謂豪末為丘山可也。此非我之隨聲上下也。以大小之。本未有定也。若是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至於有無。是非。

好

諸子中節之卷

第五

九

之辯。亦復如是。故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因東而有西。西而有東。東亦可謂之西。西亦可謂之東。因

謂之無。以有而形無。無亦可謂之有。有無之職分。本未有定也。曰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定者。定其為不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以人之趨向觀之。非非者。亦指是者為非。亦猶堯以桀為非。桀亦以堯為非。是非亦未有定也。趣操。人之趨向志操也。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至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堯噲之讓。武白之爭。集義之分。亦因其時耳。貴賤之門。大小之家。無窮盡。何得而辨。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河伯問貴賤是非。既無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安適從。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

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海若之言。道既無分。別則無為。無不為亦。不必以世。俗自累。

第五轉

諸子中節之卷

子 122-331

註妙

第六轉

提出一權

諸子節六卷

第七轉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本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言有貴

賤。則有相臨。何得寬衍有少。則有施為。何得逍遙

道。既無分別。則我相忘於無所分別之中。如大君之

無私德。如鬼神之無私福。如四方虛空之無限量。而

游衍於大化之中。何為乎。何不為乎。而何必以世俗

之辭受。趣舍自累。呼。一順其自化耳。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河伯問既聽造化之所為

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

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

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

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端

曰。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廖德明

亦曾有此問。父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

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

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被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

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

禮記

諸子節六卷

二

已此又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猶恐不

知者。有心於趨避。以人勝天。故曰。不以人滅天。不以

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

之謂命。命。即天也。孟子曰。莫大非命也。順受其正。

二 夔憐竈。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踰。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

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

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

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

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

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

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夔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獨有形。必

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此數重。直

是構思。奇絕。而目與心。竟不中解。尤見合。如半開

蓮花。妙悟者得之。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四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

莊子

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天埒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旋。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矣。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累其。

莊子內篇齊物論

莊子

莊子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洪水九溢。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埒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怯。巨。劫。反。而不合。苦。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一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子知之乎？夫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二千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

七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

莊子與惠子

莊子與惠子

莊子與惠子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為枝葉之談，非本論也。若尋其本，則物理人情自有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

至樂第十八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則無為乃其存身之本，不但可以定是非而已。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貴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則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不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踵循勿爭。諫既不聽，則踵循而弗與爭可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富貴壽善四段，却獨烈士一段，如此發明此章法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舉世羣而趨之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

莊子與惠子

莊子與惠子

莊子與惠子

從其至此
一片文字
徒復曲折
則扶無為
之妙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亡乎。忽乎。而無從出乎。易乎。世乎。而無有

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人也皆趨於富貴壽善。貪夫徇財。夸者死權。富貴也。孰能無為。品庶每生。壽也。孰能無為。烈士殉名。善也。孰能無為哉。起伏抑揚。反覆曲折。結在無為。

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諸子品節卷五

莊子五

本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三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左肘也。柳癆也。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郭象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郭象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

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

四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諸子品節卷六

莊子五

本

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五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

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

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宜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里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音秋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不為過分之事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不為過分之事六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蓬在之中。撥開而指示之也。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養乎。予果以若為死而歡乎。予與若皆在大化之中。舉其化生之種。凡有幾。試先自其濕化而微小者。言之。得水則為鰭。水而莖莖。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青生於陵屯。則為陵焉。車前陵焉得鬱棲。壤則為

鳥足。名草鳥足之根為螻蛄。其葉為胡蝶。胡蝶膏也。化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鵲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魚骨。乾魚骨之沫為斯彌。名斯彌為食鹽。鵲願駱生乎。食鹽黃軌。生乎九猷。蒼生乎腐罐。皆蟲羊奚比乎不尊。皆草久竹。皆草生青寧。青寧生程。皆蟲程生馬。馬生人。皆草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反入於機。言萬物化而為有後。則隨帝以出入也。即此出入字。易曰。帝出乎震。帝之出入。萬物則隨帝以出入也。即此出入字。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以言。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傷形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形無生之理。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形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清靜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與造化更生則幾矣。事矣。足矣。而

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化能變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

二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懷。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五

三

齊物論

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聲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截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宣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我與萬物皆固於貌象聲色之中。則我亦一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不物於物。我既先不離乎色。則凡物之不形不化者。皆得以勢而窮。我惡得止而不入乎。故惟至人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萬能遇物而不攝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此皆明

此節似別
是意不
蒙上文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復讐者不折鎔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復讐不折鎔于。伎心不怨。飄瓦見無心者之不取。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五

三

齊物論

三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侏儒。儂者承蜩猶掇之也。手取。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槪。執臂也若槪。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侏儒丈人之謂乎。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槪。株拘。今所謂木槓也。槪。株也。株。本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泗水

四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沒入酒而射也射而賭物曰注二喻皆至理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五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養生之學吾子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板等掃

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

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嘗有單豹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

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

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善其後者也牧羊者必觀其後養生者必周其後

尼曰無入而藏於靜無出而陽於動柴立其中央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心於入也中亦無心於中也三

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引

仲尼之言結上養生之理

六天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七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祝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犧應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苦蒸乎

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

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

於豚豕楯之上文櫛聚俎之中音官則為之為彘謀

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美令人深省

八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怡論怡為病數日不出

齊王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電有響戶內之
煩壤雷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雉雞躍之西
北方之下者則洗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一本山
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以上皆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
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桓公戰軫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
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萬
田而見鬼不能釋然談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鬼惡
能傷公急為解之若說無鬼彼已見矣乃言在在處
諸子品節大卷
九
紀渚子為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及走矣虛憊直視之狀見而欲闕也猶應響影未
見而尋闕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闕而欲闕

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雞則神變而氣全矣故
應者及走望風而靡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
自斂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
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
十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音旁沿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祭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水之旋入者為
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私與之可
以得志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妙哉
土梓慶削木為鐸鐸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
焉臣將為鐸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
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
疑神者其是歟。鍊鍊誠之縣。兩端多有刻。鍊驚若鬼。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鍊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士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文弗過言難組。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雖善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故敗。

士工倕旋而蓋規矩。蓋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畫臺一而不桎。畫臺不以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矩。圓而不中。矩。非至。則矣。精留。矩。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

適之適也。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然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而入。於化矣。

主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
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

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

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惑感而來矣。又
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

為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
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欬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載巖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言。固目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委蛇。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欬。啓孔竅之小者。

孔子之生
習非聞難
衆多矣

衆人道流而不明，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於狂削，迹捐勢不產，功名是故，雖貴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吾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借孔子以發已意，言實也。

五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或曰：或之人。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子桑雎之卷
不審其

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

又提世婦
之將死

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借孔子發已意，蓋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二字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緣情莫若率，頂緣則不離，率則不

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則待物。形莫若緣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始以待物。所推也，甚至謙則無文，道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符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六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武曰：何先生之儉耶？莊子曰：貧也，非儉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慙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慙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梓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精神雄壯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

諸士節之卷
不審其

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僞，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病也，攬犯之也，憂懼繞之也。此兩字，狀殊之在木，微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

七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歟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相然，有當於人之心。犁然端意，開爽之意。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予

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鵲。所以不廷也。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雖得美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其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不規不逆。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彈召螳螂。螳螂召鵲。鵲復召我。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忘其身以彈雀之故。而遭虞人之誅。自取戮辱。亦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九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諸子品節七卷

不恭天

九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自賢之。而不愛哉。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逆旅小人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與前篇大宗師德充符出入同致。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耶。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與

足以稱之。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雖人而

以養其真。純也。清者無量。而彼則能容。物無道。不

言語。惟正容以悟之。而彼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

難於言。而不稱也。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君

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

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

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

耳。儼然自失。飄然有遺世之意。

二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諸子品節七卷

不恭天

十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斬見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一成矩。禮數全也。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有文章也。其諫我也似

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

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

之是也

曰夫若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言說少不可以容聲矣不待
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前言管人有見之者後
言中國之君子未言仲尼則避章皆謂仲尼也

三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笑亦笑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瞠音抽直視若乎後矣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

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第七卷
木華子
子

死亦次之此病手惟子顏以明已之過所行效此步趨馳辯求之於言語文章也至奔逸絕塵

回則直裰而後耳言其多處與不可知不可及也心死²不聞道也生不聞道與無生同言不可枉過此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往。猶萬物之有待於日。

道也是道也。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死。待之而成形。待之而交密。日夜無隙。固非淺見之所能窺。亦非步趨形

迹之所能盡也。知命之流行非規畫之所能預料。勉循循與日俱往而已。是吾之所得於道者如此。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

肆也竊無形迹也今汝求之於外起之用所矣多矣
吾終身與汝周旋今一見面而失之一臂並立

也汝無乃求之著於迹乎夫迹履之所出也吾所以著者與迹俱往矣而汝顧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唐謂荒唐空曠之市也。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道終不可

得矣。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吾服汝也。欲其望爾。爾聰忘乎故吾耳。汝服於

吾也亦欲其心齋坐忘忘乎故吾耳故吾者隨迹也
步趨之謂雖然汝之不忘亦奚息焉所可忘者故吾

耳其所不忘者真性也故忘其所忘者忘其所不忘故曰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

諸事占節上卷

四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冠趨二僮僕

非人其底體也游於物之初則念靜定而孰自妄孔

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

此者則老信也
向者先生形體據若稿木似遺物懸
文法例提在前
別本無此字

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

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謂汝

議乎其將爲汝議乎其將者且勿未必之語言也深妙者難言且言其近似者前日其繁

其風此曰其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

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

其形消息滿虛。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

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乎其無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者萬化之主宰也。此所謂

謂游心於物之初也。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

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疾惡也。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

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

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增

損。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

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我賤。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者解此而

已。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

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汴。汴也

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

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

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二十

之後。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

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丁亂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

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

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

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

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

時去魯哀公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

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一丈夫。孔子也。

六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七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神統

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

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僂僂猶瀟灑。漫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

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

神也。杜曰。神閑志定始一掃。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屬燭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順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子
 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上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上焉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
 國則列士壤怪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變射不敢
 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
 則同務也射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
 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
 聞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與法無更不變
 聞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
 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壤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
 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
 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射即更也外國之射射
 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
 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顏淵問於仲尼曰
 有及天下之問故過去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
 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

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謂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
 言前循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識刺乎
 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鄙夫猶
 羞為之何以為文王
 仲尼此莊周妄言
 九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水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
 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懼
 胸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也引之盈貫開弓而滿
 致一杯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過去者重也又也
 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者於弦上者綫去而方來之
 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
 象人木偶人也背趨懸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
 而未已之意故曰遠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在
 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
 氣之
 守也
 十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

章得

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

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何暇知夫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者高視遐

人之所謂貴者賤者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

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泰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僂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已愈有老語非言辭所可窮非聲色所能為非肉

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

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此意即則者喪足而尊足者存謂道之在

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失者既不足以自歟則得者亦

不足以自矜

知北遊第二十二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多

但儒者習於鄒魯一入漆園便隔世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分之丘而適遭無為謂

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

知者不言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

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

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

屈曰哀在鳥來二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

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

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

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二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

復欲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為道者日

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為器矣復欲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人

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三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

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

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其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聖人不分別故貴乎一

四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諸子節七卷

莊子六

九

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儼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物之化也扁然即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

六齋缺問道乎被衣撰出兩人知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

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然齋睡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未卒而睡寐者答之言故如此狀出媒媒昧昧忽無見也彼何人哉嘆美之也

七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諸子節七卷

莊子六

十

八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實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論造化微
上微下

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蓋謂人雖貴於物而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殫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太虛。知其所以從入從出者乎。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微上微下。無非此道而已。

諸子品節七卷

莊子

主

此言道之
應物物之
不道

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以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物皆往資焉。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意音蔭。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此論生死
至者不在

非中國有人。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不可。以物指名。暗。意音蔭。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堯桀。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是堯桀。則人身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

此論聖人
應世

十果藏。裸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木實曰果。草實曰蔬。果與蔬為類。果又自有類。是為微物。亦有條理。人之涉世。有尊卑貴賤。大小榮辱。利害禍福。豈不為難。然既為人。則如果蔬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羣然而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達。從其人事之常過之。而不守。不為膠柱之行。和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因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帝之所興者此也。王之所起者此也。

諸子品節七卷

莊子

主

此論生死

士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而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墮其天繫。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襄子曰。強要衣軀殼。如物之有襪。索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而隨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

此言道之
至者不在

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形者色身也。約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辯議。商量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辯。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然焉塞焉。於道得矣。

此言無不在

主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烏乎在莊子曰無所

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蟴曰何其下

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

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

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期而後

物而指其道之所在也質本也問不及其本故答之

愈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主屠宰驅僮之流

至賤者也履狶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正

獲之問於監市何以履狶監市答之愈明此所問每

下而比況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

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

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

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必

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

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出乎物而得謂之道者哉

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則

徧咸三字何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和與精微

有言有問
皆非道無
無至無止
無始無終
乃是道

諸子品節七卷

卷七

七

此說覺
精義痛快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反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

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

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

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謂所

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端道則謂彼為盈

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

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所謂兩在

故不測也

古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神農隱九閭尸畫

瞑何荷甘日中參處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蹷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無所獲

詭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弁桐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於無形聽之於

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

校得道
之際玄之又玄

諸子品節七卷

卷六

六

主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
 有曰其與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
 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者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
 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
 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
 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
 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者是者外
 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則不
 遊乎太虛此段大意謂不知乃知
 夫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
 語所謂如剝蕉然且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

老馬之捶丁果之鉤者年人十矣而不失豪芒太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
 馬也鉤鉤名捶鉤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
 而精絕無毫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
 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
 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大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故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苦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矣未有天地之先在人也則焉思慮未起鬼神未
 以今推古欲冉求之自悟云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
 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
 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無今矣此夫子於
 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求未喻也明日
 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何故想其初問竟有無
 情父則愈思愈塞夫子謂昔之昭然者是汝初問之
 時胸中無物神者受之頃之落言筌添了見解虛靈
 之天反生障礙是為不神者求之故令昧然其實未
 有天地之先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空空洞洞

此連上章
解探極用
修語

諸子書節七卷

以後四節
共為一章
皆言修身
應世之事

九

耳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指出說破。冉求未對。早
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
參猶言罷了。不消對了。正欲其絕思慮。離言說。直
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悟也。儒者却就問之。弗
知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也。何哉。更作思議始得。
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
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開一答。使之失問。而
退言。但明其所昭然。不必求其所未。然蓋使之返思。
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
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忘生忘死。忘死
其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令忘死忘生。忘死
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
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故物者。道也。道可以
先物而不得謂之物。以其無物也。出物而出者。止可
謂之物。而不得先物。不得先物者。猶其有物也。就曰
有物。則物物相物。無窮已矣。聖人之愛人也。亦以形
迹相求。無時而已。蓋其所取在於
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不盡六

章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敢問其遊者。遊於無
也。仲尼答言。古之人。應物而不累於物。遊於無
心。實不動。今之人。中心擾擾。而外又為物所繫。是內
化而外不化也。故聖人。為而不有。過而不持。與物化
而不化也。無心而自然。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言

也。仲尼答言。古之人。應物而不累於物。遊於無
心。實不動。今之人。中心擾擾。而外又為物所繫。是內
化而外不化也。故聖人。為而不有。過而不持。與物化
而不化也。無心而自然。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言

諸子書節七卷

不盡六

章

無心也。必與之。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莫多不求勝也。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齊
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
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整齊也。乳
搏肉為義。古人若稀韋黃帝。有虞湯武。以及儒墨之
師。皆固於將迎之中。而以是非相亂。何怪今之人乎。
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物也。故物亦不能傷
聖也。惟無所傷者。無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
迎之。以無迎。無將。無迎。此謂將迎也。此以天地為
為室。又焉知夫化與不化乎。山林與皇壤。與使我
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
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留連
光景。而哀樂不常。此以形骸相矜。焉能與物無將迎
乎。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不自得而為哀樂。所將
可悲也。惟夫以死生為旦暮。而無哀樂者。乃知遇
乃能遊於世。而不繫與稀韋黃帝。湯武為師。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
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遇悟也。
日臣以神遇計人之生。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所能
者少。所不能者多。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也。故至
言去言。至為去為。必欲通人之所不知。不能也。故至
所不能。則其所知。所能。亦毫末之在焉。休耳。淡之乎。
也。為。

外篇終

諸子品節卷之八

內品

莊子七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道得自楚南

深至竟長以後則隨所得而幽沉者有謬約者有排空者

鉅品

目頭節事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

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目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苟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

老聃之言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

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太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

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軋民之爲生甚苦任知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動于有殺父臣有

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阮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

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以堯舜爲辯猶垣墻之上將欲

南榮越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聽

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自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

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

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

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庚桑子曰

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蠶也越雞不能伏鵲卵鵲也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

老子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

為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之愈不可得故曰欲

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之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

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電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

乎越為此言未有朕悟處度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

盡其言欲指其性見老子故曰辭蓋矣蓋託為謙言

非果辭南榮越南榮越曰唯以老子曰子何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以老子曰子何

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

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

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

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

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惻惻乎汝欲及

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

胸中正開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

問答也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者

也亡人者失其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

惡十日自秋復反又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濯濯就

可繁而提將內捷捷音內捷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

內捷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放道而行者乎好欲求

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

故十日自愁就言用功亦久難以皮束物於外欲自

門之壯也二者皆執提欽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

批則繁多而不可執提欽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

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提提欽束之喻應物於外

而不可執提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求道

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

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

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

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

筴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捨諸人而求諸

己乎能脩脩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見子終日嗥

而噬噬不嗥夏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共

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暇暇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兩人授人
之妙有不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太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虞言蔽於心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責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術之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道而巳

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何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冠乎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求禍福無有惡有

諸子品節八卷

華子

五

人災也時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問老子之言如老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

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矣以此而觀則前非也而字分明不是實語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道却又提起前頭能冠乎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釋宗多用此一解

二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字者天宅也心之曠達處也學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故曰至人之心若鏡靜乎萬物之鏡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則定而生明之效也何也凝精

自此至末
皆隨筆注
記如聚矣
皆非第一
意旨精微
本此之語

神句

諸子品節八卷

華子

六

而發越也發乎天光者曰白洞達雖在稠人之中而人皆見之至人之現相不同也故人有修者與天同其恒又人之所歸謂之天人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天之所助則天之所予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學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行也辯也知也人之所尚力可勉也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不能知則天鈞自然人力不可為也故知止乎其也知乃不知也反是則亡其天備物以將形藏不慮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備萬物之理以奉其神句

此意極精
至聖不迷
伯周字陳
可法同

見其歧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

兵言害人
冠言自害

諸子品節八卷
木華七

此章亦沉
與句難深
許亦之愈

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契也貿易財貨而書之契也執左契於已而不行

者不欲求名務內者也費財用也行券於外者商

計利為心務外者也務內者雖不名而為實實

名自歸之務外者商功計利賈人之事也人見其

而高也望之然不知一賈人其務內者無私者也

不自私者必能及物其與物也必盡其盡物也必

物則入而歸之務外者自私之人也其自為多其

人必與物苟且而不盡心物則惡而擠之其身之

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親戚叛之親戚叛之

盡人而絕矣此章言參內者不求利而自利參外者

求利未得而兵莫憐慘于志鏖鏖者謀為下德莫大

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

也人皆以鏖鏖為兵不知兵莫憐慘于志志於殺而莫

邪隨之六皆以外賊為寇不知寇莫大於陰陽太

有陽病則陽氣侵之人有陰病則陰氣侵之然

心失和平則診氣乘虛而入陰陽豈能為寇耶

三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

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凡事之分也成也毀也皆道以通之所惡

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也若本分素備則安其備耳

何惡哉故情識外馳而不反其居則趨死之道為見

其鬼蓋情識外馳而以爲得者得非所得是曰得死

耳情識外馳已滅其性矣雖有此形與鬼何異若能

以有形者與無形者而曉然一宅則心定而形定矣

四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則

二節為一
章

諸子品節八卷
木華七

二者之言
前篇已言
道過此復
言者微舉
而歸之一

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

長而無乎本則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此言造化之妙出而

死也不見其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無方所之可

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自其變而觀之亘古亘

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則自其不變而觀之無門無旁

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

有長而無本者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

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

其形也。而出入生死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

以謂之天門誰能不由此門乎。無有也。無有也。無有也

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也

無有聖人藏乎是。然天門者實無有也天下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復有

無無者焉故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故聖人藏神乎是虛靜寂寞深根寧極而待古之入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非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

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

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生死有

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者無死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
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
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
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
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言
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臚者之有臚也音
故莊周談切之窮其該

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
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
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
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蚴與鸞鳩同於同也此

諸子品節卷八 下莊七

文字原古時節陋之徒動以賢貴驕人每言移是移是二字此
無須得其必常言移遷易也謂分別賢愚貴賤不欲一視同觀
解乃知其終屬小見非大觀也故莊周因而談之言有注聚氣
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雲實愚貴賤舉相似也何得
妄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分也披然
解散之貌雖然亦有移者時事所值人不可知也譬
如服祭之有脫肢脫牛百葉也肢足指肉也祭肉宜
散二物不可散也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又如室之
有廟有寢有偃莫尊於廟莫私於寢莫卑於偃則遺
遺處觀室者有此三等以為尊卑貴賤之分焉是奉
移是而不知臚肢一體也廟偃一地也此偶值耳何
得樂以為可移也故每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
是之失是其人以生為本以知為師自貴其生自賢
其知同已者為是異已者為非因此以乘是非而生
分別也果有名實或有富貴之名或有賢智之名持
此名實因以已為主而使人附已以為己之節制我
既以此節人亦奉我之節死而後已終身不遜若
是者不過以已之用為智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

已之微為名而以人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
觀言移是者今之小知區廬之人也是蚴與鸞鳩二
蟲之同見而我亦與之踰反女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其量也隨亦甚矣

贅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
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嫗而指之也
人不物無人我無物我也辟除也辟金言徹志之勃
不必以金為質也無親無相愛之跡也

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
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憂樂
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智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
者不盡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
而無不為也微與微同勃悖乱也塞障礙顯華顯嚴
去害養中威嚴動樂動理辟理意思慮也此教人
全功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
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天下莫不尊道
為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則品物成章而光
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者故性
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
為偽為失德以道則雖為而無所為加之以人為則
偽偽則失失者失道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
德失仁失義之謂也

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
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與接為構而生謀謀謀
在意識不在謀謀昏然如睨而不視視而不明無所
分別也斯則知者之所不知而謂之真知耳至其動

此章論知

此章論性

此章論學

諸子品節卷八 下莊七

我儆微語
極佳

諸子品節八卷

人華十七

上

也亦以不動為德。動亦不得已而動耳。動無非我。動猶不動也。而五官自不失職。夫以不知為知。以不名為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尹子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拙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尹不能使人無與。已聖人亦不能逃。又誰善自晦。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蟲者動物之總名。惟蟲能各全。之。天。人。亦蟲之類也。夫惟全人則雖同乎天而不欲。以天自名。是以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名。吾且惡之。而況我自一雀通尹。尹必分別其天乎人乎。是以全人惡之也。一雀通尹。尹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

此語者怪
君如何用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核。音。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以天下為之籠。則何也。有欲故也。有欲則世網之所必加。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非以其志在霸王而可致耶。若介者之外。非譽。胥靡之遺死生。孰得而籠之也。介。死。復者也。揆。揆也。畫。華飾也。胥靡城旦春也。夫復謂。不餓而忘人。忘人。因為天。人。矣。復。復也。謂忘情。始有餓遺。今與人反復而習。熟不可謂不親矣。而問遺不通。非人情也。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矣。

好

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則。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之而不喜。侮之。忘人者也。忘人。則同乎天和矣。天。和。者。神。然。神。先。天。未始有物之醇。和也。然。非。倚。然。無。事。無。終。也。出。之。以。不。怒。怒。在。後。我。無。與。也。猶。出。之。以。無。為。為。在。事。我。無。為。也。亦。為。而。欲。得。其。當。則。因。於。不。得。以。而。動。不。得。也。而。動。猶。無。為。也。無。為。者。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篇內有幽微奇詭而不可不問者三。相狗馬一也。至于千裏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一也。有暖姁焉。需。卷。婁。者。三。也。其。餘。皆。隨。所。得。而。注。記。之。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諸子品節八卷

人華十七

上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狌也。中之實。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鉅若英。若喪。去。其。一。若。是。若。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繫引去也。狸狌。言其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視日者。凝然上一視。而目不响也。一。生。之。性。也。其

生也。如蛇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成材者。天賦之材。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我。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基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茲久。思人茲深乎。夫

諸子品節八卷

莊子七

主

也。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良位其空閒。人足音。足恭。然而喜矣。而況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空谷也。柱塞也。鼯鼯之逕。山蹊之問。鼯鼯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跟欲行。貌位處也。欲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況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歎乎。側其喜又殆有甚焉者。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序。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

此正告以國事主應上社稷之禍

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後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萬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者。飲大物。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其高且長。而啖民膏血。以養在已之耳目口鼻。自以為得矣。而不知已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奸之為言。亂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

諸子品節八卷

莊子七

主

病之何哉。於此宜。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鰲。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也。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

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

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

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焉

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

予曰若乘日之華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瘳予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

以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為不可者謂其為之

以有心也為之以有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

不知反為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況

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幾於偽矣君

得無偽乎哉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

者必虧於後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

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無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

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

則爭息矣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驍騎

射地壇鎬之宮社稷之地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

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況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

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驛於鎬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

為甚君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而不

止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與物擾則

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為

害而以偃兵為哉蓋直說到行無行操無操仍無敵

也

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

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

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

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

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內篇應帝王老聃曰明王之

不測遊於無有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

塗正合於老聃之言故曰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又

奚事焉日鑿一窾七日而渾沌死此所以為害也故

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天師者師此二言無餘事焉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碎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

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去勇敢之士

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教之士敬客仁義之士貴賒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此商賈古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

之樂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

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

其其其其

者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不也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下物於易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著之言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回光自照也

四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弄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月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襲氈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耶若是者邪冬寒之時不以火而襲氈夏熱之時

以陰召陰雖似違時而有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

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

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

同猶曰易也只謂一絃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絃

鼓官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統鼓其一於此

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絃皆動此之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又難余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

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

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陽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

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

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諸子思節八卷 不莊子

子曰今天儻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

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

宋者其命閭也不以完其求鉞也鉞也也東縛其求

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閭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

造於怨也道以無諍為貴相抗非道也莊子且不執

於宋以為鬪者其在已子則殘之而不欲其完其求

鉞鍾則以束縛之而惟恐其有聲一或也其求唐子

也而未始出域追亡不遠而索之目前又一或也楚

人寄而竊閭者夜半逃歸足未離岸而即與舟中相

鬪聞未得而怨已深或之甚也此三者者與惠子之

自是而而返絕相相似矣故曰有遺類矣四字不結於

末而早結於中筆下遊神熟妙不火而蓋則貴也

○蹄音擲投也齊人惜其子投之宋而宋人則以為

閑也鉞鍾小鍾也唐子亡子也岑岸也○古人文家

全不在繩墨之內如曰有遺類矣結上二譬又設

一譬以續之如說士說了又說也西漢晁錯馬遷尚

不拘拘匡衡劉向以後則有繩墨矣晁錯如法度士

五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斲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堯不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習斲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郢人者匠石之質也必有惠子

之強辯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

此因骨貌
二人相知
才亦相知
而故為此
說以聞之
好奇之故

諸子節入朱

不華子

卷

六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樂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管仲與鮑叔牙為忘形之交不宜有此
七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音委移攫音攫見音現巧乎王王
射石下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
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
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
稱之委蛇自得攫攫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也王矢者亦甚給與之能若此適以速其死耳

諸子節入朱

不華子

卷

八南伯子綦隱上云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
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
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
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人皆明而暗於責已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已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九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豈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豕三尺
彼之謂不道之遊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
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天下之事無心於言不能言如鸛鳴之無天子之言止此
十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名若儒墨而以矣儒墨之所以致道賊德而惑於內者以其辯也道之所無知矣故毋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無爵無諡皆道大而難名也狗不以善吠為

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乘以為

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

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及也

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有德為大則不大大莫如天地天地亦無心而自然發反已而各足循古而不滅大人之誠誠實際也

士子基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因為我相吾子既

為祥九方歎曰困也為祥子基瞿然喜曰奚若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基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

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

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基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不

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

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

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

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

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

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

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梁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

士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

堯棄自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大與人相食

與齧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聚之則勑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

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

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規別也夫堯知賢人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

之矣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罟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為利是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利散為器生意漸然便是利中之害

士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音攢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

子 122-366

以為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同是
也承上殆字來反即殆意其友而至於危殆者因其
物其然也而有功而自恃果於自用而不改口積月累以至於
其禍益深矣不亦悲乎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
所不蹶而後善博也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老子謂有之以利無之以為
其為用也廣矣恃其所不蹶知天知大知大陰知大
以致遠恃其所不知可以知天知大知大陰知大

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太
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太信稽之太
定特之七者名目皆莊子所自命總之造化未始有
物之先其在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皆然

也盡有天循有照實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者似
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而後知之者
到盡處便見天命循其自然則理皆可以坐照真
之中有執其樞者主張綱維乎此也若夫未始有始
之先必有始之者所謂始有彼也然不敢遽以為
可解而可知也惟不可解不可知乃為真知耳其
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有實古今
不代而不可以虧則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
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茲欲請求此理不可定以為有亦不可定以為無固
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雖曰類滑無定而實有
此理古今相禪循環不窮而不見其虧於此可無大
揚摧乎此理昭昭何不就彼而問之又奚疑焉以

不疑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乎
可至於大不疑矣問者問於造化以下惑解惑益以
不解為解也是尚大不惑則以不知為知耳

則陽第二十五此篇多有非人世語儒釋不足
以當之變怪皆出注焉勃焉今

字怪則通其句怪則循其意怪則解其理怪則解其意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闕

休彭陽曰公闕休奚為者耶曰冬則獨獨於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夷節曰

不能而況我乎彭陽好道故以隱者之語吾又不若夷

節夫夷節之為人也不自許以之神

也前自其交固顛實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夷

節者假衣於春陽者反冬乎冷風者非造化不足

以移之聖人之夫楚王之為人尊而嚴與於

也無赦如虎非夫倭倭德其能捷焉能捷焉

之意正德則能默化其既無意故聖人其窮也

之伎又無閱休之德無能捷而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乎公志爵祿而化其於

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

或不言而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化父子之真

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則陽彭陽字逸夷節皆好進王果亦君子故稱公閑休之德誠夷節之倖以抑彭陽之躁進也王果曰我不若公閑休公閑休非能萬人欲其去夫即而從閑休之活退耳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性

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達於造化氣之情無內外

相皆在同昭而不自知其然乃其自然之性也擬作動作也萬物靜而復命動而擬作皆天也聖人一動

一靜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曰天故曰天以聖人

聖人則不自知也語怪意深依文強解如此

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欲有為者以

也也不知用智必喪其德而更以不智為憂及其歸身本達則憂相接無須更暫停故曰恒無幾時其有止

也也不能遺智去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

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八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

已性也生而美者得之於鑑然其美於人不告則不知也於此而以色驕人乃愛之所由生也故

知之若不知聞之若不聞則我可以常善而人亦得以常好乃自然之理也故曰性也因美鑑之驗以及

聖人愛人之名然聖人實未嘗有心於愛人性生而已矣舊國舊都均之暢然雖

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不化者也蓋國之中人物已交丘陵之上草木皆荒其緝合此段高閣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猶且暢然而況

然固有人物之能不自悟見其所自見開其所謂本來自地

光者此也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後開

笙鏞間作也處其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

聲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之聖人

隨萬物之成而循之以應無窮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而日典物化者一不化者以遲之耳暢之樂無

平適已極之臺而奏鈞天其為樂也如傾今之人聞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

之何矣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過其合之也若

之何夫師天者師其自然也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

法殉於物而容心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言不

能脫然而無累也若夫聖人則不然無天無人無始

無物善世而不廢備行而不隱其合之也若之何言

如是則合於天合於人於未始有始之先合於有

物之後無之而不合也以其無心而自然是真能師

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別號為華之傳之從師而

不圓得其隨成為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神

此章主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其使為之立教從衆人之所
而不合國以強其從可謂得其隨成之道矣其曰
御者特為之司其名耳非實有也雖然名亦不可
也伊尹所司之名以道觀之所謂義法也義餘也
食餐行之謂有名則有是美惡焉下
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屯得其
兩見而不得其一也以後仲尼竭心思以經世亦欲
修名以立教要歸於一耳不觀容成氏之說乎三
百六十日而成歲除日而數之則見其日而不見其
歲若除盡則併其日而無之矣由內始有外之名若
無內則併其外而無之矣湯也伊尹也仲
尼也不去其名皆師天而不得師天者也

三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
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殺其牛馬

此即明
矣一日上
然可欣可
諸子集解八卷
木華子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受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
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
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
伐之與不伐亂人也季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有
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有
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
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戴

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者若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國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
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倘然若
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呼也吹劍首者吹劍
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
猶一呖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屬而有聲諸劍首也
環吹之則吹然過矣不待有聲也夫

四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樓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着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人也
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

諸子集解八卷
木華子
正梁也
梁同也

子路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着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人也
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

戶之其室虛矣。登極乘屋也。樓櫓髮亂不整之貌。蓋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人於世者。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也。

五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尹。政焉勿爾。莽治民焉勿戚。

裂者予為禾。耕而幽莽之。則其實亦幽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耘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幽莽其性者。

欲惡之。尊為性。崔。其兼葭始萌。以秋。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瘰癧。是也。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瘰癧。是也。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折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故幽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愚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為性。崔。兼葭始萌。以秋。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瘰癧。是也。

六栢矩學於老聃曰。請。入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道。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莫為盜。莫為殺人。察。

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公。立人之所。病。象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

乎。立人之所。病。象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此段誠切。表世有功。於奉若注。更。

民以柱為在。已故一形有。象形者。退而自。其。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而。罰不勝。遠其。金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為。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

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謹。實。而。可。受。則。作。為。斯。矩之言。

七。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未。

王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無是非矣。凡人之行。在。事。初。則。以。為。是。覺。後。則。以。為。非。非。又。安。知。大。寸。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何。究。竟。必。至。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而。後。已。也。

八。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得。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其。

九

九仲尼

其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
其見其根莫見其門皆知之所不知也且無所逃
者無所逃於不知也言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
九仲尼賜於太史大弢伯常騫孫章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曰微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
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
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
以為靈公也孫章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

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

其子靈公

其子靈公

也又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仲尼之問疑蓋其
有此惡謚蓋之矣上是字靈謚也下是字惡行也伯
常騫言靈公雖不善亦能禮賢謚曰靈功過相准也
搏視聚也視聚二幣令左右扶翼而蔽之孫章以視
之也孫章言此乃前定之數故以石郭事言之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之句
皆石郭之銘語曰馮托也

十

十少知問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里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

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此于大澤百材皆賤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丘里之言

者公一里之言也散則為異合則為同丘里之言

為百體立為一體散則其異而合則其同也然則百

體無馬立為一體然則其異而合則其同也然則百

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始則同者

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實乎合也

萬事萬物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

丘里之言也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

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也立言者

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不得終

而歸之同矣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

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

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拒之則事

理之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有所正者必有

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己乎此段專言同異兩見

只以不執不拒者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作主轉臂轉精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
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得焉。既有同異。少名則不得此字。便

其不及遠矣。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也。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此。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猶狗馬大小不相及遠矣。

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相就。於是橋居表反起。雌雄片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又問。若何而起。於是太公調為從起處。說起橋起。即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隨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所至。至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實親道者也。故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箇末始有始也者。此處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方為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或使一家之議。就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曰。為。猶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一易。知或之使。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莫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極。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左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此言也。我果有所見。終日言之。亦自不妨。若我無所見。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

諸子品節卷之九

內品

莊子八

外物第二十六

篇內多刺諷讀之法而不合默然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焚箕子往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于江黃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財與不財之問似之而非也故不免爭累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胥長弘曾參孝已皆以

浮游者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專為則外物不可得

而累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諸子品節九卷

莊子八

則天地大絃二首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此論造化五行之氣惟火最烈槐者東方之木

火之為害如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蠶螬不得

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賢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者極憂也兩陷人道之患陰陽之患也蠶螬者林楊

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

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賢蠶

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

其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之人不知外物

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月者水也水之勝火

其常也問之以金蒿則水之勢窮而因問焚和者是

三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

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

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四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犢界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巨且而釣期年不得魚也而大魚食之牽

巨鈎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

洊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也而後世輕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衣褐穿屨趨瀛壖守鮓

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巨緇大黑繩也犢牛也離割之也乾肉曰

也縣今縣實

以待言者

五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接其髮，摩乃掩其。顧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反，其頤無傷口，中珠。顧下曰：顧，口旁曰頤，頤旁曰頤，接。

六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屢然改容。

諸子書節九卷

莊子八

三

七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太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實耶？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去聲，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鰲然耳，非大道所取也。相結以隱，謂以中民之行進焉，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與事而往往見其成功，今汝也，柰何哉？終見其矜持，貴力焉耳。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貴力焉耳。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為清江使，去聲，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預，得子元君

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金，且乎左

右，曰有。君曰：令平，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

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

現，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者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鴟鵂。

諸子書節九卷

莊子八

三

胡音：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前云足之於地，地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九

此論得付
之不八千
道之去
世不通

諸子學第九卷

此言暗欲
正則五官
皆散

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遊者志行不拘而心常樂也書曰心有
無極之臺而懸衆問矣且得遊乎流遁溺於通也決絕
與世絕絕也如此志行似非至智厚德之任如此志
行雖天地覆墜而不回心如少之而不反顧一也
而不返之人也殊不知尊卑無常勢變遷無常位今
世為君臣易世則不能相賤矣各有賤也故至人隨
時順應不執一行而留世焉且天尊古而卑今乃世
俗拘學之常見且以狶韋氏之品觀今世之品在俗
是也孰能自見其見不隨其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
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背
尊為彼之立教雖不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外之也彼
外之之辭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
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
則敬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顯與瘡同耳目鼻口
之通由於心心之通由於知知通則成德失通則不
塞矣壅者外物蔽之也止也欲壅耳目口鼻心知

神句

諸子學第九卷

既為外物所蔽則哽哽不暢而蹈於淖澤之中足不
能前矣陰音騰復也止也害于耳害于目害于心知
衆害之所生也息乎吸之氣物之有知者持有此息
或人之息以踵人之心知由息而通股中也正也其
室登升而無降人顧外物蔽之自塞其實也耳胞有
重閱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
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
為用胞人身腠膜也重閱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
身如此人心亦然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
為游行於室亦然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以谷以
奚谷音噱口上阿也勃谿室闕也神閒氣定皆以修
然何成於外物夫惟神為六鑿所困不勝其擾故曰
於大林丘山之善而遊樂其中以舒其戚戚耳故曰
天游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諒知出乎華柴
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
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者急義事有急
則知巧生焉而謀用是藉彼此爭勝故人各用短
帶不通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公共之傳
也果沃也表宜表情稱便也善均從衆表情稱便則
斷而春甫日時草木怒生銚反銚乃且於是乎始
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一氣相禪時至
學道者固無容心也日時謂以特刊而謂草木得之
勃然而生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萌生於種
發條於根而後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靜然
然者知一氣之相禪則同與者可以相與矣然若
以補病惜嫩音聲可以休老寧可以止憂雖然若是
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病而先居於

此段全篇亦妙

諸子品節九卷

卷八

言

靜不待老而先註於戒不待遠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侯者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賊成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承上而言勞者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賢與駭同謂敗百姓之觀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此聞之師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踰河好名之人愈趨愈極皆非有道者之責也全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安得未忘言乎人而與之言哉荃魚筍也蹄兔道也

寓言第二十七

此篇多莊語首稱寓言重言危言是其主要也稱孔子曾參稱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危稱神鬼稱罔罔而終之以陽子重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餘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

此物如三子皆言乃括此意

諸子品節九卷

卷八

言

已言也是為者矣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莊子集注

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此章諸意
似為孟子
而發

孔子曾參
二股別雅
正當宜知
聖賢之心

諸子品節九卷

不孝子八

九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雀

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

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悟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孔子謝之矣謂不待勤志

之嘗言不以自夸也孔子云至未皆孔子之言孔子

尚不能服人之心況末世之好辯者乎以愧惠子也

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

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化變易也言後仕之心非前仕

之心前仕親存祿薄而心樂後仕親亡祿厚而心悲

不泊不及也疎之厚不及心之悲也無所縣其罪言

親死而無遺恨也仲尼曰雖無遺恨在參則猶恨也

苟無所恨何以若是之哀乎此聞曾子之心也彼

親為重外物為輕三釜三千鍾一飛蠅之過睫耳

四 顏成子游謂黃郭子基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

顏成子游一也而東郭子基又曰南郭子

基又曰南郭子基可見其寓言無定也

五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而有自也

死也勸公以其死也似有自也自有形而返於無形

忽然而死也而不知適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也

然而生也而無之問倏然而已而果信其為然乎

信其然無適而不適也何置欣戚於其間耶勸公者

語人之天有層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

辭也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耶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帶天則

有層數矣地則有人據矣似乎有定然以

其故求之

又不盡然

六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更更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罔兩

也蛇蛇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

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

以有待者也然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者
化也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而陽者又何
字而包上諸說此句法也

七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盱眙而誰與居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曰和其光同其塵

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篇尤其宗鏡微言盡露殆

害之正成愈晚愈細即令

列御寇之齊 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 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糲

而五糲先饋 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

內誠不解形譁 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其所患夫整 入特為食 羹之貨多於之虞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

身勞於國而知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

而立敦 杖屨平順立有間不言而出宿者以

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暨平門曰先生既來曾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食於十糲而五糲洗

敬之至而欲傾家奉之也 內之所存者不化而對

之所動者成光以外鎮服人之心凡此敬我之禮皆

以奉貴者老者而今移其所患於我小人之敬我尚

爾而汎國君乎 善哉汝之觀人乎汝第處已不必

出矣人將歸附汝為師保矣教杖處之乎 聖立其

而使人感汝提爾之本性不得清寧又無可解說矣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告汝者又皆小言盡毒汝也

而非藥皮也莫覺其悟孰可覺汝者孰可悟汝者汝

孰從而問之也於是告之以輶輪之道虛而遨遊無

二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傷河

里澤及三族侵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魯十年

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聞胡

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天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

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持也故曰今之世

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良註云墓也彼國使彼上彼彼造物

髮也欲專其井不欲公共也有道者不知其德則

安其所安

四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天也言之人天而不人不知是也知是

言之之矣矣前集朱坪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

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勤三年之功技成

用之聖人以必不以故無其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兵順於兵故行有兵恃之則亡不必必之故也

必雖不可必而必欲為之也順於兵樂於小夫之

用兵則行此以好勝求利戰國之習也

知不離去聲苟直竿以散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消道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

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賤賤乎無何有之鄉水流

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

太寧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

五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織屨稿項黃馘古獲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破癰潰痊反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

矣古今既痔而得富貴者

六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

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餘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釋羽華辭

支支離也忍性矯激也不知不信不自知其偽也受

七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古不齒。雖以

士齒之神者弗齒

於商功出入施報之間不爲人所齒矣雖士或有齒
之者神者弗齒也神者曠然清靜無施而無不施無
治而無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勸與過也資
不治也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

乎内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學記曰宵雅肄三。史記曰無適宵人。宵之爲小

也久矣。而何解者之膚也。

八孔子曰凡人心險如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

諸子品節九卷

夫莊子

1998

此段在南
華為小品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懷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胡且反故其

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

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

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九徵涉於有心非南華之道非孔子先覺之賢而後

世防閑之律內篇人
間世亦多有此語

九

正考父甫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此一段若有所指而不得其人

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僇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循牆而走。言不敢當路也。孰敢不取以爲法。則乎。庸

名諸父倨傲可知。而夫指今之人而言。則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逮及其有逮也。而內見。內見而致矣。

然純樸不可以有心。心純氣內守。凶。德有五。中。德爲

不可以管外視。管外視之謂也。以行不口口。復多首。可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匹爾其斯。

不爲者也。以知識自好。不能以無爲自守。反訾之。商德有耳。眼耳。辨舌。意識也。中德爲意。心也。

意識有以自好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塞

髯長太壯麗勇敢人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

學苑春芳
卷八
去

依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音規知慧外通勇動多總

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倪倖也達方知者胥達太倉者

隨送小命者。蓋人有此形。皆有六府。而窮達所不能達也。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伏隨起隨

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歎者畏。

可上有家食。特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衆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言然至
理不外

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僦倖也達方知者肖達大命者

10

能達也。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俠隨起隨

10

卷之三

此等語以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百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華爲小品

○後人見曰。非也。蓋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驅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犧牛不欲入於太廟而神龜寧曳尾於塗中一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鸛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鸛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此必寓言以立教未必其將死

諸子品節九卷

莊子八

七

之言

士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平者謂適其驗其真偽議論之是非以不平平之則其平也不平而自平矣道術之真偽以不徵徵之則其徵也不徵而自徵矣若是者皆神之所使而非明者之所能用也蓋明者但能為之耳至於不平之平不徵之徵則神者之所使之也明也神內也明之不勝神久矣愚者恃其所見曰我能平我能徵其功外不亦悲乎

此解已得
其意蓋取
小學家
所論家
章句里

天下第三十三

後實其人十八之內有取十而褒一者有全褒者有全貶者有直敘自道而不讓者平易倘蕩疎暢繩墨之文也

所謂道德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者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

乃于正通
之文

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聖人太
下以兩德
十德之

以上四等人乃自義貴以上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結繩之世純乎道德者也

謂之君子
則先賢以
後仁義之
也

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司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蓄藏老弱

諸子品節九卷

莊子八

大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

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

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相經其運無乎不在以上所指

湯文武此六君子若為治世之君子也下聖人一第

此其最高數以老氏言之已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

已落在第二層了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稽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之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

中國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上所指則周衰以後鄭魯之士

紳先生詩書禮樂之徒孔孟是也然能明其度數於天下猶不失為治世也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矜其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

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離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令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則有末世開風而悅之

人自墨翟禽滑釐以至莊周十人皆若書明道術者

張天下大亂以後之人也若惠施則又亂之亂者本

不足道然其書五車外駁又甚不得不得至若伯

者人盡丘子孫列御寇皆所推崇稱引然不列道術

者未有著書也非不高尚而外之

不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

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閭

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雖其博學

而其教則不受上白之禮樂意而有成也堯有大誓字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濬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眠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歎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墨子之道固未至

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毅言大枯槨也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其不近入儒非生道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脰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音殺爲木曰日夜不

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禹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音殺爲木曰皆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固

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巨子猶謂得其事蹟。以爲聖人而主之。其巨子又傳之弟子。皆欲爲其後世。繼其道。脉至今不絕。以上皆言墨子之意。則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非無脰。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食也。才士也夫。章斷其不是。求句放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不鉗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宿為華山之冠。以自表。物以別有為始。語心之容。命於

曰心之行。以詬而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中。聊和也。和調海內使之益然。歡分也。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天子。教雖天下不取。強上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當時上下皆厭其行而彼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

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法。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勤苦如此。而猶不忘天下。日哉。若此者。其心其術。儼然而居天下之上。哉。曰君子哉。救世之士哉。通章斷其不是。求句放生。不為察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苛察則非別有矣。以身假借於物。則非無求矣。此連上文。其學之大意。外則欲其不聞內。則欲其寡欲。大小精粗。雖不同。其行之大意。僅如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彭蒙、左、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

拍斡。五管胡亂二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p>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p> <p><small>常無有主</small></p> <p><small>天得一以生</small></p> <p>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p> <p>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p> <p><small>常無有主</small></p>	<p>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p> <p><small>既與</small></p> <p>於既與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p> <p>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p> <p><small>此蓋</small></p> <p>以無知無能為用無咎無譽其術不</p> <p>足取也通章斷其不是未句放生</p>	<p>知慮不知前後魏<small>面威</small>然而已矣<small>其學大小一知</small></p> <p><small>為道也選則有所不備教則有所不至道則無遺無</small></p> <p><small>有不備不至之患冷汰郭云聽放也言遺世棄物也</small></p> <p><small>謀歸軟嫩之意其人蓋異便不勝任而笑天下之狂</small></p> <p><small>事者廢弛無能而非天下之有為者推相斲斷註云</small></p> <p><small>皆刑裁者所用之物言其裁長補短苟適於用無是</small></p> <p><small>無非無智無慮觀然不然而已總之無用之物也</small></p> <p>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p> <p>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p> <p>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p> <p>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大</p> <p>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p>
--	---	---

<p>也<small>行音轉宛轉相</small>其辭雖參差而諒詭可觀<small>此兩句</small></p> <p><small>從而不達也</small></p>	<p>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small>以謬悠之說荒唐</small></p> <p>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p> <p>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p> <p>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p> <p>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瓌璋而連什無傷</p>	<p>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p> <p>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p> <p>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p> <p>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p> <p>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p> <p>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p>
---	--	---

著書者之意。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耗。其味不盡。其書。載道。故此書所言。直是芒昧無盡言。不足以盡道。非言非默。議有所通。章言著書。莊周自敘道術。只在著書上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無形也。無形不可積。天而乃曰積之可至千里。

惠施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昃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異。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北。燕之南是也。沆瀣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皆反異之怪語。悖理之文。天下之辯者。從之者多。以詳說。然日新月異。耳目創開。故其說浸廣。如下文所云。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毛。火不熱。山出口。輪不暖。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諸子書第九卷

莊子

三

之而成法也。以為圓鑿不圓。枘圓之景。未嘗動也。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百狗黑。駟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辯。天地為我增。其言曰。天氣其自負如此。從自雄而無術者也。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綰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發。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於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夫充一。一蠶之能。尚可。自責若曰。勝於貴道。則幾殆矣。言害道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驗湯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宗
四篇全不
疑傷八無

悲夫。言不鼓也。響出於聲。由聲而後有響。響以聲影走形止。則影止。今形影競勝。而各自求前。作理之事也。以喻惠子辯愈煩而愈不能勝也。
右莊子二十九篇凡八卷 雜篇終

讓王。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漁父。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諸子書第九卷 不棄人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甚矣。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諸子品節卷之十

諫上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章適見公。曰。臣聞。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願君見公。曰。臣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願君見公。曰。臣諫。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要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祿。公觀之。而不說也。要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嬰子瘵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嬰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為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嬰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平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為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

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
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
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笑樂之。國必眾為
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
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
也。君苟笑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
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妄以祿御夫

諸子書卷一

晏子

二十

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
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程王子美而疏
嬖人嬰子。

此與天早
欲殺巫臣
者何異

景公疥且癢。某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
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
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則寡人
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
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

昧者聽之
亦弗然矣

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
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
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
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宜言情。
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
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
所以滅也。公曰。善。辭予。或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
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

諸子書卷一

晏子

二十一

得命。受相退把政。政月而君病慘。公曰。昔吾先君桓
公以管子為有力。邑孤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欸。鮮
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
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一以為桓
公之事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五矣。公曰。善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
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

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敝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蔡丘以為邑。

楚巫微道齊欵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王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王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歇。

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齋歛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

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昔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

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齊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齊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齊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齊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歲，景公召群臣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餓，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子 122-388

此死乎文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諸子第十卷

初知死生之理

二諫知和同之分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鋤耨以蹲行畝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

三諫知天人之意

生達其親死感其言

景公之臣晏子之極為親切

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愆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謂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節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敗于屠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章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嬖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正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此說經時
動人聽后
使寡人方
朝往而祖
化以易主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餐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貶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是數數之曰。爾

諸子第
第十卷

晏子

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之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

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誥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

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

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諸子第
第十卷

晏子

九

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

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

也。若治視之。則大鼉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

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

古冶子有
殺鼉之功

田開疆有
卻軍之功

公孫接有
搏虎之功

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卒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飽。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擊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途。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

諸事第十一卷

晏子

惡于君上。外則竄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蔽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

此說迭見
國策
韓非

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問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美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

諸事第十一卷

晏子

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膠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

証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簡而盡
也無容
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二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憚。可以使百姓。恭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心。事百君者也。

裸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問。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此与左傳
相同。左傳
句法極妙。

諸子書第十卷

晏子

十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諸子書第十卷

晏子

十年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初。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堦其下。以甲子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入。維晏子不冝。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刺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枯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

晏子之
死也。一變

胆。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計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尉尉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欸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太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欸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

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欸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寡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魯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

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母比諸侯。厚其禮。母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無一人。諫諍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愚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噫。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益矣。故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并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麝醢。而賈四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滌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之賈。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

公父公
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
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
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
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廼今日睹而贖之。言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

諸子第第十卷
晏子
越石父不
如此亦庸
人耳惟其
如是是以
晏子禮之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廼令糞灑陳席尊醕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

功。免人于厄。而反誚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龜。猶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秦朝移肯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泚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衰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禮下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膏與二日。闔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闔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闔。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易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闔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母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闔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

諸子品節十卷

晏子

十卷

反其書謂檢閱占夢之書也

言以人而信古今之通病也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衰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之能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儼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諸子品節十卷

晏子

十卷

此段三段言晏子辭多慷慨其東方生之真知子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儼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闔。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王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卒然之頃
應答周生

諸子品節十卷

敘事不厭
詳復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

句法重法
森然嚴整

敘句有次
凡有差訛
字字有法
范文正公

以欲字生
出一段議論
甚妙

意與公儀
辭品相同

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騶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食者。妻之黨。無不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卿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卿殿。廼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卿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遽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

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晏公之修
田氏之衰
故晏子矯
之以儉與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為彘臠也。智者不為。

諸子品第十一卷

晏子

子華子

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矣。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使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上。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廼許之。

若晏公楚
晏子之半
宋可見矣
辭定辭婚
晏子之行
事可想矣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

諸子品第十一卷

晏子

子華子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泰治天下也。君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囊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帝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其莫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

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

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

以神鬼為依托之言故逐句詮解歸之于不猶離

以情實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

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

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諸子品第十一卷

子華子

子本

此鮮儒者所深信者第神仙家以為何如

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眾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

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適其

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

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

秦皇漢武羨多之

矣。故帝之遊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

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

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

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虛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

諸子品第十一卷

子華子

子本

士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此愚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

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墳與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

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償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二十九

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父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慕也是縱耀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

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連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琴塞子華子之行五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孤狸聚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爾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實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戎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大抵欲出於無意為善達意者有意也此篇出入老莊語意極妙

諸子品第卷

割得此意破一生受用不盡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餉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矣，足願而惡矣，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昏愒，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虜，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涉，如理亂勢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兮如大羹之未調，醴醴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

勞且煩，直須利刀一割

諸子品第卷

教子者得所欲而達所慮者然且不可

不善者將誰與耶？達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鬭鬭且不止？小則鬭鬭，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為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入并忽，忽作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

知氣一也
生也步趨
一也生也
其相為得
而離為子
耶

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
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
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
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
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
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
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
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
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
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
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
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
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亦曰若之何而善
於子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
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
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

諸子品第十卷

子華子

三

諸子品第十卷

子華子

三

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
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
然嘆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
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
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
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
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
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德臣不
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
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無也固宜夫人之常情
同則愛之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
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憎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
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
之無也固宜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

此無為之
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
足以此之
則狹矣有慮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
治於公
猶一夫而
已於此
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
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
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
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
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
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
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
之國上有諂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
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
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
有道之世國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實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
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
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走故此王者天
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
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
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棬圜日以耘考而和聲不
聞言空之乃鋸斷斷如也而罪咎滋長諸侯之賓客
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索僅
夫堅辭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愾心也造為謠諠以蠱
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
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
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
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
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
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
君之明疏濬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
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
定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

也
其紀

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
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
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
食於晏氏

晏子

從古未聞
近世之禍
此其類也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
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
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
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三六

大生至王
材木植且
於其可
知敵時
拂天此
戮所必加
也

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机移也鬼神之所
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
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
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
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旋相
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柎之可以大斲者必在
夫大山窮谷孱顏嶇嶇之區扶剔之椅據之剝削之
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蠃虺蜴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

人情有所
甚尚且
之攻
之攻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三七

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
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
大必折雖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
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重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
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
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
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
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
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
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
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
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
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
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
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而間偏俱疇壓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

叔三卿之
知三卿之
知三卿之
知三卿之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三十九

矣是必至之勢而無定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
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
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
共矯枉而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
命以自賢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
人疾之如日有將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
正言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
雋老也然且慙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
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曠有所志旦而升諸
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
則不然器隱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
蜥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
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
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
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遠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

三子已完
此大方第
法也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三十九

之軋已也門如閨市惟利是視檢人乘間而會逢其
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
以正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寧寤而
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隆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
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
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
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
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惘疑且懼人
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
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
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
不隱仍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為
得也而不知其壘替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
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口也微吾子嬰無所
聞之嬰也請刺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黨

孰謂子治
華哉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太士亦嘗聞之矣乎晏
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
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
幸位事無先業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溝畎以其
便其民感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
謐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繡幣以承其
懼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
第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
寄言者夫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四十

齊不辨

依何成

暗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夕
會合以登之斛廉則成夫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琅瑯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
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
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姘姘脂韋者日至於
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
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既無走馬矣猶
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以勢地論
士則主去

象年照
應前有關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五

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
獨不出其聲歎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
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大氣之
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
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
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
有虞氏怵戒於塗糝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
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

安子儉於
財者之事
所以恭情
神為德以
土階為腐
言也

上階之說
腐儒可以
紙曰矣

此說極有
理可信且
叙列富貴
之狀甚盡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聖三

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瀾沓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
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
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
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
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
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
此則古今常尊之統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
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
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墁之說。
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
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
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
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
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
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
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

引集約一
蓋如

此辨痛快
人心諸書
未有此論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聖三

子華此論
雖是微矣
子然矣是
至理非然
激之談

執中

夫不窮者。惡有所謂塗墁。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
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
之所有。可約則殺。可豐則膳。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
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墁而不敢也。其不然
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
尊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居大
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
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
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
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
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
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
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
是以韋韋雖柔。擣之則裂。礪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
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

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鳥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爨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積拱，猋旋逃焉。目員動而方息，所性不

同也。火災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

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皎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福而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潛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蒼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米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

惟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
 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
 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
 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
 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
 之度。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
 泰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剛澮之寫爾。彼其
 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
 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
 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
 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
 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
 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
 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
 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
 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
 福之末也。頭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
 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

此如見人
 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
 正坐此弊

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
 數繆也。勿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
 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
 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繡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
 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泰牢
 之養也。剛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
 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以為希有之事。夷
 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

者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釣深。與天通心。清明在
 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
 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
 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
 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瞽瞍踵踵。不知所以然
 也。伏義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瞽瞍踵踵。不知所以然
 也。然而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
 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

文辭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
袞爐者。夫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
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頓悟。百疾俱作。時方
疾厲。道有絕。負言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
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
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
言六痾。夏霜冬雷。繆螫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
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
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諸子百篇十卷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洩。焉以逝。非提圖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天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

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味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
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
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
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
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
之愾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
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

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閼水以成川世閼

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箬人壽幾何

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庸華之就充

懽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

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飢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

零而朱草立槁熈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

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筭展布其四體

未有以為客也而得拱楷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

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且也疾雷破

山澍雨如霪鷄暗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

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諸子品節十卷

子華子

五十

諸子品節卷之十一

北叢子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注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

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母子貢使蒼之子貢謂之曰

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

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天以一縷之任繫半

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

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曉曰吾

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

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

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

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

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

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

此語但非
孔子本衛
君亦非堯
舜也

人臣之入
當如是也
文子苟免
耳焉得知

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
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
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
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
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
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
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
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
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
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蓋真
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
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
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
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
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

宰子二書
皆言諸士
也子貢以
子貢而
不盡放使
子貢對曰
必有聖詞
以顯其詞

子貢曰

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
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
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
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
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
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
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
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
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
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
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
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
實也夫子曰夫言實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
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

此聖賢之
分也

新子集

孔叢子

四

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六聖之貌
從此睹其
大槩

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後先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人含玦珮。婦女含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也。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額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无骭。背偻亦聖。不以鬚眉

尹文以子
不顧疑其
妻其見似
迂然世有
心知其妻
而安之者
視此何如

諸子集解

金叢子

五

今人猶多
以論列古
今相構者
樂朔之鄙
無論已子
思之答猶
有少年之
習乎

尹文以子
不類其
遷就其
心知其
而安之
規此何
如

美鬢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類。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諸子學則生矣

今人猶多
以論列古
今相構者
洪州之辭
無論已子
思之答猶
有少年之
習乎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等也。下此以及千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蕪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秦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荅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

退求之事

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公儀

君子不干
不亦不惡
不亦可以
勸夫何惡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滋滋

諸子節上卷

孔叢子

本

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職此循可
行於今不
徒以其文
已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

定公十四年奔魯

木或作朱
春秋作戊

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

列子辭果
亦有此說

子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敬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色而弗能知

諸子節上卷

孔叢子

七

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上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土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

老子子教
子思以柔
道事君

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
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
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
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
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
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
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
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
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
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
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穿之子。後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何句字
辨折孔穿
老萊後引
尹文仲尼
之言不遇
耳

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
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
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
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
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
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者。可
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
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
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
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
文曰。雖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
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
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
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更之所罰也。上之所是
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尹文此說
與韓非同
意。必非祖
之也

善利
直利
直利
直利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儼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谷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鵠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鵠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縑素青黃色。名雖殊。

此言其白
則無以
教其言去
白馬而其
知行猶可
師之龍
必不肯去
白馬穿亦
不而龍不
過執以相
辨難耳

論士卷十

穿縫理勝
若對面相
辨異竟穿
非龍敵

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紵布。不曰布。縑纈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實。爲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袂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恍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假簪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

諸子史記卷
下

諸子史記卷
下

諸子史記卷
下

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何取。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啗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陳

對魏王

諸子史記卷
下

諸子史記卷
下

諸子史記卷
下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鴦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畏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諱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虐。自居於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

晉書卷之五

於策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冀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切玉刀火泥布西戎之異物也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

華亭節士奉

孔叢子

十四

今有規戒之意

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凝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

實生之五子順之

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宮他見子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乞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

華亭節士奉

孔叢子

十五

今有求濟於貴人者責人曰吾兄弟勝何之未濟何

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

便之威
于其仰

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
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
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背衛三十里。聞齊喜作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
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
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
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今子求
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
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
朝。○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
曰。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
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
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
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
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
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

趙問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
襄王此君之

此合從之
明也簡而

明後三政
因事所不
數而清求
勝之

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
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
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
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
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
也。夫連鷄不能止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
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
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申不
昭釐侯之子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圭見
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
而動有戒心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
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
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
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居二敵
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
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
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
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

韓宣惠王卷

孔叢子

十六

韓宣惠王卷

孔叢子

十七

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類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子順曰。可以德。

齊攻趙圍原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趙濟軍獲尸二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因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大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執節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正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號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救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天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民

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爲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然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美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

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優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後致。則於崔生爲義。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

鮮食下除
不人之罪
也據稿未
起故人皆
茹毛飲血
有肉而智
未使然也

此等識見
直從上古
有後世
正有德有
更重之說
也

正名所以
與形重勢
各案之各
可經義我
也

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毋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季彥

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嘆曰豈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為肴衆座食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

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為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

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為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為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大道上

尹文子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

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

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

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虐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

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賞罰人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

衡善獨巧
非善巧之
至

諸子節十卷

尹文子

十四

以出半家
為心者為
此半家

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責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責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

今能缺之
有也

引二語作
證極妙

說兼好讀
前多實也

諸子節十卷

尹文子

十五

冒難獻王
喻是野也

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者。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嘗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繆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殊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

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

諸子第上卷

尹文子

子十

以世猶多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

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烏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也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理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

先左事而後斷文法也

諸子第上卷

尹文子

子十

非之則不知已之是非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

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眾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非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賣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

按左傳昭
二十一年
季太叔
為政定
八
年太叔
卒
而用竹
刑
非子產
也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噏，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榮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

諸子書節上卷

卷之五

子式

之也

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交，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

也。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交，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

謂世之政
其始于此

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賤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

諸子書節上卷

卷之五

子九

徒人情可
謂利骨者

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於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飲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

謂以況
人君當酬
天下人之
願

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大焉

本議

桓子

大抵大夫欲廣利文
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
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

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脩則
民淫本脩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

請下詔罷之

桓子

主

意在修句
教故益缺
不可罷

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太
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
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
虜所係獲也故脩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
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寇備之用使
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罷
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

官山海之
利從管子
起

也隴蜀之丹漆燒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
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
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
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
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賸給

請下詔罷之

桓子

主

整是以盤庚卒居薳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
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
利門而民循為非也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
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益是開利孔
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
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
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買利
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

釋平準

整輸

駁均輸之弊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

駁均輸之弊

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

駁均輸之弊

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貨農民重苦女工再

駁均輸之弊

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

駁均輸之弊

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

駁均輸之弊

貢輸非以為利而買萬物也

駁均輸之弊

力耕

駁均輸之弊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術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

駁均輸之弊

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駁均輸之弊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

駁均輸之弊

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湯其實今山澤之財

駁均輸之弊

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

駁均輸之弊

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

駁均輸之弊

今時利數不在其處

駁均輸之弊

大夫曰燕之涿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

駁均輸之弊

通有

駁均輸之弊

縵得句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驪駝

駁均輸之弊

銜尾入塞驛驃馬盡為我畜羸駝狐貉采旃文罽

駁均輸之弊

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

駁均輸之弊

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

駁均輸之弊

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

駁均輸之弊

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

駁均輸之弊

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偽內懷闕闕而心不

駁均輸之弊

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榮女樂充宮室文繡衣

駁均輸之弊

裳故伊尹高逝薄游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驪之用

駁均輸之弊

不中牛馬之功羸駝旃罽不益錦綵之實美玉珊瑚

駁均輸之弊

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

駁均輸之弊

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

駁均輸之弊

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

駁均輸之弊

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

駁均輸之弊

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

駁均輸之弊

土井田而已

在勢居

文學以置
在力田

文學以置
在力田

不通二
公之弊

之臨。楚之宛。立鄭之陽。霍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器用足。俗偷生好衣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秦四通神衢。富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

相子

五

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措。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雘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棄黃之昭。不可勝食。而鄒

澤靡之習
從古已然

諸子書上卷

相子

五

魯周韓。葵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飴。鑄金為鉏。埴埴為甕。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鑛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印作之。貨致之東海。交

非執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壤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

<small>太夫以執 法之善特 其入故亡</small>	<small>文學以秦 之亡由於 商鞅</small>	<small>防論</small>	<small>即獻子不 意</small>	<small>即獻子不 意</small>
<p>秋曰未言介於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p>	<p>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p>	<p>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p>	<p>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p>	<p>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 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 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 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 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 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 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 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p>

<small>太夫極口 商鞅強秦 之功</small>	<small>文學言商 鞅之法適 爲秦致亡</small>	<small>文學言商 鞅之法適 爲秦致亡</small>	<small>文學言商 鞅之法適 爲秦致亡</small>
<p>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p>	<p>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p>	<p>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p>	<p>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 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 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 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墜。伊尹以 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 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 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 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p>

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善積善，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

文學言鞅適以亡身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闇耳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項襄，公伯寮惡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

大夫凱切文學妬功嫉能

子 122—430

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

以此敗之，以明商鞅之枉死

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禮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嘆曰：

文學言鞅自取殺亡何怪之有

子 122—430

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刺復

大夫以三
不達世務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懌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

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郡國諸侯。立臻中外未洽。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觀文學。若侯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

詩子品節上米

桓子

四十一

机切文李
釋古意刻

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親選舉之士。擢升贊意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

机切文李
釋古意刻

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次律而知變。上

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

机切文李
釋古意刻

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

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掇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責

詩子品節上米

桓子

四十一

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

机切文李
釋古意刻

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

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實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實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賢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沉。歸之不疑。今

御史記夫
才尤益于
用公孫孫
弘等以安

諸子書第十一卷

文多言其
才多過其
主非先茲
人國者

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之
文子椒之意故賢能自高其智譽人之才足已而
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
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

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
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賢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
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
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
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

桓子

聖二

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
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
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永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
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
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麋弊縣
官用不足故設險典利之臣起磻溪龍飛之士隱涇
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

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月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
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愴急之臣進而見知廢
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
合取容者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
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為疆國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

諸子書第十一卷

桓子

聖三

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脩大公桓管
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
饒足民不因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
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
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
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
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夫
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文學以刻
國之特故
以權相傾
天下一家
宜力本農

御史記通
山川之利
法也

御史以盜
飲正所以
均有餘不
足

文學以盜
飲行而貧
實無不均

諸品節十卷

桓子

四十四

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二
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
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
也。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
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宅。張廷尉論定律
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
眾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
以排富商。大賈。賈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
賢者所觀。非眾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無具。脉而
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
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
知脉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嚴
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
用鐵石。故眾人未得其職也。

大夫以却
胡所以安
中國故盜
鐵為盜民
費也

地廣

諸品節十卷

桓子

四十五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
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
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遺之民。處
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
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敵行也。詩云。莫非
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與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弭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
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
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
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
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縣
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
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
賢輩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
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
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
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

文字以廣
地國於民
故引轉此
之語

大夫以漢
之開遠正
以安百姓

漢武開邊
之事

漢時林天
子為縣官
以不敵指
斥棄與猶
云陛下也

諸子品節上卷

桓子

四六

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
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糴費力而
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秀騎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
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
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
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
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
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
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
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
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
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
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
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
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
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
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
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為廝役

其樂處
不達世務

不遇者每
難此以自
解

諸子品節上卷

桓子

四七

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
而行卑。誹譽譽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粟
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
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
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
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
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
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
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貧是
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
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
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
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德
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
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論功

大夫以句
奴俗基而
易女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脩戰強弩之用。
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
無理。織柳爲室。旃席爲裘。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
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
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
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
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

諸子歸士卷

桓子

四十八

文學以句
奴無文飾
而難攻

匈奴之俗
信乎如是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
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辦。
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
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
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爲
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

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廷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

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德施天下。惟

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擢無

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

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

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

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

諸子歸士卷

桓子

四十九

而勞中國也。今明王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
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
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
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速出兵乎平原。廣放鼓鳴。
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
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
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
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賈生云仁義不絕而攻守之勢異此結尤不備

漢人皆云何奴不當漢一巨郡何為今天下之力而

諸子品第士卷

樞

五

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洹。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里。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領。虞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卑。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諸子品第卷之十二

荀子

登高而望。加長也。而身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蒙鴻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鞶若。風至若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以一名蒙鴻。亦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射干。一名蒙鴻。亦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生於高處也。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彊自取柱。柔自取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將原先生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踐

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壁，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殄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楮者勿告也。楮與苦同，謂之楮，國語曰：辯其功苦。告楮者勿問也。說楮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耳非是無欲聞也，口非是無欲言也，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修身篇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

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驚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愚軟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而夷人莫不任行。而供養非潰淖也。淖，泥也。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淖於泥行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莫敢近也。不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伸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遂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遂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意出入不遠矣。謂道路所至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

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秉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德能

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

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

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

之中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

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

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

而詳。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

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

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

榮辱篇

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

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

言也。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忤也。傳而窮者

譬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泰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

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

劇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射行也。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儵然者。浮陽之

魚也。儵然者。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

矣。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

志。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

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辯

思致悠遠
文勢雄漫
具其休穆
如此成一家也

卷三

荀子

本

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也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嗅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入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

一而一意
幾致言
彼以意蓋
希快不以
簡為工

不吉添字

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所以不免於凍餒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非相篇

諸子書集卷三

荀子

七

荀子集解
此後王之
論於近世
有補

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禘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

妙品。

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照應二句作結

非十二子篇

前序見項
以對問家
賞鑒

前序見項
之文數是
此篇分是
一片文字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商字鬼瑣。商與譎同。字大也。故蕩恢大也。鬼謂爲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也。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曩魏牟也。忍情性。禁路利歧。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魴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太儉

前序見項

本序子

九

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惘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辨。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刺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故言僻違無類。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皆儒暗也。漢書五行志。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作區。皆與此義同。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交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義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言義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望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

諸子品類卷十二 荀子

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吾語汝學者之冕其冠繞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欲然然莫莫然貌然然瞿瞿然盡然盱然然為類與規同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瞢瞢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警警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懦而罔無廉耻而忍謹音謹詢是學者之冕也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神禪當為

形容極致

叶音淡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值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弊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弑襲晉并

諸子品類卷十二 荀子

國三十五其行事也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威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

蔡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闕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阨。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論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國。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仲尼將為司寇。流猶氏不敢朝飲其手。公慎氏出其妻。懷氏踰境而徙。魯

說周公仲尼亦詳瞻

諸子論學

本義

主

此處亦

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關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耻作。君子不

若惠施鄧析也。若夫誦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遂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

重說周公
魯公

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
畢矣。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
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
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
天子之籍，負展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
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
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
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
西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

諸子集卷十一

本卷十一

十四

此段武王
事跡諸書
未有

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
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
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
掩於旦，謂未明已鼓之而紂卒易鄉，曰：尚遂乘殷人
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也，因殷也，故無首虜之獲
無踴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犀也，兕也，牛也，犀甲七屬，兕甲
六屬，合甲五屬，革昭云三革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
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
之，故外闔不開，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

諸子集卷十一

本卷十一

十五

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
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
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
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
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
法後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
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
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而應之，無所擬倣。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是
大儒者也。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
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信也，其愚陋溝壑而
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
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
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
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
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
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是時百

多矣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

王制篇

妙品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填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小事近於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事近於因循言，則大事近於弛，小事近於遂。則發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則發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若夫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職，而法之所不至者必廢。周治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及者必隊，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

妙品

終律後

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不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者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二句去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曰：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曰：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曰：不欲為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久遠難信，言以當世之道，過三代謂之瀆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

此乃尊中
國稱引聖
王述至治
法君子見
荷卿學術
也

諸子書卷十一

大術十一

十六

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
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分其愿怒之民
使與凶悍之民
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
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
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
易則人知沮勸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
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紱魚鹽焉。然而中
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
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
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
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
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
美而來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
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
物故曰大神以類行。繼其
統類則不以一行。行於一人則萬人可
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
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哀矣。故天地生君
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
之父母也。故襄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
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

此段說得
理到

諸子書卷十一

大術十一

九

工商商一也。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
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
天下貴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字好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
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
義謂裁斷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
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
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
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
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
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
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
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夫堯舜者
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
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
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
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
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
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及顧其

文似孟子
然孟子簡
捷此則周
詳懇款

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
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兵革器械者彼
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
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
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
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
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弊我日積完彼
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
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

韓子集卷二十一

荀子

子

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
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
則輕樸。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伎悅之。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懦
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
藉歛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夫王者之與爭。

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能品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為人
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
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
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
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
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
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

韓子集卷二十一

荀子

子

議論詳曉
懸到

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
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
爭。此言不羣則不可羣。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
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民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羣有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遠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
則老弱有矣。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
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
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分。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
達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

此段章法
甚佳

知者爲之分也。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勞。或助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殼。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辯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竿笙。使足以辯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辯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蔽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益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爪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踈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剗車。鼃鼃魚鼈鰭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鳬鴈苦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

章法好

諸子集卷上

荀子

王霸篇

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
 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
 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
 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彊弱貧富
 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
 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
 攻取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
 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
 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
 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
 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
 酌焉。

王霸篇

能品

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
 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
 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素也。索
 為匹夫不可得也。齊魯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
 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下。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

略信如略
地之略謂
非固有之

諸子集卷上

荀子

王霸篇

人之所務。曰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挈也言挈
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之。所與為
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
 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
 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
 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
 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湯以亳武以鄩。皆百里之地。天
 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
 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
 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
 積。修戰備。齟齬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
 晉文。楚莊。吳閭閻。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
 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
 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蔽則
 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
 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
 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國者重任也。不以積
 持之。則不立。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
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
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
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
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
上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國危則無樂君國
安則無憂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
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
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
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
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
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先治其國然
後百樂得其中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此下任論相若夫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多
曲列之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
差錯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
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以官人為能
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

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耕窮
治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
治小事則與西犬何異之也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太有天下小有一國
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藉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藏
獲不肯與天千易勢業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
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
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
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
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
致忠信者仁義足以竭人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
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言此岐路第過半
跌千里者乎故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
甚哀而哭之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
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
無國而不有能士無國而不有惡俗無國而不有悍
民無國而不有義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
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治國者分已定則
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

太議論

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

謹上書

本論

主

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生民則致寬使民則基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寡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焉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排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貪隘使民則基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僇惡之如鬼日欲司問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問何其問

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

君道篇

莊子法法篇亦此意但詞有陰陽之不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昇之法非亡也而昇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誣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鑿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鑿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故有社稷者而

此段絕似
管子連終
有法

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
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人不
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
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
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
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
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管子
卷之十一

不畜士

主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
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
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
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
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
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
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諸子
卷之十一

主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
藩飾之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
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
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
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
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
莫不修已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
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今人主有六患使賢
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
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
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人
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
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駁
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
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

此以射
三物形
用人

妙品○○○

如此祭端
祭闕祭維
其基奇妙
然管錄
有此說

論事復個
有據齊端
腕之意

諸子學錄卷十一

金匱十一

幸

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秦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其矣哉。牆之外日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諭志

諸子學錄卷十一

金匱十一

幸

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臣道篇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曰是。非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僕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

過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

致仕篇

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

論學集卷三

不重

三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樞要也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文而信可以為

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葉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議兵篇

〇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仁人之兵不

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賈者也路暴露也賈讀為祖露袒

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

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脅腹也詐而襲之與

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

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請問謀者用百里之國則

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

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故仁人之

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

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

散也新序作銳則國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

若莫耶之利鋒也

論學集卷三

不重

三

此句不詳或此處脫之

此論兵之
強弱可通
於至霸九
源九弱

諸子集卷十三

本軍子

三

此段後發

一。

角摧角鹿墮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
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
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
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
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
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曰明，王者之兵，好士者
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
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
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
械用兵革，窳憊不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
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
技擊，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其技也，得一首
者，賜贖金，無本賞矣。入兩日，鎗本賞，謂有功同受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
賞賜鎗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是事小敵彊，則
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
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
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魏氏之武卒，以
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永三屬之。

諸子集卷十三

八荀子一

三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左，冠帶
劔，劔與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末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
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恆之
以慶，賞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闔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
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而隸五家，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
衆彊長久，多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
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
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
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
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基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
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循有
巧拙焉。以詐遇信，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
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

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賤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苟契伺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言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先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解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刀者生蘇刀者死解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誨誨而樂之遠者竭廩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

知也。故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謂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楚人鯨革犀兕以為甲。鎡如金石。宛鉅鐵鉞。慘如蓬蒿。輕利便邀。

荀卿楚人
楚令故
楚令故

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工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加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為之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來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燕

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全
富且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
能疑也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有則必亡能疑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疆古者湯以薄
武王以高薄與高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
臣無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修
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
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十二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十三 內品

荀子二

彊國篇

○

刑范法也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刑刑而莫耶刑與

案主並起
氣勢整壯

范法也劔規模之器也剖開也然而不剥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
剥脫之砥礪之則剝盤孟列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

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
櫻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
天國之命在禮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

諸子品節卷十三

荀子二

一

議論整至
文氣熾密

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
好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
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自
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
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
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相與已有數百里之
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弄已之所安彊而
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
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
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

此段專論
先秦政俗

此段專論
先秦政俗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愈遠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武廣大乎禹舜。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當心
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
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
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其
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
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不楷。古之吏也。入其
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儻然莫不明通而
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
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認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
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
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
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
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忽也。凡人好教慢小事。
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孰比之。

。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大事之至也。希。
積也。大。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大事之至也。希。
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
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天。霸者敬
時。霸者之善者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王
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財物貨
實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云。德
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堂上不蕘。則郊草不瞻。
瞻。雲。瞻。空也。空謂無草也。雲。謂有草可雲。鋤也。堂上
猶未蕘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者未理。不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
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癢緩急之有相
先者也。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明人
君當先務以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
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
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天職
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
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

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則

非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

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

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所志於天

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

道若竟命義。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

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

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

道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

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

計其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

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復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

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畏之

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大天而思之。孰

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

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

章法佳

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也。願於物之

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

之情。此皆言理平。豐室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百王

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一廢一

起。應之以貫。然其要歸。以禮為修。貫。理貫下。亂不知

貴。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

詳。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暗。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

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

也。昏世大亂也。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

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正論篇

世俗之為說者曰。王道利周。是不然。上者下之本也。

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慈矣。上公正。則

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慈則易。易使易直。則易知。易

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

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

孟子

孟子

諸子集卷十三

六

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條

嬰當為漆嬰謂漆濯其布為纁。艾畢艾蒼白色。與人服之故以蒼。非對。非草屨也。對當為。殺赭衣而白色為幸也。非對。細寬前之非也。殺赭衣而不純。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纁當劓。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

諸子集卷十三

七

謂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定何也。曰。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弄蠶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世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梓。加之以丹旌。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不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王公具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靡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

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慢，犯分理亂，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嘗侮梓搏，捶笞臍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繯，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藉才夜反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義榮而不可以有勢榮。有勢辱，無害為堯。

有勢榮，無害為桀。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政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基色耳。不欲基聲，口不欲基味，鼻不欲基臭，形不欲基佚，此五基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基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

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先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疏房櫺類，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戰畢正，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詔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旗，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此與禮記小異禮記若孔門緒論而漢儒傳之者也

所以養信也。寢兒持虎蛟鯢絲末。未與絲同。絲彌龍。所以養威也。彌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交虎伏軾龍首。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急情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

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又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彷徨周旋。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結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閑。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也。

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
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
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
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
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
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喪禮之凡變而
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
哀余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

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
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
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其立文飾也不
至於宛治其立屬衰也不至於瘠瘠其立聲樂恬愉
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臨暉
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說豫婉澤憂戚卒惡是吉凶
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敬笑哭泣諦號是吉
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飭饗

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
黼黻文織者屬衰經非練管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衣服者也疏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
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
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
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
世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天能
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
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

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
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
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直
杖居廬食粥庸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
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
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
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疋越月越時則必反
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

云之也。小者是燕鵲。猶有啁咻之頃焉。然後能去。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必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麻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養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

解蔽篇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如姁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既私其所以習。而樂於道。雖與治而自之。不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求正也哉。

此篇是荀子
卿見理明
心之學

諸子學卷十三

荀子

七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此論不使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數為蔽。欲為蔽。患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如賢害善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一福泰而至盡可以一待之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

諸子學卷十三

荀子

七

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一也。然而有所謂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䟽觀萬物而知其情。察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衷矣。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

此段亦精

一字認得
浸了皮膚
外接內隔
數重

此等議論
讀來
未入而石
勝已

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然則
 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
 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
 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
 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理也。故好書者衆
 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
 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
 舜獨傳者一也。倖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
 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
 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
 歌矣。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
 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
 能成歌。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也。善射
 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
 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
 矣。有子墨卧。而解帶。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關耳
 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
 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天微者。至人也。至人

韓愈集卷五

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
 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凡觀物有
 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
 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
 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
 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
 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
 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濕
 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
 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言世之蔽
 者多矣。慎墨之
 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
 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
 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
 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
 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
 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
 極矣。

周而成世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既有定之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

名從禮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

節文威儀禮也節文威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

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斯會也曲遠方異俗之鄉

則因之而爲通遠方異俗之名者則因其散名

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

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

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但係人爲非天成者皆謂之偽也

正名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

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子產決鄆析數

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實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

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

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目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

序向新故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則

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

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述長矣迹長功成治

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實慢奇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

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

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目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

序向新故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則

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

曰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異其類
 之察其未納故制為名之要謂若謂之金銀其
 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謂治在異形雖心
 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
 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
 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辯同異貴賤明同
 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
 有名也此上詳言萬物有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
 一句網天官耳鼻口心體之謂之官言各有所司凡
 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
 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
 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其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
 異香日芬何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冷熱滑然
 輕重以形體異脫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
 微知徵召也言心能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
 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
 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
 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以將任
 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
 之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

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此上詳言所緣以同異
 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
 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
 同異之名使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
 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名兼名謂若止喻
 毛色則謂之黃馬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
 白馬是兼名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
 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
 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
 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
 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也本生於別同者春也春也者大共名也
 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
 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
 舉異名也言此者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以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
 謂之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者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
 辭謂若天地日月是也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
 之善名不待訓解者也謂若
 同狀各在一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
 身也雖殊之類亦

此後說後世之亂名

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其合謂之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則謂之化。者。致舊形之名。若田鼠化鴽。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

此後說後世之亂名

此制名之樞要也。此詳言制名之樞要。一句綱。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

此後說後世之亂名

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熟行。則能禁之矣。言以上三說。山淵平情欲寡。易泰不加耳。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

諸子書卷十三

荀子

五

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

諸子書卷十三

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

與辯也。明君知其分守在我而不與三惑爭辯也。分守明則三惑之說息矣。夫民易一

以道而不可與共故。其故者共安於故習也。故明君臨之以辨

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

諸子書卷十三

化道也如神。辨勢無用矣哉。今聖沒。天下亂。言起。若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言君子在下位文

諸子書卷十三

好辯哉。實不喻。然後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王業之大端在也。正名。而其始則當明白以乾喻之。不厭再三。名聞而

諸子書卷十三

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附麗。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

諸子書卷十三

荀子

五

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

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道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此言聖人之故有兼聽之明而無奢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

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辯說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

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

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君子

此後更端
說起固前
不端

之言。涉然而精。倏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言君子不好辯說。也要於正名而已。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故愚者之言。勿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愚者以著論辨說。雖多而無益於名實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過其所惡焉。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治亂在道欲。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治亂所繫在節欲。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不及不

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動過之求必得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近盡適可欲而止也。雖不可去。求可節也。節求不可必得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欲南無多不欲南也。皆惡北也。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庭矣。凡人

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粹全其去也所欲未嘗

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言人之欲

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惡常難通

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衡不正則重懸於仰

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

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

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

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易

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

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

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

猶以一易兩也矣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

也矣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

其數也此所謂以百易一也貪者有嘗試深觀其隱

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

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

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

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

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

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

盛憂其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耶養生耶

弼壽耶也當為耶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

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

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統與

其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心平愉則

色不及備而可以養目備作也聲不及備而可以養

耳疏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

以養體屋室廬庑葭葉蓍尚機筵而可以養形故無

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

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

重已役物內重外輕役使萬物也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

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

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

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

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

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此者是

歐陽永叔
秦學論
擬程似

諸子書卷十三
荀子二

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之
 故。构木。必將待櫟杗。蒸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磨。
 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
 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
 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
 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
 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
 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
 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
 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
 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
 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
 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
 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
 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
 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

荀子二

三

諸子書卷十三
荀子三

荀子三

三

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
 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
 今人之性。餓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
 性也。今人餓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
 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予之讓乎父。弟之讓乎
 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
 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
 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
 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
 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
 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
 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
 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
 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

孟子曰

諸子品節卷十二

荀子二

三

者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

荀子却只說得善之性至朱儒始爲分別二項明白

諸子品節卷十二

荀子二

三

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論小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又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全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誣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辯合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辯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其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彊枯之生爲朽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宜之

不待稟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稟括而直者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二

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易貴堯禹易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魯、孝已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魯、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

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且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禹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有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

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太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

此正見人之性本善塗之人皆可以爲禹知

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然則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

諸子品第卷十三

不苟子二

三六

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

〇〇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弓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騂騂騂騂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

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漸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荀子

已矣

大略篇

諸子品第卷十三

荀子二

三七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大之立君以爲民也以賢易不肖不待上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君子臨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今日細思
之言恐是
私居自盟
之言也

諸子集卷十三

荀子

三

曰君子漸於饒寒而志不僻於五兵而辭不憚
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後之吉
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兩小水蓋觴而成至其盛也
乃溢為清矣言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
治行盡而聲聞遠故春秋善晉命而詩非屢盟其心
一也一也一心而相信則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驥
枯三月五月為櫟葉敝而不反其常葉讀為齒謂敵
直木為牙至於輻輳皆敝而規曲輻輳也言橋梁
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君子之櫟枯不可
不謹也慎之蘭茝稟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
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
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
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君子之所漸不可
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不慎也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
聞也言安於貧賤渾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
反者已凡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流言滅之貨色
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
細故君子早絕其萌也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
區蓋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語曰流丸
如物在器而之問言有分限不流溢也語曰流丸
止於甌更流言止於智者甌史皆甌器也楊子方言
史甌史謂地之切坎如甌更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
者也或曰甌更窾下之地

諸子集卷十三

荀子

三

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
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之
則流言息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泔與與
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
自傷不知以食魚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
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無用
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
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
惡也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以喻人
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蜉蝣蟬也
宥坐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文子曰三
名備厄名備厄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
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
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
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判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基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也和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三尺之岬而

折也必第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出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益暴露居此時之下

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

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

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之行，則可謂大孝矣。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

哀公篇

諸子歸書

論語

聖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言；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

諸子歸書

論語

聖

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辯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揔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浚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問的婦}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問的婦}阼階，仰視榱桷，俛見^{問的婦}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問的婦}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

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之，
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
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
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
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就
然曰：「君號然也。」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直杖者，不聽樂。非耳

不能聞也。服儼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
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

諸子書卷三

論語

出

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也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

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駟列
兩服入廐。謂外馬孽裂中馬牽引而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

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
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

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
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
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
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
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

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
子美德乎？」何不忘記汝所傳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

以慎。寬，弘也。自用，好自用。務其用也。慎，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

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
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於善惡無別汝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家小也

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越踰謂過一也

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蘊藏政問無不問乃有不察之事乎

執贊還
等語主刑
公已有嫌
不知終是
當則還之
禮尚往來
也貌執之
士者百有
餘人欲

諸子論卷三

金荀子

吳

物少至少至則淺則所知之事亦少則意淺矣
彼淳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
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
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
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
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
後乃得三士以明接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
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
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
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
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
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
文章不廢也語曰繒立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
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
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薄位滋

諸子論卷三

金荀子

吳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
下者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
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諸子百家卷之十四

商君開塞耕戰書

聖令

總數三十
段無首無
尾無領無
腹非亦
有此格

諸子百家卷之十四

本商子

今如列肆
於五都之
市比次不
亂
農無外交

士大夫之
家不得口
發

商不得種
農不得種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百官之情不相
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利於民則農不敞。農
不敞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粟而稅。則上一
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邪民平則慎。慎則
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
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
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
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
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
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
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
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便商無得糴。農
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稼穡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
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

貴人不得
從農貴人
之子不得
從農

民無所托
食則歸而
農

諸子百家卷之十四

大商子

二

則歸而
農矣

貴酒食之
價

五民

怯。而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
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
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情
民不疎。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
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疎。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
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治也。大夫家長不得役民治
也。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
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逆旅者。傳舍也。無
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
令十倍其樸。樸本也。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酆大
又盛也。酣。酆。謂
飲酒盛樂也。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
民不能喜酣。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
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
其罪。則福急之民。不關。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
游。資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皆不
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耕

官食樂

智農不事
遊孝農
不好李問

諸子篇卷十四

三

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
 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誅愚情農可誅者誅責也。擅從者民不自食而從人度日也。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解舍令有
 甬官。食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必得也。則餘子不游
 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餘子家長之子弟。餘夫甬官。謂量其官食樂。謂量其食使餘子之官與食。一取足於農。不使之游事人。而避役以求官爵也。國
 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
 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
 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
 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
 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
 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
 於伏盜。輸糧者不私藉。留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
 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
 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令軍市之商人不得私畜女子。拾掇拾收拾也。軍與行軍之糧食用度。也不許軍市中無開傳而輸糧。不許軍市中買私輸之糧。食盜糧者即發覺不得私留私輸。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

戶少

征關市

農商勞

諸子篇卷十四

四

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
 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
 農多日。微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從去聲。從迂從曲。不得亂法。官非其人。則廢察則寒。明廢則寒。不取匪也。代者非其人。亦不得更如此。則官屬少。失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所興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資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恥。無得及庸車牛與重糧食。設必當名。然則往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取餽取雇載之價也。又庸攬私載也。貨也。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權。姦民無權。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僕根株相附者也。謂

農戰
退遊說之士
作置於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也。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者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今下官之冀遷者皆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一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一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徒能其萬物也。

知事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憚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好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天蛆螽蚘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螽蚘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人居者王。十人農。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得也。是以聖人作壹博音國博之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

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畏。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人聚黨與說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關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

諸子孫書卷十四 天章字

七

字法新說

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蕘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則粟爵粟任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筭地

學力風骨
布置錯綜
但似管子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爲其民。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畝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矣。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

諸子孫書卷十四 天章字

八

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生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厚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非性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

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人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

禁約一切外事事務耕戰

亮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章不亮富強之功一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退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

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貴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戒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

重機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
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
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
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
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
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
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戰也民農勉則資
重戰戰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患於
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也

諸子篇卷十四 不尊子 十一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
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聚而
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
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
中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尤
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聚而無

原古推今
直說則立
君制法去
姦任刑

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立之
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
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
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
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
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
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
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王道一端
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

諸子篇卷十四 不尊子 十二

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
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
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
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
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
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
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
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
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

句法杜撰
新奇

此等句法
新奇巧

此等句法
新奇巧

主意微先
刑益言故
特制十文
諸皆杜撰
却新巧
 止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之法故善惡
 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
 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
 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
 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
 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
 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
 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
 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
 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
 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
 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
 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
 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
 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
 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
 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

古人刑賞
正路微皆
交之別出
一見能使
時君操持
審悅

此處實頭
機在立君
制法上
 網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網過不失
 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必強
 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
 也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
 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
 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
 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三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
 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
 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
 以去刑
錯法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
 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
脩權
 國之所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權法者君臣之
 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
 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夫釋權

老孫術論
有幾有權
有幾

而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中其不
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
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為堯是故先王知自議
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
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凡人臣之事君
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
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
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
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

諸子歸卷十四

八

主

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
也明於治亂之道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勝
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不折
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
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
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
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來民三晉民有餘而地不足秦地有餘而民不
足秦勝晉而不能有其民者愛爵而重復
也誠使三晉之士慕義而來者秦不愛爵
封之不重復而令其三世不與共事則三

之民可盡也復者復除其兵
役之事而使之專務農業也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而
民食作去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
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
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曰數不滿百萬其數
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實人不盡為用此人
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
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弁處民上無通名下

諸子歸卷十四

八

主

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
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
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
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
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
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復者復除其戰卒之役三
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世不使為兵而專事農
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
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將而
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

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勝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晉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晉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豈徒不失其所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而成也。故四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新民三晉之民來歸者也。作本專務農業也。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也。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圖其民。其民小取其刈冬陳其實以大武播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不能使民之西也。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事本者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購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益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得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敞所願之金未來之金也。而敞愛之不與其徒三晉之民未必來歸而秦安其復此喻切當。且古

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人之難用聖人難也

賞刑

聖人之為國也。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

三柱到底
又總結之
三江合於
一派也

諸子品節卷十四

八箇字

九

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質。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置。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

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重。封為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功。臣大倍於舊。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王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擗。揚。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

諸子品節卷十四

八箇字

十

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故。曰。重。刑。遵。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

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
千宮。顛頤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頤之
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頤之有寵也。斷以
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師。
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如斬足。行如流水。三軍
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頤之脊。而國
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傳聞辯
慧。信廉禮樂。修行羣當。任譽清濁。不可獨立私議。以
陳其上。堅者破。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則不能以非
功罔上利。然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
富貴之門。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
加。有戰而已。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
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貴富
也。閭棺而後已。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
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誼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
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
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暴教而
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王

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明也。聖
人以功授官。故賢者不憂。聖人不有過不赦。刑故姦
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之而已矣。

畫策

此篇風骨亦道利大率中
韓管商四子書一律也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
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
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
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國皆有法。而無使
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
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
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
輕者。兼誅也。兼誅者。併罪而必得者。本者。衆也。本者。法也。
法者。故善治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
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
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善治者。使
跡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跡
乎。勢不能為姦。雖跡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
也。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

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亂。豈或重治而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豈或重亂而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治。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謀。勇力弗敢伐。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

外内

民之外事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使之是謂設罟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

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志者不貴游宦者
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
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
衍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
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
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巧之人利而游者
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苦歲利少不如商賈技
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
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
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
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
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
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達利
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達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
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

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
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
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
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
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
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削而地削兵弱而主
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
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
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事中法則為之行中法

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
禁使以勢數二字作骨以
此察姦以此發伏
人上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
察罪不可不審也夫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
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
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
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懸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
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
而離妻不見清朝日黜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

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
物賞今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
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
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具道或曰人主執虛以應
物則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為不然夫更受制決事
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
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也夫物至則目不得不
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
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
諸子品節卷十四
不章
夫事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
能相為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不也今夫驕虞以
相監督善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驕虞無所逃其惡矣
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
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
之所以為端也設官更以禁姦吏之與吏同利相為
相監必以或用其言使之相告或
人其事把其陰事使之盡力

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
物賞今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
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
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具道或曰人主執虛以應
物則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為不然夫更受制決事
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
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也夫物至則目不得不
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
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
諸子品節卷十四
不章
夫事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
能相為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不也今夫驕虞以
相監督善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驕虞無所逃其惡矣
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
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
之所以為端也設官更以禁姦吏之與吏同利相為
相監必以或用其言使之相告或
人其事把其陰事使之盡力

夫事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
能相為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不也今夫驕虞以
相監督善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驕虞無所逃其惡矣
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
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
之所以為端也設官更以禁姦吏之與吏同利相為
相監必以或用其言使之相告或
人其事把其陰事使之盡力

商君傳

諸子·商君卷十四

王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曰：

諸子·商君卷十四

王

復見孝公。益愈。然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謂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驪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已？臣待數十年以成霸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劉氏云：五家為一，而相收司連坐。收司謂相糾發也。保十家相連也。而相收司連坐。家有罪而九家連坐。發若不糾舉則九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食者舉以為收拏。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廢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食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

設爲官奴。雖盡其法。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官。
特又重於古制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
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不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水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
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於民。秦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
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求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
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
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之制也。

索隱曰。音統。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
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其將軍龐涓。
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
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
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
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
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
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
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
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
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
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

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秦也就與
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
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溺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
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
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戰
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主顯巖穴之士。養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食商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子

言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傳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頭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闢闔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蒙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

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諡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宣。青。諡陶。弘。景。尹。知章。知章

唐

金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僞。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爲進。以與爲取。知曰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爲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爲儀秦。慘而爲申韓。誤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捭闔第一

捭音擺。開也。振也。排而振之也。

舉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大志遊說之書。先秦六國處士所撰。如蘇秦張儀之徒。難之。

諸子品節卷中

不舉字

三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或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自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

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公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

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欲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武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

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
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
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
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
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
天神

內捷第三

莊子內捷外捷捷關也閉也門
限之木亦曰捷又戶鑰牡曰捷

諸子品節卷十四

八鬼谷子

六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
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
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
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
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
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
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
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
者事中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

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
見遂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
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
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音禧巇
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
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巇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六隙也巇始有朕可抵
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

諸子品節卷十四

八鬼谷子

七

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
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大山
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
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
用聖人宦匿食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士朋瓦解而
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蘖罅聖人見
萌芽蘖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
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及之或抵
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

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雖終始必有巖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押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却束也。鎖頭也。爾也。爾音爾。箝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

可求。乃可用。引鈞箝之辭。飛而箝之。鈞箝之語。其說辭也。作同。作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璣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鈞之。或伺候見囁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鈞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

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非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

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陽

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慮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

諸子百家卷十四又

入鬼谷子

十

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慮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動而不知其變者

此兩句意

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諸子百家卷十四又

入鬼谷子

十一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邪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
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
也主事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
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
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
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
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誦
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
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
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
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
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
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
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
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
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曉
成而不抱父而化成

權篇第九

自是一種
奇偉雄博
雖以不評
筆不亦評
須以已之
精神相貫
乃可以得
其機略之
所在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
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
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
言者諂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
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
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
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
曰恭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
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
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
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
燦金言有曲故也入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
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
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
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愈深愈遠
机力不勞

而計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
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
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
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放而無要也此五
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
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
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
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
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
以教之而其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
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
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
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
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
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
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

諸子書卷十四

太史公

古

諸子書卷十四

太史公

主

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
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
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
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生謀謀生計計
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
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
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
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
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
是因果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
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
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
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
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
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
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
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
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

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
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
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者謀者所
不用也故曰事實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
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
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
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
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諸子品節卷十四終

六

此言鬼谷
審可殺於
作者之門
顧用之何

右鬼谷子戰國處士遊諸侯之書也其詐誘探取
開機闔張怪怪奇奇似不可與莊語然儒者爲文
如老將行兵何物不爲吾用哉馳辯則用以前馬
射隱則用爲蓄矢發伏則用爲鉅距釣事則用爲
甘餌一切小治辦皆可以賈其餘勇也用而得當
不亦愉快矣哉若夫清廟世室自有五經爲祝史
冠裳禮讓則以四子爲紹介於斯之時鬼邪谷邪
其爲康叔邪

諸子品節卷十四終

諸子品節卷之十五

內篇

管子

牧民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
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
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
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
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

本首教語
似存

管子

一

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實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
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
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
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
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
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
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廉實。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如因天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諸子中書卷之五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後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權修

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而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

一疾也

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積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諸子中書卷之五

不掌十一

三

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

無此結束
則文為元
敦有此結
束遂成一
大略

諸子
策士
策士

此段不奇
不讀而章
受句通語
氣辭推一
起自然之

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立政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策士

四

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

此段終篇
論事
論事
論事

策士

諸子
策士
策士

策士

五

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為之而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乘馬

黃金者用之量也。辯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費。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簾纏得入焉。九而當一。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

地均以實數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不難
征十分去二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
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四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
則去一三三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
勞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勞之時若
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
仞見水則免五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
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
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
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寸見水則免二分二寸見水則
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國門以比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比
諸子篇卷五 大管子 七
第四境之內丈夫二舉重五尺一舉以為三日之功
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
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
焉此言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買
若此者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買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
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矣
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功者能之
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

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實
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
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
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
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
其誠以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
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
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
愚閑則類上為二下為二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
廢其人
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
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刑勢器械未具猶之不
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
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
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

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下

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

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

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法

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

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

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義也名也時

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

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

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類也靡也

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怨也謂

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

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

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

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

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季為書右手從不明

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世之才也

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

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

今反拘留之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

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

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

知化不可歐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

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姦吏傷官法姦民

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威傷則重在下

君威傷則臣損敗於物也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

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

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

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

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

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

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

公孫行

今不審則百臣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

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入君世見

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人君

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

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

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

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

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

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今貴於寶不為愛

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

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

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修之屏之居身論道行理

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

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

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

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

事本兵之極也

右四傷百臣

諸子學節卷十五

八管子

十

公孫行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

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

國以天下為天下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

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

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

君惡之則臣匿之母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

助言室滿室言室滿室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

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右六親五法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野不可以無吏

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故求庶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

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

諸子學節卷十五

八管子

士

子 122—511

議論整莊
有氣

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

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是故器成卒選則

士知勝矣其精練備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

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

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

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

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

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

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成器雖

課試則不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

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

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

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

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宙合往古來今為宙宙所

春采生秋采蔭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

闔誦信淫反濡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

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

諸子百篇卷十五

管子

十四

淫也并切
泥也泥切
五新切泥
澤也

然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通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俸

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

暑之菑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彊言以為慘而功

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

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以待

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

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冬明哲乃大行此言擅天士

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凌轅人之人之敗也常自此始

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落也盛而

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

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

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

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惠者知其

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

忿速濟沒法也

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夫

諸子百篇卷十五

管子

十五

用三六平
是微慢道
德經

之病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此
必名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
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
至于北。苟太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
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音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為上者之
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
聲。生盛處賢。而自矜。雄也。數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
法既長。

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必怨。此其
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樞言樞言二
字亦奇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
則生。無氣則死。有名則治。無名則亂。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
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用。故能為天下生
而不死者二。謂寶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難欲自立而
與器重珠玉。則不令得。

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
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故善無以為
也。故先王貴善。貴善此王主積于民。無不霸王積于將
戰士。辛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
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
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
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
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德

諸子品節卷五

管子一

七

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人不眾。兵不强。而好以
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陵人者人反陵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
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如此
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
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測則周
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
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
言其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官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道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官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莠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眾

散而不收。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將

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官。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園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褻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倭

無上上品

田野萬家之

無食

朱掌

民有餘食而

而野不辟者

足者上賦重

百里之外。則

二年之積粟

者命曰小

○苞○言○以○

三

極纖密極
流暢

自來水

其人

尖

與說

集上

中

1

2

說到

10

2

10

9

1

100

卷之五

論門庭
之弊孔
別由蓋

奪竊盜攻擊殺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圍接樹木茂。官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無長游。里無士舍。時無會同。喪祭不聚。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論卷十五

管子

三十一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其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眾矣。上令輕。法制

論行政

管子

管子

管子

毀則君無以使臣。臣無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場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有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賈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

論治國

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危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入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重令

救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饉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稱驕也。莊子以其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

諸子歸卷十五

管子

十四

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無分投相稱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

法法

法而不重其法
不法法，則事母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

十殆

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為，殆足而不施，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

管子

管子

管子

委贖毋赦者，座雖非子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遠為未可以求之也。爵祿既塞民之望，故不勸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

於要作則大亂之本也。今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三
計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
亂賊作矣。今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
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
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今已布而罰不
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則主位
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
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

諸子百篇卷十五

管子

子六

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
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
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
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
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多而所
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
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母常經，則
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
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

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
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大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
矣。愛則姑息故
民不用命也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
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
法者，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饑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
極則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
已者，其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臣皆舍所好而行所
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俛，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
賢者勸而暴者止，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

諸子百篇卷十五

管子

子七

矣。路白刃受矢石，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
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
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
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
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
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國無以小而與不幸而削亡者，國非小又無不幸之事
也。下數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訓
者，是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訓
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

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則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刼已刼而弑。

此段形容尤深切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

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管子

卷五

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

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

管子

卷五

子九

之詔。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知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今者人主之大寶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役物而

自滿則不入矣。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卑人不得為高士，愚士不得為智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承上王主賢士以起下文。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

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

管子

管子

管子

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必欲兼四士以為能，此誣能也。誣能者，鈞名也。承上。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管子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十六內品 管子二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

諸子品節卷十六

管子

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

明日皆朝於大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百吏之令也。

使稅者百一鍾。出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

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

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

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紉胃胃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胃若有所痛患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

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懸鍾磬之棣陳歌舞

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

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

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

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

公起行。荀處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

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

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

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

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

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

諸子品節卷六 管子

二

管子

縣併歌舞之樂。官中虛無。人相公曰。六

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官。管子曰。昔

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

故為是。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

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

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

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

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

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

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

曰。諾。於是。是以虎豹皮。文錦。以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

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燬

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

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公要

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

故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境敗也。四百里而

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彊能害

已者。必齊也。於是平楚。土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

諸子品節卷六 管子

管子

三

後語

諸子集解卷下

管子

四

攻楚圖霸
計善於
此但內外
傳俱不載
此計取勝

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以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爭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矣。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吾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亦善。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離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

晉楚過城
便退舍以
報亦此故
計也

諸子集解卷下

管子

五

管子問問
孔夫問問
氣能此問
國政皆希
世奇文

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買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雖百代而無敢毀者自此而北。至於河。有鄭自城。城之而楚不敢廢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德而後復。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結案

問總六十
七問

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餘廢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入留也何若。欲滯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滯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問鄉間知其族欲有所收也。

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

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

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

庶子

仕而有田邑今人者幾何人

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

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

吏何事而致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身爲何有此等事

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

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

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責身士以家臣自

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餽而徒理事者幾何人

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任于大夫之家外人來游在

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

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

又能率人

弋獵者幾何人

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

男女不整齊亂鄉

別券

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

別券

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

伏利謂

不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既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

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

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

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元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

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

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

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

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

可經幾年

吏之急難可使者

幾何人大夫疏器

疏謂飾畫也

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

載謂其車蓋

帥車之載幾何乘

載謂其車蓋

疏藏器

疏畫而可藏者

弓弩之

弓弩之可張以張者

本夾鉞

鉞兩刀鉞也衣夾謂其衣也

鈎弦之造戈戟

之緊緊謂其堅固者

其厲何若

其淬厲可用何如

其宜修而不修者

其器物宜修者

故何視而造修之

於故物何比

官出器處器之具

其器物宜修者

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

備用必足

其伐材必以冬也

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

方戰有餘兵不用且時簡宿帥馬牛肥腩其老而死

者皆舉之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數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牛馬也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令其數若夫城郭

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

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問必致腐敗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

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夫兵事者

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

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敘選人者何事問以何事欲知

管子節卷十六

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問其官位及執事并

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

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所築城

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

所也牆開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

省其功費故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參患此篇專論兵

九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

有失彼此九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宜有內

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凡用兵之計三驚當

一至驚謂耀威示威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此者何當師之一至敵國

三至可當一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期之師十

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

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

管子節卷十六

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

大臣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憂其數不出於計

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境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

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

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

實甲不堅密與佞者同實佞音逆謂無甲甲者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

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佞者同實佞單也人

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

能應則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

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

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

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

而天下無戰心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一器成驚

夫具而天下無守城驚敵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

聚衆游務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

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

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

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

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太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

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

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

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名者使之榮辱此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霸言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

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

有所與有所誑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

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故諸侯之得地

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

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

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人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

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

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

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

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

德哉物利之謂也

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

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

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

此言事大
王在爭權
者權亦權
行之謂

諸子中節卷下

本節下

上

坐音地

政小國亦
小政大國
亦大

之言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

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

而愚人畏明。先見故曰畏微。聖人之憎惡也。內愚

人之憎惡也。外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

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改易

之言。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

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

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

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破大而制地

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坐近而攻遠。所全之也

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

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大而不爲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衆而不理者。復

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富而驕肆者

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

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而非

三三三

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

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武而不

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

國也。

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

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

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

勢輕之。三句蓋言國雖彊大而不修肆也。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

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

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

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

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

舉者亡。則首禍則失時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

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

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

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

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合今時之

刑當則國
重刑不中
則國輕

文以戰國

諸子學節卷下

管子

品

世不在善攻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夫
變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謀易而禍反
謀事數易計得而彊信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
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主人主
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
怒刑則重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
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故精於
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
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

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其政所憎之國而以
鄰國必怨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威權動於所惡
而不親不歸服者但彊而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導
已不能至霸王也常守其彊傳之後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
世如此者王也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
而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

精言

諸子學節卷下

管子

品

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
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
謂道之榮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弋在廩者言方射鴻鵠管仲隰朋
朝公望二子苑弓脫釭而迎之曰今天鴻鵠春北而
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
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桓公再言
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重
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
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官人益不出從乎
君將有行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
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
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
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

謂諸侯莫如先施

隱語

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擇。賤也。未嘗爲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入布織而有猶君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參患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戰之費。累代之功盡。故

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之敢往二器成驚夫具

而天下無守城之翼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

諸品節卷末

大德堂

来

之夫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

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

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智難。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聖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數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四

論兵事皆
前人未道

矢天下之衆有所征伐曰一惟之者益具用取財也

散金財用聰明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鼻其不
皆用間之事也

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

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

攻堅則軻軻牢固之名也乘瑕則神神不可入故軻乘其不備故神瑕謂虛脆也攻

堅則毀者。堅則毀者。堅不能入。曠日力敝。乘毀則堅者。

段乘瑕易入。瑕者既勝。故堅其堅者。殺其瑕者。堅其

王則堅者亦懼而取免古其三隻之玉三至之皇者
勿輕舉也假其
看井田明解九佳而刀可以資藏復

駁者速攻之
駁者速攻之
駁者速攻之

削。則。刀。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敵。國。不。順。天。道。

足從人事荒亂以十波百。器械不行以半擊音。故軍

行。入。事。方。麟。以。一。石。丁。者。作。二。行。以。三。聖。作。古。聖。
事。前。下。行。公。完。城。池。完。城。池。之。國。治。有。道。者。不。下。公。

爭者不_レ行於宗坊汙國也故勿與爭不_レ遠不_レ行於
其君者或播遷或改真中世將至也至而不_レ可

無君有喪而國空也。
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已。

匿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治者所遭亂也而

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彊也

而實果必彊也必知彊之數然後能彊彊者所道勝

也。而彊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

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

國有器富國有事彊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

總論
君臣上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由爲人臣者比室中之事而不言其外中者官之中也官中之事在治

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間君問隔而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

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

諸子
管子

管子

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希望若望參表則邪者

可知也猶立表以參

吏亦謂檢束夫亦謂檢束任事吏亦謂檢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

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禁程事律

論而以事爲正文効言據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

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教慈忠信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急傲者

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如此則人

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

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暴

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

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

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

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

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

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

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

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上下至公是

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

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

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

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

夫爲人君者陰德於人者也德廢人爲人臣者仰生

相去聲

無貴者謂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
之信也無
愛者謂其
竭也

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
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
畫之相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無法
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

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
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
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
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

諸子品節卷六

管子

手

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
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
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智淺
則材能可任故可以為人君也君身善則智淺故不為人君也人君
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
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
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
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愚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聽
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

此專論君
臣之職不
可相侵

管子品節卷六

管子

手

之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
之士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勝任故不可勝收是而奉其
敗事不可勝救也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
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
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
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正德
而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偏也上預
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
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迂之行有土主民
者失其紀也
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
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
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
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行公道而
託其私焉寢人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

此說戰國
諸士之欺
同婦人之
食錢人君
好說悅色
故致是

此言邪正
順逆昭然
莫道

諸子節卷十六

管子

王

心之積也故言姦姦心之積也其失者有侵偏殺之
心豈復無積乎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
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
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
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此危君之徵也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
也律古准字准節
律度量也謂丈
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
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
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
僻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統
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
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
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
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
治本也道法以
讓為主是故歲一
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
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
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
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
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
臣請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
所居之官

論事精切

諸子節卷十六

管子

王

曹也明府者法瑞君所與臣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
為信者必合其瑞以考之也
要之目也要謂百吏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
而百姓肅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入亡則塞者也非茲是
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
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
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
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
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
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懸
鈞在未故
結喻尤難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
欲與欲殺者聲也
實不能供實不能
振則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
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
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
有一尺則苗
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
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
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
不自官授人之

精言

法家論事
錄其要言

諸子論衡卷下

管子

法法

諸子論衡卷下

管子

法法

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先王在天下也民比之
 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
 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
 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合而聽之則聖愚者其性也
 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聖者其性也
 理之靈也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雖有湯武之
 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
 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
 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設
 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
 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
 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閭閻之牆窺而不見
 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其臣臣善其君也信以
 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
 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
 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
 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
 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下交期於正則百姓
 男女皆心焉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
 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

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惠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
 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沈伏疑似之人厚施而得民日
 得民乃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如陳氏之得民
 民樂鮑爲之驅也此所以爲伏寇在側也明君在
 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
 比黨者誅明也刑罰亟近故微謀不泄比爲人君者
 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
 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
 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也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
 央之人臣主之衆左右之人在臣主制令之布於民
 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
 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
 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
 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爲黨於下有能以
 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
 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天道人情通者實寵者從此數之因也實主也能通
 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於天道人情是故始於
 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

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始於惠而不與其
勞也。親其事不規其是以爲人上者。惠而不勞也。百
道。即下勞而不惠也。姓勞而不患也。君親逸而心勞君臣上下之分素。則
民貌勞而心逸。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形役心。此物
之理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
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
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
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

諸子與節卷十六

管子十二

子

皇絕不迂

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
人流蕩則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
太迂屈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

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
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至。不
難矣。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故我有善則立
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

家矣。言當及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强也。操名
已也。去人無不弱也。民操名而從我。則我強。民操名而去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我則我弱。名。謂名位。君臣之分也。故先王畏民。

此等字樣
亦在旁
杜撰
後者能用
之下
誘

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
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
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而論不可得。
美名。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
爲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

諸子與節卷十六

管子十二

子

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
之有餘忌也。民至愚而神。既見惡于百是以長者斷
姓則有餘忌而可畏也。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血虛也。長滿者。以

虛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
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惠順不以不

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
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
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

學子高

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而民怒。反之於身而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善之氣則觸于目耳。目吾所用也。能懼以思則用之。匠人有以感斤。故繩可得。視聽無不得其當矣。料也。弄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者以精神相感而致其應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諸子學

管子

卷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恐嬰兒之未嘗。於是悉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

管仲先桓公年死

諸子學

管子

卷

哀情欲則利害在見目前而不終身死教世不定

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務時為事。父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土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煩征伐無使瘼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其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餓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雖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侈靡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

陽字其巧

攫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謫然若夏之靜寢

及人之體

鵬然若請之靜雖有謫躁之人亦皆恬靜

秋雲之始

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

若焚神山祭之

若焚山設祭而落神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

其賢不自

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則典常也若夫成形

之微者也

去則少可使人乎

載祭明置

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敬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

中寢諸子

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子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

子告寡人

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

子告宮中

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

言無行

安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

問之寡人

無行安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

不鼎饋者

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

若論此言也

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

吾欲致諸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

目吾不為

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雖有聖

人惡用之

污殺之事人尤言屈已下人也言不小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魚鼈之

不食呿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

於天士能

自治者不從聖人

陰陽之分

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

而形色定

焉以為聲樂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

歲唯聖人不為歲聖人遺命不為歲之所拘能知滿虛

奪餘補不

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地之變氣應其

所出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

以正隨其所出以吾之精誠應之

以正而豫防之此則互文耳且夫天地精氣有

五不必為

沮五行之精氣隨時而變不必而沮其亟而反其重該動

毀之進退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亟而反其重該動即此數之難知不可得而求者也此形之時變也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道九竅循理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主

離其道下

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

舉其羽翼

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

離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

不潔神乃留處

子

122-535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
生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
制數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
能不與下誠也。母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越者不靜言
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
陰其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
矣。故曰靜乃自得。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宜。宜則靜矣。靜則精。

諸子論卷十六

管子

主

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
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潔其宮闕其門官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

官。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

見也。

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

於能。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聖人無之

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

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
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
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
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為生則亂矣。故道貴
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應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
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
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諸子論卷十六

管子

主

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
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

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

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

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

治。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

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

此乃諸君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也

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

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

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

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

大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

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外見於形

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

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

父母

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

我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

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

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類

泉之不竭表裏透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

被服四固道者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

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

功成者隱名成者虧故曰孰能養名與功而還與衆

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及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

有成貴其無成也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口之習手之指也終

不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或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

可論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論者

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濟於舟者

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神與人理相宜則事有

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

國人莫知其解固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

時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未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

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諸子品節卷之十七

內品

管子三

兵勢此篇論兵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而懼水禍則事無必死而滅亡也小事不

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懼有險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

必其將亡之道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茫然乎

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死也動靜者則靜者勝矣

故我近於動靜者比於死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靜者比於死

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靜者比於避我

動而彼屈服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

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

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而安

靜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而安

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能從理如此

者動必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

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

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精誠之極如

日月之光先天地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星隨斗

始也人皆見之拘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

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聖人不欲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位。則。天。位。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也。

與方

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振其武力。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厚皆在

諸子學

卷十七

二

於人無所他往。故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

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

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

敵人也。八

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九

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

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

專論
文字

也。笑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

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

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

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

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

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

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

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

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

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

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

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秋糴。以五

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糴

諸子學

卷十七

二

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

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

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

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

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

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秋糴。以五

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糴

俗於民
者四乃結
也乃結於
後而持於
四者之中
亦可

也東十
正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土無時之

關市之徵謂土無時之關市之租府庫之徵謂土無時之

所與之事此四時亦常一倍府庫謂府之庫

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夫以民養四注

四主即上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

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熟也四種而五穫謂四時皆種五種中年畝三

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

粥于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

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

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

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

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

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粟多則

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

國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

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

所謂與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

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

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駸眾移民至於穀之

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

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

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

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

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主之務

有其人其治國之道也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胃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臬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

在於海平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

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

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故心中有心彼心之心音以先言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言有音則言然後使有音則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祭內藏以爲泉原內藏以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苗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苗不遇人害謂之聖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

戴大園天而履大方也地鑒於大清也道視於大明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謂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道也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譴逐淫邪澤薄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石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茅三脊。所謂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藋莠茂。鵲巢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

諸子品第卷十七
不傳三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出。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閤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閤。戰閤外閤。故曰三閤。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馬者。傳馬。最難。謂以之。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喻小人用。則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則小人退。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則謙。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睜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太愚。余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太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

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袞衣示前有水也。若袞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水者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有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目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

此段亦佳

復相代少焉東郭鄆至桓公令僕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鄆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鄆

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意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鄆曰夫欣然喜樂者鐘

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緩經之色也。中勇外形必應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撓動者故手足撓動也兵甲之

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苦也。苦字兩口故二君開舉手而指勢言苦也且臣

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也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七臣七主

起句甚奇怪撰出幾等名色皆先素處士儒生歷海洛侯執視此諸語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正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臣威有一德故中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臣能成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臣明遠近之事周而聽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臣之則其明不絕

諸子通鑑卷十七

管子主

十

管子子切

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闢故曰忝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狃而好小察。狃伺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悖定則國失勢莒主目仲五色耳常五聲。然謂莒不曉四鄰不計可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太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莒主通人

無侵爭。世無刑民。

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

有春秋歲有敗

歲有敗凶故民

上不調淫淫謂熱不

本管

百姓之不田者

作城郭不守兵

者非無墳土也

無雨露也其燥

其所誅賞者非

取。舍。非。其。術。也。

大凡私之所起

前上好利則毀

則士不爲用數。

王知其然故見必熟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

就而知所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濱水

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百姓無怨於上

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

哉名斷言澤名斷言澤白贊其飾臣克親貴以爲名。

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

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

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

去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

管子三

節婦女以昏上故上昏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昏隙

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是以諂臣貴

而法臣賤此之謂微臣其君衰微愚臣深罪厚罰以

爲子重賦次。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使身具。

而主受其旁。攷已稱之曰愚。臣讒賊此之謂也。

五、庸言人請以爲主。開罪黨以爲難。開引罪黨上聞。

臣、癘、言、人、情、以、驚、主、開、皇、等、乃、作、於、君、與、之、爲、德、

言而三天見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

信而主失言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言有功當得祿則佯

臣自爲諫劾。明爲下詔厚賞。辭之以爲名。其下才

必當實則明然為居為非毋動為善棟其居也與我
之請以求心也者為棟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眾人不知之
謂微攻言為偽也。

禁藏

禁藏於會朝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
者唯能以已知入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
日之不燭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濫浴器
之入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
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

諸子歸卷十七

管子三

古

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
去未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
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則
則刑措於下無誅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
也。必誅故刑措者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
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
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
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
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
雖盡其功不成則事不當斷雖多其暴不禁夫公

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
歡。

此篇言
治國之事
修其境內
順人情崇
本務然後
事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
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
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
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
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
之事故意定而不管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
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死怨無有上下相親

諸子歸卷十七

管子三

古

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
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
隱也。

隱也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賈
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
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
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

太史公贊
荀卿全微

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妙妙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今為維綱更為綱目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結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鉅耨以當鈎戟被蓋以當鎧鎬鎗鎗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秋室煉造鑽燧易水行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麋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十七

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貧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固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始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

管子公貨

管子公貨

之以伍伍無非其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族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以識多寡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十七

也敘鈞謂敘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

用問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華惡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殺其外外內被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知

之同生身親之若常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

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

士國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

欲知其臣欲知其所揆其所使使實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

離氣不能合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

謀功之道也

形勢解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

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

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

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

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

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

威可載也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

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

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版法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暴之道也

審察事理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

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

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

足見者人輕弄之人輕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失

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

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

其所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

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

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用財不可以節用力不可以苦用財節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節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墮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諸子篇卷十七

管子

子

則國治不治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設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重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

明法解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王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

諸子篇卷十七

管子

子

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衆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

水地

諸物皆水
多以此較
簡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五量取則焉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水雖無色。五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水雖無味。五

諸子。節卷十七

管子三

主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不知其所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其形。得其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微也。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適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漚在水。

法

諸非子
表親此

諸子。節卷十七

管子三

主

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太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曰。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曰。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九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

上

管子
三終

卷之十八 內品 管子四

匡乘馬章內通有乘馬二字故名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何謂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日至六十月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穫。百日不秋穫。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已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下。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矣。夫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筭乘馬之數未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耨。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歸於府者。非然。民心傷。民怨。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

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國得筭乘馬之數。矣。何謂筭乘馬之數。百畝之夫子之筭。率生計七者。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泰秋子穀太。各國穀之事。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積。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無藉於民。此有虞之英乘馬也。

乘馬數

管子卷十八 大管西

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貲。賈也。輕重財物之貴賤。皆立其貲。賈賤之等也。財物之貴賤。皆立其貲。賈賤之等也。下穀獨貴獨賤。何謂獨貴獨賤。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郡縣上吏。吏。腹。同。之壤。守之若干。間壤。間。壤。中。也。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補。補下壤之壤。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

事語

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

泰祖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太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地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臂臂之相使也故唯祿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去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

管子地員篇第十
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國者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園城脆致衝決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綿滿之五在上故親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當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足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震獨出

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此隱情也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乃可耳何謂官山海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何謂正鹽筴正稅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

管子地員篇第十

管子地員篇第十

四

五升少半少半猶多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金鹽十兩

七銖一銖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金五十也分彊牛彊也今使

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升加一彊金百也升

加二彊金二百也鍾二千十金之鹽七百六十八斤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男英之商計

二百萬男英之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之口數而立終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

萬合為
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
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
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文
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
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
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以籍
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
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
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
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
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
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故能有二國之使。君施
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諸古籍卷十八
不費
五

○
此鐵官一
限亦在則
六十萬之
內
鐵官之斤
雖雖數皆
提車之人
所必用也
道稅薄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句○法○若籍然後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耜
連耜名所以載輶羊昭者。大車輶居玉者。必有一斤。
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之
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重。每中分七。分以爲籍而取之。則

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則農

臂勝升事無不服藉者。

國蓄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

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窮。窮

者之

有之

心體又其

之調格

之利刃無

曲折如弱

毀疎商并

此篇精神

共八章章

章章施

耳目也

諸王

卷十八

不爲事四

六

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

民子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子之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

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應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詘。謂典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同反。隘

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國。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效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者有不齊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等也。量用精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種之數。君悉知之。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流。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若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

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寡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其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鈎深。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君非能散積聚。鈎深。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鈎深。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趣讀。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不能致。幣無限極。而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威適凶。則市糶金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立。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

者之財
散於四
外成種
貧民也
此一役
記稱引
言錢幣
於國都
賤則難
欲則實
貨也

往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終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終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耒耜器械。鍾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欵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
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與之則豪商富
人不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諸子品第卷十八

管子十四

九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
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
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故萬民無籍
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
曰廡。皆謂之毀成。曰廡。皆謂之毀成。
是使人毀。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計救反。是使
人不敢牧養也。以田
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
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
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數之戶。既避其籍。則
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
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
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

廩食也

諸子品第卷十八

管子十四

十

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一十之籍。歲凶穀貴。糶
石一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雅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
稅其人。謂於操事。輕。是歲稅二十者。非必
重之。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
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
者也。糶。欵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
逃其下。今稅欵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
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
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
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
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
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
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
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
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天
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敵國之用。
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攻。列陳繫。

諸君其
誠也

謂能存其
財物生之

有活則富
強在夢雖

精而不可
不亡大

國小國皆
然

諸子節節十八

管子十四

十

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歟。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國南

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管子九也

山國軌

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官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設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言百姓不用已本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其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孰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幣。節錢也。萬物。即鹽鐵之類。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也。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澤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品焉。

諸子節節十八

管子十四

十二

言高田比
閒田與山
田所收之
穀倍去上
倍也

行於市
穀以穀准幣

管子
卷十八

物乃物也
鹽鐵未稅
之類物有
高下之時
物高我下
物下我高
四時通融
官民皆曉

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
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筭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
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貨家曰上且修游入出若手
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贖則且為人焉假
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
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
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
在上一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
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
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
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泰
民之功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今之所發泰
所禁泰秋民令之所止今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
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何謂四務
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

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
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議也言四時人之
乘和器械種鹽鹽食必取要所安皆先備之所謂
焉則泰春功布日春繅衣夏
單衣得龍雲箕膝簾履若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
無貨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簾履公示功已而歸公
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
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歛實冬二十日不害
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管子
卷十八

管子
卷四

十四

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
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嶸之
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以幣周
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
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
滿齊衍請駭之顛蓋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駭
就飲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
為上粟二家立貨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以穀易
也庚更也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亡管子對曰湯

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

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

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彼重則見射輕則

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穀世

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

矣此三權之失也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

藏分既亦藏分桓公曰既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

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既

守豐既之准數一上十豐之數十去九則吾九為

餘於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

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

多少其數若素若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

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穀萬於是一縣州

里受公錢公錢即積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誠也君

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以若干穀重一也

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

時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

之法上糴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宜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

以市橫反古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

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

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

既無幣請輸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

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

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

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

之委以流歸於上用民以時歸於君以重藏輕以輕

出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諸侯彼諸

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

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嚴守穀價而不使流散洩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

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

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歲一分以致諸侯之一

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
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

天下矣

管子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諸子品節卷十八 管子四 七

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唯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味者

所以守民口也釐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

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

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請屬國定名者割壤而

封臣之能以軍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有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未

下起兵加我民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離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厚之然則

諸子品節卷十八 管子四 十八

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

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厚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

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

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

重之失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

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徐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

奪其餘則民無導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

之高下國無游賈賈賤相當此謂國衡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等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宮之數不籍於民

管子曰歲耕五歲食粟賣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諸子品節卷十八

管子四

十九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質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

諸子品節卷十八

管子四

二十

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收拾人心
勸民力本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是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謹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園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發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

諸子藏節卷八

管子

主

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桓公欲營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之孤，茶首也。首之孫，仰傳戟之室，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土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

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為侈，奔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鉅無止，遂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願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諸子藏節卷八

管子

主

游財山林，道澤鹽鐵之利，所謂游財也。賈人乘勢之急而取之，則民貧而賈人富矣。今君上守其財而自操，散之權如農，忙至月百用，皆須不待其求而自給，與之至絲穀成，熟然後減價以收之，則君民兩利。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價，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財，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

一國而二君
謂商賈與
國君並據
利權也

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
天下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
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
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
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
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著此則
結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
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羊次日樹麻次日絕道次
日大雨且至趣芸墜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
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
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人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匄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也民食三
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
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

粟而求民之勇夫不可得民且君朝今而求夕具有
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價
而士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
無止民無以待之走於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
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道於外此不待戰
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新發草土得其穀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飲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
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賈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車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
之衍頓戢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
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
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

受價金品
十金價一
金四千此
金粟之常
價也金欲
貴其粟之
價則黃金
等使粟價
三十鍾者
價八萬金
價十金
者價亦八
萬則民皆
重粟而務
農粟之利
漸而單亦
之食常足
矣

也金買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
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
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故善者重粟之買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買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諸子品卷十八

管子四

五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鼓

謂事欲
得死士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
母之使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用食用也言勇於取
戰死而不顧者為有

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戰死而不顧者為有
而手滿錢動於利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

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

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

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

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

之能制

高杠柴池

集文書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
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

皮幹筋骨之微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

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

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

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

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買必坐長而百

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

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

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埋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疏藏粟此之謂豫戒桓公曰

成神傳此
生頭此為
第一神品
且曰常而
功利之流
此術固甚
然其又使
不易及也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

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禾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乃强本而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在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困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道萊鹹鹵斥澤山間壞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

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見戊也發師者則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行之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其數君親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使無券契之責

此世勸
時之法
皆以爲
其情不
可以爲
而風治
案其精
之者而
以資民

分之日泰合之日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桓公曰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賤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友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客無馳而南陽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罕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

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中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客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二十鍾

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深濟取魚之萌也新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言五方稱貸之家徵國之無貧矣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質獻者皆以錄技蘭鼓則必

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
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令衡藉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終其上。今寡人有銀，技蘭鼓其價中，純萬泉也。
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
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
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相，夏有以
決芒，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
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
諸子也。管子卷十八 管子四
子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
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穀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木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惟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守絲
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

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
富商萬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蕩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
可以為百，木實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
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
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
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貴舉
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
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
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
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蠶也，齒之有唇也。
言魯梁二國，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
梁之民俗為絛，絛者謂之絛，公服絛，令左右服之，民
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
釋其農事而作絛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南改為絛，於此，近其境，十日而服之。
在泰山之陽，欲魯梁人速知之。

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綬綺而

踵相隨。綖謂連續也。綖息綖列反。矯丘喬反。車轂鑿騎連伍而行。言其

也。上角反。相齧而騎。東西連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車轂往來而行。皆趨綈利耳。

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

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音

魯梁之居。卽令其民去。第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得魯梁之人糴穀斗十百錢齊糴穀斗十錢錢二錢四錢周

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張耜當弩。鉋耨當劍戟。獲渠當肩輿。箕當採櫓。故

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1

100

子品管卷之十七

紙賣法度從收拾有文無已

韓子

卷之十七

紙賣法度從收拾有文無已

韓子

者足矣云術之士疎而當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

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

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行其君此所謂重人

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決之

[illegible]

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

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有之仇也當冷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

矣是以諸侯有困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

因則業不負。故羣臣爲之用。則中不因。則不得近主。

故左右爲之圖學士不因見養祿潰祿學士爲

之謗也此匹夫匹婦之所以自負也重人不負

此兩段文字對偶而文氣變化不滯

意興市六日食重乃宣淫者之方乃三也本乃今

也。又且習故若夫即王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官爵貴重朋黨之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失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待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實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王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利劍矣。朋黨比周以弊王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王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

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恃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

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辭之功。患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王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王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惑

漢書卷九

不尊

四

奇品

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八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正者不可得也。

說難史記略用原文省一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索隱曰。子橫佚作橫佚。劉氏曰。吾之所言無橫無佚。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難。是雖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陳其說。意貴賤隔絕。有難知。自非官識其近。幾會故也。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曰。稽古義。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于其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于強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然而不收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頭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頭者。陽也。謂其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開其恩極論深

計雖知說當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

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未沾恩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

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忘也又若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

評將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以培

城有盜却為見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為功說者

疑即此類也

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月以為也故說者與

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若項羽欲東歸說

件情自招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

誅滅也決庶乘太子而周亞夫欲強正故曰與之論大人則

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

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權索隱曰韓子謂權作責重謂薦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論其所愛則以為為借資論

疑其挾詐而責我之權

其所憎則以為為害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

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汎濫傳文則多

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

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誇

汎濫傳文則多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

而倍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

之所敬而特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

辭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端端而不言也彼自

知其計則母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敵怒

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自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

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

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

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

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志在臣君於善若初不從則止待悟言無所擊

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

中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

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得曠日彌久而周

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

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

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

引三

凡結誤用
事俱在議
論將終之

諸子書卷
不韓十一

百王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
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
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
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
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
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死。既而彌子之母病。
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
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嚼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
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管仲作結案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
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
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亡徵
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
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諸子書卷
不韓十一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
禁而務誅。虛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羣臣為學
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
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靡貨財者。可亡
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
衆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
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而無饜。近利
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很剛而不利。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
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
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問謀計。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六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無禮而侮大隣。貪倖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驚懼。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賢太子。未反而君易于如是。則國勢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嬖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一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

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肇徧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愆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廢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

妙在結案

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
 賊。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
 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
 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下
 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機必其治亂。其強弱
 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
 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
 矣。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
 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亮。則見以
 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

用總微說約往者。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急
 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潛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
 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
 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食生而諛上。
 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
 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
 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此臣非之所以
 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
 必用也。天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譽。辨謗。大
 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
 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
 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
 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
 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
 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
 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翼侯父是侯。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東縛。而曹囂
 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

歷數前人
紅筆本為
批實所語
死

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
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開龍逢斬。長弘分脰。尹子弮
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密子賤西門
豹不關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
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
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
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
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
能聽。願大王執察之也。

諸事節九卷

不韓子

古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
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
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
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
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
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

諸事節九卷

不韓子

古

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
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
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虞
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
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
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
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
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也。以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易移辯說。為人臣者求
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
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
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
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
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

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墮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諸子書卷十九

韓子

十過

笑謂貪倭。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能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

此傳累千
餘言不勝
枚元先秦
人作文不
肯或字或
句好往或
便與左氏
標字不同

詳故附錄

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

諸子書卷十九

韓子

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栝楚。牆之有栝。高至千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

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三王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三王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三王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三王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衰。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三王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

其時陳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
鮮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
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
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王道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
於智賢者効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
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
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

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有度

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
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
伺其危峻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
解而至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
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
先王之法所簡也

二柄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
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
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
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
不當名也群臣而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
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
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
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
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寒其典
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僭
之害甚於寒故明王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
得陳言而不當

備內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
除重則貴人富貴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
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
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

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

南面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

諸子篇之卷

人尊子

主

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悖王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解老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

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此段甚閑評佳妙

諸子篇之卷

人尊子

主

奇品

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

織品

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牢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董子集卷九

卷九

卷九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

推廣兕虎之害

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聖亦深悲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二

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况於人

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

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

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

短長。有短長則有小有小。大有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

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

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

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

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

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

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庶事長是以故
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喻老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
毫其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
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_聖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
不隨道理之數而學_二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
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

老子元卷

韓子

李

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
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
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
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
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

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
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
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老子上德
不德是以
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
以無德上
德無為而
德不為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滯於外也
神不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也凡德者
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
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
無功無功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

韓子

韓子

李

無所制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
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早
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
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
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
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
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
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

好

禮記卷之六

近人勿理

禮以忠信

信之薄也

兩改論禍
福甚近大
且曲折

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

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

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

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

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

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待

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

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

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

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

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

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

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

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

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

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

富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

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

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

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

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天能成

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衛鎮

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

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

濶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

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

而今貪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

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

矣今衆人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

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

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

聖亦深矣
詞亦雅馴

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

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

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

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

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

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

諸事皆歸於未

韓子

幸

諸事皆歸於未

韓子

幸

幸

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

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難非全身長生

之道也是以行執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

不虧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

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

老子治人
若天莫如
簡

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失亂目不明則不

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

則不能審得失之地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

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

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

至是以齊之膏者愛其精神膏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膏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

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

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

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以

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

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積德

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

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

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故曰重積德則

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

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未

莫見其端未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未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

諸子節九卷

學一

章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又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

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挫之則少成功藏大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洛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拱甲兵而內給洛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

諸子節九卷

學一

章

禁洛奢上不事馬於戰關遂北而民不以馬逐洛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滌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
滌麗人。無毛羽不衣。則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
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
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
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
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況
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
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

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難於腸胃之
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目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
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可道非
常道也
以常為至
也故曰常
有常無

凡理者方圓長短一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
可得。道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
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
地之剖判也。其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
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
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

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竿也者。五聲之
長者也。故竿先則一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
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
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卷之十九終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 內品 韓子二

說林

此篇多說
諸國成敗
人欲快心
交以為重

周最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齊有魏也。

妙品

韓子品節手卷
勸宋欒以
微齊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勸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至而齊救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用兵者親
得地者趙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重。魏援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先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吾利之也。必將緩行。君不如借。示以不借。

已也

兩用相臣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問道
老馬
隰朋取水
蟻垤

韓子品節手卷

韓子二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樂羊以功
疑
秦以罪
信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

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傳其
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
廢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
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

桓劍者馬
利之謂劍
君臣之
逐和劍者

劍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
刺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
富備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

逐之

諸葛

手卷

韓子

王

筆見微
知著當是
妙品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盛義於土簋則
必犀玉之孟玉不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含章之天下則凡錦衣九
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
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
也

陳軫

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
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
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

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
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臨斯彌不
伐樹保身

臨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囑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田伯陽好士而存其君曰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

諸葛

手卷

韓子

田

同事異情

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刀自宣
而謫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
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
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前不佳故
後不舉

伯樂教二人相蹀馬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蹀
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蹀此自以
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蹀有而
腫膝夫蹀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
不舉子巧於相蹀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

妙品
伯樂教所
愛者相馬

而以有所踵。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

狻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惠子曰。羿執鞅持杆。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

杆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

必。則慈母逃。弱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攻

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

儀召兵
勞召兵

諸子品節

韓子

五

年。今荆人起兵。臣恐其攻齊。為實也。而以襲秦為實也。

不如脩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實將滿也。子

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

去家避仇

幾者。非所靡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

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捨之。果收文

知避禍
子以不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紂為長夜之飲。懼以

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

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

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鱣似蛇。

鱣似蝎。人見蛇則驚。駭見蝎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

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齊伐魯。索饒鼎。魯人以

其廣往。齊曰。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樂正子春曰。何

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

諸子品節

韓子

六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

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

觀行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

能舉。三曰疆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

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

有責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

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

釣也勢不便也。雖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為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為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功名

諸子品節三卷

韓子二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德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用人

釋灋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

中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募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

諸子品節三卷

韓子三

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內儲說

七術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擁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龜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二必罰。愛多者罰少。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

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詭墮而嚴法刑奔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下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當譽薄而謾者下不用當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武怒肅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也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沔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遠公大夫而戴謹詔視輜車周王亡王簪商太宰論牛矢

六挾寶被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知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瓜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

主索曲杖而群臣懼下皮事庶子西門豹俱遺輶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穆堅淳齒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重難

董闕于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墮聲往恃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不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

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

諸子書節主卷

韓子

十一

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凡謀者何愚者之衆也。

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

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王者。固亡其半者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

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

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

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

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

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越王勾踐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龍有氣。王猶爲式。而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

諸子書節主卷

韓子

十一

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

賁矣。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勢乎。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譏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

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

此目明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水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灰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外儲說左上

還珠伴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宋。寫謳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諸子節要

韓非子

卷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入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強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也。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

三夫挾相為則責。至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然。諒取。

諸子節要

韓非子

卷三

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瘰癧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生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戈也。卜子妻為獎。誇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郵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慶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讓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

申禮之則情修辭戰之功不禮則周王上之法
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
帝明主論李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耕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授之
以鄭簡宋襄貴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
以躬親天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
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倖明主之道如叔向
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

諸子品節手卷

韓子

五

知賤不肯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
昔者舜歌五紘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瘁癯猶未有益

妙語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
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
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
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

諸子品節手卷

韓子

五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觀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
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
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
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

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毋猴。客曰：人主彼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必陰之間，而棘刺之毋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毋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夫新砥礪殺矢，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素當，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入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策同。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訕為之，而屋壞。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危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寡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妙品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

功事
自及功
自及意日

不周於為已也夫賈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耕且美錢布且易耘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諸子歸三卷

不韓子

子

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

之人棄其田畝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奈何。管

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

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莫衣紫也。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

申子辟舍請罪。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一

主

李悝警其兩和。謹嚴。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解

左右

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

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一

內諸子三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明危逃子。卑以功受賞。臣不

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

履鵲。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

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

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王之相陽虎。袁公問一足

三。失臣王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懸之處。則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一

主

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

治。夫為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齊

侯不聽左右。魏王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

費金錢。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猶

盜嬰兒之衿裘。與明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

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懼馬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侮。說在苴黃。是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

管仲與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也失王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王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

諸子卷

不義

子

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更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危曰吾不能虧王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

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

諸子卷

韓子

子

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謫下也寧使民謫上謫下則朋黨謫上則卑敬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繁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

<p>得矣。願請重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p> <p>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small>不受豹所納之璽也。</small></p>	<p>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趣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p>	<p>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p> <p>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園水園。</p> <p>外儲說右上</p>	<p>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p>
---	---	--	--

<p>之。故以如耳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王之牧臣也。說在畜鳥。</p> <p>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p> <p>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井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p>	<p>三術之不行。有敬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杜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換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p>	<p>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p>
---	---	---

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妙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誣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二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

廩同

諸子節主卷

不韓三

六

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為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賊十孺子，明日

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妙

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于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

諸子節主卷

不韓三

七

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犀首之言
又在犀首
之前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

有聖智其蓋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問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寢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妙。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臧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里長者揚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擊壺。壺而往。酤而狗逐而斃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噬之。此人羣之所

諸葛節主卷 不韓十三

以敵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而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貴。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

猛狗而斃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毋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

諸葛節主卷 不韓十三

外儲說右下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爲出。屍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去。尸田恒之去。其去也。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

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罪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王情而不發五死。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左高右微羽

三。明王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遇。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况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王之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諸子節主卷

太韓子三

四。人王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王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蹠而歌。以土

諸子節主卷

太韓子三

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此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巳。吏因擅意。因以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饑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饑。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也。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

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天子之號。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僞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

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

民治吏猶引綱
埋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筆
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王
不躬小事造父方釋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
之用也而馬響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諸子中節三卷

韓子三

十三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
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
籌策也有術以

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

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

下笑二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

兌而不聞趙王故曰八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妙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詭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
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
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
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
罷食後復坐不復暮分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
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
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
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

諸子中節三卷

韓子三

十三

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
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
以致之故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錯鍛在後錯鍛也以
全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

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

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

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聖人之所爲泣也

聖人之所爲泣也

妙品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文則有錯節

後則利鏃筴進而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

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節在前

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

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

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

也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楯立於矢石之所及鼓

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公

燭過免胃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

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

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

文公授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

乃云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革車十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食安可
為也應吏
又不可然
此吏之所
為泣也

諸子節主卷

不韓三

南

諸子節主卷

韓三

三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明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盾
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
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
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
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一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難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
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
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
善不擇日而廟祀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
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
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
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昭遠姦而見隱微必行

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
非其難者也楚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
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
寵遂以東周及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
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
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
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厄正適專聽一臣而
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
手而聽之有閭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
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
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
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
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
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

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
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
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
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
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曾察爲之弓矢則子產
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
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
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寔
獨處會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
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
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
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
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所
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

也。術者藏之於會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王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

諸子品節王卷

六韓王

六

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王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雍焉。燕子噲賢子之而雍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

諸子品節王卷

六韓王

六

危矣。或曰。屈到者。支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試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晉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雍鉏。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諸子品節卷之十二

內品 韓子四

難勢

此言以人必待勢而後行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龍霧霽而龍蛇與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

跌危之勢

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

憤激之詞

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

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今則行禁則止。由

指子節主卷

不韓子四

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

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是以為治乎

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

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濛而蛇不能遊

也。夫有盛雲。醞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蛇之材薄

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雲霧而天

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勢之

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慎子論在

得勢非勢

之在任賢

要之勢為

賢人之所

乘小人為

乘之則負

諸子節主卷

不韓子四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

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

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

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

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使

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

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

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

王良也。

此文更得
千法度便
中主守之
抱法處勢
可以無亂
也抱法處勢
而待堯舜
堯舜至乃
治是千世
亂而一治
也且夫治
千而亂一
與治一而
亂千也是
循乘驥
驥而分馳
也相去亦
遠矣夫棄
隱括之法
去度量之
數使奚仲
為車不能
成一輪無
慶賞之勸
刑罰之威
釋勢委法
堯舜戶說
而人辯之
不能治三
家夫勢之
足用亦明
矣

詭使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夫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

以下層
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

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憚慈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

以為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社稷之所以立者。多靜也。而躁險譏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上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上筮視手理狐。蠱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輔上治也。而愈疏遠。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

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惡。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文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宮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

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六反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舉其守而重其罪使民

諸子章句

不韓十四

受不知

文辭雖善
刑罰實恩
官俱用之

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毋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不如法

辯難

破李士輕

諸子章句

不韓十四

此言刑暴
而懼嚴賞
非止為一
罪人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

<p>此論不足 之後猶不 可去則</p>	<p>漢李若足 氏之論</p>	<p>諸事畢主卷 韓子四</p>	<p>輕刑之弊</p>	<p>刑欲重罰 欲心</p>	<p>賞者暴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其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躋於山而躋於垤。山者大故人也。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爲民垤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爲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周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p>
------------------------------	---------------------	----------------------	-------------	--------------------	---

<p>八說</p>	<p>矣</p>	<p>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夸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p>	<p>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p>	<p>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p>	<p>則能健較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p>	<p>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p>	<p>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p>	<p>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p>	<p>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p>	<p>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p>	<p>此論至能 成功先賢 虛名尤聽</p>
-----------	----------	-------------------------------	--	---	---	--------------------------------	--------------------------------	---------------------------------	--------------------------------	------------------------	-------------------------------

主職理不
取超距此
小心文也

智士不足
於信使集
事可也於
士不足於
材使善俗
其長

諸子篇主卷

韓子西

士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
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辨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
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
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
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
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懼。處治事之官。而
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
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說。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

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
無思無慮。摯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

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

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

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不必用其爪牙。而與

羆鼠同威。萬金之家。不必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

不可得也

五蠹
通篇條盡五蠹之害
至尾方說出各自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
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
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蜚蠊。腥臊惡臭。而傷胃。腹胃民
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
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
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木鑽
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

諸子篇主卷

不韓子

士

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
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

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

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

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

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

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

李斯二世
是解引此

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而
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稼
案之食。藜藿之美。冬日麋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
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
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
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
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
累世絮駕。言累世不行。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

諸子節主卷

六韓子

主

山居而谷汲者。膊腹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
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
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故聖人議
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
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過於事。
物以類聚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
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

樓季波祥
布帛尋常
等語李斯
數解引說
二世

循此而行
亦可稱小
治於未生
窮本終非
大成

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
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
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
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
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
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
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
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
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諸子節主卷

六韓子

主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官也。以其耕
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
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舅也。毀譽賞罰
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
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

通言古季
不足據空
言不存信
先泰之文
明自數明
溫倫有飲
如此篇者
至是買筆
新編家法
馬遠則奇
怪百出矣

筆墨手卷

不尊古

五

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思誣之學。雜反之行。明王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也。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關爭。取不隨仇。不羞圖圉。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

設此民間
一段立論
切事理近
人情

筆墨手卷

不尊古

五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處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若非力則儉。已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孔子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談。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

<p><small>聽處談元 參驗之喻</small></p> <p>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闕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關。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是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說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鴈鵠。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奎則臧獲不疑。驚</p>	<p><small>引事</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p><small>引事</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p><small>引事</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	---	---	---

<p><small>喻其不自 善必以法 聖之</small></p> <p>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盤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固之木。千歲</p>	<p><small>李斯書稱 此以類二 世</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p><small>喻其不自 善必以法 聖之</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p><small>喻其不自 善必以法 聖之</small></p> <p>諸事諸主卷</p> <p>八轉十四</p>
--	--	---	---

<small>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small>	<small>諸子節主卷</small>	<small>此國之字如</small>	<small>此國之字如</small>	<small>此國之字如</small>
<p>無輪矣。曰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主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p>	<p>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膚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枯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p>	<p>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p>	<p>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p>	<p>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p>

<small>此論民智不及不可</small>	<small>諸子節主卷</small>	<small>此論民智不及不可</small>	<small>此論民智不及不可</small>	<small>此論民智不及不可</small>
<p>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剔座則寢。而剔首剔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形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闘。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p>	<p>人主</p>	<p>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p>	<p>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p>	<p>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p>

謹品

通篇乃婦
懷中詞意

詞多反復

詞多反復

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韓子四

丰

墨子

尚賢

內品

詞多反復
意旨深微
氣貫古今
理明義切
別是之詞
體類觀之

諸子品節表

墨

丰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以害之者也。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

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

諸子品節

八墨子

主

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菑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

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於且周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子相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

諸子品節

八墨子

主

諸觀立意亦自有條理非若後世儒者之相敬也

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子相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

觀此則備
聖賢不
相悅故
之云生
於未事
務其師
說以自
非二師
道未也

諸子品節
一居
國天下
一居
層

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直在原頭
上起如江
之域小漢
之端
從此於下
來

諸子品節
一居
國天下
一居
層

兼愛下
子墨子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甚多。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賊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與即必曰然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

彼猶爲已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

諸子品節卷三

八墨子

兼者之

之非

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一士。使其一士

設爲三士

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卽不食。寒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

諸子品節卷三

八墨子

兼者之

兼明到此

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卽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

又高二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駒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

諸子品節要義

八墨子

三

將前諸再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

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

又進二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越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曰若月乍昭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屢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

諸子品節要義

八墨子

三

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越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曰若月乍昭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屢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

湯湯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卽此文武兼也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
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
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
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
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
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
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
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

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
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
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偶而不足以
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
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
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
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
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身
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而後與扶垣而

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
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
好勇敢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
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
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
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
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
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犂羊之裘練帛之冠
粗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
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
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
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
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失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
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
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
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
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
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

總結

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貴義

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

諸子節義

六墨子

三

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而無故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惡讒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慮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公輸

妙品諸家皆載至矣謂其筆調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

諸子節義

六墨子

三

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

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圉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釣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丘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

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詆訾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釣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釣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釣強我釣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釣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釣而止人人亦釣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釣交相強猶若相害故我義之鉤強賢一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軍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不爲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戰久久勝亦欲相勝亦求勝也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三

文子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

精神志

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

聽聰達聽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

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

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

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

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節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三

不孝

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滯滯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

守禍禍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

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

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

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

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

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

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

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

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

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

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

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

侑厄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樂終而悲

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已

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

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妄為要中功成

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

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

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者

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

來矣

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厄。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大率論無心行事無欲出治則人自歸心其入體

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乎。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諸子書卷之六

卷六

子

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

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

樂知命

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義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諸子書卷之六

卷六

四

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痛。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

人主貴利

不時人民疾饑

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

進子在審

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

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

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

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

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

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福內意盈升既以得

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諸子品節三卷

李

五

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

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

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

活

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

賄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

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

望無止若多飲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

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

明矣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焚無焚也以智

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

是者非求合理也求合於已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

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

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

諸子品節三卷

文子

本

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

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用

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

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知車軸不運

於已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

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為鐸以聲致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援犬

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

諸子品第三卷

不文字

處事應變之機

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求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察。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自非至精莫之。公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防微備患之道

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日。身重。戒禍。乃不滋。計福無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生。非譽不能垢。

此論處已修身之道

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

不文字

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正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兼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

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此論應變涉世之道

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皆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

諸子中節上卷

个字

九

應變涉世之理

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覆大方鏡太清者眎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

此聖人應變涉世之理

妙

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眎於宜宜聽於無聲宜宜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

此論上小

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

諸子中節上卷

个字

十

聖人素民與衆同欲

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多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

聖人素民與衆同欲

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

大道出治

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諸子百篇三卷

不孝

二

現國之法
絕正圓融
精進卓越

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君臣相遇
自方為性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

本論治道

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

諸子百篇三卷

不孝

三

論治天下
在用人不
在在制

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父而不相厭也非悛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

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

人君好自
用而與臣
下爭事者

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

諸子論主卷

下李

車

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心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剛柔相濟
以成和

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

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卽憐憐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刑推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諸子論主卷

下李

車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胃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

同是也
相治故以
異爲奇

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不失矣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其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逸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代

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功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關尹子 凡十
九章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虛。聖者遺跡。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神曰玄。合曰道。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不知道妄意下者。如射覆並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動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

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以上一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二柱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

諸子品節 三卷

八 關尹子

十六

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

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

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

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

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

渾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鼉行。道雖絲紛。事則基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乎。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

諸子節主卷

不闕卷

堂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

之。故能貴萬物。以上三極篇

如桴如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

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鬼魄。知夫條

往條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神作我。而

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

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人。生能忘精神

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

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

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庖人羹蠅。遺一足機上。蠅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

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

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

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騁不已。殊不

諸子節主卷

不闕卷

微言

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

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以上四符篇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

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

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上金篇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

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

不先物。天不能冬。連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

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九樂

老子出師手卷

本閣

光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四 外品 列子

總是陰陽化生之妙文勢故舞亦不肯進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脉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

諸子品節手卷

本列子

十

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獨者極高極深而無鄰之奇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

力消息者非也自然而然者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

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此一篇此子何言哉在前說一段了於此又載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

此義未備
所見不甚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此篇諸說
以後皆同

也。上同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上軸。則不之如。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此段與易
理化生不
甚奇且文
氣鼓舞

職主也。無為造化也。如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癯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誠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

諸子學書

不列子

二

舊國故鄉

見見開明

此空虛者

徒然足意

有此二母

遂生一子

形容小情

美而未達

諸子學書

不列子

三

非勝假斷
勝悲

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下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言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篇語。極到必列子本書。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考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問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

此段亦自
莊子言我
我來

諸子品第中卷

西體體

筆端發舞

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不謂謂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列弟子者，選擇而行，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羣。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未爲一也。指未行者與言，言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在彼猶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此下分三說，得鼓舞爾。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曰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

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無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謂之道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自顧其徒也。曰：爲若舞舞戲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

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養人者養於人，養人者養於人，養人者養於人。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

而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

子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

矣。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故汝也。

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

有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

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誹謗。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給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括箭之本受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勢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矢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若一條，箭也，造室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銜弦者，括之受鏃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宜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鈞後於前，釋後鏃中前括之句，盡矢之勢也。鈞後於前，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

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也。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謂子論。有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爲心也。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有所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無有爲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爲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有影者，不後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變也，一物有一影，終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改變之時也。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此章提起一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雖絕而不一，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

千鈞之論此章與他章自不同文古約而理沉奧

任公于為大鈞鉤

任公于為大鈞鉤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荊蓀為華剖啦為鉤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

諸子書

列子

詹何學也

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學事哉楚王曰善詹何之鈞蒲且子之弋與臣大夫之來意雖微其心無疆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于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哉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

試之於是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

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

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官

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豐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

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彈學事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

諸子書

八列子

九

文以韓娥

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迭梁

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

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林無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

句字頗精
敘亦簡妙
然其理實
近之文

此段構思
却精非晉
人不能為

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蹇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末雖倒背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簞以朔之蓬為簞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也然紀昌學賢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

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連上一章寓言之妙一至此乎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

時義言氣

諸子節要卷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氣力有餘御者亦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後絕而躡殺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

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

窮年而不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穆忤情。露譏。極凌誅。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

才之得也穆呼僧滑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謾極
乞急之意凌誚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凌

眠涎唾誘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自以行無戾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

六
列子

畜

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

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

命爲之

僥僥成者僥成也。初非成也。僥僥敗者僥敗者也。初

非敗也故迷生於惛惛之際昧然於惛而不昧然則

命者於皮衣無二心於皮衣而甫二心者下苦衾而

命者於彼我無二於彼我而有二老者不老壯者
壯者不壯耳背反面皇不鑿也故曰死生首命也貧窮

自恃也。怨天。所道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

自非也然乎不知命者也然貧窮者不知早求

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言中其少鑒之以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

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無所不

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

自喪也。僂僂俱為切。幾似之貌。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

之際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於伯然其
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一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

嘗昧然也苟於其情似之際而有不叩然之見則神不足駭福不足喜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

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木
列
子

年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爲

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

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也奚益

於子孫曰名尸。善其身。惟其心素其名者。澤及宗族。

和兼鄉黨坊子孫子凡為名者必康康其後為名不

必讓讓其貶曰管仲之朴齊也君若乃消君卒乃象

志合言從道行。國靈效之。往年以。而日。以。石。才。不。

也。君盍則已。臣君金則曰於舅。皇二十一日。

系豆之至。今下絕苦實名。負為名富。此又一轉却論

孫旱之至今不絕若實名實偽名當名之實偽管仲

從其君成霸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
所為皆備其君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
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
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
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
名者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
舜夷齊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
之辯如此審矣此又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端結在
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
已此則矯
世之論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然而舜耕於河陽
陶於雷澤四體及口腹不厚父母不安弟妹不親行
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
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
繇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
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軀偏枯手足
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笑接見戚戚然以至於
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終成王幼周公攝天
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戚
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
道憲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

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
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
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柱厲叔事晉叔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
菱蓂冬日則食橡栗晉叔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
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
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為不知故去
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

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
者也柱厲叔可謂黜以忘其身者也吾以醜後世之
不知臣者此意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鍬張剖切策
端有鍬也上貫頤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
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躋株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
也心有所著顧傷而
不知亦人情也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五 外品 鵲冠子

博選第一 此篇論求士

奇品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買子日權執法制人主

王鈇王法也。猶云三尺刑也。

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二曰什已。

三曰若已。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

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

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不聽之君也。者。端神明

者也。無為神明者。以人。也。任已則勞人者。以

收國策郭

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選士之勝

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

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

趨則若已者。至憑凡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樂

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

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

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德音者。所謂聲

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

貧者有身。無知也。故曉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象象備規

謂之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謂之地。豈足以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

著希第二 此篇泛論賢人君子

奇品

道有稽。以道為德。有據。以德為人。主不聞要。故帝與運。撓

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

以更也。據維終兄之類。是已。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

齒決亦無。若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故飯流歎而問無

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情希也。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五

者。無繆其質。俯而拘俗。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

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

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

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

欲而治。禮反情而辯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

亂世者。以羈智為造意。造意微矣。豈庸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陰為道

也。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

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謗。

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

賢人之處
亂世如此
以保天

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
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
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
不譽。楊雄美新是已。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趨舍
雖不合。不敢弗從。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勉者也。故觀賢人
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姑以遠害而已

天則第四 此篇泛論政體

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溢。此況邪弗能中
日不踰辰。月宿其剡。當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

諸子品節主卷

八 卷

三

晦朔終始相巡。踰年累歲。用不縵縵。此天之所柄。以
臨斗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創。不
作與天地合德。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
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
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
存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者。如其地。道先
貴載者。地道能載者。如其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
聽父之詔。弟之教。酒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
不致兄之教。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
事者之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此聖人法天之節
況也。地各有守。民各有

諸子品節主卷

八 卷

四

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
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
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
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
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
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
此化之期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
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法章物而不自許。天之
道也。天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以為奉教陳
忠之臣。未足恃也。於其勢必至。故法者。曲制官備。主
用也。官各守之。舉善不以貧賤。不以善。拾過不以
真。真。拾人之過。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掉權。而
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有。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
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
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夫使百姓釋已。而以土
漏。知之在心。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已。而以土
為心者。教之所期也。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地。有
分於天天。有分於時時。有分於數數。有分於度度。有

分於一一者廣歟之原隨所分而起天居高而耳早

者此之謂也形齊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也形無以牧

以牧乎形故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落其骨

益已朽矣矣而至今謀莫不昔者世者未有離天人

而能善與國者也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人不因

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過生

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

命之所極也言萬命縣於君也

環流第五天之道一聖人法天其道亦一一者法也法即道也循環不窮故曰環流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可有圖而有

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意有事而有約約而渾淪未

約決而時生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

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

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

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離如附成於法者

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

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氣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

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此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為組

諸子品節五卷
元龜所生
五

者總純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

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

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

生成在已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

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

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

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吉

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者用此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

言功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

物皆來屬法貴如言無信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

之所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

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

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

肖不必失命者挈已之文者也夫身在草萊而挈之

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

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

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

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諸子品節五卷
太鸞筆
五

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
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順其理一也而觀時
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
聖人之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
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隨之所謂德者能得入者
也亦不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實而無形有分名
曰大孰不知其故東西南北之道踰然其為分等也
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
不可以相無則功分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
也酸醎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

諸子品節

六 騷雅子

七

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

先王之道不降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積性

為師跛倚也師如師巫步多跛故積性注

多禹福鵲盧人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起

也而醫多虛積毒成藥工以為醫而醫生焉蓋天

下之藥多緣故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國小儒

借詩禮而發家故曰焉知魯史不為祭師之鳴失也

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

道端第六此篇論用人

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
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
急於求人弗獨為也

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

者君之教也聖人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

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

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

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因任之道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

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

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

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臣之功

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

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

通由是而上至於冥

近迭第七此篇論法法者

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

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

諸子品節

六 騷雅子

八

檢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也。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

已之身乎。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鵬冠子曰。蒼頡

作法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微成告於正者。李官

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

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繞居曼

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也。故知百

法者。禁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

非特禁雄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

士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知未有。取譬言之。若太

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萬人之知者。智不能棲世學

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知者。智不能棲世學

之上。

度萬第八。法天法地以一該萬

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

膊膊之土。之謂地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

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所謂地者。言其物而不可

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音者。其謀也。聲者。其事

也。音者。天之三光也。聲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調。則。生

理。修。形。不。病。燥。神。不。病。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專。已

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中絕人

和。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責人所無。必人

所不及。遠其途而相使於既而不盡其愛。言不盡已

人之相區。於成而不索其實。區。區也。言不竭已。虛名

相高。精曰為黑。詩曰。孤狸而驅。馳索。其於禍也。若

開門逃福。其於禍也。若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

見。苗害血。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

鳳凰者。鵠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玄枵之獸。陰之精

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王鈇第九。王鈇。國法也。天道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

為法。則取中於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

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取正於天者。明星其稽也。二寸

類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

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

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

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成鳩得

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天下貞者也。龐子曰。以今之事

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

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且未易領言父母豈守至方

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第里第也域不出

著著土著也居不連境日境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

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鵲冠子曰虎狼殺

人烏蒼從上蟻蟻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

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

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十不少在萬不衆

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樓無失也數亦木

少曰委多曰積地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

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

奚足闔也麗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

各反其故天地踴躍奚足以疑踴躍狹貌苟求其故

致聖人高大內揣深遠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

與也此言聖人不復息矣與天地相蔽至今尚在宜

乎哉成鳩之萬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毋縮而修

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得此道者何

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獲誰何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

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

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擇人而用

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學問第十五

麗子問鵲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

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鵲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

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

乎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麗子曰何謂九道鵲

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

曰神微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麗

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鵲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

素也道德操行之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氏以

星士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

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

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

矣天官家宰是也百官取換故曰未備造始而已故

也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

所以出無獨異也。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人情者大
 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
 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
 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為而定之。若
 心無形靈。雖搏捫。捫猶呼不知所之。彼心為主。則
 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
 不至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
 生於弗器。提之器故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

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善義。則
 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
 逐物喪已。常為造化負之。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
 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是也。難求方畫。試皆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
 如日不能照已。聯萬物領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
 知字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安
 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知物故無不

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
 不能裏也。萬物莫不然也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蓋
 故曰。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蓋
 之亡乎。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
 人者。莫不救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
 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
 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
 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
 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
 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責
 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至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
 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蝥膚。不寐至旦。半
 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殺者。豈必障於帷幪。隱於帷
 薄哉。周平弗見之謂殺。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見金不
 見金。不見人。蓋皆欲之。亂人心。故病視而目弗見。疾
 如此。豈必四圍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
 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南故莫務
 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
 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

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得無。
來成之於無為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領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望而無表割而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無方。

能天第十八

諸子書卷

不覺字

五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統。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於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更也。更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聖者賢之至人。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

諸子書卷

不覺字

五

可以立其狀。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動。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岑巒壑谿。岑如雲落也。壑如木降風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冬葉。夏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事。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者。物於芬份份。離乳之貌。孰不從一出。故定審於人。觀變於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六

外品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千四
十二字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已。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

貞正也。正月爲既。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巳始下冊。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

則今字余曰靈均。正平則法靈神均調也。並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紛吾

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扈被也。離香草。江離。薜蘿也。紉。索也。蘭亦香草。佩。飾也。汨鬱

屈子

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朝阨^阨之木

者恐年歲不特我而過去纂援取地此山名木蘭大

名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敢

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朝夕修

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不撫壯

而棄穠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驂以駟驂兮來吾

道夫先路一向不及此年德此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

當爲君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

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纈。三后謂東

湯文王衆芳薈蔚賢雜用衆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二人而已也彼堯舜之取介介。

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之亂。若被衣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君車宜安行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故我欲諫爭者非難

身之被殃咎但恐君國
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

踵武孫基孫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齎言所怒以奔。

走以趨君之所鄉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
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迹也荃與蓀同
余固

三才卷
屈子一
二

知審審之爲患今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令

夫唯靈修之故也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正而不

告語神明。非爲身謀。但以君之恩深義重。不能自

耳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命日示命其女終之言羌發語詞

猶言卿何爲也。中道而踴躍與之別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初。賈助。余。

成言。今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今傷懷

之數化成言謂成其要終之言也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

既滋慈蘭之九畹畹今又樹蕙之百畹畹畦留夷與揭

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茲車馬一二前杜衡馬蹄香也言已

蘭 葉 招 木 秋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蘭 葉 招 木 秋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蘭 葉 招 木 秋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蘭 葉 招 木 秋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胡 蘇 芳

種時表香修行仁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時乎吾將

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言此衆芳雖病何傷於我

但傷善道不行如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謂滿口憑信

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內以量也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

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修名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

以練要兮長願頤亦何傷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

守要約也頤頤食也 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

藥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纏纒辭芳香草矯藥

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騁今謇朝諝而夕替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難修

之以攬茝正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此

君之廢我以蕙茝為賜而遺之知待放之臣乎之必

則難九死而不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民之

怨但廢替而已乎

此言小人 之嫉妬已 不能與之 同朝共處 也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思慮無

人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偁規矩而改錯謂余以善淫

以追隨曲今競周容以為度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

法也言爭以苟合也 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

求容為常法也 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

也 奄然而死不忍為此邪淫之態也 驚鳥之不

安鳥之能執伏衆鳥首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

安與衆鳥為群也貞鑒方納不能相合以其異道賢

亦猶是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

以死直今固前聖之所厚攘除詢耻也雖所遭或有

却之而不受於懷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

聖之所厚自怨靈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為下章回

路起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

路今及行迷之未遠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

轉吾車幾幾得及此惑誤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馳

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 且馬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行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立上有椒故曰

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進既不入以離

修吾初服耳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

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上曰衣下曰裳言被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

唯昭質其猶未虧岌岌高貌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澤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不用則獨善其身忽歿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

非其彌章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廣幾

明志意愈修而潔也一遇賢君佩服愈盛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

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人生好樂而我獨好修雖獲罪至於女嬃之嬋媛兮申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其謇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嬃屈原

女嬃之言止此
以下皆就華辭號也
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街音巷叶平貢反啓禹子也九辯九歌

今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

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栗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

用夫顛隕澆寒泥子也強圉多力也泥取羿妻而生澆既滅殺夏后相卒為相子少康所誅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

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寬民德焉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是輔也下

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

余上征數布蓋奄忽也。侯也。征行也。言跪而數拜。既陳詞於忽起而余遂乘龍騰鳳以上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

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朝搴東

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

而求索。義和堯時主四時之官。目御也。弭按也。按節

池兮。搴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羊。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繼之以日

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飄風回風

總其離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

闔而望兮。帝閨開門將入見帝更闕已志而闔不肯

君而不遇。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

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既不得入天門以見

去而化適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綵

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女神女蓋以此

此後托詞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蓋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榮華喻顏色也。相視也。下女

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

華之未落而因下女。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

在。解佩縷以結言兮。吾令寒修以為理。修人名。理為

媒以通。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緯其難遷。夕歸次於

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緯緯垂髮也。言寒修既持其

之遂以垂髮而見亞。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保厥美

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有盤水名。保厥美

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言虛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

今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

女。娥音高。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簡狄也。

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鳩運巧也。羽

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言以鳩為媒皆不可使

求之恐簡。恐先為壘所得也。欲遠集而無所正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平咸

世幽昧而
立其容以
下乃原自
合之詞

此從托詞
求靈氣以
占其所適
靈氣

夏后相之子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言既失
迷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
特留此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二姚也

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
合而已自知其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小門謂之閨終
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
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閨壅蔽之罪也安能
久與此閨亂之俗終索寶茅以筵筆專兮命靈氣
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蓋茅靈
折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下曰算靈氣也明占筮
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然楚辭就海能信之
諸書節子卷一

以時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
去也

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此亦靈何所獨無芳章兮
爾何懷乎故宇此以下乃原之詞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幽昧亂之原也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
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當蘇蕤環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時
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
乎蘇取也推蕤後變謂取草也亦言其近小人而遠
君子也目念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之詞上此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占神巫也椒香物
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此從托詞
求靈氣而
占吉凶

諸書節子卷一

此下皆倚
焉自見

享神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顧百神翳其備降金
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

九疑縮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辭故
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曰
來迎已也皇謂百神剌剌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
勉陞降以上下兮求集寢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
擊咎繇而能調日記巫咸語也言陞降上下而求
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
如能調和而必合也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
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行媒謂左
也精感神明賢君自當舉而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而得舉寢威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
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鳴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為之不芳鵲鳴鳥名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
未老時未過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
而速行之意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夢然而蔽之惟此
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此下至終篇又原自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續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上云
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蕙也今
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供化矣何昔日
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
之害也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之害之而以為莫
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

又何芳之能祗檄葉莫也檄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葉莫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
 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今撤蘭既如此則惟茲佩之
 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
 未沫沫昏暗也此和調度以自娛今聊洋游而求女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調猶今人言格調
 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遠浮游靈氛既告余以吉占今
 以求女意猶在於求君也
 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瑣靡以為漿
 精細米也瑣瑣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謂上下無與
 則禍患不遑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
 之旒謁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
 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天津析津
 即津梁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

此又托詞
遠遊以避
禍也

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西海居延澤是也赤水出崑崙
 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西皇帝少皞路修遠以多艱
 也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
 今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山名西北海之外已使諸衆車使由徑路先過
 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上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
 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言雖按節徐行然神遊
 可得而制也此言遠遊幽厄中陟降皇之赫戲兮忽
 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皇
 天也舊鄉楚國也蜷局語曲不行貌屈原託為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玉珥
 鳴兮琳琅上皇謂東皇太一也琳琅皆玉聲此言
 主祭者卜日肅戒帶劍佩玉以禮神也
 席兮玉瑱蓋將把兮瓊芳意者蒸令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此言以
 裏有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桂酒切桂投酒中

子 122-653

雲中君雲

望子歸

湘君

也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靈

偃蹇兮姁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

欣兮樂康。舉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

好也。服飾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記於物。則見其

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此言備樂

以樂神而願神之喜樂安寧也。

右東皇太一。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

之意。君無已。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

昭昭兮未央。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

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

人名巫為靈子。若曰神之予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

以其服飾潔清。故神說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

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

遊兮周章。謇詞也。憺安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

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今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憺。憺音中。靈謂

巫也。焱去疾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飲食既飽。焱然

遠舉復還其處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

有窮極也。夫君謂神也。

右雲中君。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

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君謂湘君。堯之長女。為舜正

俗。謂之湘君。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吾

為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取香潔之意

也。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駕

參差洞簫也。望湘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也。

飛龍兮北征。邇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

兮蘭旌。望沅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駕龍者以龍

也。洞庭大湖也。在長沙巴陵。相擗壁也。綢繆束也。蓀

香草也。橈船上楫也。沅陽江。名揚靈。揚其光靈。猶

言舒發意氣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

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嘆也。

也。君謂湘君。非隱也。桂櫂兮蘭枻。斨冰兮積雪。乘

也。側不安也。桂櫂。今蘭枻。斨冰。今積雪。乘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

輕絕。此章比求神而不答也。櫂。船旁板也。言

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薛荔。綠木而今采之。水芙蓉

在水而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

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

疎。則今雖成。而終易絕。求神不答。豈不亦猶是乎。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子 122-654

湘夫人
之次女
娥

華帝手本卷

下屬主

華

右湘君

此篇蓋為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多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帝子謂湘夫人也嫋嫋者為主祭者之貌秋風起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

鳥何萃兮蘋中增何為兮木上蘋草秋生今南左湖澤皆有之似萍而大鴈所食也望望續目也佳佳人也謂夫人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帷帳也萃集也蘋水草

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公子謂湘夫人也荒忽言神之所往也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思之

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廣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裔當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

耳指余殃兮江中遺余佩兮豐浦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昔時不可兮直得聊逍遙兮容與

以貽湘君也豐水出武陵沅水所生之處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欲解其佩以

為贈而又不取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清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並其或將

取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極間釋四皮采芳洲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

以遺其下之侍女使通吾意然則又采香草取猶不可以則逍遙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溼雨

今灑塵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廣開為神將降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雨

風來雨暴用灑塵以清道也○大司命三台上台及四星也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兮

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數高飛兮安

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寧帝之兮九坑

華帝手本卷

下屬主

華

大司命

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溼雨

今灑塵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廣開為神將降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雨

風來雨暴用灑塵以清道也○大司命三台上台及四星也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兮

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數高飛兮安

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寧帝之兮九坑

坑音岡清氣謂輕清之氣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
帝天帝也之適也此言已得從明神登天極奉至尊
而周宇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
知兮余所爲有窮已也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
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變近今愈疏此以神既去
中君奉乘龍兮驂驂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
意愈思兮愁人言神既去而不留使愁人兮奈何願
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兮今可爲無虧保
無損缺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
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祀司命而發此
意所以順受其正

諸言歸主卷

八

七

右大司命

龜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
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名羅生言二
物並列而生也少司命亦陽神而少卑者故爲女巫
之言以按之美子所美之人也蘇猶汝也蓋爲巫之
自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龜蘭兮青青綠
之者矣汝何爲愁苦而必求其合也龜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自成美人並會
而司命獨與我睨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
而相視以成親好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爲巫言司
後乃往來事忽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適相
知而適相別悲莫甚焉於是乃復追念始者相知之

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
須兮雲之際此亦爲巫言神之始也雖倏然不言而
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
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
人兮未徠臨風恍兮浩歌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
沐於咸池而望汝不至遂悅然而浩歌也孔蓋兮翠
旌登九天兮撫彗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掃者也從擬拔之意
爲民正即指上美人也正平也此蓋更爲衆人之詞
以贊神之美言其威靈氣酸光輝赫奕又能
誅除凶穢擁護良善而宜爲民之所取正也

諸言歸主卷

八

七

右少司命

皎皎兮既明皎溫而明盛也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
乘馬以迎之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
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
歸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又以驟登高遠而低徊顧懷
色之盛是以娛悅觀者使絕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簫
鳴鳧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對擊鼓廣懸鐘

落之木純竿樂器名靈保神巫也魯舉也言巫舞工巧翺然若翠鳥之舉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蔽日而至也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此亦為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

董仲舒主卷

下原一

九

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寢懷龍堂以鱗屋今龍堂葉貝闕今朱宮靈何為今水中龍鱗為

堂乘白龜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

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鱗兮腰予予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美人與予皆

巫自謂也腰送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

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之薄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

笑予慕予兮謫窈窕若有人謂山鬼也睇微眄貌笑目眇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以

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况君已而為鬼媚人

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

獨後來所思指人之悅已而欲媚表獨立今山之

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

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表特也雲

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言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

靈修亦謂神所欲媚者也欲俟其至爾後忘歸不

則歲晚而無與為樂笑蓋鬼卒來三秀兮於山間石

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

三秀芝草公子所欲留之靈修鬼來芝於山間而山

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然信也疑不信也雷填填兮雨冥冥後啾啾兮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此篇文義最為明白則言其被服之芳潔

見其才能之高也于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

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

者言見其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而卒不至

董仲舒主卷

下原一

九

者言未有以致君之病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
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
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
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言之碎
義曲說無
足言矣

國勢死於
國事者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
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矢交

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騂
及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殪兮右刃傷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
鼓

天時對兮威靈怒嚴殺盡兮弄原樹擊音野援也
擊鼓言志愈

厲氣愈盛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言已出不入兮
適值天之怒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七

不居子

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

今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

死今神以靈現魄毅兮爲鬼雄平原忽兮路超遠言
身弄乎原神欲歸而

去家遠也帶劍扶弓猶不舍武也懲創之也雖死而

心不悔也魂魄死者之神靈魄游散而歸于天魄淪

墜而歸于地也教爲鬼雄者毅然焉百鬼之雄杰也

右國殤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姁女倡兮容與芭蕢也
同坐所

持之香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春祠以蘭秋祠
以菊即所傳之

也右禮魂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七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七 外品

天問名最靈均諸謨此爲一品
先儒錄爲元作始不其然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未形之始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閼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馮翼氣急浮動之
貌淮南子云天地

惟像無形焉馮翼又曰未有天地
惟像無形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重執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

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幹音乾天極謂南北極天之
樞紐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

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九

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誰知其數際邊放至屬
附隅角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厓此問天與
地合會於

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日月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汜水涯也爾雅云西至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次舍汜水涯也爾雅云西至
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此

問一日之間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

在腹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
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平

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
九子伯強大癘疫鬼

也所至傷人惠順惠氣謂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
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

未旦曜靈安臧陰國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
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

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 不任汨 鴻師何以尚之
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
金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舉金衆課試也問敵才不
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 堯知其不能而衆人
以為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 鴻
曳銜鮒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鮒死為鳴鵩所
不爭乎鮒聽鵩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鵩若 未遇
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 羽山
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鮒夫何以變化 在東
海中施謂刑殺之也此問鮒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
而不施以刑乎禹鮒子腹懷抱也禹自少小習見鮒
之所為何以能變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 此問禹能纂代鮒之遺業而成功
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 洪
泉極深何以實 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洪泉即洪
九州之界墳土之高者也此問洪水汎濫禹何用
實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 應
龍何畫河海何歷鮒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
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也憑盛怒也列子曰共
工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 九州安錯川
辰就焉地不滿東南南百川水潦歸焉 九州安錯川
谷何洿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置也洿深也水注
谷曰谷潮海之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柳子曰
東窮歸墟又環西盈昧完土區而濁清清墳填滲
滲淪淪而升充融有餘泄瀉 東南南北其孰多南
復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 東南南北其孰多南
北順隳其衍幾何 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扶
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

崑崙縣圖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山在
西北之隅
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淮南子說崑
崙其西北隅開門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
以納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
若華何光 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若華燭而照
地也夫日先其行而後至 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焉
固無不到之虞不足答也 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焉
有石林何獸能言 南方日近而陽盛故多暖北方
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
人何守 儵忽急疾貌山中有年老不死子孫藏之
之山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
者蓬蒿之類也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未詳
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泉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
浮山有草其葉如泉又云南海內有靈蛇身長百尋
食象三年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 魚何所貯 堆焉
詳真人壽散天地精神不散 魚何所貯 堆焉
處弄焉彈日焉解羽 鯀魚鯀也有四足形似龍而
白首鼠足名曰鯀雀食人彈射也堯時十日並出羿
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墜其羽翼故留
其一日穆天子傳曰北至曠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
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
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此問禹以勤力獻
之功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
之文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
是繼胡為嗜欲不周味而快暈 朝飽憂無妃匹者欲為

讀書節十七卷

木屈子

1

諸子學

不屈主

九

而流其彭鏗對雄帝何饗受壽求多夫何食彭鏗
威也彭鏗對雄帝何饗受壽求多夫何食彭鏗
好而滋味進雄美於堯堯饗中央共牧后何祭蓬蟻
水乃得應焉
采薇北至回水之上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
止而得鹿遂獲柘喜
卒無祿子賦之事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
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狗師夫何寔悟過改更我
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
出子文楚令尹闢穀於竟也若教娶於却生關伯比
於菟實為吾告堵敖以不長日教堵敖者楚文王子
令尹子文
成王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柳子厚問規燬魄淵太虛是屬基布萬榮成是焉
託問行鴻下廣厥立不拉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
問國靈廟太厥立不拉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
小子胡顛顛爾力夫誰執汝為此而以懸天極問
四方之門清濕與寒迭出於時時之至華由是而
門問勤子居母禹母產聖何謂朕族彼淫言亂囑
聰敏以不處問舜弟眡厥仇卑屠水大夫固優游
以聖而執殆朕禍問空乘舟般語美厥鸛惟軻知
言嗣焉以爲不仁易居危夫易探局謀成此叢淵
言后以劉問鳴條降厥觀于下匪孽執承條伐巢
放民用潰厥疵以夷于膚夫曷不誣問平有曼膚
肆蕩施厥體而克膏于肌畜寶被躬焚以旗之問
穰穰祈招倡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紹娛
戴勝之歎觸理也以致誣問師望鼓刀牙伏牛漁
積內以外萌奮乃屠國以譚脫厥商問發殺昌逞
寒民于烹惟宋厥文考而皮子以徂征問伯林雉

經中諸不列恭君以維胡煥訟曉賊而以變天也
問鏗美于帝聖執味夫死自著而誰饗以俾壽
九章九章無以言思效不可言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今指蒼
天以爲正今五帝以折中今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今命咎繇使聽直此皆指天自誓之詞六神
衛對也服竭忠誠以事君今反離羣而贅耽忘儼媚
以背衆今待明君其知之忠者所損棄視之如肉外
之餘肉然吾寧忘儼媚之態以與言與行其可迹今
衆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言與行其可迹今
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今所以證之而不遠人
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交匪而人君日
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辯蓋其所
以驗之不吾誼先君而後身今羌衆人之所仇也專
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
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不豫言
猶豫也不可保言君若不察則必爲衆人之所害思
也疾猶力也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
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
知龍之門但知盡心以事君不懷貳以求寵忠何辜
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今又衆
兆之所哈也哈嘲紛逢尤以離謗今蹇不可釋也情

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沈抑也心鬱也
 佗僚今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
 願陳志而無路願言謂煩亂之言退靜默而莫余知
 今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佗僚之煩惑今中悶督之
 怵怵怵怵見友申重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吾使厲神占之今日有志極而無旁杭方兩舟而並
 鬼也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勢位之神也勞終危
 輔也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為勞極無輔助也終危
 獨以離異今日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今
 初若是而逢殆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
 言也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

其明暗賢否所懲於藥者吹整兮何不更此志也欲
 遇有不同也懲於藥者吹整以忠直得罪即刑
 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義熱而整今常情
 懲忍過為阿曲而我今尚欲釋階而登天懲忍過為阿曲
 則最不自懲忍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意也懲忍過為阿曲
 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
 此援也衆人見已所為皆驚駭遽以離心則不與
 誰可與相授已為倡者也與衆人同事一居而美志不
 而俱進者耶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
 婞直而不豫兮鮒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
 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嬋弋機而在上兮爵離張而在下設張辟以

願側身而無所言讒賊之人陰設機穽張在側
 欲儻何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尤恐無其處也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謂女何之儻何不以干僚
 也離遭恐君得無謂謂女何之謂來往也重增詰
 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
 忍背膺牀以交通兮心鬱結而紆軫橫奔失路安行
 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矣擣木蘭
 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
 以為糧芳擣春矯擣繫細米擣種也乾飯屑也
 其芳香言不日新蔬未可食即且以此為糧而又不
 變其素守也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擣茲
 媚以私處兮願魯思而遠身質魯交負之責
 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也魯思魯思所以慮也
 也魯思所以慮也遠身所以避害

右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奇服高潔之行下冠劍服被明月
 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
 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理之圃明月珠名
 物從聖者遠寶所皆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
 見其志行之高遠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
 比壽與日月兮

右涉此篇多以奈吾並稱

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當陵陽之焉至今

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

無蘇堤無涯也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

荒墟也兩東門即東門也東門有二門也蘇堤也言懷

三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又不知兩東

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廢耶懷

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

徒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

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首尾如一繼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續無已也

鬱而不通兮寒侘傺而含戚外承歡之約兮諶

荏弱而難持忠湛湛沉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郭

之諶誠荏弱被離我盛貌郭離也言小人外為諶

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意軟弱而不

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彼弄舜之抗行兮

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

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惛惛之修美兮好夫人之亢慨衆跋躒而日進

今美超遠而踰邁

行貌亦謂驍俊之人曰亂曰曼余自以流觀兮冀

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

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

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求歡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憂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萍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悽悽

惟思益富願遷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之尤過鎮止矯舉也覽民

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

言今日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

志言君與已始驕驕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而盛氣覽余修姱

情以陳辭兮諫諍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

果以我為患

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

蹇今願蓀美之可完

美猶可復全而為此耳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

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古人而則其象儀謂以彼人為法而效其儀極至

到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

此下諸句惟思益富願遷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

意於君

此下諸句惟思益富願遷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

意於君

此下諸句惟思益富願遷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

意於君

善不由外來。今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穫。此四語雖前聖格言。不過少歌曰。與美

人之抽思。今并日夜而無正。僑吾以其美好。今教傲

朕辭而不聽。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佞詩亦有小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牌獨處此

異域。既憊獨而不羣。今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

日忘。今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今臨流水而

太息。倡亦歌之意。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屈原生於望

孟夏之短夜。今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今魂

兮。父而九逝。短夜而若歲。長夜可知。憂思不寐。欲覺

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

今。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今人之心不與吾

心同理。弱而媒不通。今尚不知余之從容。言靈魂忠

不知人心之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上

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問。暖而不變。所守乎。言

日長。瀨湍流。汨江潭。今狂顧南行。聊以娛心。今狂顧

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相。皆汨流而南行也。軫石歲。隈。鬼蹇吾願兮。超

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贅容。實

沛。徂兮。北姑地名。實沛。誠欲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今靈靈道思作頌。聊以自救。今

憂心不遂。斯言誰告。今道思者且行

右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汨汨

軫兮。離愁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以自抑。軫動之

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

墨兮。前圖未改。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

其揆正。性巧舜命玄文處幽兮。矇眴謂之不章。離

婁微睨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笱籠同棲玉石兮。一槩而

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

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大羣

吠兮。吠所怪也。俳優疑傑兮。固庸態也。庸態文質

疏內訥兮。參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

所有。文質其文不艷也。疏迂濶也。內木訥也。材木中

用者。料未斷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

而世莫之知也。重仁襲義。今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遺。今就知余之從。審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今邈不可慕也。存有不並。言聖賢。懲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今願志之有像。像法也。強於為之。可為法也。進路北次。今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哀之。限之以大故。言將北歸鄧都。而日暮不得前也。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今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參永。永。莫既。今世既莫。無知人心。不可謂今懷情抱。各有所錯。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曾。傷爰哀求。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右懷沙。抱沙石。以自沈。思美人兮。曄涕而竚。貽反。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寄意於君。雖猶收也。寒寒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苑。而莫達。路阻陷滯。亦由而遠去。明日復旦也。已暮。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咸。今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

原缺第二十一葉

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今憚褻裳而濡足。恥因介紹以為先。登高吾不說。今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為上處下。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右思美人。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功烈熾熾。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舍怒以待臣兮。不清澈。登其然否。龐厚泄漏。謂不敢漏。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今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周戲弄若轉丸也。過之猶所謂。謂之也。欺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謫謫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離君之昭。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離人。離君之罪。遂不昭。若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

名曰沙白
碑端碑
木名建字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獨鄧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度

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聞

者其察物弗察矣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聞

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寧

戚歌而餓殍兮蓬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

信諶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

君縉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

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

也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

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

之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

靡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

可佩妬佳冶之芳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

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若杜若也慕母黃帝妻祝其願陳情以白

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

置情冤情實與冤在猶言曲直也棄驥驥當作而馳

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汜音汎以下流兮無舟音汎

維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音汎與此其無異音汎

編竹木以渡水既無騷騷而但乘為馬又無轡銜而

御者而自乘載既無舟航而但乘為舟又無維轡與

舟人而自為備禦其亦可謂危矣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寧溘死而流

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靡君之不

識識音志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

辭而閉然以死則上官勒尚之徒靡君之罪誰當記之

右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徕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后皇楚王也言楚王

喜舒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橘踰淮而北為枳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從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

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

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

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

不流兮死而復生曰蘇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

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并謝猶未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梗強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

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

悲回風之梗
因回風之
倡而感彭
咸之志

悲回風之梗。蕙兮心寬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回風旋轉之風言秋令已行微物周

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鱉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

茶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直括草薺整治也言

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或兮。竊賦詩之所明。傳世也自說謂已得續其官職也相羊浮

以自處會。歎秋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

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

懸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反吉西思心以為縲兮。

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紕反

歲習習其若頽兮。肯亦將至蘋蘩稿而節。

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時謂衰老之期節處漸落也此合也

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

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隱痛

變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然。入景響之無應兮。聞

省想而不可得。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愁鬱鬱之無

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轡羈而不開兮。氣繚繚而

而自縊。縊轉自縊謂結矣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

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言已之

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

水石聲紛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已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漂飄翻翻其上下兮。冀遂達其左。右汜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上三句反覆。二云秦楚繚散之貌。言其憂心雖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煙者火氣鬱而為煙。液者水氣鬱而為液。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予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冰子推伯夷之迹。故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怆然。怨他的反。怨愁憂懼貌。言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它適。往昔所冀謂淳江淮猶欲有爲於時來者。怨愁謂將赴水而死也。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諫紂不聽。此二句亦似說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河。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石或謂百二

諸子品節二十七卷終
右悲回風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七 外品 屈子三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求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悵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知愁嘆之無益而反。漠虛自修者求其本初也。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竒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飄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髮髯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氣昏濁之氣。激也。天時之善而絕尤也。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

諸子品節
卷之二十七
外品
屈子三

公而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且担君樂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担橋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就。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邊旁謂。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

相和大人
賦此之新
豐也值爭
於句字之
間

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馬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嫫媿而透蛇雌蜺。求曲便婉輕貌。傳行宛平。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於。九反。此巨九反。相靈湘水之神。馬夷水仙。莊子馬夷。得之以游大川。嫫媿曲貌。輕貌。傳行宛平。意舒并節以馳騫兮。追反。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北方地寒。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廬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黔廬造化神。經管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缺天隙也。大壑在

渤海東實惟無底。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之谷名曰歸墟。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恂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為憂而願為方。周三光矣。下視人世。寔盡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上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惴惴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將呶足。訾栗斯。嚙嚙儒兒以事婦人。乎。呼。訾以言求媚。栗訾也。斯。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辭也。至伊。儒兒。強語笑貌。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笑梯滑。積如脂如韋。以絜極乎。笑梯滑。積如脂如韋。以絜極乎。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驢驘亢軋乎。將隨騶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鷗鷯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

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干鈞爲輕。黃鍾毀
蕤。瓦釜雷鳴。謾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兮。誰知
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
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雖與世皆濁。
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
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寧赴湘流。葬
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
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
去。不復與言。
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也。

九辨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

今若夫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而登臨望遠。臨流

而哀。送將歸。而登臨望遠。臨流而哀。送將歸。而登臨望遠。臨流而哀。

中人。愴懷懷兮。去故而就新。坎廝兮。貧士失職。

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寒淹留而無成。申重憂。憂進貌。過中。謂漸衰暮也。寒語辭。

南遊兮。鵲難鳴。啾而悲鳴。鵲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憂憂而過中兮。

悲憂窮歲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

今徠遠客。超道遙兮。今焉薄。日輝抽絲也。專思君兮。

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

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

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君字乃指楚王。食與事也。竭去也。倚結軫。

今長大息涕洟浹今下霜賦忼慨絕今不得中替亂
今迷惑私自憐今何極心忼忼今諒直忼忼心急貌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今竊獨悲此稟秋白露既下百草今
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今襲長夜之悠悠離
芳藹之方壯今余萎約而悲愁稟秋秋氣肅然而
離披分散貌梧楸皆早凋葉草木枯也約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今冬又
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今然歛瘳而沈藏恢台
大貌也葉菸於邑而無色今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

諸子集卷之六

宋玉

八

皮兮柯彷彿而素黃前櫛櫛之可哀今形銷鑠而
瘵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大貌也
瘵傷也傷懷頽頽兮憂亂淫溢積漸也罷也前木枝疎也櫛
櫛樹長貌瘵血敗也望望騁騁而下節今聊逍遙以
相佯歲忽忽而逝盡今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
時今逢此世之任匡攘攘濇容與而獨倚今蟋蟀鳴此
西堂心忼忼而憂鬱今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
太息今步列星而極明將長也任攘在邊貌濇容與
徐步也濇搖動貌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
以異於衆芳曾重敷布也都大也房此堂也詩所謂
背古人植花草之處也蕙華無實猶
貴蘭之意閔奇思之不遇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
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今中結軫而搗
傷奇思謂忠信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
九重猛犬狴狴兮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
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狴狴
獄官也塊獨守此無澤兮

諸子集卷之六

宋玉

九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肯繩墨而改錯去聲去却騏驥而不乘
今策驘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躕而遠去鳬鴈皆嗟夫梁
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馬立不常謂之踟躕
躍也嗟嘆鳬鴈食貌園鑿而
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
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
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銜枚所以謂
止言者也

切

騏驎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
相者兮舉肥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騏驎伏匿而
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襄懷德兮何云
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食餒於偽
而妄食君奔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言士不求君君當求士
也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非愁其
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絕端謂滅其端緒不使人知也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令尚奔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

諸子品節卷七

宋子一

十

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一作莽
莽與墜草同死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
不能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
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厭按而
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
之氣晨盛今恐時世之不固厭按皆仰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
宛轉委曲之意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
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
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

食不愉偷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
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孫寒充偈而無端今泊莽莽而
無琅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言
食固非不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愉以
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也

右六

靚靚詩杪秋之遙夜兮心繚了悵而有哀春秋追導
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
陽不可與麗借杪末也悵悲結也與之偕言彼去而已留也而白日晚
宛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

宋子一

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恍而日奔幸今然悵悵而無其
中惻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心謂既老將有所遇故悽愴而日幸
然幸自知其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嫫嫫廊而無處事
膏燼而覲進兮寒淹留而躊躇空也

宋子一

士

右七

何汜汜濫之浮雲兮焱焱早遲早遲雁蔽此明月忠昭昭而
願見兮然靈陰陰瞠而莫達浮雲之蔽月以此譬諫之害賢也露雲覆日也
風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
忠兮或默默點而汗之點點垢汗堯舜之抗行兮

此篇開時
同主其意
同心

勝其真而薄天何險戰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黷反其感而而有瑕何况一
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膠加反也荷稠之晏

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
耿介憎溫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踐蹠而目

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
蕪穢事縣縣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

曜兮何毀譽之昧昧此亦謂有美名而無實用者也
其意莫之敢違是以毀譽不核而聰明靡蔽國事膠

諸子品節
卷之七

宋子一

士

也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
今差儵倏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

先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
此言以諫諍其君流星既不可解矣

右八 此章首尾專
言靡蔽之禍

美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令心焉取此怵惕繫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

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所任得人無
怨於下則不
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遭譴異而無終兮也
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行
不進約窮約也謂人生天地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
之問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
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也茂愚而自
憤懣中不
忘忠厚

苦欲退而自修以立名於
世空思味而自苦耳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
之焉溥國有驥而不知察兮焉皇皇而更索寧成謳

於車下兮相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
乎譽之罔流涕以耶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怵怵

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郭之著意存於心而不
釋也怵怵專一貌願賜不
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稟精氣之搏搏團

諸子品節
卷之七

宋子一

士

今禱諸神之湛湛洋戎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
豐豐既為饒妬所軋故願乞身而去也湛
豐豐既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左朱雀之

爰爰希今右蒼龍之躍躍其俱反屬雷師之闐闐田
鼓
聲兮通飛廉之衙衙吾行前輕輶之鏘鏘兮後輜

輶之從從意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徒騎之容容輕
車之輕而有窺者鏘鏘從從皆其聲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

為藏賴皇天之厚德兮遠及君之無恙言我但能專
一於君而不
可化故今只願推此而為善明本性固然非擇而為

之也若以皇天之靈使吾君及此無恙之時而一痛
焉則是吾之深願也說文恙憂也一日垂入腹
食人心古者艸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

神品

招魂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

仲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於顓天

招魂

此篇深至讓騷懷婉讓章閑寂讓辭而宏麗則大過之原蓋設以招隱亦寓言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無穢朕者為原之自朕也幼少言其性然也沫

行離常以此盛德為主然而牽於世俗亦不能無上所無穢蓋其自勵之嚴而常恐不善之加已也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上君也帝告巫陽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帝天帝

陽其名也假文天帝及巫陽以為辭端人巫陽對曰

諸子品節全卷

宋子一

古

掌腰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

用巫陽焉巫陽對以謂帝命有不可從者如必筮其

所在而後招以與之恐其離散之遠且將不得復用巫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

乎四方些蘇賀舍君之樂處而離離彼不祥些此下

訴上下四方之不善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

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

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彼謂其處魂

今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

其骨為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生天

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也題領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螻

蟻若象玄蠩若壺些五穀不生蕞管蕞是食此其土

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

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臺乾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

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

今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二夫九

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宗目往來僂僂幸些懸人以

諸子品節全卷

宋子一

十五

娛姑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

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

其用鬻鬻些宜敦厥灰血拇母逐人駭駭些三

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

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倍行先些秦篝

齊縵鄭綿絡些招具該備來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

居些修門城門也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鄉魂

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為此也招具即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也該亦備也嘯呼即所謂臯也天

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聞閑安些像蓋楚俗人

也厲列爽敗也楚人名美敗
日爽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些瑤樂靈勺實羽觴些挫糟
些飲醉清涼些華

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
些而無妨些和采麴黃

飲作之解構黍為之方言謂
之亦謂之飴勺拖酒器實滿
爵形似有頭尾羽翼言舉用
捉也凍水也耐醇酒也言盛
其糟但取清醇居之水上然
好飲也耐酒斗也現歸反室
也

有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陳
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

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
顏酡些娛嬉光眇視

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
奇些長髮曼鬢監陸

離此有骨體又並也致滋味
為羞接猶擊也涉江樂

案下些琴瑟狂會噉鳴鼓些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飲俞蔡謳奏大呂些社衣襟
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

其節而徐行也慎急擊如投
擲之勢者激楚歌舞之

名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慎
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

樂而為高張急節之奏也士
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敝陳組纓斑其相紛些鄭衛
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

結響獨秀些組纓纓冠系也
妖玩妖好可玩之物

之飾也秀先言秀昆敝昆象
基有六種傳些分曹並

異而先進於衆也

諸事節又落

進道相迫些成臬些而牟呼
五白些晉制犀些

白日些鏗鍾搖蕙些換八梓
瑟些

六傳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
傳以筮錄作著象牙為

基也曹偶道迫也投箸行某
轉相迫道使不得擇行

也倍勝為牟五白傳齒也言
已某已象當成牟勝故

鳴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
謂晉國工作傳某著比

犀犀角以為雕飾費白日言
博者犀勝也娛酒不廢

著不已耗損光陰也鏗鍾搖
蕙動換也

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鏗些
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微

格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酣
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

歸來反故居些燭故謂之鏗
華謂其刻飾華好或為

禽獸之形錯置也撰述撰大
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

思為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
大也極傾倒竭盡也賦

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人
各以其所極而謂心

陳之也先故舊事也陳嬰母
曰汝家先故未嘗貴

曰獻歲發春兮汨筆吾南征
哀嬭齊葉兮白芷生路

賈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
兮遙望博

賈穿過也廬江長薄皆地名
左者行出其右也倚依

沼池畦猶區也瀛池中也依
已成之沼而後為瀛也

遙遠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
懸火延起兮玄顏丞步

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
兮引車右還與王趨

神句
註妙
神句

廣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名芳八九百里
跨江兩岸雲在江北今王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
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也言
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承夜今時
不可淹臯蘭被徑今斯路漸新首尖宋明日也日
澤被覆徑路漸沒也春深
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
湛湛江水今土有楓目極
千里今傷春之魂今歸來哀江南
稱之目極千里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
令人愁思也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

大招
此篇開觀簡古
其為原作無疑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
春氣奮發萬物遽只
宜凌冰
行魂無逃只魂歸來無遠遥只
青謝去也言玄冬

謝去而青春受之也

人參子

子

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
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遽猶競也言春氣奮發
而萬物忽遽競起而生出也宜幽暗也安水凍也冰
周治也言春氣既發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治而流
行故魂魄亦隨時感動而無所逃所謂春雨露既濡
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嘗草可於有
無動靜之間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
者不能知也
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
大海湧水波洑只螭龍並流土下悠悠只霧雨淫淫
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杳冥只
膠米東貌然
白回錯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螟蛇延延只山林
膠戾也
險隘虎豹蛇虺只
鯢魚短狐王虺鸞只
魂乎無
南蜺傷窮只
鯢長貌蛇虎行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淅

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談笑狂

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也豕首大貌洋洋無涯縱目豎

有如其魂乎無北北有巢山連龍施只代水木

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顓顓
寒凝凝只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
顓顓山名龍赤色無草木

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

求樂年壽延只魂今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

旅梁只罪臚
盈望和致芳只內
鵠鵠味

豹羹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
言積穀之多也致施也

苦狗膽首葦只吳酸蒿蕞不沾
薄只魂今歸來恣

所擇只
生潔為鮮蟪蛄也醢乳漿也醢肉醬也苦

蓋切以為香也蒿白蒿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葉

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

工調醢酸醢蒿蕞以為蕞
多鵠
鵠鵠只

其味不醢不薄適甘美也
多鵠
鵠鵠只

前鱣醢醢
雀遷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
也鱣

小魚也
四耐并熟不盈盥只
清馨凍飲不歡役

只吳醢白藥和楚歷只魂乎歸來不遽惕只
酒此

云四耐則是四重醢矣并俱也四耐俱熱不滑也

然醢醢也言不聖人之國族也不歡役不以飲醢醢

之人言西華美役人飲之易醉仆失禮故不以飲之也再宿為醕藥米麴也漉清酒也言使吳人醕醑和楚源也代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為楚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蕭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代秦鄭衛代義之駕辨楚之勞商疑皆古曲名以趙蕭奏揚二阿為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謠只也四上未詳謠具也朱唇皓齒婢以嬌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婢姱好貌好間容態之美不鄙也嫫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嫫眇也曼長而輕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姱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然移只修滂浩麗大佳善會重倚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曲眉正圓也綽綽約也鮮卑交帶頭也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易聲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也昔夜青色直眉美目姁只曆於輔奇牙宜笑媽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也青眉也媽美白貌輔頰車也焉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笑貌便娟好貌便娟安也

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櫺窗宜接窗翼騰為步遊獵春囿只沙丹沙壇猶堂也觀獵春囿屋宇也曲畜馴養禽獸也步遊亦言瓊轂錯衡英華假轡只鹿行遊耳非必舍車而徒也瓊轂錯衡英華假轡只鹿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假大也言所飾較以金錯衡英華照孔雀盈園育鸞皇只鸞鴻群耀大有光明也彌竟也孔雀盈園育鸞皇只鸞鴻群晨雜鵠秋鵠倉只鴻鵠代遊曼鵠鵠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晨旦也曼鵠代遊曼鵠鵠只魂乎歸徠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怡澤貌室家謂宗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族盈庭滿朝廷也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今歸徠正始見只猶言通路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也重侯猶曰倍臣謂子男也聽類神者言其聽察精審如神明也篤厚天長死隱幽藏繁天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以後人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昌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阜盛昌熾昌熾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馨撫之既善美而又光明也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馨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歸休楚方尚進賢士必見用發政獻行去禁苛暴只舉傑壓陸誅讎能服只直

嬴盈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
 國家爲只。獻行令百上其行治。如令鄰國。上計也。舉
 直嬴謂理直而才。雄雄赫赫天德明。三公穆穆。登
 有餘者禹。麾未詳。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
 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人民禁苛暴。流德澤。舉賢
 能。退罷劣。亦三王之政也。

諸子品節卷二十七終

宋子

年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六
外篇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七首

西京雜記稱相如作賦登臺經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苞括宇宙總覽人物其變幻之極絢爛之妙可得而不可傳此非長卿之言

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宜乎白首研摩竟不能逮也

上林賦

作品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

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姪諱誦之也音丑亞反亡是公有焉坐定

新學品節末卷

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

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蒲澤。采罔彌山。采罔也。彌竟也。

果音 揅菴麟鹿射麋格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也生

擣也切生肉擣車輪鹽而食之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

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

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

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鼓薄也、
石不木也、至王石、石蓋反、

易也。谷也。言也。故齊人以其言在。名也。乃

源滴是爲八川言經。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黃

砢砢如充反
 砢音可
 磷磷爛
 磷爛
 米色皓汗
 叢積乎其中。鴻鵠

說山

言群山注

諸子第手卷

苑中之景

鵲鳩音蕭鳩屬王保音蕭鳩字交精旋目荆郢間有

短尾其色紅白深目日旁煩煩音蕭鳩字煩煩音蕭鳩字煩煩音蕭鳩字

疵鵲色虛鵲似魚虎而蒼黑羣浮乎其上也汎淫汎濫

隨風澹淡汎音馮汎音數劬反與波搖蕩奄薄水階

上而遊戲言奄集階啞啞青藻且音麥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

從崔魏深林巨木斬嚴參差九峻峻音蕭鳩字峻峻音蕭鳩字

地地音蕭鳩字地地音蕭鳩字地地音蕭鳩字地地音蕭鳩字

溪通谷溪音蕭鳩字溪溪音蕭鳩字溪溪音蕭鳩字溪溪音蕭鳩字

陵別陽合反呀呼加反開呼下反陽音時犬阜曰陵

言阜陵君在水歲魂崑崙立虛虛音蕭鳩字虛虛音蕭鳩字

中各別為鵲也歲魂崑崙皆其形勢也歲

施施音蕭鳩字施施音蕭鳩字施施音蕭鳩字施施音蕭鳩字

散渙夷陸音蕭鳩字陸陸音蕭鳩字陸陸音蕭鳩字陸陸音蕭鳩字

阜隄之中千里相揜揜音蕭鳩字揜揜音蕭鳩字

以留夷留夷香布結縷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

吳波橫張也吳波橫張也吳波橫張也吳波橫張也

蔓蕤荷歲持若孫若杜若鮮支黃礫蔣茅青蘋布漢

閔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閔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包四海而

菲菲音蕭鳩字菲菲音蕭鳩字菲菲音蕭鳩字菲菲音蕭鳩字

意也肝許乙反意也肝許乙反意也肝許乙反意也肝許乙反

縝縝音蕭鳩字縝縝音蕭鳩字縝縝音蕭鳩字縝縝音蕭鳩字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虛西陂朝出苑之東池莫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蕭蕭蕭蕭蕭蕭

康康音蕭鳩字康康音蕭鳩字康康音蕭鳩字康康音蕭鳩字

盛夏含凍裂地涉永揭河言其土地氣寒當暑近東

也揭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駘音蕭鳩字駘駘音蕭鳩字

驢驘驢音蕭鳩字驢驢音蕭鳩字驢驢音蕭鳩字驢驢音蕭鳩字

重坐曲閣閣音蕭鳩字閣閣音蕭鳩字閣閣音蕭鳩字閣閣音蕭鳩字

輶軒輶音蕭鳩字輶輶音蕭鳩字輶輶音蕭鳩字輶輶音蕭鳩字

青龍青龍音蕭鳩字青龍青龍音蕭鳩字青龍青龍音蕭鳩字青龍青龍音蕭鳩字

靜之處也蚺蟻蛻蟻蟻音蕭鳩字蟻蟻音蕭鳩字

皆行動之貌蟻音蕭鳩字蟻蟻音蕭鳩字蟻蟻音蕭鳩字蟻蟻音蕭鳩字

倫暴於南榮仙仙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諸子第手卷

八司馬相如

九

[illegible]

部曲之進退。實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儻

去流離輕禽。楚復狡獸。流離困苦之也。轉白鹿。捷狡兔。軼赤

電。遺光曜。軼過也。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變蕃弱。

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言必

如所志。弦矢分。莛殪仆。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莛也。莛謂射的。即今之梁

上原也。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眾。乘虛亡。與

神俱。蘭玄鶴。亂昆雞。道孔鸞。促駿驥。道促皆迫。捕之也。拂翳

鳥。捐鳳皇。捷鵙鵙。揜焦明。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

車而還。消擔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揜乎反

鄉。慶石關。歷封轡。過鳩鵲。望露寒。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

宮外。慶賜。歷經也。下堂黎息。宜春。棠梨宮名。宜春宮名。即西

馳。宣曲。宣曲。宮名。濯鵙牛首。地名。登龍臺。掩細柳。觀名。在

南。觀士大夫之勤略。釣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閑

轡。徒步也。轡。轡也。步騎所跡。若人。臣所蹈藉。與其窮極倦。欲

驚。憚。驚伏。驚。驚也。伏。伏也。不被創刃而死者。它。藉藉。填坑。滿

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顙天之臺。張

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

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

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湯波。巴俞宋蔡

淮南子。淮南子。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宋蔡。二。文成。顯歌。文

遠。西縣名。其。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閤。鞀。洞。心。駭

耳。鏘。鏘。金聲也。閤。閤。鞀。鞀。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虞。武。象

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續。紛。激。楚。結。風。激。楚。結。風。亦

曲名。俳優。侏。儒。伏。鞀。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處。妃。之。徒。絕

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嫵。嫵。約。柔。撓。嫵。嫵。嫵

媚。嫩。弱。嫵。嫵。柔。弱。貌。纖。細。也。曳。獨。爾。之。禰。世。眇。間。易

以。恤。削。恤。恤。細。貌。也。禰。禰。也。獨。爾。一。爾。絲。也。間。易

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懸。貌

連。娟。言。曲。細。色。授。魂。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

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

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

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

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

以。贍。氓。隸。墾。墾。填。壑。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破。池。而

勿。禁。虛。官。館。而。勿。切。發。倉。庫。以。救。貧。民。補。不。足。也。

勸。百。一。曲。奏。雅。

今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輿之方

焉然亡首喪勝而穴處乎亦幸有三足爲之使

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高然白首石城金室屹居其中二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低徊猶徘徊也必長生若此勝婦人首飾漢代謂之華勝高工元反

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百里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極

西北曰幽都之門咀噍芝英兮嚼瓊華芝苗莠也榮沅胡朗反噍音壑而不實謂之

英噉食也華榮也食之長生芝英傑稜尋而高縱兮芝苗之英也咀才汝反噉才笑反

紛鴻溶而上厲傑印也鴻溶也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在天上向下視日

月故景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淖豐隆雲師也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淖雨水

多也騁游道而修降兮驚道霧而遠逝遊遊車也道也車也

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迫區中之隘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露而遠逝也

陝兮舒節出乎北垠舒緩垠崖也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寒門北極之門

上寥廓而無天寥廓廣遠也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而亡聞敞恍耳不安也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敞恍耳不安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

封禪書仿佛詩書創爲符命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嗇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

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風聲總謂道紛輪威裝淫

書

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綸威繼昭夏崇號謚略可

道者七十有二君昭明夏太也德明大相統封罔若

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

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帝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

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郅至行道也文王始而

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微後嗣衰

替猶經千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言既創業定制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

也湛沈深也龐憲慶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後保謂成王也

負成王以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元始都于攸所卒亦

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

泉沕滴曼美如湊火之升原泉之流沕滴曼旁魄四

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

潤協氣橫流武節焮逝言和氣橫被四夷爾嘔游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諸子

遐闊。沫爾近原本遐闊廣沫浮也恩德比首惡

鬱沒闇昧昭晰始為惡者皆即淫滅素昆蟲闇惛回

首回內聞讀曰訖言四方幽遠皆懷然後面賜虞之

珍羣傲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謂嘉禾之不

祭祀犧雙觥共抵之獸犧牲觥角抵一本因以為壯也

獲周餘珍放龜于岐周放畜餘龜于池沼之中至漢

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乘龍四龍也言招致翠黃及

秋傳曰帝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是時上求神仙得

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奇

神君有似于古之靈囿禮待之于間館舍中也

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允以為薄不敢道

封神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謂舟休美燎祭天也

于于舟俯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大

丘山言周以白魚為瑞進讓之道何其美與於是大

益太山封禪不亦慙乎大司馬上公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讓

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

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言符瑞衆多相期

創而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崇意者

山梁父設壇場望幸帝性封禪紀號上帝垂恩儲

以表榮名也幸臨幸也蓋發諸辭也

將以慶成言垂恩於下豫積祉陛下謙讓而弗後也

謙古擊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華絕也缺闕也三神

羣臣而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

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屈

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夫修德以錫符奉

出而絕則說者無從顯稱于後也

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

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采也也使諸儒

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飾厥文

作春秋一統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

言除夫曰事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六經加一俾

更飾新文也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為七也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聖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

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

瑞之富

有之風

瑞之富

瑞之富

瑞之富詩所以誅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謂班之賦以下三章言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澤言雨露沛沛其滋液滲漉何生

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曷畜何等不匪唯雨之又潤澤

之匪唯濡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

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

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謂駟駟駟穆穆君子之態駟

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益聞其聲公視其來厥塗靡

從天瑞之徵其來之道何從乎茲爾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濯濯肥也

五時獲馳我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

寤穆蒸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謂馬云

也御天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

也依類託寓諭以封爵寓寄也山也言依披執觀

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翌

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

失肅祗言居天子之位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在察儆

也言舜察璇璣王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共此之謂也

論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變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

耳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

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嚙嚙口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衛使者然之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為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

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

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讐

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

析中分也白藏天居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塗中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

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而不自思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次以

不忠死也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國

時重煩百姓臣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急也使成諭陛下意毋忽

喻蜀父老

惟石使曉諭長老爲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

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取乃著書藉以蜀父

老爲辭而已語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

姓知天子之意博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

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被靡因朝

聘從驂定作存叩喀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五十有七人

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瘁萬民不贖今又接以西夷百

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者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

臣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

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

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有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疇隘而不安。

夏后氏戚之。乃壅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畜。漉音鹿。畜音災。

漢書作漉。沉。漉。灾。解者云。漉。分也。漉。安也。沉。深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

皮膚不生毛。胝。繭也。膚。理也。韋昭曰。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三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握。握。委瑣。細碎。握。握。局促也。又字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

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

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

諸子集卷

六司馬相如

主

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浸淫。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

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

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

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繫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

為道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整夫為之。詩云。

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銷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謂西夷。即

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沫若。水名。關。微。梓。河。

鑠。雲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逖。遠言其疏遠也。不閉。絕也。阻深闇昧。

得耀乎光明。耀。光也。闇。闇也。耀。與。早。朝。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

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提。安也。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

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

諸子集卷

六司馬相如

主

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

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唱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急

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

諫獵

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

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
以人况獸亦奇
忌勇期貴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
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
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
以獸况人
起於較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
馳猶時有銜轡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

諸子品第手八卷

大司馬相

手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
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
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哀二世賦

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
陂陀之長阪兮陂音何反全入曲宮之差我全並也
陂徒何反
臨曲江之陞州兮陞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
有長洲也謂曲岸頭也有官

路今猶謂望南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嵯峨兮江反
長大通谷谿兮從欄谿音呼舍反汨滅翳翳以求
貌翳翳舉意也
兮夢謂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瀨永
隱也
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
說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
無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憂絕而不齊兮彌
久遠而愈休精閉閤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未逝嗚呼
哀哉

諸子品節卷之二十九 外品 揚子一

反離騷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

悲其交讓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

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

身哉適作書往往撫離騷交而反之自崑山

有周氏之蟬鳴今或鼻祖於汾隅鼻始也雄自言系

揚故云始祖靈宗初謀伯僑今流于末之揚侯謬諸

從伯僑以來淑周楚之豐烈今超既離厚皇波也言

可得而叙也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離歷也皇大也言其

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潰之水故云大波也

因江潭而往記今欽早楚之湘累諸不以罪死

湘死故曰湘累也記書謂事文也惟天軌之不辟

今何純潔而離紛言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紛累以其洪忍今暗累以其續紛漢十世之陽朔今

招挫紀于周正言已以此正皇天之清則今度后土

之方貞應晉二說皆非此乃雄自論圖累承彼洪族

今又覽之昌辭洪大覽省視昌美也帶鉤矩而佩

衡兮履機槍以爲基平之行而踞心跡以致於退

也累初貯歷服今何文肆而質辭文肆者楚辭遠

質難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麗服謂危資姬娃之

珍髮今謂九戎而索賴九戎被髮鬚雖鳳皇翔於蓬

階兮言駕之能捷驕驕以曲躡今驢騾連塞而

齊足言使駿馬馳於屈曲數枳棘之榛榛兮蟻

擬而不敢下蟻善攀援狀似猴印雲修既信椒蘭之

要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衿芴荷之綠衣兮被

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變而幽之離

房離別房也閨中容競綽約兮相態以麗佳競善

猶女競容也言競焉知衆嬖之嫉妒兮何必屬之

亡春風之被披離今孰焉知龍之所處龍以潛居待

屈原不能隱也愍吾累之衆兮今威燁燁之芳兮遭李

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雄屈原光香奄先秋

也橫江湘以南往今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

溢兮將折衷序重華欲落質聖人陳已情要也舒

中情之煩或今恐重華之不累與恐有與屈陵陽侯

之素波兮豈吾累之獨見許陽侯古之諸侯怨以罪

屈原凌大波而往許精瑱靡與秋菊兮將以大夫天

恐舜未必見許也

重刊龍卷九

金錫士友誼

五

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離騷云精氣日薄兮不勝其憂以爲晷兮丁夕

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此又譏屈原言行相反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今之逐奔馳。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

鸞鳳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楚辭云鸞鳳爲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且飛

厲風伯也鸞鳳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雷師言莊嚴未具

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湄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湘而漚之。漚發也

薜荔之落葉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畝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爲自投江湘而喪此費椒糝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離騷云懷椒糝兮以筵筵兮

違靈氣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古之善自者

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既從靈氛之占兮爲費椒糈而勤瓊茅也。景旣來
 攀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離騷云說操策於傳巖兮或丁用之而不疑既
 攀援傳說何不信其所行。徒恐鵲鳩鳩題于規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
 不芳。離騷云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不芳初景
 離騷云吾命豐隆乘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又曰望登臺之偃蹇使使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
 今見有娥之佚女。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桂鳩
 不壹耦。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桂鳩
 之鳴近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
 也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崑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
 兮奚必云女彼高丘。離騷云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高丘之無女

諸事繁興

入揚子及離騷

天

貌。膠流猶周
 流也。女任也。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離騷云。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言旣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臨江瀕而掩
 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離騷云。長太息以掩涕。又
 其哀樂不
 相副也。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
 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疊改。離騷云。增歎歎余鬱
 雄言自古聖哲皆有不得遇屈原。雖
 邑今。哀朕時之不當
 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昔仲尼之去魯兮。
 嗟嗟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
 瀕。言孔子系戀舊都。裴回反覆。屈
 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濁漁父之鋪歎兮。
 絮沐浴之振衣。漁父云。何不鋪其糟而
 歎其醕。新浴者必振衣。棄由聘之所。

2. —

珍今蹠彭咸之所遺屈原不慕由驛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蹠路也

甘泉賦

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見祐護以休美之祥。擬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卬胤錫羨。拓迹卬。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開統。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廣述也。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示。

華蓋也威威猶威也燕尾攀璇璣而下視今行遊目序

三危陳殺車於東阮今肆正軌而下馳漂龍淵而還

九垓今窺地底而上回降天地為神通一也風從從

而扶輦今鸞鳳紛其御從從前進之意御猶乘也

梁弱水之滌滌今躡不周之逶蛇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滌滌

玉女而卻處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今處妃曾不得

流其發肩盧目童方肇道德之精剛今俾神明與之

為資於是欽此宗祈燎熏皇天敬敬也此崇崇也招

孫泰壹舉洪願樹靈旗配藜四施配藜四施配藜拔

新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蒸及東燭滄海西耀流

沙北燭幽都南燭丹崖玄璣玄璣和也之炎感黃龍今

標訛碩麟言光炎燦盛感神選巫咸今叫帝開開天

庭今延羣神儼暗謫今降清境瑞穰穰今委如山於

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樹今偈棠棠封樹觀名

日憇天閭決今地垠開八荒協今萬國諧登長平今

雷鼓盛天聲起今勇士厲長平澤水上坂名確擊

雷鼓盛天聲起今勇士厲長平澤水上坂名確擊

雷鼓盛天聲起今勇士厲長平澤水上坂名確擊

雷鼓盛天聲起今勇士厲長平澤水上坂名確擊

雲飛揚今雨滂沛于青德今萬世亂曰崇崇園丘

隆隱天兮登降別施單堦垣兮單同也堦垣園貌增

官慘差駢噬峨兮齊也駢並也嶺嶸嶸岫同亡厓

今上天之緯數杳旭卉兮緯事也本高遠聖皇穆穆

信厥對兮對配依祗郊裡神所依兮言以祗敬而來

徘徊招搖靈遲追兮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

徐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今甘泉本

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

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尊法遠則石關封樹枝鶴路

諸古廟卷之九十

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現偉棠黎宮在甘泉苑內

皆甘泉苑垣非字直貫下字云得宮在陳陽界內

內之宮觀也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

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

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

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

所為儼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

常法從從法在屬車間豹尾中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作三行尚書御史乘

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校獵賦

十二月羽獵士負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

榭沼池苑園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

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又有餘布男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園神爵棲

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中木茂成湯好田而

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

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

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在藍田昆吾地名有亭宜

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

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安駁名也

反安先漸臺泰液漸臺在泰液池中漸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

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

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

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曰泉臺魯莊公築泉臺非也

也至文公毀之公羊

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故

之盛非成帝所造分修而已當以泉臺損中也故

即因校獵賦以風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其辭曰或稱戲農

豈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矣必

同條而共貫所尚不同也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

儀若不如是於何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還

邇五三孰知其是非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

各不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庫伴

皆貴正與天序比崇德也齊桓魯不足使扶較楚嚴

未足以為駭乘陞三王之院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

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俱落

於外言草木萌生始生於內而落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園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以終始顓頊玄冥

之統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廼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

馳閼闔儲積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

開渭經營鄠錫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章皇

言匪獨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懸遠也爾廼虎路周流

三變公以為司馬園經百里而為殿門殿門在內也

此言獵地
之廣大自
與南極底
淵相界
景也以純周繞之也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虞淵日所入之淵三峯聚之山也鴻濛鴻濛沉沆碣以崇山營各圍會然後先置庫曰楊

羽杖鏖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極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蜺為綵屬之虜昆侖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清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機槍為闔明月為候焚惑司

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似路微車輕武鴻綱捷獵微車有微轅之車也鴻綱此是兩馬所繫直馳貌緩獵相差次也殷殷軫軫被陵緣阪

諸子聖賢卷二十九

禽鳥類

三

窮其極遠者相與迺庫高原之上殷軫盛也羽騎營營戶分殊事明也營營周旋貌言續紛往來音轡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庫青林之下於是天子迺以陽龍始出庫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重蚩尤並轂蒙公先驅蒙恬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捎拂也歷天捎也辟歷列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容林離雲言其高也

廓落戲塵八鎮而開關謂指麾八鎮飛塵雲師吸鼻謂張滿率鱗羅布列擗以龍翰龍之象翰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音車之象飾相切望平樂徑竹林踰蕙

形容壯麗

此言獵事
勢力供事
圓踐蘭唐蘭唐唐之上多生蘭也舉金烈火轡去披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輿歟泣雪厲驥駟駟陶陶旭旭天動地吸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者奔欲托蒼稀跋犀羣蹶浮康斯巨挺搏玄蟻斷斬也騰空虛距連卷連卷之蹕天蟠娛澗門蹕走也天曲也娛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獲夷能獲獵蒙龍驂各輕飛蒙龍草木所蒙蔽虞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控

諸子聖賢卷二十九

禽鳥類

古

象犀趾騰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閑譟泰華為旒熊耳為綬木什山還漫若天外言山為之儲與厚大溲耶浪乎字內備與相半也溲水崖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臂弄氏控弦皇車幽轉光純天地望舒彌轡言天子之車飲饗徐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園徙陳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言所扶擊如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鬼神雷電也

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言殺傷皆盡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罕車罕罕之車也蹈飛豹綽噪陽張陽音也人面黑身有毛反

見人則笑。追天寶出一方。天寶陳寶也。天應驛聲。寶藏其目。

擊流光。盡山窮。囊括其雌雄。雄在陳倉。雌在南陽。故云野盡山窮也。

沈沈容容。還。噓。縹緲中。口內之上下名爲縹緲。言爲獸。奔走倦極。皆還張喙吐舌於

之中。三軍茫然窮尤。淫。閱與。觀。夫。票。禽。之。繼。隴。

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擎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捨題。注

蹶竦。驚怖。魂亡魄失。觸輻輳。屈。言衆獸迫急以角捨。地以須注。地或自屬。車輻輳頭。

而死也。妄發期中。進退履獲。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淫。過。夷。平。創。過。大。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目盡。極望。隨珠。無厓。廣遠。

和氏焯燦其陂。玉石翬。眩耀青燄。翬。盛。高。銳。貌。青。燄。言其色青而

有光。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不能盡其狀。玄鸞。焚也。

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姝厚其中。雉

鳴。鳴。鳬。驚。振。鷺。上下砢礧。聲若雷震。乃使文身之

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嚴排礧。薄索蛟螭。嚴。不可犯也。嚴水岸。蛟螭之處。路。獵。獺。據。鼉。鼉。祛。雲。蟻。時。曲。岸。薄。迫。也。索。搜。求。也。

蟠大龜也。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

目有虞。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

處妃。餉。原與彭胥。皆水。死。者。於。茲。庫。鴻。生。鉅。儒。俄。軒。冕。此。乃。詔。也。

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寶。習

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旌表之

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園口。後陳盧

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稱曰。崇哉乎

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修茲。夫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一也。

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園。幸神雀之林。蒼雲

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但離宮而輟觀游。土事

不飾。木功不彫。烝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

莫違。使。無。失。婚。姻。時。也。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

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園。

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買栗。麋鹿芻蕘。與百

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豐茂。世之

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雅穆之徒。

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

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雄自序高
不本意雖
見本意雖
人耳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狢右獵角狐羆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長楊官名也在盤屋以罔為周法陸選禽也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

筆墨客卿

金楊長楊

十七

直叙其事
於自餘曲
其辭於賦
中

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極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載薛即所謂差義山也在京師之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辟辛陸錫戎獲胡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也猛厄能罷也豪豬木雍槍也以火令胡人獲取之也為儲胥言有餘也儲時也胥須也以木擁櫓及累繩連結以待所須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願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產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

雄自序高
不本意雖
見本意雖
人耳目

雄此賦特
創辭主不
蹈相如故
范稱豪傑
矣
雄蓋讀淮
南子每用
其字可見

事宜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或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猶云河為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甚而客自覺其切焉凡大指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切要也寔寐憂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淮南子云長五尺似鑿亦食人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安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諸子品節卷十九

入筆長楊

十八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昭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過虜城剛也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親整提生蠟介胃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帝皇天廼展民之所誅振氏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言不穿敝而已無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安

文帝事

歷三祖
經營文武
以調切當
時

行之樂。惜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武帝時。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閭閻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沔。沸渭雲合。電發疾騰。波流機駭。蹇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輶。破穹廬。輶輶。匈奴之車也。穹廬。匈奴之帳也。腦沙幕。髓余吾。腦沙。沙漠地。髓余吾。水名。其大破死。亡遂獵乎。王庭。毆素。駝燒。燔蠶。蠶。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鹵莽。戎之草也。蹂屍。輿斯。係累老弱。言已死。則蹂屍其屍。破傷者。吮。鉅。癰。則輿之而行也。所破折也。

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藏者。馬脊創處。鏃。鐵矜。活及。鏃所中。皆有創。藏於者。皆。稍。類。樹。領。扶。服。蛾。伏。而。被。金。鏃。過。傷。者。復。衆。也。皆稍類樹領扶服蛾伏。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樹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謂匈奴。幽都。北方。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也。澹。安。求亡邊城之灾。金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

九

雖固不
實發論不

道者。則樵夫咲之。故意者。以爲事固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通時以有年。出兵整輿陳戎。陳戎。陳。勦。振師五。存。習。馬。長。楊。簡。力。校。獸。校。武。票會。校。計。量。也。票。禽。輕。疾。之。禽。也。迺翠然登南山。瞰鳥弋。鳥弋。三十六。其。西。厭。月。精。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鼂屬而還。見。仿。佛。委。釋。迴。旋。車。不。安。軌。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

糴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碣。磬。刻。猛。其。形。碣。磬。拈。隔。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有。樂。晉。而。盛。怒。也。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後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人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且徒欲淫覽。淫覽。驍。驍。稷。稷。之。地。周。流。黎。黎。之。林。踞。踐。芻。蕘。誇。詡。衆。爲。驍。驍。之。牧。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

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
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隆席再拜稽首曰。大
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
昭矣。

劇秦美新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拔擢倫比。與羣
賢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
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
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
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
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
休。臣嘗有願。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
竟。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
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白。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肝。肝。明。視。不。或。玄。而。萌。或。黃。而。
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啗。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
茫。混。茫。之。時。曩。聞。罕。漫。而。不。照。察。世。莫。得。而。云。也。言。
地。肇。開。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滄。海。之。中。與。一。時。而。得。滄。海。焉。厥。有。云。者。上。

本心不
沙山溪
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
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郊荒岐雍之疆。因襲文
宣靈之僭跡。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執儀。韋斯之邪政。馳騫
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
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獫而不臻。狙獫大
大不可
親附也。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沒經。靈
巨狄鬼信之妖發。第妖星賁落也。巨狄大人也有墜
五丈夷狄。眼出於臨洮。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有大人身長
鬼言謂告祖龍死也。神歇。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
亡。何其劇與。言神靈歇其緒不福祐之繹。或。帝王之
競競乎。不可離已。言為君之道競競。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有。應
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有。者。
陷桀紂。尚書曰。咸。況盡汙墮。前聖數千載。一。

罔顯於犧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
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
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郊荒岐雍之疆。因襲文
宣靈之僭跡。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執儀。韋斯之邪政。馳騫
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
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獫而不臻。狙獫大
大不可
親附也。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沒經。靈
巨狄鬼信之妖發。第妖星賁落也。巨狄大人也有墜
五丈夷狄。眼出於臨洮。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有大人身長
鬼言謂告祖龍死也。神歇。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
亡。何其劇與。言神靈歇其緒不福祐之繹。或。帝王之
競競乎。不可離已。言為君之道競競。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有。應
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有。者。
陷桀紂。尚書曰。咸。況盡汙墮。前聖數千載。一。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

華。漢高祖發迹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自武關與項勳力咸陽，創業

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適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始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典焉，歷數綱紀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

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道極數殫，聞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養而懷歸。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

渙勿滴。事川流海濤，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

聖帝紀卷十九

聖帝紀卷十九

三

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忽塞天淵之間，必

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龍極崇，與天

剖神符，地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個儻譎詭天

祭地事。言衆瑞所以成臻，者由能祭天事也。其畢物殊怪，存乎五威將

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

事於天下四十六章，謂錄之爲書如篇章然也。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

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若夫白鳩丹鳥

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續皇

王，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已，豈如新室

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若

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

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有覺德，行愷和也。是以發秘

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

靈兆，古文畢發，炳煥昭耀，靡不宣臻。金科玉條，法令也，神卦靈兆，卜筮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鸞夏以節

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

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

明堂辟雍，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

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恢大祗庸，美也。廣彼指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驚之聲，充

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驚鴻鸞，喻賢人也。俾前聖之緒，布溥流行

而不輟，積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

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亦奏。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兇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黃帝少典之子。

也。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管求其後，將所厥祀，於是封姚姁爲初，陸侯奉黃帝後，鳩昌爲始，陸

聖帝紀卷十九

聖帝紀卷十九

三

侯奉虞厥彼風濡化者京師沈潛旬內百洽侯

揭例綱要荒濯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

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

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淳

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

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向嗚嗚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

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

來人摘之罔極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令萬世常

戴魏魏覆栗栗魏魏高犬尚書臭馨香含甘實謂馨香之

諸子品節卷二十九

揚子

重

譽合甘美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鏡鑒也取

下詞誼清和之工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越逾也荷天衢提

地釐提統釐理上荷天道而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

試哉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 外品 揚子二

法言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

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

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

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里法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雄

序

學行篇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諸子品節卷三十

揚子

諸理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

乎駕傳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

舌金口本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孔子鑄顏

淵矣化他物爲黃或人跋爾曰自哉問鑄金得鑄人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命於師也桐子何然未有所知之時制

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師者先正已習乎習以

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聖人之道明則於

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滿而後漸者其水平或問焉

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
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
之漸而後進也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
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使
我紆朱懷金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
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不
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
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諸子品節卷三

揚子法言

吾子篇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誣章乖離諸子圖
微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之事俄
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謂若上林頌曰
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
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曰君子尚
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賈事實賈虛辭則仇
仇直者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基梳
章爲鞠亦皆有法焉言某鞠雖詭亦法
也公孫龍之法類此不合乎先

公孫龍

彫蟲篆刻

荆楚介丘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
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况介丘乎荆楚猶卑耶
也介丘也浮滄
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惡沱猶淺末也
五經而觀則諸子
辭以爲法乎已小矣况詭
辭以爲法乎捨舟航而濟乎濟者未矣捨五經而濟
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
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
則豹豹變則虎言三者皆有文章類其質不同耳
若龍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就標焉

諸子品節卷三

揚子法言

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紆紫三千寒如之何矣如習非
者雖博
而無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
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
幘幘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如郭郭
也
也南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
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
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
則折諸聖
修身篇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謹修

陽子陰性論象

身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
發必中矣莫定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夢得

之所主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好大而

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好大而不

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

天下之居卑也哉人情莫不好大好奇而德常小行

守之或曰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或人所

故引是詩言若今之世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

而求仲尼不可得也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

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矣魂曠枯精草曠沈

摘壇索金實行而已矣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宗元

曰英明也英魂司目之用者也精草如葭葭魂之英

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

廢矣至於索金實行而已矣光曰修身而不由聖或

人則為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弄目矣或

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

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人生而末

嘗見禮義猶愈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上曰衣下

於在門牆者也子之門者本欲享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

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天下有

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

獨智入自聖門也上智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視安

諸子品類卷三

楊子法言

四

論孝子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也福者百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

視身矣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

問道篇芒芒大道昔在聖考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

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

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焉耳虛靜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

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吾道可以

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

不正貌禮曰枉矢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就是曰

殷之以中國也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

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言夷

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

天常五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

無古而言也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

蔽聞則難塞老子曰古之治者非曰天之聲降生民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

取其耳目而塗禮樂也若皆去之則亂雖欲

之安可得哉太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禮

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

禽獸知有母或人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三句

問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權謀之項漸襟堯舜乎權謀

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汙血權謀街玉而賈石者

其狙詐乎此巧詐之為也可乎御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

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權謀申韓之術不仁之至

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不教而殺視若牛羊用人則

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不教而殺視若牛羊用人則

諸子品節卷三

楊子法言

六

莊周申韓

狐狸螻蟻不腰臘也腰臘八月旦也臘腊也呂氏春秋

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

也何可久矣其越死猶狐狸螻蟻不過乎螻蟻之候

矣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問

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

顏閔不能勝之

問神篇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繁諸道德仁義禮讓

問神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

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

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

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格萬物作類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而無間者也客聖人神心龍蟠于泥蛇其肆矣肆當

肆習也曰習見之為也蛇哉蛇哉惡觀龍之志也歟或曰龍

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

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妄

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不手不制

諸子品節卷三

楊子法言

七

神心惚恍

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
 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
 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
 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
 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
 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邦其不能出或問聖人之作事不
 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言也嘗言爭辯之貌謂
 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君
 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
 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天其惟聖人得言
 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流之浩浩乎其
 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之亦適也徐中心之所欲徐引
 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嚙嚙猶憤憤也宋吳本彌
 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志
 恣者莫如書嚙嚙目所不見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
 情乎情動於中而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
 其雜也曰雜乎雜言二帶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
 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
 多贅矣愈偽而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
 其書則作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其育不苗者吾家
 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
 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冀
 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日民

問明篇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惟
 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
 夫耳下所以見遠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
 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行不
 勞何病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謬言
 敗俗謬言干妄言也妄言者謬好敗則姑息敗德君
 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
 也妄怠之人天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鴻其鳥也

兩翼者

諸子品類卷三

長其不

韓非

或人不喻曰。未之思矣。治則見。亂則隱。鴻其鳥也。

人何纂焉。纂取也。鷦明遶集。食其潔者矣。明當為鷦。鷦鳥也。言鷦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貪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鷦鳥以爲之擬。

爾。鳳鳥踳踳。匪堯之庭。龍潛升其貞利乎。楚兩

龔之潔。其清矣乎。蜀莊沉冥。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旃之也。

吾珍莊也。居難爲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由卽

夷矣。何覺欲之有。覺上衛切。貪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

由耻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允哲堯。何重則不輕於由矣。允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

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精大言以相勝。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神。以誣置。韓非作說難。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君子以

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

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寡見篇。假言周于天地。假言言其廣度。高絕于近言。言去之遠也。贊於神明幽弘。橫

度絕于邇言。橫者言其廣度。高絕于近言。言去之遠也。多聞見而識乎

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

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

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

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

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或曰。誹

誹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曼無也。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誹

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古之學者耕

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

而繡其聲。故惡在其老不老也。聲大帶也。輒佩巾也。承有華藻文繡書有訓解。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

韓非

諸子品類卷三

諸子品類卷三

長其不

韓非

矣乎。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昔在姬公用於周而

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漢大海在舟船。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

車。沉流之航。可乎。奔壘謂馬驚。遠抵敵。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

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制治於未亂。弘羊權利而國用足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

致句律條
之斷句

秦之有司。有秦之法度。秦法酷矣。秦之法度。有聖人之法度。秦弘達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五百篇。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

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詘乎。曰。有焉。詘乎。曰。

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

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

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

可為也。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曷為不用。知聖。

而不能。用也。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弃其所習。逆其。

所順。彊其所劣。損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

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

之。曰。之後世。君子。侯後之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

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惑。蔽。

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

孰大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

故當其時。若是。則何為去乎。曰。愛日。欲及時急曰。愛。

引之卷

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

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慙觀也。嘆之聲。梁

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難噫然。

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慙觀庸邪之樂。欲愛。

日。汲汲於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行於魯故汲

施道也。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

他國。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

則欲彰其道。事不厭勞。教不倦。焉得日。言不廢一晷安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

心之用也。渾渾廣大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

焉。支焉。離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

明則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

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修人事。知

星有甘石何如。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

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星隆。星隆則星德也。也影

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

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所

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

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周之士也。貴秦之士。

周秦士

也賤。賤以德行自貴也。周之士也。肆義之問秦之士也。拘。動為文。周所制。

死知篇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

在哲民情。哲當作哲。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

之始。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昔在周。

思教字亦有未

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

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敦矣。夫嗚。

到有動

呼從政者。審其思敦而已矣。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

諸子呂氏春秋卷三十

揚子法言

士

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

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

膠柱鼓瑟

於畫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或曰以徃聖人之法。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

仲尼之道是添也。添甚。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

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

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

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

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

晉實子。不膠者卓矣。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

黃帝

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玄。

地蟬。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已矣。哉。之朝雉皆春。候。

也。故見物而知教。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

純觀刑則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

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道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

才。其卵殼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

黃帝

律。不犯。奏不刻。刻以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甄。

柔則坯。裂大柔則陳。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

諸子呂氏春秋卷三十

揚子法言

五

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

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與。

重黎益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

槩諸聖。一以聖人之。或問黃帝終始。帝王世紀。九記。

其終。曰託也。帝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氏。

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窮足。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

族行跡也。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

欲警偽者必假。禹乎。盧乎。終始乎。非也。或問渾天。

曰。落下閭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

乎。莫之能違也。而行故比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

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藉館舍楚君大夫之室種蠶不彊諫而山樓俾其君誅社稷之靈而童僕

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俱不足至蠶策種而道肥

矣哉功成身退遺大夫種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

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咸一也天下時激地保人事乎

○ ○ ○ 敘古堯切微曰具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

事也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根便則

方肉激也此方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

○ ○ ○ 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

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曰帝文

宣靈宗與顯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

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

何以制秦乎或問羸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

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

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

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

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

漢初華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兼才謂絕覽

右計左數言不天不人不天不天不成漢屈群策

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楚傲也既秦群策而不用是自

力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

天典命矣秦繼灞上楚分江西與廢何速也曰天胙

光德而隕明忒忒當作德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德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

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為神明

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

疆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閱也撲猶言擊也胎藉猶言

溺援也胎徒來切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於鬼

神子廢未速也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

戮無乃勿乎信布以匹夫扶劍自立雖斃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

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倏

令或問淳于越曰佞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

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佞矣佞有才

茅焦

甘羅

甘羅
甘羅甘茂孫辟疆張良之子也
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

蒯通

諸子品節卷三

馮唐

季布

長者

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門

不違可謂曲矣統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

之死使始皇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

又亨之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

不亦宜乎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言甘或死也

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

茂良乎甘羅甘茂孫辟疆張良之子也曰才也茂良

不必父祖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抵韓信也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無隙隙也曰燬可抵乎

揚子法言

十九

也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噉况拊鍵乎鍵其聲切也

則從之小人見譽則抵之抵噉猶也賢者見之

不可况閉戶無隙而欲伯鍵噉入乎也

廉頗李牧不能用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

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或問季布忍焉可為曰能者

為之明哲不為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

明哲不終項任如終焉攸避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

復安所避乎問長者曰蘭相如伸秦而屈廉頗羽敗項死之

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

使光謂塗也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

謹張衛將軍之善處邠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自失

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翔之朔蕭趙

京兆之犯魏所連以軍田廣明為宣帝楊王孫僕莖

以矯世則葛溝向矣我尸以葛溝投諸溝壑若欲以矯

何以周官立事左氏品藻太史遷實錄

淵騫篇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肅曹爰

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淵騫之徒惡乎在曰般

寢伏不為淵騫曷不寢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

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淵騫得聖人而師

諸子品節卷三

揚子法言

九

也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

亦不足為矣務學道德魯仲連錫而不制錫古為字

蘭相如制而不錫鄒陽未信而分疑忼辭免錫幾矣

哉鳥魯謂之錫猶人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

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楊里子之智也使知

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卒葬于河南章臺之東

宮文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

順親王及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蒙恬忠而

被誅忠矣可為也曰聖山壘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

白起
秦將
荆軻

諸子
卷三

叔孫通
秦將
荆軻

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李本足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或問要離非義者歟。者絕語歎聲歟。烏開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賈誼新書曰。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曼諫官。切塗面。軻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圍。八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蕭也。規曹也。隨。滕。灌。樊。鄺。曰。俠介。俠與快同。持也。介。衛也。光曰。介助也。叔孫通曰。繫人也。繫猶縶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鉞。繫七。應表。盜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皆殖曰文。指毫。賴利。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渴。博沒齒。然也。血。國三千。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下無吝者。蓋揚子。鄙其不。論。故不對之也。光曰。下曰。行字。言。貨殖。如。蚊。啗民之血。使之皆貪。困以終其身也。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繫。王子真之介。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張騫蘇武。軍侯霍去病。

東方朔

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庸美也。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言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書。茂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故。三子皆跡。以避害。遇聖人。則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諸。不。窮。正。諫。穢德。應諸。似優。不。窮。似。否。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談。達。惡。北。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不。逢。其。時。人。也。滑。稽。多。智。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爵。餘。顯。下。祿。隱。者。考。君。子。德。尊。終。終。領。聞。領。令。也。秦。趙。檢。押。當。訓。為。路。動。必。有。法。度。旁。開。聖。則。或。問。航。不。漿。衝。不。着。有。諸。風。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

此言人臣

淮南相如

此言人臣

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械衝之器。無所不施。器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白。非苟知之。亦九

蹈之。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水。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固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

海。宅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池。或

淪于漢。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交。麗用寡。長卿也。

多愛不忍。子長也。言子長愛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

長多愛愛奇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

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

者君子也。

孝至篇。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尊祖考安神靈先或曰食如蠶。言精

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

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群言

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

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邵陵

之時

習亂也。謂亦亂也。習亂亦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見

之事。觀始亂則傷之。習亂則好。始治也。習見亂世之

始亂。謂幽厲之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事始治則

好之。始治。謂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

西。東鞬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

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如商周。宗夷猾夏。蠢迪

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群夷也。蠢動無

下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

隼。隼。未至也。以箭用兵。或曰。訥訥北夷。被我

純續。純續。純續。帶我金犀。犀金印。珍膳寧。餽寧。餽寧。其口也

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

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

不享乎。為兵主者。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

漢家不為也。朱厓之絕。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

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

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黎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

饗乎。實受其福。上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遂失爭雄也。

法言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一 外品 揚子三

太玄攤音離分也揚子擬易繫九

玄者幽離萬類而不見其形者也音翁虛無而生乎

規闕音闕神明而定羣通同古今以開類離指陰陽而

發氣音實理之根抵揚子取之為玄者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

行剛乘擾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堂

矣音交互也堂明也形雖判而氣則合此天地之道

所以備天左旋而日右行此剛柔之變所以曉天

而向妙字音分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而一歲之始終之所以

定音始反終故生而必有死之期此萬物性命之所

奇而昭然以明此言氣運之流仰以觀於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而行之玄圖擬之為象音以觀於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知命原始反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副則机槐方則

膏玄噓則流體驗音欽則疑形張子所謂游氣紛擾

兩端直天地之大義畫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

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攤吉凶

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音好夜醜以分陰陽牝

則為君為父為夫為大夜陰則為臣音門馳以分吉凶晝陽

為子為婦而天人之道一也音是故日動而東天動

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摶萬物乃纏音摶相

也音天每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每日繞地一周

而不及天一度是以天漸差問西日漸差而東積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日復會於元分之所

而成歲所謂天周歲終是也天日陰陽更錯巡行此

天道之所以終始也萬物死生轉相纏音此人物之

所以死生也人物之死生即天道之終始由其不齊

所以無故玄者聘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音綴之以其

類分之以其脈曉天下之曠曠望天下之晦晦者其

惟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吟深其阜而眇其根音根

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

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

者玄也擇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

後乃應况其否者乎音理備於書業生由人求則人之

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

目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

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

而忘之在乎後欲達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

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

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

通也無所繫轢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

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之德也

理生昆蟲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兼道

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音知之者非玄之道也故謂

也故謂之仁以下十者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
隨其造詣而為之名也
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
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
周子曰物則不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
陰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
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以情偽不可
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聲者
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言玄之為用如衡之於輕
之用饒聲言量之用明疑言玄之用也規之者恩也
其高下與奪莫不因其理之自然也

卷之三

三

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察龍虎之文
觀鳥龜之理運諸泰七政繫之泰太始極焉以通璇
璣之統以定玉衡之平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
經天之象也泰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北極天之樞
也璇璣玉衡觀天之器今之渾天儀也列宿所以定
經天之象七政所以錯緯天之度莫不繫之於極焉
此觀天之術所由施也此言玄之取法象於天以為
書圖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感則入衰窮則更生有
實有虛流止無常天圖地方之相摩陽剛陰柔之相
表裏通之迭運虛實流止之無常也夫天地設故貴賤厚四時行故父
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枋質文形故

此言玄不
法天地萬
物之理以
子繼律曆
陳故君臣
理常變錯
故百事枋
質文形故

有無明吉凶見故言者著虛實故萬物繼上七句
言天地之實體下半句言玄取之以
為用即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意陽不極則陰不
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雲信道致詘
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
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陽之生也物自無而趨有
陰之消也物自有而趨無
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滿
參畧以表因往知來以古驗今知其循
環有常是謂反覆其序軫轉其道者也以見不見之
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
淵織也入歲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抱盈存存而亡

卷之三

三

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游冥守其靜也抱盈損
其微微而用莫不因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
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西面南面北面仰而無
不在焉及其後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此
道體之存否在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
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
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
損故謂之遠玄冬至子之半一陽始生自此積之萬
夏至午之半一陰始萌自此積之萬物變微而漸滅
玄以陰為外故曰遠此一歲盈虛之運也一日亦若

此言玄不
法天地萬
物之理以
子繼律曆
陳故君臣
理常變錯
故百事枋
質文形故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夏至日極北而漸轉南行爲萬物衰之始冬至日極南而漸轉北行爲萬物生之端夏至斗指午漸轉西而北行冬至斗指子漸轉東而南行斗與日背行迭運消息盈虛共成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星家以天之東爲左西爲右此爲左南爲右夏至日在東井始行由西方故言右行冬至日在牽牛始還從東方故言左旋冬至斗在地下始行由東方故言左行夏至斗當嵩高始還從西方故言右旋蓋斗與日常互行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也日斗分左右之行萬物有死生之變此言日斗爲天之紀綱而并旋造化莫不由之也

太玄瑩

太玄瑩

五

天地開闢宇宙拓坦天元咫尺日月紀數周渾曆終一章小本也太玄瑩也天地開闢宇宙拓坦天元咫尺日月紀數周渾曆終今交羣倫品庶或含或離或羸或躋上古以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天元日一年有南北之行月一月有朔望之異積三十日爲一月積十二月爲一年歲之數也此言上天下地之氣開而宇宙之位分天元推步之法陳而日月之數定周運而爲曆紀之無差參錯而有羣品之不同故或合而爲晦或離而爲望或羸而爲故曰假氣盈或時而爲朔虛也天道曆數之大際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始終幽明表贊神靈太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絪縕凡十有三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絪以羅玄術瑩之以下

三節此言律曆五行人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事以推廣玄之說也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鴻大也天園地方極植中太動以曆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手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植泰施景榆漏率刻晷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冷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鑿井澹水鑽火難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古者不違不虞慢其思匪筮匪卜吉凶交演於是聖人乃作著龜鑽精倚神緝知休咎玄術瑩之玄瑩十三節揚子以準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換之以乎卦兆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二者其以精立乎夫精以上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

此段深沈
妙思

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
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推純
誠之

道而極
言之

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
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
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循謂有所因體謂有
所本玄之所因因易
本道也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
則虧道有定體不
可以增減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
人事也具可損益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

諸子品節卷三

揚子本經

七

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所以察事而要中也人
道象焉非止天道有始中終人道亦有思福務其事
禍也所以揚子觀物之理皆分三載

而不務其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不約則其指不

言作玄之
妙至約而
至該也

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
不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觀其施辭則其

心之所欲者見矣言其事該辭約
變多文寡也夫道有因有循有

章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華而化之與時宜之故

音律繁縟

因而能華天道乃得華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
不生不華不成故知因而不知華物失其則知華而

此段深沈
妙思

不知因物失其均華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
喪其紀因華乎因華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
之効也

重復
推明到底

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表人之行
曰晦與明陰陽曰合其判從橫曰緯其經晦明曰別
其材陰陽該極也經緯所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
無以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
德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坐理也明晦所以昭
事也嘖情也抽理也坐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諸子品節卷三

揚子本經

八

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此交首次
四贊辭夫何得何亡得福而

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卑而禍高人道福

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

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

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重表也醜惡也
重表信明也福

而不為善禍能不生乎終夫福樂終而禍憂始天地

而至於悔禍能不成乎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

惡皆曰禍故惡福甚者其禍尤得福者必先於憂
得禍者必先於喜

樂終則福成憂始則無禍矣樂終則福成憂始則無禍矣
惡福蓋樂其所以亡者也書人之禍少夜人之禍

重復
推明到底

多書夜散者其禍福雜

太玄文

固直蒙首真易乾元亨利貞之文揚子擬之而來其艱深險僻之辭以文其聖人已言之直初別無所發明但覺其有模倣重疊之煩而不見其從容自得之妙豈非程子所謂無之靡所缺者歟

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首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真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首乎西真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首

諸葛亮主

九

者生之府也真者明之藏也罔舍其氣直觸其類蒙極其修首考其親真反其奧罔蒙相極直首相勑出真入真新更相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天文地質不易厥位罔直蒙首真言出乎罔行出於罔禍福出乎罔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腠禍則有形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首也可首則反乎真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天炫炫出於無咎熒熒出於無垠故罔之時玄矣哉是故天道虛以藏之

言動以發之直崇以臨之蒙刻以制之首終以幽之

言淵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可高也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發動足以振恐高明足以覆暗制刻足以陳懷幽其足以隱塞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蒙首

真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為也曰賢入天地思而包群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

憂不可勝故曰幽文愈類而術愈深

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冲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

諸葛亮主

十

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

中首次顛靈氣形反何為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八贊辭顛靈氣形反何為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

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歟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賢者懼小人怙此解中首上九贊辭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辟法也君者法之宗

振易文
釋九五大

也。仰天而天不憊。俯地而地不怠。憊不天。怠不地。憊

怠而能乎其事者。古未有諸。此言天地古今不息。若

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極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

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同其化。與四時合其誠

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

皆馴而惡入乎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太玄梲。梲。研啓切。切。擬也。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謂陰陽五行。或以類。謂因家姓

而長。或以事之。骹卒。音委。隨其家姓之謹。問其姓

諸子節卷三

揚子金

士

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廟之於事。詳之於數。達神而

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廟。切。廟也。問之

之以陰陽之家。觀之以經緯之逢。察之以事數之歸

莫不因事驗理。物各付物。其有不得玄之情也乎。

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

五經括矩。天違地違人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

太玄圖。音何。

天句其道。地地其緒。陰陽維則。有男有女。天道成規。

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

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夫玄也者。天道

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玄即道也。無所

人之道而總以天名之。以

天兼統萬物。人即道也。

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耶。反而陳之子。則陽

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

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

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反復也。言再陳之也。西

屬坤。午雖陰生而陽尚壯。至亥則純陰而陽氣盡矣。

東南已位。已為四月。卦氣屬乾。子雖陽生而陽尚盛。

至巳則純陽而陰氣盡矣。故西北東南之隅。故思心

陰陽之美。俱盡此推九天以爲一歲之消息。故思心

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

乎六。敗損乎七。剥落乎八。殄絕乎九。此推九贊以爲

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勸莫困乎九。夫一

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七也者。禍之

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

也者。禍之窮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

則承也。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

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

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

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數多謂五以上

諸子節卷三

揚子金

士

少謂五以下一二三四也貴而實索位高而作消
而實饒位卑而作息索表索也揚乎此數語雖因數
及理於看世衰盛乘互相倚伏至為精當天地生
枯而本根反生息與消糾貴與賤交綱至而福
矣天地盈消亦然息與消糾貴與賤交綱至而福
幽潛道卑亢極道富有衰的意思晝夜相承夫婦
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
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日月合離之義
可則去之義兩兩相闔謂河圖一與六合二與七合
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此一節推造化之理
即五常之道先儒謂歷數之一晝一夜然後作六日
學到揚子方及理謂此類也

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月
溢君行光而巨行減君子道全小太道缺

太玄告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三象生九據
一生二二生三三象生九據
二生九之理耳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
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
之下中上入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天地人又
各得其理
位下飲上飲乎合切出入九虛小索天索周行九度
陰陽家之相錯也

玄之又玄
然終不出
子易也

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
心腹為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東應魄榮也
人奧思慮含至精也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
乎上人暮暮而處乎中天渾而攪故其運不已地隤
而靜故其生不遲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天地
相對日月相劇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專卑
不相黷此言物必對待成體無孤
立之理所以成變化也是故地坎而天嚴
月端而日滢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朱子曰天地之
非陰勝陽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昂則登乎冬火
則陽勝陰

聖帝卷主

聖帝卷主

南

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其中蓋
日月所以分晝夜中星所以正四時南北所以定天
經東西所以行天緯而萬物莫不包羅於其內也
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起五生不相殄五起
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
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實也五行有相生
有相制相生
以居實玄
所以為父子相
制所以為君臣
也滿謂日斗所行所指而有常故可書虛謂月
所行不常故不可書此蓋以有常而御無常歲寧
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恙憂也寧恙言無
月朔為年歲道常舒而有餘故無憂年道常縮而不
足故有病是以十九年而置七閏以償還其不足之

數也

○

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之陰陽之道也天

疆健而僑蹠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日有南有北月

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

望晦不成聖人察乎眇側惠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

之序經之於無已也故玄鴻輪天元婁而斟之於將

來者乎晦而月見西方為朔朔而月見東方為側應

雌雄之序為大小月鴻輪謂大端緒也天元

即上元甲子朔旦冬至屢拱謂非一端立法而扣東

之如立章會統元之法以扣束於將來也蓋日與天

會而成歲月與日會而成月此其常也而有眇有側

應此其變也雖其有變有常而但律乎日月大小之

諸子易節卷三十一

經朔以為氣朔盈虛使經行於無窮也此玄大端緒

起於天元所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豈非多立曆

度以扣束於將來者乎

六宗魂萬物動而常中言其變化大無定體變無

定時始見其屈伸往來功

用之故玄之贅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

端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盡其彙上連下連

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愚按此已後數條

殊而理一此揚子之學

亦有以知際天人者歟

太玄八十一首內節其粹

中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玄以中首為

生之候自起牛宿一度手指于律中黃鍾故曰陽初

氣潛萌于黃宮陽氣中實故曰信無不在其中

一昆侖旁薄幽地之形也幽微妙也人之思也夫凡

首陽家一三五七九為畫而黃測曰昆侖旁薄思

辭多吉二四六八為夜黃辭多凶

諸貞也次六月闕其傳不如開明于西傳盛大也六

之極盛極故缺也缺則寢消而至手晦不如開明于

西之漸盈也玄以此贊當冬至子之半蓋陰退一

而陽始生

一分也

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周復也神氣之

冬至之後陽氣周行而

復始物各繼其類也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

其處於內者既中正而不偏是以應測曰植中樞立

揚子雜著解嘲

妙品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脩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

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扶疎。分深者入黃泉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藏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繞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商。白乎。何為官之

振落也。振落。不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赤。字應。赤。字往者周國解結。羣

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十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舉。或墜壞以遁。是故駟行以

頤頤而取世資。孟軻雖連。連。字寒猶為萬乘師。今大漢

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僮

微。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倚廬。倚。無相柱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

雜襲。咸管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

繇。戴絛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阿衡。擬。五尺童子

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

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天譬若江湖之崖。渤

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

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

越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趙

而危。穰侯。燕澤以嚙吟。嚙吟。而嘆唐舉。故當其有事

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

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

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上。或立談閒而封侯。或

或枉于乘於陋巷。小。或擁篲而先驅。衛。是以士

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隙。而無所誦也。上下

有樂。或取也。望望。則當今縣令。不請士。揚子不

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祥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扶迹
宛屈也固閉鄉使上世之士處厚世策非甲科行非
也擬疑也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待詔下觸
聞罷報聞而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災災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執火災
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
收雷聲地藏火執則為虛無言極虛者亦滅亡也
明之家鬼瞰其室鬼神攪擊者亡默默者存有搏執
也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鳴皋
而咲鳳凰執蠅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
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更耐扁鵲進美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
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微索翕肩陷
背扶服入秦音蒲北反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櫟
侯而代之介問其兄當也言當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鎮飲願折頰涕洟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搔其咽而凡其
氣樹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

已定金章已平都於雒陽妻敬委軀脫輓掉三寸之
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從之長安適也
此後從後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得其
所
甫刑靡敝秦法酷
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宜
故有造蕭何律
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
感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
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
山旁堆欲
墮落曰砥雖其人
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
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
功於章臺西皓采榮於南山
榮南
公孫弘對驃騎發迹於祁連
霍去
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
霍去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客難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閑意眇情

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冷大鑪旁薄羣生猶
此篇最妙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曹曹精神於此而煩
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
乎。教。揚子曰俞也。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
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
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昔
人之辭迺王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
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擬膠葛騰九

諸子品節卷三十一

揚雄著

三十一

闕。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開九天之門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淖滄雲而散
歎。然。盛歎高貌滄雲氣貌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
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
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
為宰。造化之神宰寂寞為尸。造化以寂。大味必淡大
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叫。叫。遠聲也。是以聲之
眇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

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
張急微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微。微。微也。所
之。處。追。趨。逐。者。隨。所。試。為。之。施。咸。池。榆。六。莖。發。蕭。韶
趙。鄒。愛。嗜。而。追。逐。之。試。為。之。施。咸。池。榆。六。莖。發。蕭。韶

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鐘期死百牙絕弦破
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獲古之善塗堅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
汗。堅。即。今。之。仰。泥。也。獲。收。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
音。乃。師。曠。之。調。鐘。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
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
操與

諸子品節卷三十一

揚雄著

三十一

酒箴

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
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
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幸於
縵微。一旦重礙。為甕所輾。輾微。汁。索。也。甕。將。也。甕。井
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甕。所。輾。則。身。提。黃。泉。膏。肉
破。碎。也。甕。者。上。繡。反。甕。音。丁。浪。反。身。提。黃。泉。膏。肉
為泥。提。擲。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草。囊。以。盛。酒。也。
夷。滑。稽。腹。如。大。壺。清。酒。轉。輸。無。窮。盡。日。盛。酒。人
復。醉。常。為。國。器。託。於。屬。車。食。故。有。鴟。夷。也。出入

水石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藏自秦少不得也

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

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卽君必欲以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者圖之長監於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附劉子駿從雄取方書

雄爲卽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

諸子品評卷三

揚子雜著

主五

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

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曰歆叩頭昨受

詔必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等私通盜刷

越巾事卽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

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音求又代語僅謠歌於加切

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

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

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

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

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

未以爲奇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軼不暇

何俚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

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

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

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

書繙藏於家直不許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

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

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僊俗過子雲懷意之

諸子品評卷三

揚子雜著

主五

不勝悲謠

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

獨羣一作之寶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罷

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

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室名流乎

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

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

卽得使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

世傳錄退
之送窮脫
胎子雲布
文實過之
予謂潤色
難易別始
難非子
雲則指則
退之何得
如此之工

卷十一

揚子集

主

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望貧與貴。
汝在六極。投奔遐荒。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
嬉戲土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絳羅。
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
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熬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燕。為樂不繁。徒行負負。出處易衣。身服百役。
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
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適。昆侖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嚴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
捨爾入海。沉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
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
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
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三餐之羣。食富苟得。
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樹。室屋崇高。流酒為池。
積肉為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悔。
古怨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
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榮跖不顧。食類

諸葛節卷十一

揚子集

主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沐陽。子獨無寒言辭。
既整。色厲目張。擬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
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運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
貳過。開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
遊息。
洪景廬云。子雲好奇。而逐貧賦殊覺淺易。前輩為
文。易則易。迂則迂。不常體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階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
堅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其自先之計。
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順以答之。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積土為封，而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顯，與專同。專，制也。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肆，謂附屬也。其疆難誑，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籍蕩姐之場。蕩，屬也。籍，猶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二時，二日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

諸子品節卷之三

諸子品節卷之三

揚雄著

三

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
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
然漢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
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待用五將
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
者較擊於外。較擊言使車交。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
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

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龍堆形如上龍身。無頭有尾。高者二三丈。廼以制匈
捍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廼以制匈
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
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雄所論著。法言太玄。方言。四賦。反騷。劇秦。州箴。

酒箴。解嘲。解難。諫單于。此其最者。外有訓纂。廣

騷。伴牢愁。未見。又有蜀都。河東。太玄諸賦。連珠

趙充國頌。元后詠。不錄。然已盛矣。

三十一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一 外品

重已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
已指雖不如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
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珠之不置。今言三之為我
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
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
之。終身不復得。一。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
其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慎之何益。是
師者之愛子也。不危乎枕之以糠。警師之愛是。聾者之養

諸子品節卷之三

昌覽一

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
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
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
所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
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
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
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
鳥獲。引牛尾。尾絕力勤。而牛不可行。途也。使五尺
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
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逾其生。欲之何益。凡

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通欲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廢此陰
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

貴公

嘗試觀於上志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
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
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得之不必荆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
矣言天下得之是矣不必何人得之也此所謂天下為公天地大矣生而弗爭
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情欲

尊酒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
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
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世
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楚莊王為幸自有道
者論之則不然此楚國之幸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
騁弋射歡樂無遺盡付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
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死莊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功名

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
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
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龍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
庶草茂則禽獸歸之八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
不悲強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金釭
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雖工不能以如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
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

益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利故民無
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盡數

尊師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
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
長集於聖人與為夙明夙明也精氣之來也因輕而
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段干木晉國之大驢也學於子夏向何縣子石齊
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門之

晚周之季
如此至聖
漫遠詞亦
難至

單品

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蹠。蹠足。蹠。喻學者多聞博學。以成其學。學乃優。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

衛子思子主卷

呂覽

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蕩兵

復品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

妙品

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大巧而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爲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

異寶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國。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伍員載

諸子思子主卷

呂覽

五

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

之丈人乎

妙品
簡切

此教語亦
有意味

單品

至忠

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諸子品節

呂覽

卷一

勝音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謂賞於軍旅。不者。子前。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以忠於君王。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兒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之忠也。可謂穆行矣。

長見

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

此其先秦
文字。皆宋
之愈。得精

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請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曠。祭。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荆文王為善於上世也。

諸子品節

呂覽

卷一

亡王

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當此出。亡之。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

長見

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令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叔鞅，固仕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鞅，魏果用勃，非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士節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

妙品
諸子齊節王卷

呂覽一

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詭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其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詭晏子之義而

接續象主
意大忠似
慢

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因晏嬰之亡，豈不

此戰國侯
主之語
類

前從兩
每局結語
王潤修流

諸子齊節王卷

呂覽一

九

宜哉亦俞不知士其矣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及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

緊要結

曰。請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蒸蒿。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

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餉之。爰旌目三餉之。而後能

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請

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也。

莊躄之暴郢也。楚成王之大盜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辯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長攻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

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焉。郡宜焉。代君以善焉。

奉襄子。冀州之北土馬之所襄子謁於代君而請。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

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闕。盡殺其從。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及斗之號。

下賢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羹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感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耶。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歸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報更

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又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全。

不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二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寧越趙之中年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責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使齊人得收之。彼車申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得尸而財費之。車申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寧越曰。戰而不勝。其尸為京。則如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

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不困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旦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

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察今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諸子論衡手卷

卷一

十

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猶毒民今為殤子矣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焉矣夫不敢議法者象族也以死守者是故有天下七十一盟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者也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勃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

此段先著
因後文
徒淮南

其國與此同為治與此契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求劍者同也此為治豈不難哉

論大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

諸子論衡手卷

卷一

十

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鮪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悉生蟻蝨蟻蝨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諸子論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也

先識

感概有思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

諸子集注卷一

不呂覽一

十六

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蔣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驎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也。

理也亦假
葬道側

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餐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其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諸子集注卷一

不呂覽一

十七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天下雖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有。

言其統統
言其然也

高適沈遠
之筆

樂於樂也

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由遇哉故曰治奚山至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薪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入問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

曰請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啻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

悔過事深微不測先事言之則人不信禍已至悔無及矣

允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子胥流乎江蹇叔哭二子死敗于殷智不至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樂成

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

諸事節幸春
不品覽二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與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

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

諸事詳明

不品覽

三

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啁啁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啁啁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啁啁也止善賢主以之啁啁也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宴如也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起其深妙

不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慮以求之猶尚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

審分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

此言臣主各有分不

諸事詳明

不品覽

三

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諛諛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驥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

諸事詳明

此於治道
德中比賢
近世庸吏
亦皆
變說矣

諸子節三卷

六呂覽一

三

君守

之響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停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誅然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埋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勤勞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是若感家
教

然在不解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家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令於國中有巧者來解閉國人莫之能解兄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二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兄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若此則勞

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竦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運之謂全人

任數

諸子節三卷

六呂覽一

三

不聞斷則
多疑此要
之說也

夏竦作水
利於時也
人君好用
智之謂

三言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臣得後頭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言者廢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信者不可令知水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系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系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系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不害國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聾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言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之所以知識其間短其所以聞見甚淺十里之聞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

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闢梧南撫多類西服壽靡北懷僖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言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多為寡因寡為眾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

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食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甕中而食之還問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甕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大槩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董作曰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

形骸耳目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
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
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
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當陽百邪自正而
天下皆反其情

知度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平令上計言於襄子曰申
平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
國曰竟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
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

諸子師三卷

八品覽一

主六

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
而以為中大夫襄子善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也人主
之患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
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驢霸王者託於賢伊尹
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驢也

審應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
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
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

入秦二勝於趙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
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秦得地而王加膳
此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三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垂黃帝猶若困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
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擇
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也其在於上而
民弗知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也其在於民也

諸子師三卷

八品覽一

主七

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已也公子
香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香相說見公子香嘗
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
雖於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
哉公子香無以應戰者不習也者故懼而戰使人戰
者嚴驅也者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
以嚴驅其不可

